

经典人文系列



我行我素，

# 男根文化史

王· 著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hallos

江苏文艺出版社

经典经典  
绝对经典



高尔基·M·弗罗特金曾为《博士》、《乞丐》、《流亡》、《忏悔》、《乡村之声》以及很多其他出版物撰写过文章。以前他曾是《真理日报》和《费城每日新闻》的记者。现居纽约。

“这正是我喜爱的那本书：这部书对那个时候显得冠冕堂皇，对而又属于个人隐私，既有悖于常规，又完全符合人性的那个主体进行了聪明睿智、饶有兴味、引人入胜的描写论述。《我行我素》融科学、神话、历史为一体，是一部实实在在发人深省的作品。”

—— 富西·乌亨利，著《脸的自然》

无

论阴茎被当成人类的敌人还是朋友，思维还要精明，手段满足的度量还是相当复杂的病理。它驱使使人类费尽心机去解读其恒久绵长的神奇奥秘，在这个开启智慧、娱乐人心的文化研究领域中，这本书横空出世，它论证了阴茎在西方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男性能够将其男性性置于把握之中，然而究竟是谁把谁玩弄于掌股之上？阴茎是男人的最宝贵之物——还是一只野兽？“人类应该如何使用它？而使用到什么程度就变成了滥用？在所有人类的器官中，唯有阴茎迫使人类面对矛盾重重的境况：时而坚持不翻时而愈勉愈强，这个工具既能创造又能破坏，既脱离了身体又时常恍若独立身外。这个千古之徒使得阴茎在塑造着每一个男性——以及整个人类——的人生之仗中，既被蔑视为英雄，又被贬低为暴徒。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任继人文系列图书

A Mind of Its Own: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enis

我行我素：

# 男根文化史

（美）戴维·弗里德曼 / 著

David M. Friedman

刘凡寿

王雪颖

董学梅 / 译

刘 岩 / 校

中华书局出版

策 划：北京新浪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李成志  
人像绘画：冰雪工作室/李雪  
装帧设计：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编注作者：孙 庆  
责任印刷：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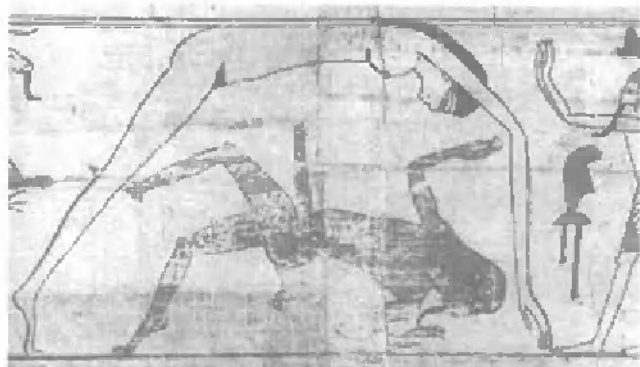
男根文化史：我行我素 / (美) 弗里德曼 (Friedman, D.) 著；天津  
编译中心译.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3  
书名原文：A Cujoral History of the Penis  
ISBN 7-80178-071-X

I. 男… II. ①弗…②天… III. ①男性—性社会学—文化史②男  
生殖器—崇拜—研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374 号

Copyright: © 2001 by DAVID M. FRIED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r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3 HUAT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我行我素：男根文化史  
作 者：戴维·弗里德曼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  
甲 10 号，邮编：100034）  
印 刷：北京市大兴京南印刷厂  
排 版：风向标图文设计工作室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875  
字 数：450 千字  
印 数：1—6000 册  
定 价：24.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3—0783 号



(上)一幅古埃及的纸草上画着地神和天神的性交,这在古埃及不是色情绘画,而是他们对于世界诞生的一种宗教图解。(© The British Museum)(左)罗马生殖神拜他最引为自豪的生殖器。(Alinari/Art Resource, NY)(右)一年一度的豪华庆典上,法老感谢埃及生殖神“明”赐予自己儿子。图中“明”站在法老左边。(© The British Museum)



(上)这幅中世纪图画内容是诊断性无能的场面。阳痿者的妻子可以离婚后再嫁，阳痿者不能再婚。(MS W133, folio 277, The Walters Art Museum, Baltimore)



15 世纪的一幅画，画中没有羞耻器官的亚当与夏娃和毒蛇。(MS. PR. 17001, fol 107v. Cliché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悲哀的男人,表现复活后的耶稣,他的阳具呈现着肿胀的状态。1532年马厄特恩·范·黑斯科科画。(Museum of Fine Arts, Ghent, Belgium)





这是达·芬奇的笔记本中一页，画中有几个明显的错误：阳具有两个尿道；右边的性交图中，显示精液是从脊椎中流淌出来的。  
(RL 19097v. The Royal Collection  
© HM Queen Elizabeth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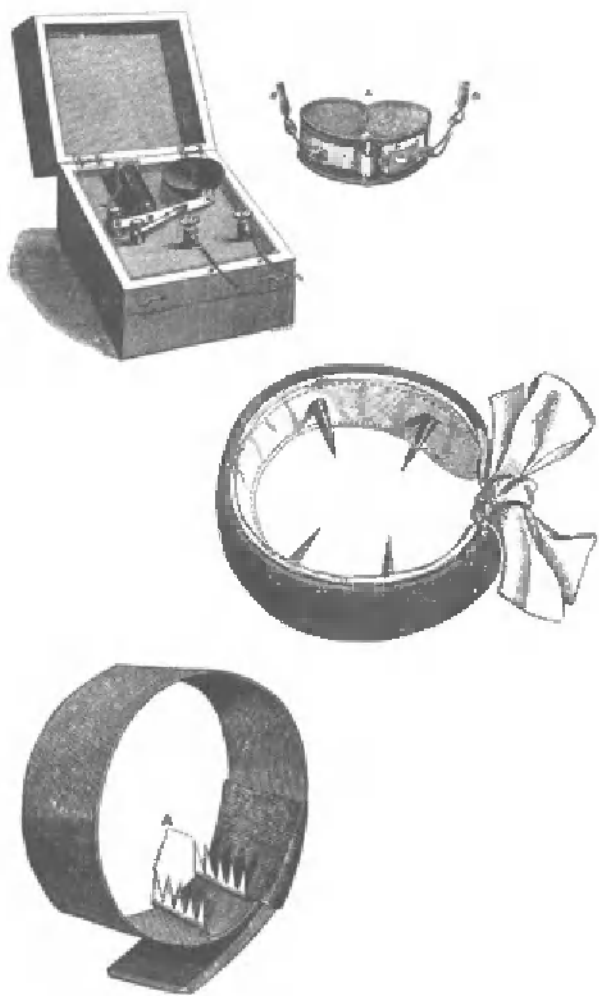


(上左)一幅 1543 年的画中, 亚当引以为荣地显示着自己的阳具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上右) 1694 年, 矮子尼古拉斯·哈特苏克声称在一个精子细胞中观察到的图像。(Wellcome Library, London)

(右) 1699 年出版的画中, 猴子被画成类似人的形象。(Olin Library,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下) 1677 年, 一位名叫安东尼·冯·列文虎克的荷兰显微镜制造专家, 第一个发表了精子存在的报告。(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The Agassiz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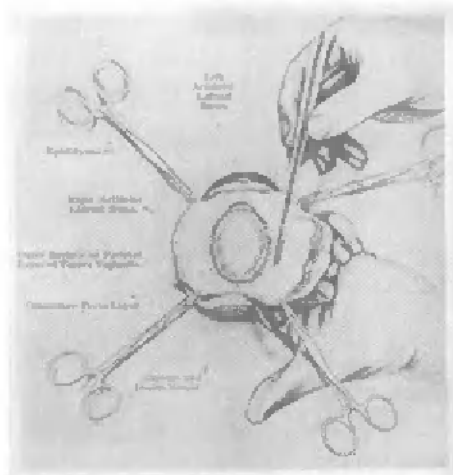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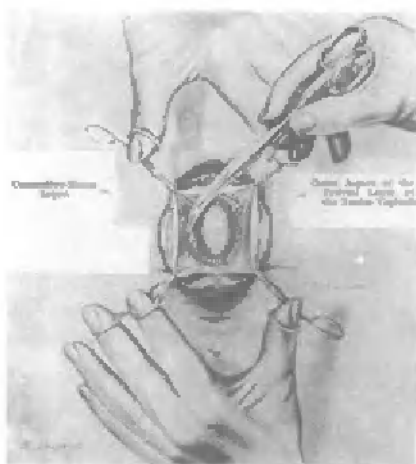
三种 19 世纪发明的专治手淫和其他男性不洁行为的器物。  
(From J. L. Milton, *Pathology & Treatment of Spermatorrhoea*  
[London: Henry Renshaw, 1887],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穿涤纶服装的  
人。(© 1980 The Estate  
of Robert Mapplethorpe)



1921年弗洛伊德持  
烟照片。(Photograph by  
Max Halberstadt. Courtesy  
of W. E. Freud, Sigmund  
Freud Copyrights. Mary E-  
vans Picture Library, Lon-  
don)



塞尔日·沃罗诺夫博士的睾丸移植技术的两幅插图。

表皮组织来自非洲的黑猩猩。(From Dr. Serge Voronoff, *Rejuvenation by Grafting*. New York: Adelphia Company, 1925)

## 出版者说

人们常说，爱书人有好书总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念头，其实出版人出版好书也同此心理。

“众乐乐”者其实是追求一种节日的效果，可我们已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欢乐节日了。

人类今天在科学发展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可以说远远超出了过去人们对未未的想象，但人类在了解自身上较之科学的进步未，却相对很落后。国内出版界长期对生理书大都还停留在医学的出版理念上，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生理难免会留下社会文化的烙印，我们的这套《生理人文》系列书就是想在这方面的图书出版做一些尝试。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了解人自身才能最充分地了解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共生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困扰。关于人的生理与人的文化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在国内图书出版方面比较单薄，而西方这方面具有价值的书在日益增多，这些书将人们

关心的生理知识与文化取向结合起来，读来趣味盎然，富有启发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的本能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

与人类共生在同一座星球的自然界中的生命也是有其生理特性的，他们对于人来说不仅不是地球上的点缀，甚至在其本能上还与人类相通。还有人有趣地发现植物的生理不仅是奇妙的，它们与人类的关系上还有相互依赖和利用的关系。所以我们这套《生理人文》系列书除了有关人类以及人类的生命构成，如基因的生理文化著作，还有动植物的著作，相信广大读者在这套系列书中能走进一个奇妙有趣的天地。

# 目 录

## 第一章 恶魔之棒 / 1

处决“女巫” / 3 生命之源 / 8 割礼的  
溯源 / 12 犹太人的割礼 / 17 赫耳墨  
柱头 / 21 狄俄尼索斯的形象 / 25 罗  
马的普里阿普斯 / 30 罗马的阉人 / 36  
基督教的阴茎观 / 40 奥古斯丁的忏  
悔 / 44 阴茎的复兴 / 49 教会的迷  
惑 / 53 基督的阴茎 / 59

## 第二章 变速杆 / 65

进入科学领域 / 67 主宰问题 / 72 第  
一本带插图的解剖学书 / 77 不可思议  
的机器 / 84 最神秘的人类产物 / 90  
阉人歌手 / 96 身体的“精粹” / 101 新  
兴的“科学” / 106 富于美感的喷射 / 112

## 第三章 量 杖 / 123

黑人阴茎 / 125 圣经上的根据 / 129



西方人的看法 / 134 “科学”探讨 / 137  
医学研究 / 142 报刊反映 / 148 三 K  
党和电影 / 152 私刑 / 156 托马斯  
法官 / 160 梅普索普与《黑人集》 / 164  
穿涤纶服装的男人 / 166 重新校正量  
杖 / 172

#### 第四章 雪茄 / 175

弗洛伊德崭露头角 / 177 儿童与性 / 182  
犹太人与割礼 / 187 神经官能症与性 /  
193 自我探索 / 200 多拉 / 204  
小汉斯 / 212 原始人的禁忌 / 220 克  
林顿的性丑闻 / 225 弗洛伊德的性生  
活 / 228 文明与神经官能症 / 231


#### 第五章 攻城之槌 / 233

阴茎的政治化 / 235 女权运动与性 / 238  
推翻阴茎统治 / 241 女权主义者的尴尬  
境遇 / 250 阴茎即武器 / 252 动物的  
性交行为 / 257 色情传播 / 263 安德  
烈娅·德沃金 / 270 阴茎测谎仪 / 273  
攻城之槌 / 278 睾丸素的发现与应用 /  
284 睾丸素作用 / 292 回春剂 / 295

#### 第六章 防刺气球 / 299

勃起产业的兴起 / 301 阳痿疗法 / 305  
睾丸移植 / 309 移植类人猿睾丸 / 316  
阳痿的心理 / 323 泌尿学家的观点 / 325

阴茎再造术 / 327 阳痿的药物治疗 / 332 伟哥的出现 / 338 伟哥的药理 / 342 阴茎的构造 / 344 蒂费的主张 / 347 制药业的热门 / 352 未结束的故事的结尾 / 357



第一章

---

恶魔之棒



## 处决“女巫”

安娜·帕彭海姆在世时不为人知，临死却轰动一时。慕尼黑成千上万的居民摩肩接踵赶来观看这一幕。他们在城门外的小山上围成一圈：男孩子们挤过喷着响鼻的马匹钻进去，马上的法官和其他显贵们高踞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上，扒手们操起老行当，买卖人相形之下还算规矩，他们出售着小册子，上面印着这个厄运将至的公厕清扫人妻子的种种罪行和亵渎行为。帕彭海姆大概正盼着死亡来临。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59岁的妇人，刚被人从她的牢房拖到市政厅前的广场，那儿有两个年轻人守着一盆燃烧的煤炭。一个戴黑风帽、皮手套，年长一些的男人走过去，抓起一直深埋在烈焰里的煤钳子。他撕开帕彭海姆的衣衫，用烧红的钳子烙烫她的双乳。围观的人群倒吸着冷气。痛苦尖叫的妇人又被扔上一辆拉粪车，随着教堂洪亮的钟声，这支执行帕彭海姆死刑的队伍向城外的小山开去。在那儿，她虚弱滴血的身体被绑到一把椅子上，放在一个大柴堆上。“主啊，我为你面生”，牧师念着：“主啊，我为你而生”，信徒们复颂着。那个戴黑风帽的人把点着的火把投进柴堆。黑烟腾起，刺鼻的气味呛得狗狂叫着，蹿到了半空中。帕彭海姆的尖叫招来观众的欢呼，这场面远远望去就像是在庆祝狂欢节。

搜捕女巫在14至18世纪达到了恐怖的极点。成千上万的妇女被迫害致死，安娜·帕彭海姆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受害妇女有的被指控造成庄稼欠收，有的被控告进行堕胎，惟有一种罪名，这些妇女在遭受折磨后全都承认，那就是见识

了魔鬼的阴茎。据记载，法国妇女安热拉·德·拉·巴尔特是第一个以该罪名被当众处死的人，时间是在1275年。

帕彭海姆的这种经历是在巴伐利亚的大麦田里获得的。当时一个着黑衣的陌生人走过来，摘下帽子，对这个贫穷的女人非常客气。“天气不错呀，夫人，”他说，“马上要到春天了。”帕彭海姆避开他的眼睛，“别装作不认识我，”那个男人说，“我是魔鬼，有人叫我恶魔。其实如果你信任我，我是个不错的朋友。”他温柔地抚摩帕彭海姆的脸，她很快就心旌荡漾，这样的感觉从未有过。他的阴茎进入了她的体内，帕彭海姆一阵颤栗。她后来告诉宗教裁判官，那东西凉得像块冰。

魔鬼的阴茎这个问题纠缠着每一位宗教裁判官，它也成了几乎每位女巫交代的“重点部分”。妇女们无一例外地说它是冷冰冰的，但是有关它的其它细节，众说不一。有的说它长在魔鬼的身后，有的说它是两个，有的说它分着叉，多数人说它是黑色，而且上而长着鱼鳞，有几个人还说魔鬼没有长阴囊和睾丸，有个人说魔鬼的阴茎像骡子的那样长，恶魔得意于它巨大的尺寸和形状，经常炫耀一番。魔鬼的精液据说比1000个男人的总和还多。可是有些人说他的阴茎比手指还细小。这些供词让法国的宗教裁判官猜想撒旦<sup>①</sup>对女巫们厚薄不均。从这些供词可以看出妇女们想入非非，但是它们更深刻地反映出男人们对自己阳具的种种焦虑。公元5世纪以前，人们不仅认为妇女性饥渴强烈，还认为妇女能让男人性无能，甚至让男人的阴茎消失。1486年出版的《锤骨魔咒》是搜捕女巫运动

---

<sup>①</sup> 撒旦：即魔鬼，原来是天使。后来因堕落犯罪，被谪降到人间。——编注

的指导书籍。它写道有个女人把偷来的几十个阴茎藏在树上，让它们在巢里像鸟一样生活。当时男人们对自己的阳具毫无信心，以至于有些人在裤裆处戴上内用衬垫摆成阳具勃起的形状、外观色彩鲜艳的囊袋，趾高气扬地四处溜达。拉伯雷<sup>①</sup>把这种囊袋叫做“战士盔甲上的要害部分”。纵观历史，两性战争中的战士所标榜的与实际上的情况之间的落差，充分说明了两性冲突的实质性问题，它对妇女而言往往是致命的。1536年，国王亨利八世<sup>②</sup>，这个戴着全英格兰最大囊袋的统治者，把从前的高级妓女、后来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斥为女妖、砍了头，因为他失去了与这个女人保持性关系的兴趣——或者说他失去了勃起的能力。

我们如何解释安妮·博林、安娜·帕彭海姆和其他那些虽然地位高低尊卑不同，命运却一样的妇女都无法逃脱迫害和杀戮呢？不论如何委婉或是粗俗地去表述，厌恶女人这个词大概是最全面的解释。但是我们透过更聚焦的镜头观察时，会明显地发现某种驱动力把她们推向死亡——社会文化对阴茎自始至终的关注，它引发的不安，以及它造成的伤害。我们从人们对它亢奋的幻想和无法释怀的不安中，可以看出阴茎是怎样变成传递邪恶的工具的，简而言之，它变成了恶魔之棒。

阴茎是如何被妖魔化的呢？今天，就连已婚的教士都在按

---

① 拉伯雷：(约 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文学家、人文主义者。主要作品是《巨人传》。——编注

② 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都铎王朝国王。在位期间建立了英国国教，把还俗的土地改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加速了剥夺农民土地的进程。——编注

医囑服用壮阳药，因而把阳具视为恶魔工具的想法就显得不可思议。没有人生来就心怀此念。但是，在西方男人的意识中，对自身的阴茎（这里阴茎不仅指阴茎体和龟头，还包括阴囊、精液和男性生殖器其它所有的部分和分泌物）确实存在一种不安。这种心理使他们很容易接受那种歪曲事实的观点。要讲好当时的男人是如何妖魔化生殖器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了解前人眼中的世界，以便和他们进行一场对话。

处决安娜·帕彭海姆的牧师和政治头目并不把躯体视作神圣的殿堂。相反他们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喷发的脆弱容器，里面进行着翻腾混乱的卑贱过程——性交、排便、排尿和呕吐。这些齷齪物里最淫秽的是精液，喷出它并且被它玷污的喷头就是阴茎。当时的教会神甫们传播着这些思想，过了1000多年，才有科学家找到勃起的生理学依据，才有人在显微镜下观察精子细胞，才有人对性的生物原理有了详细的了解；同样，一些现代学说的提出，比如有关性欲的辩论，羡慕阴茎和焦虑阉割的无意识的心理，都填补了人类想象性知识的巨大空白。但是在当时，所有的性行为都是个谜。在这个谜的中心，矗立着阴茎。它像许多神秘的事物一样，被视作邪恶。

基督徒们试图用被玷污的塞栓来解释令他们费解的现象，来探寻有关男人与自己阴茎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控制”问题的真相。男人能够将其男性性具置于掌中，但是谁是谁的主宰？阴茎是男人的精粹，还是毁他的恶兽？是男人控制他的阴茎还是阴茎控制了他？他该怎么使用它？何时使用算是在滥用它？在全身器官中只有阴茎迫使男人面对这些矛盾：它时而坚持不懈时而勉强勉强，有时如诗曼妙，有时哀伤失望，这个工具既能创造又能破坏，既依附着身体又独立在外。这个



在一出戏里使阴茎既是英雄又是恶棍的千古之谜塑造了每一个男人。所有的人概莫能外。

希波主教圣徒奥古斯丁<sup>①</sup>在16个世纪以前解释了男人为什么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他认为这证明了男人与神圣宗教的疏远，因为上帝为了惩罚亚当在伊甸园的忤逆，令原罪在人类身上代代相传。在圣母玛利亚象征着纯洁的文化里，阴茎代表着罪恶。正是未接触阴茎，造就了玛利亚的神圣。

尽管阴茎这样惹人厌烦，但是西方基督教之前的异教徒文化并没有把它视做魔鬼之棒。人们的看法不一，有人看它尊贵，有人嫌它粗鄙。阴茎标志着创造力，连结着凡人和圣人，承载着肉体和精神与永恒相通时的狂喜。但是它又像是对抗妇女、儿童和弱者的武器。它是来自大自然的力量，超越了道德评判，它的潜力让人敬畏。它把人类与年年带给大地畜群、庄稼又经常摧毁这些赐予的宇宙力量融为一体。阴茎的“动物”般无常的一面没让先人烦恼，恋爱时的众神不正是人性和兽性的结合吗？在古代，这些复杂矛盾的方方面面和生命本身的不可预测，都化身于那个身体器官——阴茎。

这里所说的“阴茎”（penis）不同于所谓的“阳具”（phallus）。后者仅指勃起状态下的器官和这种状态引起的所有象征意义。不幸的是，它经常被用来掩饰或“净化”阴茎的含义，这真是毫无必要。近来发生在比尔·克林顿和约翰·博比

---

<sup>①</sup> 奥古斯丁：（约354—430）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思想家，教会哲学的代表人物。396年任希波主教。他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将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主要著作有《神国论》。——编注

特身上的事件使阴茎这个词在现今更多的主流媒体上出现，它也被越来越多饮水喷头旁的聊天者使用。希望这本书能在更宽松的氛围中推进这种趋势，这和4个世纪前从文化角度研究阴茎的另一位作家的信念是一致的。

米歇尔·德·蒙泰涅写道，“能使人类摆脱对词语的极度恐惧的人，不会危害这个世界。”

## 生命之源

自西方文明发端之时，阴茎就不仅仅指一个身体部位。它是一种观念，一种既概念化但又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标尺，衡量着男人在世上的地位。男人长着阴茎，这是一个科学事实；但是他们如何看待、感知、使用它，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文化差异和时代变迁，人们对阴茎的各种看法不尽相同。每当一种新的观念被接受、被用来解释男人与自身阴茎的神秘关系的时候，人们对这个器官的看法和用法就会被彻底地改变。这些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在西方历史上不难看到。

在现代伊拉克南部苏美尔<sup>①</sup>的埃利都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出土了5000年前的楔形碑（刻有楔形文字的石板），它们记录了人类的几乎最古老的阴茎观。这一古代文明把阴茎看作非理性的自然和神圣的智慧的象征。阴茎是不可知神之化身的神秘事物，这个信念成为其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在埃

---

<sup>①</sup> 苏美尔：位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今伊拉克境内。苏美尔人据认为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开创者，苏美尔文字为迄今所知最古的文字之一。——编注

利都人们发现许多用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写成的文献，它们颂扬了恩基神的功绩。典型的恩基形象是一个身材高大、蓄须、头上戴的帽子有许多角的男人。他是人类最伟大的恩人，是“命运的主宰者”和“宇宙的组织者。”《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了他帮助人类免于其他神灵造成的洪水之害。由于苏美尔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不毛之地（今天的伊拉克仍然如此），这两条河流又经常洪水泛滥，水对于这个“文明的摇篮”既宝贵又危险。没有河水的灌溉，就不可能生存，而给予这些河流以生机就是生命的主旨。公元前3000年前的诗歌把这种创造力归功于恩基——准确地讲，归功于他的阴茎。

创造者恩基举目凝视幼发拉底河  
他挺身站起像亢奋的公牛满怀情欲  
举起阴茎，射出精液  
汇成幼发拉底的滔滔河水

在六行以下，恩基又在底格里斯河故法重施。

他举起阴茎，献上新婚礼物  
像强悍狂野的公牛震撼底格里斯的心扉  
（然后站在一旁）于是河流涌现

别的诗章还提到，恩基用他的阴茎开挖了世界上第一条灌溉渠，发明了人类的两性繁殖，作了第一个婴儿的父亲后，他喜不自禁，“现在赞美我的阴茎吧。”

心醉神迷于阴茎，视其为生命源泉的观念也被埃及人信



埃及法老

奉。埃及的众神也有过类似的自豪。金字塔里保存的4000年前的象形文字记录了一位埃及神明和他的阴茎的有趣轶事，它同今天的大爆炸理论一样解释了宇宙的起源。“我完全从自体开始进行创造，”神阿图姆说，“我的拳头是我的配偶，我和我的手交配。”阿图姆依靠手淫，用阴茎创造了神的和人的所有生命。首先是空气之神和湿气女神从他的精子中

成型，二者交合，生下地神盖布和女天神努特。盖布和努特交配的情景常出现在古埃及的莎草纸卷轴画上，画面上赤裸的努特弓身俯向地神，地神仰卧，勃起的阴茎指向天空。埃及人并不认为这样的图画色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勾勒宇宙的。

埃及国王法老曾经向永远勃起的生殖之神敏表达敬慕，“敏，向你欢呼，你让母亲生育。”法老的祈祷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敏的生殖力极强以至于孕育了自身。法老在底比斯的神庙感谢敏赐予子嗣后，敏的神像由剃光头、穿白麻衫的僧侣们抬放到一个平台上。敏的塑像通常采取站立姿势，以便使他的巨大的阴茎看起来格外醒目。法老和王后走在神像后面庄严行进着的队伍里，他们后面跟着一头被视为敏的化身的白色公牛，另外还有许多敬神的人们拿着莴苣，它的汁液象征着敏的神圣的精液。

把阴茎神圣化是一个古代埃及重要神话的核心内容，这

个故事奠定了人们对来生以及法老的神赐血统的信仰。故事的主角是俄赛里斯和伊希斯，他们兄妹二人是最早统治埃及的国王和王后。俄赛里斯制定法典传给后人，又教人民栽种谷物。伊希斯则确认了野草的药性，发明了织布机。他们受到臣民的爱戴，但是被他们的兄弟塞特憎恨。俄赛里斯受塞特的蒙骗躺进一个箱子，被塞特的亲信投进尼罗河。伊希斯找到了俄赛里斯的尸体，但是塞特又把它抢走，撕成14份，分撒到王国各处。伊希斯寻找了很久才收集全俄赛里斯的尸体，但是惟缺阴茎。

关于这个神话有一种说法是，王后把找到的俄赛里斯的遗体各部分拼在一起，制成第一具木乃伊。然后她自己化成秃鹰，盘旋在死去的伴侣的裆部，用鼓动的双翼催生出一个新的阴茎。伊希斯俯在这个奇迹般再造的器官上，得到了俄赛里斯的精子。他们的结晶就是被后来所有法老奉为祖先的何露斯。为了替父报仇，何露斯最终杀死并阉割了凶手塞特。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在公元1世纪末访问了埃及，根据他的记载，矗立在科普托斯的一尊何露斯的塑像手中举着的正是他的战利品——塞特的阴茎。后来还有一个有关死后复生的故事，它先是在犹地亚一带流传，后来传遍整个地中海沿岸。故事的主人公是上帝和一位终生恪守贞洁的处女的后代。如果人们相信这个上帝之子是他母亲的灵魂死后转世的话，那么这个处女的一世贞操为争取获得拯救的人们指明了道路。在埃及还有一个神话宣扬一位神明的阴茎的死亡和再生可以使一种文化获得拯救。

这个颇具魔力的器官，凭其巨大的威力可以战胜死亡，主宰埃及人的来生。俄赛里斯的遗体复原后，成为地府之王。他

炫耀自己的超群的生殖力。他在《埃及死者书》中写道：“我是俄赛里斯，阴茎挺拔，我比恐怖之王更强大；我能交配并主宰芸芸众生。”与此相对应，这本书还记录了一个诅咒蛇的咒语，“你不能勃起，你不能交配。”埃及人把性无能与战败相联系，结果在战场上他们的敌人遭受了这个观念带来的实际而又严重的后果。大约公元前1200年，法老迈尔奈普塔打败了利比亚人以后，在锡卡卡那克墙上刻着如下事实：

利比亚将军的阴茎：6只

割下利比亚人的阴茎：6359只

杀死的西西里人，割下的阴茎：222只

杀死的伊特鲁里亚人，割下阴茎：542只

杀死的希腊人，献给国王的阴茎：6111只

3000年后，一位美国总统的行为，证明了在领袖心目中阴茎与战争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如初。罗伯特·达莱克在《平凡的巨人：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时代，1961—1973》一书中记录了林登和一名记者没有公之于众但是令人难忘的故事。那位记者多疑好问，他追问为什么美国军队还在越南作战。林登的政治说辞不能令记者信服，总统感觉很沮丧，他干脆拉开裤子拉链，掏出阴茎说，“这就是原因所在。”

## 割礼的渊源

有一个比法老迈尔奈普塔的记功墙还古老的墙体浮雕，上面刻着埃及人持刀割自己阴茎的画面。这个雕刻品是人们

于1889年在尼罗河西岸遥对着孟非斯旧址的塞加拉公墓里发现的。画面上有个男子跪在一个男孩面前，他的助手站在男孩的身后，紧紧束住男孩的双手。行割礼的男子左手握住男孩子包皮伸展的阴茎，右手抓着一把小刀。

象形文字记录了他们的对话。“抓住他，他就不会晕倒，”那个男子说。“好好干！”他的助手说。

这段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标注的简短对话，证明了割礼在埃及有很长的历史。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sup>①</sup>在公元前450年访问了埃及。他认为他的埃及东道主发明了割礼。人类学者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也同意这个观点，在20世纪早期，他曾写道，割礼是15000年前尼罗河谷的人们对太阳表示崇敬的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后来周边地区的人们也模仿这种仪式。《旧约》“耶利米书”中提到埃及人和古代以色列人的邻居——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扪人都行割礼。至于他们是否是向埃及人学到的这个仪式，尚未可知。有些史密斯的同事认为割礼并非源于埃及，它最初是奴隶制或用来侮辱军事囚徒的较普遍的标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希罗多德和所有希腊人都讨厌这种仪式。“其它民族保持了他们生殖器的原貌。”希罗多德写道。埃及人说他们“喜欢清洁胜过好看的外观。”

埃及人对身体的出口非常挑剔。法老时代有一个名叫伊里的王室直肠治疗师，专门为法老冲灌直肠。埃及人特别重视顺

---

<sup>①</sup>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代表作是《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在西方历史上有“历史之父”之称。他创立的以史事为中心的记叙体成为后来欧洲的历史著作的正规体裁。——编注



亚伯拉罕

畅地排除身体分泌物。他们割去包皮大概是因为当地气候炎热，容易产生包皮垢和油脂物阻碍排尿和射精。但是埃及人行割礼也有可能不是为了洁净，而是出于敬神的考虑。虽然社会各个阶层都施行这种做法，但是只有寺庙里的僧侣才像《死者书》中描绘的那样自己行割礼，向太阳神瑞表示顺服。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sup>①</sup>在公元前 550 年去埃及游历时，不了解

这个习俗，结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场面。他在参观一座埃及寺庙时，请求翻看收藏在庙内的宝书。寺庙主持同意了，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要求这位希腊人先把包皮割去。

对希伯来人来说，行割礼确定了男人与他的阴茎及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它是由神灵授意建立的一种万能上帝与人自身的从属关系。不但是僧侣，甚至每个犹太人都要在出生的第八天行割礼。“创世记”详细地陈述了这个传统的神学起源。上帝画予 99 岁的亚伯拉罕<sup>②</sup>（旧称阿布拉姆）“精子”，并且和他

---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公元前 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立者。他发展了几何学，在西方他首次发现“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二边的平方和”的定理。其唯心论学说对希腊的其他唯心论，特别是柏拉图的唯心论体系有重要影响。——编注

② 亚伯拉罕：希伯来人，即今犹太人的始祖。主要子女有以实玛利和以撒。——编注



定下契约。根据契约,上帝作为希伯来人惟一信仰的神明,答应他们在迦南建立家园,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上帝还答应让亚伯拉罕再作一次父亲。一直生活在沙漠的年迈的亚伯拉罕,听了上帝的许诺哈哈大笑,“100岁的男人也能生育孩子吗?”这当然难不倒上帝,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你们每个男人都要行割礼。你要把包皮割去,以此象征你我之间的契约。”根据《圣经旧约全书》里的“摩西五诫”的记录,亚伯拉罕飞快地割去自己的和家中其他男人的,包括他“用钱买来的”所有男人的阴茎包皮。(当皱纹满面的牧羊人亚伯拉罕手握血淋淋的石块从帐篷里出来,高声宣布上帝刚才对他的命令时,那些男人和男孩子们的反应是怎样的,书中没有记载。)

这条奇怪的戒律和它所保证的一神教契约,既对后世影响深远,又引人争议。伊斯梅尔(阿拉伯民族的奠基人)和犹太人的祖先以撒<sup>①</sup>的父亲亚伯拉罕,被尊称为“人民的指路人”。亚伯拉罕为伊斯梅尔行了割礼,后来穆斯林的男人们也行割礼。(许多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亚土著也行割礼,他们的做法与《旧约》之间没有关系。)犹太人的割礼给阴茎的生殖功能赋予了宗教色彩,重新确立了男人和自己阳具之间的关系。上帝保证犹太人过繁荣富足的生活,使这个民族得以永远生存。亚伯拉罕作为上帝选民的祖先,为了报答上帝的赐予,同意只敬上帝,并割去阴茎包皮。这个改变阴茎外观但是不影响其生殖能力的做法,富有象征意义。它把阴茎头永远暴露出来,就像未行割礼的阴茎勃起时的样子。有些人认为,被行割

---

<sup>①</sup> 以撒: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所生的儿子。娶利百加,生以扫和雅各。——编注

礼后的阴茎模仿了勃起时的状态，所以可以推断希伯来人是早期的生殖器崇拜者。（对此观点和者寥寥。）还有人注意到，中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曾经宣布，行割礼的真正目的是“减少性交”，“削弱阳具”，以便让犹太人更好地服务上帝而不是他们的情欲。（现代反对割礼的人士从世俗的角度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说，割礼把阴茎上许多敏感的神经受体去除了。）事实很明显，亚伯拉罕的生殖力并没有“衰退”，这是赞同割礼一方的主要理由。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自己行割礼后，体力没有衰减，甚至他庆祝完自己的百岁寿辰后，仍然精神焕发。如同上帝承诺的那样，他不仅使撒拉怀孕生了以撒，甚至在撒拉死后，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基土拉，另外繁衍了一个家族。

行割礼对亚伯拉罕产生的“良好效果”显而易见。宗教学者、历史学者、人类学家、反对犹太民族的人，大众健康专家对它的兴趣持久不衰。现代反割礼运动者满腔激情地攻击它。由此可见，割礼产生的“效果”是多层面的。很少有其它仪式像割礼那样，具有内在的错综复杂和自我矛盾——它作用于身体但是与生理无关，它与性相关但不色情，它与基因无关但是代代相传，它是标记但不是胎记，它出现在区分男女两性的地方。耶尔达·勒纳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领军人物，她在《父系社会的建立》一书中提出，“这个器官生出种子，把它栽种进女性的子宫。还有什么能比它更顺理成章地作为契约的主要象征物呢？——身体没有任何部分能如此生动地告诉男人，他的生殖力与上帝的尊严之间的联系。”

但是《旧约》中有些章节认为，身体各部分都可以具有割礼所暗喻的神圣。比如《申命记》呼吁每一个伊斯梅尔的子

要“为你的心行割礼”。但是行割礼所指的真正部位是毋庸置疑的。人与宇宙中最令人敬畏的圣体——上帝之间的联系被男人器官上的这种标志所保证，这个器官，就是男人与之保持着最令人敬畏和神秘关系的阴茎。

## 犹太人的割礼

但是在犹太人的邻居或是征服者中，赞同他们的传统的并不多。这对于住在埃及亚历山大（2000年前的亚历山大是被希腊文化熏陶的世界的文化中心）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犹太人来说，可是个问题。在那里的体育馆或是希腊社团的乡间俱乐部锻炼时，需要把衣服脱下来。如果犹太人也想到那种地方去，他知道自己行了割礼的阴茎会让希腊人看见了觉得极不美观，其原因不在于希腊人看到裸体会不自在——事实远非如此，但是希腊人看到暴露的阴茎头，会觉得它不堪入目。因此希腊人在健身时赤裸着身体，但是要把他的阴茎“锁住”，就是把包皮向前拉到盖住龟头，再把它用线系住，或者用一个环形的安全针模样的扣环把它箍紧。

根据《马加比传》的记录，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有些犹太人“为了冒充希腊人，去掉了割礼的印记，摒弃了与上帝的契约。”这些人大多使用过一种叫“犹太套”（*pondus judaeus*）的漏斗形的铜质重物，把它套在阴茎体上。这个金属重物把阴茎体上的皮向前拉伸，盖住龟头。他们的努力终归是希望而已：S. B. 布兰德斯和 J. W. 迈克阿宁克两位医生在1999年出版的《英国国际泌尿学杂志》中写道，“这种工具很难产生持久的效果”。

有些被希腊文化同化的犹太人尝试了一种叫 *epispasmos* (希腊文“拉展”)的手术治疗方法。公元1世纪时有个医学作者塞尔苏斯在《论医学》里描写了这种手术的两种做法。它们都是精心地切开阴茎的皮肤,把它向前拉伸,盖住龟头。看到这种手术日渐流行,犹太教士修改了割礼法。旧的割礼法只要求割去包皮的末端,结果仅仅缩短了包皮。公元140年左右颁布的新法规定割礼要把整个龟头暴露在外。这条规定让拉展手术毫无用武之地。(即使是这样,在纳粹时期,有些绝望的犹太人还在施行这种手术。)

一些希腊人对割礼感到格外震惊。安蒂奥丘斯·埃菲芬尼斯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一个最显赫将军的后代。在统治犹太亚的时期,他不仅蔑视割礼,还狂暴凶残地杀害行割礼的人。行割礼的犹太教士被投击石块,或者喂了野狗。据《马加比书》记载,让儿子行了割礼的母亲“被勒死,挂在十字架上,她们尸体的脖子上盘着被扼死的婴儿,藉以震慑其他人。”另外据几世纪后的一本犹太传统故事集 *Pesiqta de Rab Kahana* 记载,在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残酷:罗马士兵从犹太人身上活活割下行过割礼的阴茎,抛向天空,以此嘲笑上帝:“这就是你钦命选定的?”

显而易见,割礼既为犹太人与万能的上帝确定了特殊的关系,也为他们带来了灾祸。可以肯定,行割礼并且承诺只信仰上帝的亚伯拉罕,认为他的阴茎服务于上帝。然而其它古代文明让神明的阴茎造福人类自身。他们的宗教文学的主体是表现阴茎中心说的神话故事,比如说以手淫创造宇宙和生命的恩基和阿图姆的故事。以主神湿婆的阴茎为主要角色的印度宗教圣书卷帙浩繁,以至于有一本印度教美学书宣称,描绘

骑在公牛身上的湿婆时，必须把他挺起的阴茎画得长达肚脐。还据说佛陀<sup>①</sup>的阳具可以像马的那样伸缩。但是《旧约》未提到上帝的阴茎，因为希伯来人的神没有形体。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人的阴茎上——这个被上帝宗教化的神秘器官。

这个神秘器官在全方位地发挥作用。《旧约》说，“举丸被压坏或是男根被割的人不能参加上帝子民的聚会。”犹太教教士在接任一个寺庙的神职之前，必须出示他们功能正常的阴茎。后来天主教的牧师，甚至教皇的人选也必须符合这个条件。“1492年8月11日，博尔吉亚成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sup>②</sup>，进入圣彼得大教堂。”英国历史学家威廉·罗斯科写道，“他被人带到一边例行最后一道资格检查。他们本来可以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省掉这一步。”最后这句话是指教皇的亲生儿子切萨雷·博尔吉亚当时是欧洲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

罗斯科提到的“最后一道检查”，据说要用到一件叫做 *sedina stercoraria*（便椅）的家具。这种椅子就像古代的便桶箱。设计成这样是为了让新一任的教皇坐在上面时，举丸垂在一个特别设置的孔洞里，由一名专门指定的红衣主教通过这个孔验明教皇的举丸确实存在。据传说，这种做法不是源自《旧约》禁止阉人担任神职的规定，而是旨在杜绝再有人像9世纪的一位妇女那样女扮男装蒙骗教堂。那个女人以教皇约翰七世的身份统治了教廷一段很短的时期。伦敦《天主教信使》的前主编彼得·斯坦福说，不论是真是假，这个女人被称为教皇

---

① 佛陀：梵文 Buddha 的音译。旧译浮屠或浮图，简称“佛”，意为“觉者”。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尊称。——编注

② 亚历山大六世：罗马教皇（1492—1503）。为了扩张教廷势力，不惜采用贿赂、暗杀等手段，是历史上最荒淫的教皇之一。——编注

若安，而且那种座椅确实存在。在《女教皇》一书中，他写到，在梵蒂冈博物馆后面的房间里，“我猛地坐到那把椅子上”。

我就像在亵渎神明。梵蒂冈博物馆有一种教堂的气氛。我儿时时常被教导在上帝的房子里什么都不要动。我的心跳加速，脸色苍白，向椅子背靠过去，在我挺直脊背时，我注意到那个钥匙孔状的坑洞，不偏不斜，恰在正处。

在圣经所指的迦南地区，犹太人的一些邻人刻板地理解着阴茎以及它对大地的神圣权力。荣格精神分析法的信奉者萨拉·德宁在《性的神话》中写到，这些部落中的新国王经常吃掉前任国王的阴茎，来摄入神圣的权威。德宁说，这种做法在其它部族中存在，但是被希伯来人摒弃。在《创世记》中有一个故事，雅各布和上帝摔跤时，上帝“摸了（雅各布的）大腿窝。”圣经说，这样一来，“犹太人至今不吃大腿窝上面臀部的肌肉。”

犹太人确实是把手放在大腿部位上宣誓。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命令他的仆人以利撒：“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下，向上帝、天主和大地发誓，你不会从迦南人的女孩子们为我的儿子挑选妻子”。以色列，即后来的雅各布，要求他的儿子约瑟夫，“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下，承诺要忠实、真诚地对待我。不要把我埋在埃及，让我和我的祖先们躺在一起。”他们的话听起来让人费解，原因在于《圣经》的翻译者为了委婉，用“大腿”这个词代指“阴茎”。《创世记》和《出埃及记》说，雅各布的儿女们来自于他的“大腿”。犹太人把手放在男根上保证他们立下的神圣誓言。手按在那个神秘的器官上发誓就是在向上帝发誓。还有没有更明显的形式表现阴茎这层神圣的含义

呢？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形式，但是它在事实上确实存在，那就是在 4000 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法庭上“把手放在腿下（放在或靠近睾丸 testicles）”，立下神圣的誓言这个概念，是用 testify 这个词来表达。

## 赫耳墨柱头

没有证据表明希腊人也以这种方式出庭作证。但是在古代雅典，男人摸男孩子的睾丸是极其常见的事，甚至剧作家阿里斯托芬<sup>①</sup>曾经戏谑没有这样做的男子：

“哎，你这个该死的亡命徒，这个时机千载难逢。”在喜剧《鸟群》中，一位雅典父亲对他的朋友说。“我儿子刚从体育馆里出来，沐浴后全身清新，你遇到他，既不亲吻他，也不向他打招呼，甚至不摸他的睾丸！就是这样，我们还把你当作朋友！”

我们现代人会觉得这个笑话很奇怪。因为我们认为鸡奸——男人与男童之间的性关系，是虐待儿童的罪行。但是古代希腊人却不这样想。他们把鸡奸看成是经奥林匹亚众神和神话英雄们首肯的习俗。宙斯<sup>②</sup>、阿波罗<sup>③</sup>、波塞冬<sup>④</sup>都有鸡奸

---

①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 446—公元前 385）古希腊戏剧作家。被称为“喜剧之父”。有《骑士》等 11 部作品留世。其作品对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实况，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编注

② 宙斯：主神，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他威力无边，能随意降祸、赐福，并掌管雷电云雨，是诸神和人类的主宰。——编注

③ 阿波罗：太阳神，又称福玻斯·阿波罗。他权力很大，掌管光明、青春等，并代表主神宣诏神旨。——编注

④ 波塞冬：海神，即罗马神话中的尼普顿。他掌管水界。能呼风唤雨，引起地震。他又是马的创造者，并把驭马术传授给人类。——编注

的经历。在真实生活中，众多著名的希腊人士，梭伦<sup>①</sup>、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sup>②</sup>和柏拉图<sup>③</sup>也都有此癖好。这种行为是精英主义和军事文化的部分基础，这种文化把阴茎的含义提升到生理和宗教之上，正式达到了哲学和艺术的高度。

阴茎在雅典不仅在理论上被拔高，而且还被暴露出来。男人们在雅典男人工厂——体育馆里锻炼时，赤裸着身体。体育馆 *gymnasium* 这个词源自 *gymnos*，意思是“裸露”。对雅典的自由民来说，裸体确认了他的市民战士的身份。这是“雅典的公民服装”，历史学家拉里萨·邦凡特写道，在雅典耐克庙上的雕带上刻的击败城市敌人的英雄们，也是这种样子。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腊男性在体育馆外也是以裸体示人。他们的根据“来自于希腊雕塑品和器皿上的画面，”牛津大学的罗宾·奥斯本这样写道。但是，他同时还提醒，“（创作作品）与生活本身的关系还是有争议的。”仅仅在体育馆里暴露身体，就足以让2500年前访问希腊的外国人感到震惊了。但是雅典人沉迷于标新立异，古希腊花瓶绘画上常有裸体男子在衣冠整齐的女

---

① 梭伦：(约公元前 638—约公元前 559) 古希腊政治家，诗人。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公元前 594 年任首席执政官，进行政治改革，即所谓“梭伦立法”，为雅典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编注

②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约公元前 399) 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哲学以研究社会伦理道德为主。首次提出归纳和定义的方法。坚持有知识的人才会有德行，只有知与德兼备的贤哲才能治理国家。对柏拉图影响很大。——编注

③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7—约公元前 347) 古希腊哲学家。以对话体保留下来的作品近 30 种。他主张一种客观唯心论，他是欧洲哲学史上将唯心论体系化的第一人。他的哲学体系应用于政治领域，产生了他的“理想国”。——编注



子面前露着阴茎的画面。我们把这种举止叫做“猥亵性地暴露性器官，”他们则叫做“调情”。在雅典，性爱的火花不是由女性，而是由男性的魅力击发出来的。

对男性形体的崇敬被寄托在一种叫做少年立像的青年男性裸体雕像上，它们成千上万，遍布整个希腊世界。虽然塑像的阴茎松弛，但是他们坚实硬朗、肌肉发达的躯干，明明白白地折射出希腊人对男性阳具的推崇。别的希腊塑像就没有这么含蓄了。赫耳墨斯柱是一种石质或者木质的柱子，它的顶端刻有天神赫耳墨斯<sup>①</sup>的头像，在柱子的中间雕有勃起的阴茎，采用这种柱子的建筑物遍布在希腊大地上。暴君希帕尔考斯让人把赫耳墨斯柱立在每一条联系雅典和阿提卡各个村庄的道路终点上。历史学家说，到公元前500年，大多数雅典人房子前门都立着这种神柱。

这些只有头和阴茎没有身体其它部位的雕塑，表达了希腊人的一种认识：阴茎象征某种思想。希腊哲学对形式和物质进行了划分。被柏拉图又称之为“理念”的形式是积极、有创造力、富于男性气概的，就像阴茎。物质是消极、没有生产力、女性化的。如同按压在蜡上的金属印章，理念印刻在物质上赋予物质意义。用希腊人对怀孕的看法，来解释形式和物质的这种区分，最为简单明了。在亚里士多德<sup>②</sup>的《动物的繁殖》一书

---

① 赫耳墨斯：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即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传说他首创字母、数字、天文学、体育运动，并发明了古代的竖琴等。——编注

②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著名学者。他主张离开具体事物的“理念”本不存在，知识只能从接触客观世界中获得。又认为万物皆由原料和形式构成，二者不可分，但却将原料置于从属地位。其政治观点基本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论著达数百种。——编注

中，他把男人比作木匠，女人比作木头，孩子是由木匠从木头塑造出来的。埃斯库罗斯在《复仇三女神》里借阿波罗之口说：

母亲不是生命的本源。

她名叫母亲，实为护士。

她是被投下种子的壅沟。

播种者、父亲，是真正的先人。

女人只是在护理生长的庄稼。

勃起的阴茎还象征着雅典人的力量。公元前476年，希腊人在埃昂打败波斯人之后，凯旋而归的将军们要求用纪念碑来彰显他们的武功。建成的纪念碑矗立在市场 and 雅典市民生活中心的广场上，它由三根赫耳墨头柱组成。希腊的文明和捍卫它的军事胜利由三个石质的勃起阳具代表，这就使得公元前415年那个夏天的早晨发生的事情给雅典带来了根大的创伤。当时有一支雅典军队即将开拔去攻打西西里，在他们出发前几个小时，有人捣毁了城内数百个赫耳墨头柱上勃起的阳具。这或许是醉汉的恶作剧，或许是像历史学家埃娃·科伊尔斯在《阳物盛期》中写的那样，是反战的雅典妇女的抗议之举。无论如何，对雅典男人来说，这件事肯定意味着不祥征兆。雅典城一觉睡醒发现自己被阉割了，这真是个骇人的凶兆。入侵西西里的失败及其最终加速雅典败于斯巴达，都应验了这个预兆。

大约在公元前275年，罗得岛的卡利西诺斯注意到，希腊人把阴茎与力量相联系。他目睹并且记录了亚历山大酒神节的场面。“一个金色的阳具，大约有180英寸长，顶端有一颗金

星，人们抬着它穿过城市的街道，赞美它的诗歌吸引了50万人聆听。那个金色阳具如果竖立起来，会比现代20层的大楼还高。在它的前面，走着十排鸵鸟，上面坐着扮成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的男孩子。许多埃塞俄比亚成年人举着象牙，还有许许多多大摇大摆的孔雀，16只猎豹，14只豹子，1只白熊，1只犀牛，1只长颈鹿。在巨大的圣物阴茎后面，是宙斯的金色塑像和5万名步兵。

### 狄俄尼索斯的形象

很明显，希腊人对阴茎怀有 *aidos*——对神圣强大的事物的敬畏之心。希腊的天堂里不乏生自于（或者生来具有）神奇精液的神灵。巨人克洛诺斯阉割了他的亲生父亲，把睾丸抛到海里后，爱神阿佛罗狄忒<sup>①</sup>从泡沫状的精液中显形。阿佛罗狄忒和酒神狄俄尼索斯恩爱一番后，生下了阳物硕大不倒的小小的富饶之神普里阿普斯。在雅典，狄俄尼索斯荣幸地每年享有7个节日，每个节日都有由 *phallophoroi*（阴茎抬运人）抬着 *phalloi*（阳具模型）的游行。游行队伍走过城市，高举木制阳具模型。很遗憾，它们都没有卡利西诺斯在亚历山大看到的那样庞大，而且周围还有寻欢作乐的人喝着葡萄酒，唱着淫荡的歌曲。

雅典的殖民地和邻邦也需要把他们自己的阳具模型抬到

---

<sup>①</sup> 阿佛罗狄忒：爱与美的女神，一译阿芙罗狄蒂，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掌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以及一切动植物的繁殖、生长。——编注

狄俄尼西亚市，这个城市本身就是雅典人对酒神的最隆重的贡礼。史料表明，提洛岛有几次进献的是一个壮观的带翅的大木鸟，它在普通鸟头的部位，长着一只勃起的阴茎。游行队伍里许多比较常规的木制阳具模型，都在龟头上画着一只巨大的不眨动的眼睛，有一些条纹代表翻卷的包皮，这样的阴茎有头、有脖子、还有“人性”。这些被绘成人形的展示品清晰地表达了希腊人的思想，而且戏剧化地提出一个永恒的问题：是男人拥有阴茎，还是阴茎左右男人？

尽管狄俄尼索斯的形象上没有勃起的阳具，但是在神话中，他总是与勃起的阴茎紧密联系着。有两则这样的神话故事。在第一个故事里，狄俄尼索斯的使者珀伽索斯把酒神的塑像从伊柳塞拉送到雅典时，当地人对酒神和他的神像表现得傲慢无礼。朱莉娅·西萨和马塞尔·德蒂恩内在《希腊神明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写道，狄俄尼索斯为了惩罚雅典人对他的轻慢，用一种似乎无药可治的“男性生殖器疾病”使无礼的雅典人“病倒”。

德尔斐的古希腊神谕——雅典人只有按照酒神的神位，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和荣誉，才能找到治愈怪病的良方。雅典人马上开始修造阳具，用足以表明他们病痛的东西向酒神表示崇敬。

第二个故事是，狄俄尼索斯把葡萄酒介绍给一个名叫伊卡洛斯的农夫，农夫很喜欢这种酒的味道，就马上邀请附近的牧人也来喝。牧人们很快就喝得语无伦次或者呼呼大睡。后面赶来的牧人看见他们这副醉态，以为伊卡洛斯毒害了他们的朋友，就杀了伊卡洛斯。这可惹恼了狄俄尼索斯。他化身为一个英俊的少年，出现在牧人面前。杀死伊卡洛斯的凶手们心中

充满了渴望与他交欢的欲望。但是当他们到达兴奋的极点的时候少年消失了，只留下这群牧羊人挺着巨大的阳具，无法平息。人们再次去咨询德尔斐的神谕，它提示说牧羊人们只有制作阳物贡品，隆重地向狄俄尼索斯供奉和游行，他们才有治愈的可能。

这些故事表明，希腊人把他们的阴茎看作一种尺度，用来衡量他们是否能接近神力，神灵的智慧以及神灵激发的疯狂。古典主义者阿尔伯特·亨里希斯在给一个希腊人的信中写道：“勃起标志着生理和心理的一种状况——这种状态被柏拉图定义为‘神性的疯狂’”。在《提麦奥斯》中，柏拉图说人身上的神性分布在脊髓里，脊髓又是形成大脑和精液的物质，他写道，这种神性“有一种极强的冲动要迸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阴茎“不受人的控制而自作主张”的原因。

显而易见，希腊人用阴茎来测量他们是接近还是疏远了神灵，但是这和它的大小无关，至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在实际生活中，希腊人更喜欢在体育馆里锻炼的少年身上的那种细小的阴茎，这同游行花车上展示的那些恰好相反。普遍存在于地中海沿岸的少年立像上雕刻的、在花瓶上的男子身上绘画的阴茎，都是这种细小型的。希腊艺术家为了表达对外国人和奴隶的蔑视，给他们身上画上斗大的阳具。亚里士多德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审美倾向。他写道，细小的阴茎更有利于怀孕，理由是在大的阴茎里，精子会变凉，变得“没有生殖力”。不管阿里斯托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确实是在《云朵》里的一段关于教育学的论述中，使用了一些相关语，饶有兴趣地提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一个争论者说，“你就会胸部起

伏，皮肤光泽，双肩宽阔，舌头小巧，臀部结实，阴茎细小。但是如果你按照现代的做法来办，你就会一幅病容，肩膀瘦削，胸部瘪平，舌头笨大，大腿细瘦，再得到一张巨大的传票。”

大小姑且不论，阴茎在希腊的教育哲学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希腊人，不论是来自雅典还是斯巴达，都认同以男人至上、军国主义与理想化裸体男人为基础的等级思想体系和美学观念。这个体系的永久巩固依靠着现代人完全不能原谅的一种习俗——鸡奸。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希腊人必经的一种仪式。几乎所有希腊贵族，在少年时代经历鸡奸这种成长仪式后，结婚成家，并且多数人仍与他们从前的导师保持着可敬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成年男性让别的男人的阴茎进入体内，他就被讥笑为扮演女人角色的男人）。要理解希腊人的鸡奸行为，我们必须设身处地的从希腊人的角度来思考：这种行为的教育目的基于寻欢作乐，与性的联系淡于与阶级的关系，而且它总是与阴茎的高贵内涵有关。

在希腊，男子气概是靠学习获得的。第一个阶段由教师促成，第二个阶段是在战争中完成的。arete 是希腊词语，意思是指男性美德，它包括勇敢、强悍、公正、诚实。鸡奸是为了传授男性美德而进行的一对一指导的产物。在雅典的广场上，人们确实实地用有纪念意义的形式象征着鸡奸和男性美德之间的关系。男性美德这个词被写在纪念希腊在伊恩战胜波斯人而树立的三根赫耳墨头柱上。在附近，有更古老的、比真人还大的哈墨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的雕像，这个有鸡奸行为的导师和他的门生的雕像裸露身体，肌肉格外发达，阴茎一目了然，他们就像是正在表现他们的男性美德。并在公元前 514 年用匕首刺杀暴君希帕尔考斯的时候，被速冻在石头上。显而易

见，具有男性美德的男人代表着希腊民主和男子气概的最高理想。用赫耳墨头柱标志道路、纪念军事胜利的希腊文明，把所有这些理想都寄托在阴茎这个形象上。

年长的爱人和 *eromenos* 年少的被爱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体育馆里结交下的。据传说，运动员裸体的做法兴起于公元前 720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有一个名叫奥尔西珀斯的参赛者在赛跑比赛中掉了遮盖布，最终他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们不清楚体育馆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梭伦在公元前 6 世纪曾经对体育馆里偷衣物的人推行死刑。雅典最有名的体育馆是学院体育馆和吕刻昂体育馆。它们各有一个跑道、摔跤室、综合锻炼室，浴室以及喝酒和讨论哲学的地方。柏拉图曾经在学院体育馆高谈阔论，亚里士多德则光顾吕刻昂体育馆。

在具有鉴赏力的年长男性观众眼里，一个年轻的希腊贵族的身体就是一副甲冑，一件艺术品。但是这份欣赏并不是人人都认可的：阿里斯托芬在《云朵》里窃笑一个年长的雅典人在摔跤室里陷入相思的情景，这个人盯着他年轻情人的纤巧阴茎留在沙地上的痕迹，心醉情牵。

不论年长的爱人从与年少的被爱者的性爱中获得多少快感，他们交往更重要的目的是传授男性美德。“在希腊，”米歇尔·福考尔特在《性的历史》中写道，“真理和性被教学联系在一起，把宝贵的知识从一个身体传递到另一个身体，性成了启蒙教育的媒介。”花瓶绘画说明雅典男人和少年常用股间性交法。但是历史学家威廉·阿姆斯特朗·珀西第三在《古希腊的鸡奸和教育学》中总结说，肛门插入更常用。（这就联系到阿里斯托芬剧中用同音异形字来嘲笑那些被插入者是大屁股或者用屁股性交的。）

但是在希腊精英中，阿里斯托芬这个观点并无市场。对这些希腊人来说，年长的爱人把阴茎插入年少被爱者时，就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的事情，完全彻底地传输男性美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精液本身提供了婴儿的灵魂。根据他的教诲，传输男性美德的工具就是精液。希腊男人用鸡奸否定了自然：他们不需要女人，只用阴茎就创造了别的男人。这就是阴茎最神秘、最令人敬畏的力量所在。

### 罗马的普里阿普斯

对罗马人来说，插入肛门来传递男性美德的思想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用充沛的性交能力来衡量男子气概。罗马人用自己的阴茎指向别人，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被别人插入，否则，他就要承受所谓女人的体验。这样的人不再是真正的男人，他只是个甘心受此侮辱的男人。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鲜明，

以至于他们的军事行动都受此影响。拉丁词 *glans*，指子弹，也有“龟头”的意思，现代英语中 *glans* 也有这层含义。用投石器发射出的子弹上面刻着骇人的文字，它们把发射子弹比作强奸。在公元前 41 年围攻普鲁士的时候，马克·安东尼的部队用带着铭文的子弹瞄准了奥克塔维安的肛门。



普里阿普斯

罗马的社会精英和希腊



的贵族一样，也爱慕同阶层中的年轻人。但是罗马人把这些少年看成男人，或者确切地讲，看成正在成长的男人。如果强迫一个少年“经历女人的体验”，他的正常成长就会被扼杀。罗马人对那种做法深恶痛绝。因为有这种忌讳，罗马少年脖子上佩带着叫做 *bulla* 的盒式项链坠，里面放着一个叫 *fascinum* 的阳具模型。*fascinum* 标志着少年即将获得成年男子的身份地位，*bulla* 提示着他不受性侵扰。放在 *bulla* 内的 *fascinum* 大概是罗马城里唯一不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的阳具模型。阳具的形象在罗马就像在雅典一样，比比皆是：铺路石上、公共浴室里，私宅的墙上，它们起着驱邪扶正的作用。在罗马胜利大游行时，挂在马车上的阳具模型保护坐在车内的凯旋将军，使他免遭同僚的嫉妒。阳具的魔力在罗马持久不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带着镶有 *fascinum* 的手镯，来保佑盟军的胜利。罗马帝国灭亡至今已经有 1500 年了，现在，像勃起的阳具那样健壮而有趣的事物还被称为迷人的。

在罗马，除了阳具模型 *fascina* 外，还有一个叫普里阿普斯的神明无所不在。虽然他只是许多不起眼的神明中的一位，但是他长着最大的阴茎，勃起时几乎能遮挡他半个身体。他起初是希腊的神，据说来自小亚细亚的城市兰萨库斯，他主管那里的有名的狂欢活动。他的母亲阿佛罗狄忒为儿子的平平相貌和畸形身体感到羞愧，但是兰萨库斯的妇女却认为他身体组合的恰到好处，真是谢天谢地。普里阿普斯遇到的麻烦出在兰萨库斯的男人身上，他们妒火中烧，把这位能永久勃起的对手驱逐了。结果一场性病重创了兰萨库斯城里的男人。他们只好把普里阿普斯重新请回来，命名他为牲畜和植物繁衍之神，

把他阴茎的巨大塑像摆放在庭院后面，这才把怪病治好。（这个故事和那些解释雅典人为狄俄尼索斯举行阴茎游行的故事有明显的雷同）。

普里阿普斯<sup>①</sup>是被希腊人爱戴的一位小神。在罗马，他的知名度飙升主要是凭借他硕大的阴茎。“雅典人把少年小巧的阴茎视做一个文化偶像，”历史学家克雷格·A·威廉斯写道，“然而罗马人则把普里阿普斯当作最突出的偶像，他用气势雄壮的阳具插入别人，充分张扬他的成熟男子气概。”普里阿普斯常托身于一尊小木像，站在市民家的房后或是田里，履行他作为财产保护者的职责。他的巨大的阴茎一般被漆成红色，人们常常在上面放上一碗水果。在奥古斯都时期，这些塑像朴素的风格提高了普里阿普斯的知名度。当时一些社会批评家担心罗马帝国的浮夸华丽有悖于罗马传统的价值观。普里阿普斯造型拙朴的塑像与“罗马用黄金和精雕细刻的大理石作成的装饰品形成了对比”，历史学家彼得·斯图尔特写道，面带一丝讥笑、挺着巨大阴茎的普里阿普斯塑像“响应了（批评家们）要求回归古罗马时代拙朴简约之风的呼声”。

普里阿普斯也体现了古罗马的野性。他是保存至今的80多首拉丁诗歌的主角。这些诗的大多数数据说是普里阿普斯本人所作，旨在告诫违规者。虽然无法断定下面这首诗的作者，但是其中咄咄逼人的大男子主义口吻溢于笔端。

权杖，原是从树上砍下，

---

<sup>①</sup> 普里阿普斯：男性生殖力之神和阳具（男性为生殖器）之神。——编注

现在将会变得青绿然而无叶，  
杖杖，悲情的姑娘寻找它，  
有些帝王渴望得到它，  
出身贵族的年青学生亲吻它，  
它将径直穿刺小偷的内脏，  
抵到我的裆部，触到我的阳物。

人们认为诗中这些违规者是男性，但是对女性，普里阿普斯也没有表现出温柔、暧昧的情愫。

虽然我似乎已经准备就绪，  
我还需要十捧结球甘蓝，<sup>①</sup>  
用来摩擦你胯间的沟壑，  
去打你阴道里游动的虫子。

这些诗非常吸引人，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是诗歌借拟人化的阴茎诉说、勾画了罗马社会令人难以描述的一个侧面。奥托·基弗在1934年撰写了《古罗马时期的性生活》，他在这一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罗马时代的色情普遍带有残忍色彩。这一点在圆形剧场的比赛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酷爱暴力场面的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角斗士身上，因为他只能用武器刺中对手才能活命，否则就只有被刺而死。普里阿普斯的诗行也同样表现出色情化的残酷。尽管这些诗是用来娱乐读者的，但是普里阿普斯“对小人物的蔑视”以及“暴力和玩世不

---

① 芸薹属植物，罗马人认为它有壮阳之效。——译注

恭的格调”，古典主义者 H·D·兰金写道，“都非常的罗马化。”

罗马人格外相信长着普里阿普斯式巨大阴茎的人是极其强悍的。罗马将军有时会根据士兵的阴茎尺寸提拔他们，罗马皇帝康茂德至少提拔过一个长着斗大阳具的人去当异教徒的特别牧师。J·N·亚当斯教授手头显然有大把的时间，他在《拉丁性词汇》中统计了 100 多个用来指阴茎的拉丁俚语。阴茎 penis 这个词起初是一个俚语，来自于一个意思是“尾巴”的拉丁词语。但是这个词在古罗马并不是最常用的。最常用的是 mentula，关于它的词源说法不一。有些学者说它来自 menta，意思是“绿薄荷茎”，但是亚当斯怀疑这种说法。比 mentula 粗俗的表达是 verpa，它比 mentula 的“阴茎”之义多了戳、刺的内涵。几乎亚当斯研究的每个俚语词汇都反映出使用者对阴茎尺寸的关注。诗人卡图卢斯嘲笑一个罗马人的“小小突出之物，像欧洲防风根似的松夸夸地垂着，勃起时内裤都毫无动静。”但是尺寸大到另一个极端，也会成为嘲笑的对象，当然，这种嘲笑中含有敬畏。公元 1 世纪的智者马提雅尔曾经有过这样一句打油诗：“如果你从浴室听到一阵喝彩，那肯定是马龙的巨大阴茎引起的。”

硕大的阴茎在罗马是权势的肉体化身：罗马人敬重它，常常害怕它，然而又时时刻刻觊觎它，所以对于马提雅尔的朋友马龙来说，罗马的浴室无疑是个危险的场所。他得天独厚的生殖器招致对别人财产、权力，或者在浴室中，对别人的大阴茎产生的嫉妒心，这是赤裸裸的事实。罗马人认为这个嫉妒心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导致伤害、疾病，甚至驱使人害死他嫉妒的人。

阴茎如此广泛地象征着力量和权力，以至于有人认为罗马帝国的重要建筑，奥古斯都广场，可能就是要设计成类似阴茎的造型。虽然这座建筑从未被彻底发掘出来，但是在一张保存下来的图纸上，可以看到一个长长的大厅的底部侧面有两个半球。从上方观看这副平面图，它就像是人们修建的最宏大的 *fascinum* 阳具模型。如果联系到在这个场所举行的那些展示权力和男子气概的仪式，这种设计再恰当不过了。在这里，罗马男人们用少年时期穿着的有条纹和 *bullae*（内装勃起的阳具模型的盒式项链坠）的紫色长袍来换全白色的长袍；在这里，皇帝和贵族们组成特别法庭；在这里，参议院宣布开战；在这里，得胜的将军把胜利献给战神。奥古斯都广场是男子气概的纪念碑，证明有着洞察秋毫眼光的强悍男人所获得的荣耀。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它设计成阴茎的样子？

但是罗马人从未忘记阴茎还是求欢的工具。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一场灾难降临意大利南部城市庞贝<sup>①</sup>，它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在几个小时内活活地窒息了。然而火山灰像雨一样降下，把这个城市保存得完好如初，甚至死人脸上的表情至今仍然像 2000 年前那样生动。庞贝很多未被摧毁的人家都有精巧的壁画和马赛克图案，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的画面与阴茎有关。

最有名的壁画大概是在维蒂之家的入口。画家画的是普

---

① 庞贝：意大利那不勒斯湾附近古城。在坎巴尼亚境内，距维苏威火山约 10 公里。建于公元前 7 世纪。公元 79 年火山第一次喷发，全城湮没。现发掘的东西为研究古罗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编注

里阿普斯，惟独在这里他没有长着矮墩墩、丑陋的身材。相反，他身量适中，面孔可以说英俊，甚至表情也很细腻。在他右侧的地板上，是一碗通常搁在他巨大的阴茎上的水果。壁画上，普里阿普斯一直垂到膝盖的阳物这回派上了更好的用场：他把它放在一个天平上，用一袋钱币来称。很明显，普里阿普斯阴茎的价值可比同等分量的黄金。

庞贝的居民喜好寻欢作乐，但是罗马人就不及他们吗？这很难说，因为其它城市不如庞贝保存得好。编年史作者苏埃托尼乌斯在《十二凯撒》中刻画了以阳物为生活中心的统治阶级，提比略皇帝<sup>①</sup>在床后挂着朱诺吸吮朱庇特阴茎的画，皇后阿格丽品娜一夜与 14 个男人交欢赢得了性交大赛后，把 14 个桂冠挂在近旁的 *fascinum* 阳具模型上。但是在皇帝宫廷内发生的事在当时具有多少普遍性？相形之下，庞贝人可能还算是古板正经的了。但是庞贝的信条是“生命短暂，及时行乐”。这个思想在整个罗马世界都体现于坚挺的阴茎这个视觉形象上。庞贝最著名的墙上浮雕之一是从两个睾丸中竖起的阳具，在浮雕上方和下面刻着“这里生活欢乐”。

## 罗马的阉人

随着时间流逝，有些罗马人开始对这种价值观产生怀疑，他们崇拜起稀奇古怪的偶像。其中最怪异的要数赛比利膜

---

<sup>①</sup> 提比略：(公元前 42—公元后 37) 古罗马皇帝。即位之初对元老院采取温和态度，但不予信任；加强由亲信组成的“顾问会议”的权利引起广泛不满。终于死于部下之手。——编注

拜。这位女神是在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罗马对迦太基发动布匿战争期间由小亚细亚传到罗马的。传奇中，赛比利对她的儿子阿提斯的爱远远地超出了正常的母爱，结果，为了阻止阿提斯结婚，她把他打得发狂。阿提斯在疯狂状态下或者按照其他一些人的理解，他感受到宗教式的狂喜，阿提斯阉割了自己。崇拜赛比利的人们为了表示对母子之爱的崇敬，在阉割日疯狂地舞蹈。祭司们跑过罗马的街道，用神圣的石刀割下自己的睾丸，然后把这些血淋淋的东西扔进毫无准备的罗马人家里去。房子里幸运的居民们就要拿些女人的衣服送给祭司们，让他们从今以后一直穿在身上。这些男扮女装的阉人叫做galli，他们守护着赛比利的寺庙，这些寺庙在罗马一直矗立到4世纪，现在在原址上耸立着圣彼得大教堂。

虽然罗马人承认赛比利帮助他们取得布匿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他们厌恶阉人。埃德蒙·吉本<sup>①</sup>引用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谚语：“如果你有一个阉人，就杀了他；如果你没有，就买一个来，杀了他。”幽默中带着嗜杀成性的意味，这是因为，罗马人认为性交能力是具备男子气概的必要条件。对他们来说，最不正常、最让人猜疑琢磨的事情莫过于一个男人性功能不全。好色的诗人尤维纳利斯曾经嘲笑那些无聊的罗马贵妇找阉人做情人。

有些人把幸福寄托在软塌塌的阉人身上，  
用来逃避带胡须的嘴唇扎人的亲吻，

---

<sup>①</sup> 吉本：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作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启蒙时期史学代表作，在近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编注

还能逃避流产,但是她们真正的快乐  
是当这个已经步过少年时期的侍从,  
推迟了阉割;向去势者展示,  
他长的两个碾锤——  
远远望去,他的家什真神气,  
他趾高气扬地走进浴室里的女人群中去:  
众人仰慕得五体投地:  
跪拜迎接这位新的普里阿普斯神。

尤维纳利斯认为,这些无胡须的典型男性奴隶仍然可以勃起,甚至像普里阿普斯的那样坚挺。他的猜想正确:一个男人的睾丸如果在青春后被割除或者变得不听使唤,他就不能再产生精子,也就没有正常的性交要求,但是他还可以进行这种活动。他们不会让女人怀孕,就没有了打胎的必要,对于2000年前没有避孕药保护的妇女来说,这些人确实很受欢迎。

被阉割的奴隶也是某些罗马男人的色情玩物。在佩特罗尼乌斯的《好色之徒》里可见一斑。

啊,同性恋;啊,鸡奸的人  
啊,异域的阉人!  
跑来吧,跑来吧  
你色情的肛门!  
长着柔软的小手,  
灵巧的屁股,  
来吧阉人,



## 扭曲变态的人们!

佩特罗尼乌斯是尼禄皇帝<sup>①</sup>宫廷里的选美权威，皇帝本人经常邀请阉人参加他举办的狂欢活动，最终他娶了一位阉人。尼禄“设法把少年斯波热斯阉割了变成一个女孩”，苏埃托尼乌斯写道，“和他举行了结婚仪式——嫁妆、婚纱，一应俱全——满朝官员都参加了；仪式后，把他带回家，当成妻子——还有一则更有趣的笑话流传至今”，苏埃托尼乌斯忍不住补充道，“如果当初尼禄的父亲多米提乌斯娶个那样的新娘，世界上就会少了这些麻烦。”

根据多数词源学家的分析，英语动词 *castrate*，阉割，来自于拉丁词 *castrare*，意思是去势，它的词源又是希伯来文和梵语的含义为“阉人”和“刀子”的词。然而还有一个富有创意、但不确凿的解释，*castration* 来自于拉丁词 *castor*，意思是“河狸”。2000年前，人们认为这种动物的睾丸对人有药用价值，所以竞相捕猎。希腊-罗马民间故事讲到，被围堵的公河狸会咬掉自己的睾丸，把它们抛给猎人，以求活命。如果以后它又被别的猎人追捕，河狸就会仰卧在地上，向猎人示意，它已经没有药用价值了。

阉割，在罗马自古到今通常指手术切除或是压毁睾丸；但是全“骹掉”的阉人要把阴茎也去掉（据说尼禄皇帝的妻子，斯波热斯就是这样的阉人）。阉人源自一个希腊词，意思是整理或者守护床的人。在强盛的穆斯林王国，伊斯兰教徒的妻妾的

---

① 尼禄：(37—48)古罗马皇帝。继位之初依靠臣下辅佐，政治尚称清明；后昏庸无度，穷途自杀。——编注

床铺守护者是典型的被“骗掉”的阉人。只有那些完全去掉男性器官的人才被允许靠近苏丹的妻子们。

罗马参议院禁止市民参加怪异血腥的赛比利-阿提斯崇拜的入会仪式。但是他们可以围观。詹姆斯·G·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写道，在公开场合目睹这些自残行为往往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无疑不符合罗马人的做法：

笛子吹奏着，鼓声响起来，(新加入的)阉人祭司用刀子阉割自己，此时的热烈气氛波及到围观的人群，有许多人在最初来观看节日场面时，没有料到自己的过激反应。他们的热血随着音乐沸腾，眼睛着迷地看着涌出的鲜血，一个接一个地甩掉身上的衣服，大叫一声跳到前面，抓过放在一旁用来阉割的刀，当场阉割了自己。

几个心理分析学家对这些仪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埃迪特·魏格特-福温克尔在1938年发表了论文《大母亲崇拜和神话的心理分析》，她对赛比利-阿提斯崇拜深有感触的一点，就是赛比利要求男性信徒要靠阉割获得尊严，还要心甘情愿把自己“女性化”才能享受女人的特权。这种自我施加的伤残，她写道，是来自心灵最深处的冲动所致。卡尔·荣格被阿提斯的行为感动，在瑞士他家附近的一个阳具型的路牌上，他写道“至最美丽的阿提斯”。

## 基督教的阴茎观

赛比利崇拜清晰地显示出罗马人对阴茎的看法在发生着

变化：罗马人权势的鲜活标志正在让位于“更高的”权力。就在赛比利和阿提斯吸引着罗马崇拜者的同时，埃及神俄赛里斯和伊希斯的崇拜者也正在罗马兴修庙宇。这些来自异邦的信仰，包含着相信再生的神话的观念，这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全新的。阿提斯和俄赛里斯经历苦难死去而后再生。两人都被阉割，这种命运对奴隶而言，合情合理，对罗马自由人来说则不能想象。但是，这些新的信仰以其奇怪的加入仪式和苦行生活，慢慢来吸引信奉者。如果没有这些信仰，另一种来自东方的宗教——基督教，及其新的阴茎观就不可能被罗马人接受。这个历史转折点是在312年。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帝<sup>①</sup>在战场上“皈依”基督教。而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徒受到残酷的迫害，无数人曾经以身殉教。随后兴起的基督教的阴茎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既影响了宗教也影响了政治。

历史学家艾琳·鲁塞尔和彼得·布朗指出，罗马人的阴茎是政府的工具。在帝国鼎盛时期，罗马人的寿命不到25岁，只有4%的人活到了50岁，人口因死亡而减少。为了能世代永存，帝国要求公民们结婚生子。如果调理有方，强健的罗马人的阴茎是可以繁衍一个强大的罗马社会的。奥古斯都·凯撒惩罚单身汉，奖励作父亲的人。罗马人会把一个年轻人的首次射精当作国家节日的一部分来庆祝，企盼他成为父亲。罗马公民的身体是个人财产，不容侵犯，但是他的阴茎要为帝国效力。

然而基督徒不这样想。他们的阴茎观突破了罗马人的世

---

<sup>①</sup> 君士坦丁大帝：（约274—337）古罗马皇帝。即君士坦丁一世。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工具。330年迁都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编注

俗锁链，颠覆性地进行了新的、精神方面的阐发。真正的王国属于上帝，而不是凯撒；真正的自由是摆脱情欲——摆脱为帝国添丁加口的命令。上帝的独子是由处女所生，游走在人间。他的出生背景和生活，是架在人们堕落的现状和他光辉的未来之间的一座桥梁。人的精神是神圣的，肉体是邪恶的。奥古斯丁认定，没有比阴茎更邪恶的器官了。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由其他一些基督教先驱们奠定的。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把精液比作癫痫症患者口边的白沫。德尔图良认为阴茎在高潮状态时不仅喷出精液，还带出人的一部分灵魂。教皇西利修斯在教义里把对阴茎和女人的憎恶结合起来。他的主题是玛利亚终生保持贞洁，这是耶稣对自己母亲提出的要求。“如果玛利亚毫不自律地让孕育基督肉体的子宫、永恒之王的厅堂被男性精子所侵入、玷污”，西利修斯写道，“耶稣当然不会选择玛利亚作母亲”。

有些人搜寻耶稣对阴茎和精子的看法，结果收获寥寥。《马太福音》记录了耶稣赞扬“为了天国变成阉人”的人，这个言论颇有争议。奥利金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殉教者的儿子，刚过青春期，就已经成为教会的主要圣经阐释人，在大约 206 年，他领悟了耶稣的那句训导，阉割了自己。天主教神学家乌塔·兰克-海涅曼说，他的这个举动不仅卤莽，而且错误领会了圣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谈的不是性交，而是再婚。“和妻子离婚又与别的女人结婚的人，犯了通奸罪，”耶稣在那次布道的时候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句话”，能接受的人“为了天国变成阉人。”耶稣的听众并没有惊异于他有关性的言论，“他实际对此没发表意见，”兰克-海涅曼说，“但是他关于婚姻和离婚的教义，令人震惊。因为这种观点很新鲜。

在《阉割》这部书中，作者加里·泰勒教授提到，“阉人”这个词在保留下来的基督教会先驱们的著作中出现了 500 多次，虽然不绝对是，但是很多情况下是被给予肯定的。《行动书》说，基督教的第一个非犹太人皈依者，就是个埃塞俄比亚阉人，使徒腓力把《以赛亚书》里的一段内容讲给他听，他就信奉了基督教。即使如此，一些早期的基督徒对阉人的蔑视可以与罗马人媲美。公元 4 世纪的神学家、后来位列圣徒的圣大巴西勒说阉人是“蜥蜴和蟾蜍，女里女气，爱财如命，粗俗、讨厌，（还）爱嫉妒。”

这些表述得无疑极具说服力的观点影响了教会，教会后来谴责了奥利金的自残行为。尼西亚会议在 325 年召开时，规定了基督教徒的正统做法，禁止阉人担任神职。大约 55 年后拟定的《使徒法典》用开除教籍 3 年来惩罚自我阉割的无教职信徒。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遵守法典。377 年，萨拉米斯的伊皮凡尼乌斯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基督教派，瓦伦斯教派。该教派认为阉割是信仰的必要条件。据伊皮凡尼乌斯讲，这个教派的成员除了阉割自己，还以保证他人永久幸福的名义，阉割了所有接受他们的殷勤好客而留宿的路人。（史料没有记载那些毫无戒备心的客人对此有什么想法。）

最怪异的伪基督教阉割崇拜显然非苦行派莫属。这个俄国教派是西方历史上同类教派中最大的一支。关于它的故事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苦行派在 18 世纪后半叶建立，它认为原罪是由性带到世间的。很多基督徒也这样想，但是苦行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耶稣不是通过死亡，而是通过阉割给人们带来救赎。该派别的领袖孔德拉季·谢利瓦诺夫说，为了真实地模仿基督，人们必须与上帝订立一项新契约，即他所

说的“印”，这里他引证了《启示录》中的话，“受印的由 14 万 4 千”伴随羔羊的人“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劳拉·恩格尔斯坦在她那本有关这个教派的、很有趣的一本书《阉割与天国》中提到，苦行派的印记标在生殖器上，因为他们相信阴茎是“通往深渊的钥匙。”（“深渊”当然就是指阴道。）恩格尔斯坦写道，信仰阉割的男性要在称作“小印”的仪式上接受割去睾丸的手术。作手术的人把阴囊从根部束住，切开皮肤，烧灼伤口或者抹上止痛药，然后宣布：“基督升天了！”为了达到更高程度的纯洁，阴茎也被切除，这就是“大印”或者“贵印”。至于参加这种仪式的妇女，则要割去乳头、乳房或者生殖器的突出部分。

到 1772 年时，在俄国莫斯科以东的农村地区，苦行派的信奉者人数众多，以致使东正教会对他们的异端行为展开调查。尽管它的成员人数不断减少，但是它的组织仍然存在到 20 世纪初。谢利瓦诺夫大约死于 1832 年，据说他最后 20 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恩格尔斯坦说，谢利瓦诺夫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吸引了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令他们敬重。

## 奥古斯丁的忏悔

在苦行派为世人所知的 6 个世纪之前，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曾经写道，“真正的阉人不是那些不能，而是那些不想满足激情的人。”奥古斯丁内心里曾经在这方面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其程度之深、影响之大，无人可比。在所有基督教会先驱中，我们对他的性经验和心灵成长了解的最多。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到了他年轻时的几桩风流韵事。但是他在 20

岁后，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固定下来，以一夫一妻的形式一起生活了13年。“奥古斯丁选择她是因为爱她，和她睡觉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在《身体和社会》一书中写道。这种性行为“用任何标准衡量都不算出格，”加里·威尔斯在他写的奥古斯丁传记里补充道，“但是用（未来的）圣徒的标准衡量，就显得过分。”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后来加入摩尼教，但是他仍然和情妇住在一起。摩尼教把世界分成两部分：上帝的和撒旦的，它认为所有性行为都助长邪恶势力。奥古斯丁在这个教派组织里是一个听者，这个职位低于选民，后者要完全戒除性欲还要尽量节食。摩尼教的仪式上，听者们听着他们憔悴的上级唱着圣歌赞扬苦行的做法，当时尚未成为圣徒的奥古斯丁，用他那句现在很著名的祈祷唱和：“主啊，赐给我贞洁。”他说，“当然现在还不需要。”

384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搬到米兰，如果他选择正确，等待他的将是在帝国政府里的显赫职位。他母亲莫妮卡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并为他挑选了一位家族与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沾亲的12岁新娘。奥古斯丁同意了这门亲事，他的情妇遂返回非洲。奥古斯丁决定再等2年，让出身高贵的新娘成长。但是就像他后来所描述的，他是“情欲的奴隶，”又找了新的情

妇。他既喜欢性交带来的安慰又恨自己的行为。

奥古斯丁的戏剧性转变过程可以与圣保罗媲美。奥古斯丁当时在花园里，听见一个童声说：“拿起书读，拿起书读。”奥古斯丁就拿起近旁的一本书，是对罗马人开禁的《新约》。他读到“让我们自身举止得体，不狂欢醉酒，不放纵淫荡，信奉耶稣基督，要防止肉欲、勿满足欲望。”奥古斯丁在那一瞬间明白了他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他很快由著名的颂扬童贞的安布罗斯主教施以洗礼。获得新生的奥古斯丁后来成为希波主教，他一生中很多时间都在反思皈依基督教前的自己，为什么当时他无力抵制肉欲的诱惑？奥古斯丁在《创世记》里找到了答案。他后来所宣扬的思想重新确定了西方在其后 1000 年间的阴茎观。

奥古斯丁的顿悟前后重复：他未能控制自己的阴茎是因为他缺乏毅力。自由选择纯属幻想。亚当在上帝创世时，与生俱有的权利是自由，奥古斯丁把它解释为遵从上帝的能力，但是亚当轻视这个禀赋，因为他想要“获得做坏事的自由。”亚当的罪过剥夺了他后代选择不犯罪的权利，这一点，奥古斯丁写道，最终表现在“阳具的不顺服上”。亚当和夏娃藐视上帝的规定，吃了禁果，他们体会到两种新的感觉：对他们裸体感到羞耻以及难以控制的性冲动。“当他们遮挡下体时，他们为那件事害羞，我们也为它害羞”。“那件事”就是自发的勃起。

奥古斯丁眼中的阴茎，对每个人来说就是 1500 年后斯坦利·库勃里克的黑色喜剧电影中怪癖博士的胳膊。不仅是他举起胳膊，而是胳膊自做主张举起来。“这是对罪的惩罚，”奥古斯丁写道，



“这是祸患和罪的标记；这是诱惑和罪的助燃剂，是我们阴茎的法和我们头脑的法在斗争”。

亚当和夏娃在堕落前能够控制性，生育可以由意愿决定，“就像走路时可以控制脚一样”。但是自从他们离开伊甸园，人类就变得无法主宰勃起了，甚至还受它折磨。“有时候那冲动不清自来，”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写道，“有时候它又弃喘息的情人而去，不管欲望还在头脑中燃烧，身体却冷却下来。”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勃起就像心跳变化；那是不由自主的，不应该受到责难或表扬。但是对奥古斯丁来说，原罪的因果就是性欲，它的症状和发病就是勃起。奥古斯丁凭借这种阐述一下子前所未有地转变了阴茎的形象——从圣杖变成了恶魔之棒。

“每个人都通过亚当变得邪恶、充满肉欲，”奥古斯丁写道。把这种耻辱代代相传的媒介就是精液。这个“惊人的论调”，就像历史学家伊莱恩·帕格尔斯在《亚当，夏娃和蛇》中所描述的，宣布了“每个人生来就是被玷污了的”。奥古斯丁用这种理论将基督徒信仰的两个支柱——上帝造人的仁慈之心和人类意志的自由砍出了裂缝。一位早期的基督教会先驱曾经说过，基督教带来的好消息就是，人们对身体有自主权。性欲是野兽，而教会则是驯狮人。基督教独身者并不像异教徒嘲笑的那样“没有男人气”。性欲充沛的男人仅仅征服弱女子，但是基督教独身者征服的则是更强大的东西——阴茎。

奥古斯丁的主教同僚，意大利人埃克拉农的朱利安，在一封公开信中批评他的同事修改了教会从前的教义。他说奥古

斯丁对原罪的解释不正确(朱利安宣称,通过肉体传递的遗传状况并没有影响人的本性);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解释不正确(人对自己的行为是负责的);他对阴茎的解释也不正确,因为“上帝制造了人体,”朱利安写道,“他区分了性别,制作了生殖器,赋予人情感使人体能得以结合,他给予精液以活力,让精液神秘地发挥作用。上帝所做的都与邪恶无关。”奥古斯丁说,你说得对,都是亚当惹的祸。朱利安所颂扬的“生命的火焰”,被奥古斯丁嘲笑成“生殖器的恶魔般的亢奋”。

就像今天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的“交火”节目里的政治辩论一样,奥古斯丁和朱利安之间的神学辩论也充满冷嘲热讽和人身攻击。辩论一直持续到奥古斯丁去世,历时12年。奥古斯丁攻击朱利安“思维能力差”、“虚荣”、“疯狂”。朱利安更善于攻击之道,他把奥古斯丁叫做“内地的宗教师”,“活像非洲人的哲学家”,“哮喘老人”,“驴子们粗声大叫的发言人”。尽管如此,教会最后还是支持了“哮喘和粗声大叫的土包子”——神圣的希波主教。

从现代角度看,奥古斯丁的胜利,是医药销售和初期弗洛伊德主义<sup>①</sup>的凯旋。奥古斯丁教导说,人因为性欲和精液而染病,那么教会就是伟大的精神医师。他告诉患者,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应该指责你们的始祖亚当(他当然是受了夏娃的诱惑)和你们控制不住的阴茎。是的,你在受罪,但是要相信你的痛苦并非毫无意义或者没有尽头,因为上帝是慈悲的。奥古斯

---

<sup>①</sup>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立人。主要著作有《释梦》、《精神分析引论》等。——编注

了的成就具有讽刺意味，他的胜利无法证明他宣扬的人是无助的这一信仰。作为皈依者，他的信念植根于他的个人经历，他体会到阴茎带来无法抗拒的、罪恶的狂喜以及对自我的厌恶；但是凭借他的个人意志的力量，他普及了自己的信念。

伊莱恩·帕格尔斯写道，从公元5世纪起，奥古斯丁对勃起、精液和人性的否定“主导了包括天主教派和新教在内的西方基督教，影响了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整个西方文化。”奥古斯丁关于《创世记》和亚当堕落的理论，曾经一度只被处在边缘的教派接受，但是从这以后占据了我们的思想文化的中心地位。

阴茎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修建金字塔和帕台农神庙的人们曾经把它奉为生命的发动机，传给西方一神教和救世主说的沙漠部族曾经把它尊为神明。现在这个圣物从基座上倾覆下来，从西方文化词汇中被抹掉。取而代之的是败坏了全人类的恶魔之棒。

## 阴茎的复兴

英国语言，“凭着它的博大精深，区别了裸露和裸体”，艺术家肯尼思·克拉克写道。“裸露就是被剥光衣服，这个词包含着尴尬之义。但是‘裸体’这个词在文雅的用法里没有令人不舒服的意思。它让人联想起匀称的身体：经过协调的身体。”

希腊人发明了裸体，基督教提出了裸露。作为一个形象，人体仍然具有代表性，但是它传达的信号已经发生强烈的变化。现在以奥古斯丁的观点来看，身体成了祸根，“着装的人

们从亚当夏娃堕落之日起就开始负载着它”，历史学家迈克尔·卡米尔写道，“身体的无法自控象征着人的罪，它的衰弱象征着死亡。”

中世纪人刻画的亚当夏娃，反映出人们意识中发生的地震般的转变。除了耶稣、被拷打的基督教烈士和被地狱火烧着的罪人外，亚当夏娃是当时绘画中惟一不着装的人物。在圣经插图中，他们的身体没有被刻画成希腊—罗马式的神灵般的尽善尽美，而是负载着耻辱。身体各部位中，阴茎被认为是最羞耻的地方。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展出的一副中世纪的绘画中，世上的第一个人——亚当，没有阴茎。神秘主义者马格德堡的梅希特希尔德也同样明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阴茎不是原罪的起因，而是结果，她写道：

因为上帝没有为他们制造令人羞耻的部位，所以他们的（亚当的和夏娃的）身体是纯洁的，——但是在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的身体就耻辱地发生了变化，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丑陋经历。如果三位一体本来就把我们造得这样丑陋，我们就无所谓羞耻。

这个观点大概是在 1275 年阐述的。在那之前，阴茎事实上已经从西方艺术中消失了 800 年。“基督教艺术对身体素材的舍弃完全背离了古代世界的审美尺度”，卡米尔教授在《哥特式的偶像》中写道，“这是西方历史上的最重要的转变之一。”甚至在两个世纪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艺术家重新表现裸体题材时，米开朗基罗领教了社会对这类题材变化莫测的反应。1504 年，佛罗伦萨的暴民用石头击砸他创作

的大卫裸体像。30年后，他完成了在西斯廷教堂的巨作《最后的审判》。教皇保罗四世命令另一个画家把画中的阴茎用颜料遮盖起来。

中世纪的欧洲基本上看不到阴茎，但是人们从来没把它忘记。令教会不能释怀的恶魔之棒出现在称作赎罪书的基督教文献中。这些手册最早出现在公元6世纪的爱尔兰，它们为忏悔者制定了基督教徒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关于阴茎的行为准则。赎罪书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即把性单纯地与寻欢作乐联系在一起是有罪的。“不履行职责的器官”是赎罪书的关键词。“器官”指“阴茎”，“不履行职责”指任何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活动。

违犯者要修苦行，其中包括从教派中驱逐，进行长期的斋戒和长时间的禁欲，有时候还要众受鞭笞。给每种罪孽规定的苦行期非常说明问题：英国的赎罪书规定对中断性交的苦行期是10年，对肛门性交的规定是15年，口交要终生修苦行。

（坎特伯雷的西奥多说：“把精子射入口中的人罪大恶极”。）但是同样的赎罪书却只对谋杀犯规定了7年的苦行期，看来教会认为阴茎是比短柄斧更凶恶的犯罪工具。

不是每个神学家都同意这些规定。彼得·阿伯拉尔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里最有洞察力的神学家之一，



阿伯拉尔

他早期致力于反对这些观点。但是，阿伯拉尔的故事最终应验了奥古斯丁甚至奥利金始终萦绕于心的思想。身为逻辑学家的阿伯拉尔，批评为婚内性交设立障碍不符合逻辑。“肉体自然而然得到的乐趣不算是罪孽”，他写道，“为必然得到的乐趣而高兴也不能视为有罪”。阿伯拉尔说，从创世以来，性交和品尝美食（他终究是个法国人）一样都自然地 and 乐趣联系在一起；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阿伯拉尔的观点受到了攻击，他早料到了。他的身体也受到了袭击，这一点，他没料到。

有的人说他罪有应得。1118年，阿伯拉尔在巴黎给圣母大教堂的牧师会成员菲尔贝的侄女埃洛伊兹讲课。阿伯拉尔后来写道：讲课时，“我的手没翻她的书，却伸进她的胸部。”

为了不让人怀疑，我时而打她，这样做不是因为我的脾气坏，而是出于爱——这样的殴打胜过所有甜蜜的香膏。总之，我们满怀激情地经历了爱的各个阶段。我们也尝试用做爱让我们的恋情不同凡响，我们的经验越少，我们尝试的热情就越高。

埃洛伊兹很快就生下一个小孩。这对恋人在火冒三丈的菲尔贝主持下秘密地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分开了。（阿伯拉尔是个僧侣，还没有被任命司铎的职位。根据那个时代的习俗，他可以结婚。但是为了不影响他在教会的讲授工作，他坚持保守结婚的秘密。）阿伯拉尔回到他的地区，埃洛伊兹回到她叔叔那儿。但是后来阿伯拉尔听说埃洛伊兹受到虐待，就拐走了她，把她安置在离巴黎不远的阿让特伊女修道院。菲尔贝“特别苦恼，就决定毁了我”，阿伯拉尔后来写道。“我的仆人接

受了贿赂,把(菲尔贝雇的)人领进我睡觉的房间,然后替他报复我——太残酷了——所有人被这种恐怖手段惊呆了。他们割掉了我一直烦恼他的器官。”

很自然,阿伯拉尔愤怒极了,因为这不仅缩减了他的性生活,还给他的灵魂造成了潜在的损失,阿伯拉尔读过《旧约》,很清楚上帝对阉人的蔑视。但是12年后,一个迥然不同的阿伯拉尔出现了,他对阴茎的认识与原来的截然相反。他写信给已经作了修女的埃洛伊兹,规劝她

要记住上帝对我们的仁慈,——他智慧地利用了邪恶本身,仁慈大度,不计较我们对他的不虔诚。仅仅完全合乎情理的伤害我身体的一小部分,他就可以医治两个灵魂。所以神的恩典是清洗,而不是剥夺我罪恶的器官,——它除了去掉这个令人厌恶的污点外,还能做什么来保持完美的纯洁呢?

这些倾诉为阴茎的妖魔化进程标上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心胸开阔的伟大逻辑学家阿伯拉尔认识到了他被阉割的逻辑。

### 教会的迷惑

但是教会仍然对男人的生殖力感到迷惑。他们的困惑突出地表现在梵蒂冈有关我们所说的性欲的教义上。私通——被肉欲激发的性爱——被视作道德犯罪;但是为了预防这种罪,教会又鼓励交配。虽然我们听了会认为很荒唐,但是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却认为,这种区分很合乎理性。交配是没罪的,

因为教会认为它与性欲无关,它的目的不是作乐,而是完成上帝要人们“多育子女”的诫律。这些教义产生的后果具有讽刺意味,教会变成了一个男性功能障碍诊断中心。如果性欲是梵蒂冈的头号公敌,那么阳痿是第二号。

1140年出版的格拉蒂安的《教令》是教会基本纪律的纲要,它规定,人们可以以阳痿为理由宣布婚姻无效。格拉蒂安建议,有这种问题的夫妇像“兄妹”一样生活在一起,如果这样的安排不可行,那么妻子可以自由地再婚,但是无生殖能力的男子不可以。教会中格拉蒂安的继任者们并不想知道一个针头上能站着多少个跳舞的天使,但是他们却为罗马是否应该允许阉人结婚而争论。神学家皮埃尔·德·拉·帕卢迪说:“可以,”条件是他能够勃起,插入阴道,并且射入精液;帕古拉的威廉说:“不行”,但是他说如果这个男人是在结婚仪式后阉割的,那么婚姻有效。

几乎所有的中世纪教士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有性功能障碍的丈夫需要经过正式的检查,不管所用的方法多么残忍或者离奇。“冷水检测法”让被检测的男人把阴茎泡进冰水,然后检查他阴囊上的静脉是否收缩,有个医生为一个男人的测试写道,“他的阴茎只有两岁男孩的那么大,”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甚至在有条件时,教会还使用更令人屈辱的检测法,检测人是位“诚实的妇女”,她在被检测人面前袒露胸部,亲吻爱抚他,抚摩他的阴茎,竭尽所能刺激阴茎勃起。这种测试法尤其需要在牧师和那个男人的妻子在场时采用。

有些教会法庭在审理因性无能引起的离婚案件时,命令把“会议(congress 另义:交媾)”作为程序的一部分。根据公元14世纪的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写的《大外科学》记载,涉



案的夫妇被要求参与这个程序——目的是为了实现在阴茎成功地插入,以保证婚姻的完整。方法是让夫妇二人“接连几天躺在一起,并有一个惯于此道的已婚妇人在场。”德·肖利亚克写道,那个妇人“为他们配制香料和芳香剂,她要安抚他们,给他们涂上温油,她要在火旁给他们按摩,她要让他们聊天、拥抱。然后她要把她看到的情况汇报给医生。(很明显,不是每种新时代的性治疗方法都起源于加利福尼亚。)

当时的一本插图手册展示了这个令人尴尬的程序。那幅图画的是一个妇人正在汇报情况,画上还有被指控性无能的男子,他的头羞愧地垂着,他的衣袍被两个女人扯开(一个是他妻子,另一个应该是那个妇人),露出了细小、疲软的阴茎给医生和牧师看。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内德克和珍妮特·库比内茨注意到,有些法国会议要有多达15个见证人到场。后来一位德国医生嘲笑这个程序“把法庭变成了配种棚”,确实不无道理。

中世纪后期的那些被迫参与会议程序的男子,显然没有读过康斯坦丁努斯·阿非利加努斯的著作,也没有咨询过熟悉这本著作的医生。阿非利加努斯是公元11世纪的僧侣医生,他把防止和治疗性无能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他将阿拉伯医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些阿拉伯书籍本身也译自早期的希腊著作,介绍给西方一套新的知识体系,汇编成《医学技术大全》和《临终圣礼》,这些知识成为随后4个世纪欧洲医学实践的核心。《临终圣礼》第六册的标题是De Coitu(《论性交》),在书中,阿非利加努斯罗列了几十种“引起性欲、有益于性无能男人的食品和草药”,他写道,其中几种,“我们已经亲自试过。”阿非利加努斯亲自尝试并首肯的一剂药有惊人的壮阳效果。

取 30 只公麻雀的脑浆，将其长时间浸泡在一个玻璃罐子里；从新宰的雄山羊的肾周围取与麻雀脑浆等量的油脂，把它放在火上溶化后，加入麻雀脑浆内，再加等量的蜂蜜，在盘子里搅匀后烹制得直到变硬。把它搓成榛子大小的药丸，每次性交前服用一九。

阿菲利加努斯不仅对促进勃起感兴趣，还试图破译勃起背后的生理密码。他大量吸收了希腊关于 *pneuma*（字面意思是“呼吸”或“风”，但是指的是我们身躯里的生命活力）的概念。“当性欲在肝脏中产生时，”他写道，“心脏产生一种活力，填充阴茎的凹陷部分，让它变得坚挺。”这个僧侣断定，勃起的阴茎里面没有填充血，而是气体。这个观点大行其道近 500 年，竟无人质疑。在《坎特伯雷轶事》里可以找到有趣的证据，证明阿菲利加努斯的观点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力。在书中“商人的故事”里，商人表明自己对这位牧师医生的工作毫无兴趣，还叫他该死的和尚、拉皮条的、下流的春药贩子。

最能说明中世纪教会对性能力浓厚兴趣的惊人实例，大概应该要算西班牙彼得的著作了。彼得实际是个葡萄牙牧师，他在巴黎学习神学，后来成为锡耶纳大学的医学教授。彼得在那儿写了《临终圣礼问答》，对阿菲利加努斯的著作进行了评论。他在书中提出，“谁从性中得到的乐趣更多呢，是男人还是女人？”（彼得认定，男人获得的乐趣“质量”更高，而女人获得的“数量”更多。）他的调查，要比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后来使用金属丝缠绕、白炽灯点亮的设备进

行的快乐测量实验早 700 年。他写的《穷人的宝库》成为公元 13 世纪读者最多的医书之一，他在书中列出 34 种春药的成分和 56 个增强男性生殖力的处方。彼得的研究重点的有趣之处在于，1276 年他被选为教皇，成为约翰 21 世。但是 9 个月后，他被自己图书馆塌落下来的天花板砸中，以致身亡，这对西方性研究的发展而言非常不幸。

这个事故难道是上帝的旨意？与教皇约翰 21 世同时代的大阿尔伯特可能会这么想。以后成了圣徒的大阿尔伯特，在一篇连祷文里对过度的性能力作了医学上的批判。他引用了一个僧侣的故事为证，那个僧侣一夜之间“性欲蠢动，光顾了一个美丽的女子 66 次”，第二天早晨他被人发现已经死了。（谁能责备他呢？）他的尸体被解剖后，发现他的大脑萎缩到一个石榴那么大。阿尔伯特作出结论，“这就是征兆，说明性交会抽取脑浆。”阿尔伯特还说频繁性交的人会引来狗群跟随，因为“狗喜欢臭味，喜欢跟着尸体跑”，他写道，“频繁性交的人躯体沾了腐烂的精液，接近死尸的状态”。

每个中世纪的神学家，都把精液看成是邪恶的，而且他们还认为魔鬼的代表和人类性交，精液就会更加败坏：它变得穷凶极恶起来。教士们不能肯定魔鬼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产生精液。梵蒂冈教导说，魔鬼没有血肉之躯，他们是先前的天使可耻地与人类私通后生下的鬼魂状的后代，这些魔鬼把罪恶带进人的意识中来——不仅有肉欲，还有凶杀和战争。魔鬼的能量确实巨大，但是仍然有个问题悬而未决：他们怎么授精给人类？有的人认为魔鬼收集了手淫者喷出的精液，或者从中断性交的配偶那里得到。又有的人认为魔鬼精液的主要来源是绞死的犯人喷出的。鬼怪学家敦促人们要立即掩埋所有的男



阿奎纳斯

性死尸，以免让魔鬼挤出他们的精液。许多人相信丢在地上的尸体喷出近乎花粉般的雾状的精液，会被魔鬼收集。

这个惹人烦恼的问题最后是由大阿尔伯特的最了不起的学生托马斯·阿奎纳写作的《神学问答》和《神学大观》解决的。他说，魔鬼以女妖的妇人外形欺骗或是引诱男人进行性交而获得精液；

然后，这个魔鬼又以梦魇男人的外形把偷来的精子授给心甘情愿的妇女。（注意阿奎纳遣词造句中流露出的厌恶妇女思想。）海因里希·克拉默和詹姆斯·施普伦格为搜捕女巫写了指南书籍《巫术之锤》，在他们引用的所有作者中，惟有对阿奎纳的引用最多，最怀敬仰之心，正是阿奎纳回答了为什么上帝给魔鬼更多的“力量来蛊惑”阴茎而不是其他人体器官。克拉默和施普伦格写道：“他（阿奎纳）认为罪首先败坏了人类，使他们成为魔鬼的奴隶，然后通过生殖行为传给我们”。（实际上阿奎纳不过是演绎了奥古斯丁观点。）

即使如此，阴茎的妖魔化明显的是由奥古斯丁发起，在历史上最丑恶的时期之一达到了高潮，最后由阿奎纳使它长期继续下去。德国历史学家西格蒙德·冯·里茨勒，研究了烧死安娜·帕彭海姆及其他成千上万妇女的巴伐利亚搜捕女巫运动。他写道，“迫害者们的行动以托马斯的权威理论为依据。如果查看他们为自己立场求证辩护而援引的那些资料，会发现只有托马斯的论述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特征”。冯·里茨勒还

写道，“‘天使般的医生’，圣徒，多明我会的学者阿奎纳妖魔化了精液和接受它的妇女，所以被认为是为掀起搜捕女巫狂潮出力最多的人”。

## 基督的阴茎

但是即使是在阿奎纳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期，仍有一个阴茎保持着圣物的地位。它不受原罪的牵连，不会违背上帝和人的意志，并且绝对不会充当魔鬼的工具。相反，它助人赎罪，它的存在证明了人类可以重返乐园。这位新亚当的阴茎扫除了前一个亚当的罪孽，它是所有阴茎中最为神秘的一个，这个神秘物意味着拯救而不是魔鬼。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阴茎。

这个非同一般的器官是没有被宗教艺术摒弃的惟一例外。历史学家利奥·斯坦伯格创作了一部令人大开眼界的著作《文艺复兴艺术中以及被现代社会遗忘的基督的性展现》<sup>①</sup>，里面收集了大量创作于14至16世纪之间的以基督的生殖器为题的艺术作品。在这些多数在教堂展出的作品里，婴儿耶稣的阴茎被他自己、他母亲玛利亚或是他的祖母安妮骄傲地展示着。有些画中，是玛利亚用手指着或者护着他暴露的器官，有些画里，则是安妮用手触摸他的阴茎，有些画里的耶稣的阴茎周围是花瓣环。在有东方三博士的画里，这些寻找基督的人通常是手、膝着地，凝视着玛利亚冲着他们展示的耶稣的裆部，

---

<sup>①</sup> 事实上，斯坦伯格的著作标题中的“性展现”这个词最好用“生殖器”代替，因为在斯坦伯格引用的所有绘画中，耶稣都没有任何与性有关的举动。——译注

他们崇拜的重点相当明确。

书中 200 多幅绘画的复制品记载了这种对生殖器的炫耀，但是在斯坦伯格于 1983 年首次出版这本书之前，人们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极少有人谈论它。斯坦伯格坚持说，很难把米开朗基罗、提香，波提切利诸位大师创作的耶稣阴茎解释为运用了“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们也不是仅仅“被古典主义作品激发了灵感”。相反，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当时的神学潮流。较少注意耶稣毋庸置疑的神性，更多地表现耶稣的人性，以此来反驳清流派散布的耶稣无肉身的异端邪说。

在斯坦伯格引用的画中，成年耶稣露着阴茎，但是他并不把它用于性事，这说明性欲是可以被征服的，而且阴茎的邪恶的“神秘”也是可以化解的。婴儿耶稣在许多被引用的绘画中暴露着他的生殖器，并非像弗洛伊德主义者说的那样，曲折地反映了他的反常本性。恰恰相反，它证明了新亚当生下时没有带着原罪，它甚至更直接地证明了一点，即教会认为我们其他人应该为自身的生殖器感到羞耻，而耶稣则没有这种羞愧。

这种思想生动地表现在两副绘画中，它们也许是斯坦伯格书中最令人震惊的绘画了。两幅画都是由荷兰画家梅尔滕·范海姆斯凯尔克创作的题目都是《悲哀的人》。两幅画中，复活的耶稣肌肉有力、富有阳刚之气，一行鲜血从他肋部的伤口处滴下，他的右掌心向外翻，露出受了钉刑的伤疤。基督坐着（在一幅画里他独自一人，在另一幅里他由天使陪伴），赤裸着身体，只是在头上带着荆冠，胯间松松地垂着一块布。范海姆斯凯尔克的意图明显是要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那块布上，布下面的阴茎显而易见是肿大的。

斯坦伯格的画自相矛盾。但是这些画确实存在着，他们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容否认。有意思的是，虽然福音书里记录了基督行割礼的时间，但是这些画里的婴儿耶稣的阴茎都没有行过割礼。很明显，欧洲的艺术家们想象中新亚当的阴茎应该是完美的——就是说，应该是原装设备。毫无疑问，反犹主义对此有影响。作为犹太人的标志，阉割象征着犹太人的“另类”身份。有些人认为它证明了犹太人的阴茎违反了上帝造人的意图。但是，在《金色传奇》这本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宗教书籍中，宣称耶稣行割礼之日，就是“他开始为我们淌血——为我们赎罪的开始。”这个观点得到阿奎纳的赞同。

上面这个观点在不经意间产生了怪异的后果。在那个珍视宗教遗物的年代，最被珍重的遗物当数耶稣的阴茎包皮。它是惟一肯定留在地球上的属于耶稣身体的遗物，包括罗马的圣拉特兰教堂和教皇的教堂在内的10多所教堂都声称拥有部分或是全部神圣的包皮。人们认为在法国沙特尔附近的库隆教会大教堂保留的那块包皮遗物，能医治女性不育，还能使分娩过程无痛苦。据说，15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王后凯瑟琳，曾经为了第二个效能借用过它。她和丈夫亨利五世事后非常高兴，他们和这次分娩的成果——未来的亨利六世专门修建了一个圣所，用来供奉他们日后归还的圣物。

尽管如此，各教堂为了获得正式的神圣包皮称号而进行的竞争从没有中断过，以致为数众多的这类教堂开始互相比较由此产生的物质利益奇迹。约翰·卡尔文不相信这么一小片表皮能被多次分来分去，而且他还对那些声称拥有内装玛利亚乳汁的小玻璃瓶的教堂之多感到惊奇。“如果玛利亚一辈子都像头奶牛那样挤奶，”卡尔文写道，“她也拿不出这么多乳

汁来。”马丁·路德<sup>①</sup>也一样嘲笑这些遗物，他奇怪为什么11位使徒会在罗马有26个埋葬地，而且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神圣包皮，都声称正宗。

大量的神圣包皮全都在兴旺的遗物市场上卖到不菲的价格，结果鉴定样本真实性的专门鉴赏家的队伍壮大起来，特定的测验方法得到发展。最常用的测试法是品尝法。历史学家马克·谢尔写道，咀嚼法是由当地牧师挑选一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咀嚼那块皱巴巴的皮子，判断它是完全还是部分属于人类的皮肤。

当时的基督徒对阴茎是区别对待的：人的好似妖魔，耶稣的就是神圣。有人认为玛利亚的余生都随身带着耶稣的包皮。14世纪，瑞典的布里耶特见到玛利亚手里拿着那个遗物向她显圣，玛利亚告诉这位未来的圣徒，她把宝物送给使徒约翰。在中世纪人们见到幻象是很普遍的现象，对妇女而言尤其如此。锡耶纳的圣徒凯瑟琳，是仅有的两位被教会授予学者称号的妇女之一，她声称自己手上带的代表自己与耶稣订婚的指环，就是他包皮的一种神秘形式。布兰贝肯的圣徒阿格内斯，在圣餐时想象着她正吞咽神圣的包皮。在法国，据说神圣的包皮曾经被装在一个皱巴巴的囊袋里带到国王查理曼<sup>②</sup>在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路德宗的创始人。曾发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论基督教徒的自由》等论文，据此建立的廉价教会符合市民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对德国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编注

② 查理曼：(约742—800)又称查理大帝。统治期间，法兰克王国扩张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有“罗马人的皇帝”之称；另外因奖挹文化，出现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编注




艾克斯拉沙佩勒的宫廷里，这个袋子被叫做“割礼圣囊”。历史学家玛丽·马德莱娜·戈捷写道，这个神圣的袋子的形状成为中世纪欧洲所有钱包模仿的流行款式。

当然，其他所有钱包都不及那个装着微小但是贵重内容的原装袋子更时尚或者名贵。根据1870年出版的法文杂志《逐出》(*Journal L' Excommunié*)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在1527年，有个小偷盗走了属于圣拉特兰教堂的耶稣包皮，罪犯藏匿赃物的盒子30年后被一个牧师发现，牧师把它拿到一位女施主家，盒子内装着圣徒瓦伦丁的一片包皮，圣徒马撒的下颚，还有一个标着“耶稣”的小袋子。文章报道说，女施主打开袋子后，马上有“一股极其芳香的味道弥漫在公寓里——而女士捧着袋子的手明显地变得肿胀、僵硬”。

但是，不是所有人遇到神圣的包皮的经历都那么愉快。文章还讲到，在1559年，这个遗物被归还给圣拉特兰教堂时，有个牧师“没有用虔诚心约束自己，而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查看了那个袋子，他在卤莽之下撕掉了一小片。《逐出》的文章写道，“顷刻之间，最可怕的风暴袭击了这个地区，随后是震耳欲聋的轰轰雷声和明晃晃刺目的闪电划过，然后一片黑暗突然笼罩了整个地区。”

亵渎者摔倒在地，已经气闭身亡。他大概并不知道，在他不远的地方，科学家已经开始进行日后将要改变人们阴茎观的实验和调查，从此对人与自己阴茎的联系辩论，不管是主张神性说的还是魔鬼说的，总之再也不会被众说纷纭的宗教观念所左右。关于这个器官的力量和性能力的秘密，将被放在一个新透镜下观察研究。神学将要慢慢地让位给生物学。





第二章

变速杆



## 进入科学领域

当他剖开第一具尸体时，大概脑子里正想着蒙娜丽莎。莱奥纳多·达·芬奇<sup>①</sup>独自站在一个潮湿阴冷的医院房间里，这儿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内脏，空气里充溢着腐败物的气味，只有噌噌的锯骨声和沙沙的羽毛笔声才会打破这里的寂静。很显然，他思绪纷繁。在2年前，也许是更久之前，他开始给西尼奥拉·焦孔多画像，她很迷人，但是好几周了他都不让她来当模特，有时候甚至更长时间并不看画布上她的画像。画家很明显地心不在焉，因为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人的内部结构。

身为画家的达·芬奇赞叹艺术品般的人体，作为科学家的达·芬奇为人体生物工程学而兴奋。他准备把自己的热情融入一本解剖学书的创作中去，这本书将探寻生命从孕育到死亡的轨迹，描述人体的每一块骨骼、肌肉、每一个器官、每一根神经、动脉和静脉。1503年，达·芬奇未做声张地获得了用佛罗伦萨一家医院的无主尸体作实



达·芬奇

---

①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绘画代表作是《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编注

验的许可，他曾经请求得到这个机会，因为他认为了解人类身体的惟一途径就是把它分解后逐部分研究。在画《蒙娜丽莎》的同时，达·芬奇开始分解人体。在那个没有电灯或者冰箱的年代，这种事做起来既困难又让人厌烦。鉴于宗教裁判所对这类事情并不看好，所以做这件事还意味着风险。“我销毁了所有（被分解）的器官，并且搬走了……所有的肌肉，”达·芬奇在他的笔记里写道。大概他意识到销毁掉自己亵渎行为的证据是有好处的。和其他人体组织相比，阴茎更能激起他的好奇心。

这位创作了《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的天才画家，不仅设计了奇妙的机器，预言了500年后诞生的直升机和潜水艇，而且他还用前人从未曾尝试过的方式研究了男性生殖器；但是对他的后两项成就，人们知之甚少。他把解剖研究结果自右向左写成“反字”，记录在笔记本上，这些惊人的文字记录汇集了哲学思想、军事发明、对艺术和科学方法的思索、建筑设计、解剖绘图、城市规划体系以及精心绘制的阴茎素描图；这满满5000页的笔记证明它的作者是代表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的真正典范。在笔记里的无数精彩研究中，有许多关于阴茎的发现，这表明莱奥纳多曾经很早就热情地倡导作出重大的突破，以便最终使阳具脱离宗教王国，进入科学研究领域。达·芬奇于1519年去世。但是从此以后，像他那样拒绝再把阴茎视作衡量人与魔鬼亲疏关系的标尺的人层出不穷。在这些世俗的研究者们眼中，阴茎彻底变成了另一种事物：人体这台机器上的有趣量具；人与自身阳具的不良关系不仅可以补救，而且还能从科学中找到解释。恶魔之棒就这样变成了变速杆。

像莱奥纳多那样有创造力的人对阴茎发生兴趣，并不奇怪。对他来说，这个器官在两方面非常神秘：生理上和心理上。他的一幅最著名的笔记绘画之一，叫做“性交图”，他在画里凭借想象勾勒出性交的机械原理，即把两个正在做爱的人沿纵向，也就是用“直切法”切开，恋人们不仅被切开，还采用了站立的姿势，结果在这幅与众不同的图画里，插入阴道的阴茎就像伸进锁中的钥匙。这反映出艺术家把生殖器看成了各个零件都适得其所的“统一机器”中的齿轮（这种“适”不是由人类，而是由自然决定的）。达·芬奇指出：“女人想要阴茎尽可能地大，男人则希望女人的子宫尽可能地小，结果无人遂愿。”莱奥纳多同样对生殖器的构造感到迷惑。他在日志中写道，如果耻骨不为勃起的阴茎提供支撑，那么“性交的力量”就会带来奇怪的后果，那就是“阴茎会陷入施动者的体内，而不是受动者的体内。”

如果阴茎不能硬挺，那么就不会有运动产生。达·芬奇关于勃起机制的观点是对男子性功能的超前认识。中世纪的欧洲人相信希腊人的教导，即勃起是“充气”，是一种气状的“精神”发自肝脏，游至心脏然后再通过动脉返回，去填充阴茎的空陷处。达·芬奇更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佛罗伦萨市政府当时允许解剖学家一年两次对处死的犯人进行解剖。1477年，达·芬奇看了一次公开执行的绞刑，并参加了随后进行的尸体解剖。他看到了阴茎里的填充物。

我看见过……器官勃起的死人，尤其是那些被绞死的犯人，死的时候是那样子的。我看了那些对阴茎作的解剖，无一例外都是特别坚硬的，里面填充了大量的

血……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果说是气让它们变大变硬，就像给人们玩的皮球充气后的样子，那么我想气不能带来重量和密度……另外，人们看到勃起的阴茎的龟头是红色的，这标志着有血流进去；而它不勃起时，龟头却是白色的。

1585年，曾为四任国王担任私人医生、人称现代外科医学之父的安布鲁瓦兹·帕雷，在他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里作出与达·芬奇相近的结论。根据美国泌尿医学学会的记载，帕雷的论文首次在西方官方医学文献上精确地描述了血液在勃起过程中的作用。帕雷医生不知道医学业余爱好者达·芬奇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作出过这个结论。

现代泌尿学家赞叹莱奥纳多精确绘制的附睾（连接各个睾丸的逗号形状的构造，精子细胞最终在这里成熟）和输精管（把精液输送到膀胱颈的较直的导管，精液在高潮时经过尿道喷发出去）。但是，达·芬奇的研究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在“性交图”中或是它的周围，有几个引人注目的错误画法。在“性交图”的那一页上，在这幅未标日期的图画旁边，单独地画着另一个阴茎的3/4部分。达·芬奇在日志中画过很多阴茎，但是这只让人印象最深，原因是在阴茎头下的一个位置上，阴茎几乎被横向切断，阴茎头向后翻去，就象被打开的信箱的门，这幅样子让男人们看了颇为伤感。阴茎头下被切开的阴茎体里有两根导管，一个导尿，一个输送精液。这种以为每个男人的阴茎里面有两个尿道的奇怪而又错误的认识，反映了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教会教义的力量仍然比科学强大。中世纪的解剖学家认为有必要区分尿和精液的界限，这是因为罗马



教会认为尿纯属污染物，而精液虽然传递着原罪，但是仍然被视作人类灵魂的源泉，哪怕这个灵魂被玷污得如何严重。显而易见，达·芬奇画的两个导管的阴茎，反映了这条教义的强大影响力。

图画旁边还有类似的错误。在“性交图”里的精液导管，发端在脊柱根部。这个位置的处理，是根据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教导。后者在 2000 年前教导说，精液自脊椎骨髓进入阴茎，柏拉图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问题在于：这根导管根本不存在。“性交图”里也画了一根连接阴茎和主动脉的动脉，这种连接方式是受到加伦对男人性欲所作解释的影响。加伦是公元 2 世纪的希腊人，他写了将近 500 篇有关医药和解剖的拉丁文论文，皇帝马库斯·奥勒利乌斯曾经请他看过病。虽然达·芬奇（他不识拉丁文）不可能读过加伦的论文，但是希腊的思想主宰了中世纪晚期的医学界，每一个人都受加伦思想的影响，就像今天读过《物种起源》的人虽少，但是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却被多数人认同一样。加伦早年曾经在角斗士学校工作过，那段经历给他大量机会医治人体的创伤。但是他的医学著作基于古典形而上学理论和对动物的解剖，所以受其影响的达·芬奇把男人阴茎与主动脉之间用动脉相连的画法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根动脉就像希波克拉底连接阴茎和脊柱的导管一样，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尽管莱奥纳多这样画，但是有证据表明他对加伦的说法有疑虑，他写道，“难道睾丸不能产生性欲么？”五世纪后，科学家分离出睾丸素酮，这种睾丸内产生的荷尔蒙对引起男性性欲起主要作用。事实证明达·芬奇是对的。

## 主宰问题

尽管达·芬奇有关阴茎的许多研究不乏洞察力，但是还是要数他对其心理作用方面的见解更为深刻。他在笔记中，以现代人的眼光把阴茎视作一把钥匙，来解读男人那充斥着思绪和焦虑的神秘内心世界。作为艺术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达·芬奇，知道正是这种神秘性驱使男人在世上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是作为男人的达·芬奇，也知道男人并不是总能在阴茎那里实现自己的意志。他写道：“经常是男人睡时它醒着；或者男人醒时它睡着。许多情况下，男人想使用它时，它不响应；或者它想行动时，男人制止了它”。达·芬奇说，毫无疑问，阴茎惯于自作主张。

在达·芬奇头脑里时常萦绕的问题在以下这一段里阐述得响亮清晰：是我控制着自己的阴茎还是自己的阴茎控制着我？如果我败下阵来，那么是什么让我屈服？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历史学家桑德尔·L·希尔曼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他认为达·芬奇特意把“性交图”里的两位恋人画成了站立的姿势，用来强调男人性欲的野蛮特点。希尔曼说，达·芬奇是以希腊神话里的勒达<sup>①</sup>和天鹅为模特。在传说中，宙斯变成了野兽的样子，强暴了一位普通妇女。希尔曼说，古典艺术总是把强奸行为刻画成站立姿势，而其他性交里的恋人通常画成传统的卧姿。无法证明希尔曼的论点是否确凿无误，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达·芬奇提出的有关男人与其阴茎关系的问题点破

---

① 勒达：海中仙女，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编注

了每个男人生命中最长久的秘密。达·芬奇洞察到这一点，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了4个世纪。

在达·芬奇那些笔记中记录的某些内容，暗示着他对自身的性所感到的不安。根据佛罗伦萨法院的记录，达·芬奇曾于1476年因为被指控与男妓及鸡奸者雅各布·萨尔塔雷利有肉体关系而被逮捕。虽然案件细节不详，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法院召开了两次罪犯听证会，然后以证据不足为由将达·芬奇释放。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莱奥纳多的获释应该归功于和他关系良好的托尔纳博尼家族的干预。这个富有的家族的一位年轻子弟明显地站到了年轻的达·芬奇的一边，为他辩护。

乔治·瓦萨里在1550年出版了《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画家、雕塑家传》这本书。他根据对认识达·芬奇的人的采访，把他形容为一个具有“超凡”美感和力量的人，因为他能徒手折弯马蹄铁。达·芬奇从未婚娶，（据我们所知）也没有生子，只有迷人的、带女人气的门生们围绕在他的身边。弗洛伊德在《莱奥纳多·达·芬奇及其儿时回忆》一书中，从达·芬奇日志里的回忆部分找到了他的色情偏好的根源。当达·芬奇还非常年幼时，有一次他躺在婴儿车里，受到一只食肉猛禽的袭击。达·芬奇后来写道，那个动物“用尾巴撬开我的嘴，然后尾巴向我的嘴唇里面一次又一次地伸进去”。这位心理分析法的奠基人宣布这里的“尾巴”就是阳具的象征（这个词是由他新近推广的），梦是性幻想的象征，二者反映了他所分析的人达·芬奇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还解释了他后来对飞行产生的兴趣。

弗洛伊德使用了“潜在”一词，他相信莱奥纳多并没有跟哪一位男门生过往甚密，“相反他冷漠地放弃了性行为”。但是

历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从获得的证据得出结论，伟大的大师确实是个同性恋者。克拉克在《莱奥纳多·达·芬奇：艺术家的成长故事》中写道，“看了莱奥纳多的作品，我们认为他没有正常男人对女人所怀有的那种感情。”但是“有些人为了宣扬道德，想把拥有不尽创作力的莱奥纳多说成中性或者是无性行为的人，这种奇怪的想法是为了保全他的名誉。”莱奥纳多自己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他只是在日志中写了一小行，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的结论，他写道：“思考的热情驱走肉欲。”当时佛罗伦萨有很多艺术家都公开地为其他男人所吸引，这不算是丑闻。但是“与社会的宽容态度相比”，希尔曼写道，这种行为从整体上仍然被社会文化视为“对人类必须控制的事物的失控”。

对达·芬奇来说，这个抗拒控制、并且威胁着要把强者变成弱者的事物，就是他的阴茎。从几幅日志插图可以看出，在那次因道德败坏的指控而被捕的几十年后，他内心的色情依然在翻滚涌动。在莱奥纳多的笔记本里，在一页的下端，画着一只勃起的阴茎，它的左边有一个肌肉强健的男人躯干的侧影，后背对着那只阴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阴茎倾斜着可以插入男人的肛门，更有甚者，这个角度精确得恰到好处，就像是在“性交图”里画的阴茎在阴道里的那个“钥匙与锁”式的结构。很明显，对达·芬奇来说，成为弱者的诱惑总是那样强烈。每天早晨他的对手都立起来恭候着他，

这张引人注目的素描说明，达·芬奇抓住了阴茎的特有的矛盾：这个独一无二的器官既是身体的一部分同时又与身体的其他部位分离。这幅图还暴露出达·芬奇自身的矛盾。作为画家和雕塑家，他相信视觉所产生的终极力量，莱奥纳多认

为人是通过视觉，而不是抽象思维，获得了主宰环境和个人命运的知识。但是达·芬奇也明白，无意识的狂想和梦幻，亦即赫尔教授的潜意识，能使人洞察到同肉眼看到的事物一样真实的真理（他的这个发现比弗洛伊德要早400年），达·芬奇眼前萦绕的那个远离身体的阴茎形象——独立自主、不服管束——就是这样生动有趣的例子：艺术家通过想象力的眼睛看到了它，但是他肯定这个幻想蕴涵着真理。

莱奥纳多在他的日志中清晰地阐述了有关阴茎的真理，那就是说它是神秘的。达·芬奇喜欢神秘事物，而且特别喜欢让自己显得神秘。瓦萨里在《最著名的画家的生活》里总结到，达·芬奇经常表现出的古怪个性和种种乖癖是精心设计、用来营造奇异效果的。亨利·策纳教授认为，达·芬奇在笔记里写反字这个特殊举动，并不是为了保护日志中的某些轻率的内容，而是为了迷惑他的朋友们、让他们惊奇。

阴茎的神秘力量让莱奥纳多感到迷惑和惊奇。但是不管这个器官如何不服管束，他也没有将它藐视为恶魔之棒。他写道：“如果人不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那就没有权利热爱或是憎恨它。”阴茎是达·芬奇终生研究的问题，他除了认为它是个谜外，没有做出其他定论。这个周围簇拥着年轻迷人的门生们的英俊强健的人，大概曾经担心这个器官的力量会让他变得软弱。但是他的艺术灵感被它的天然特性所触动，他的科学头脑为它的复杂的解剖构造所折服，两方面的吸引力都源于它的神秘莫测。

达·芬奇绘制的解剖图既包含令人起敬的真知灼见，又带有惊人的谬误，此外他准确把握了该器官对男人最深层的心理影响，这些对阴茎的研究结果是达·奇跨越两个世界——中世

纪和现代社会完成的。研究结果证明,在这两个世界间,他有时会失去平衡。我们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人对睾丸的解剖能毫厘不差,对相邻的阴茎体的解剖却是谬之千里。有一种理论解释说,他的睾丸绘图依据了解剖实践,而阴茎图则不然,它是达·芬奇读了其他没有解剖过阴茎的科学家对这个器官内部结构的描述后,配画的插图。为什么达·芬奇没有修改过这些素描图,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知道大约在1503年,达·芬奇开始亲自解剖人体,很少再依赖错误百出的中世纪解剖资料了。达·芬奇投身其中的个人研究不受宗教成见的羁绊,重物理,轻玄学,因此他率先使人类身体得以世俗化。不管作出多少错误结论,莱奥纳多都是西方史上试图以精确的解剖描绘人体内部器官的第一人。外科医生、医学史学家舍温·B·努兰德说:“达·芬奇那时或之前的医学书上,内脏都被用示意图或者……象征符号表示出来。”努兰德写道,在18世纪晚期,苏格兰外科医生威廉·亨特获得批准,研读被锁在温莎堡一口箱子里的、由达·芬奇绘制的部分解剖图。亨特写道,他“原以为只会看到一些画家常用的素材,”但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所看到的“让他相信莱奥纳多是当时世界上最棒的解剖学家。”20世纪的历史学家H·霍普斯多克对莱奥纳多在解剖领域的卓越技巧格外赞赏。

据人们所知,在他之前还没有人作过这么多人体解剖实验,也没有人能对解剖的结果分析得如此透彻……他是第一个正确描述人体骨架的人……他是第一个正确描绘人体所有肌肉的人……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能大致做到像他那样正确地画出神经和血管来。

虽然达·芬奇的解剖书没有完成，但是他开始绘制这些图画的做法本身的意义，就已经超出了知识飞跃的这一点。因为在身体诸器官中，惟有阴茎曾被妖魔化，因此达·芬奇的研究为阴茎驱除了妖魔，使它获得了最大的解放。从达·芬奇的笔记本中，我们看到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变革的先兆——不幸的是，这个将被大众接受的变革姗姗来迟，没能解救“女巫”安娜·帕彭海姆的性命。奥古斯丁是同样充满激情和智慧的人，他在著作中拼命要搞清男人阳具的力量和目的；与其相反，莱奥纳多在他精彩的笔记上，不含宗教愤慨，而是以世俗的敬重之心结束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达·芬奇写道：“耻于展示或者说出阴茎这个词的人是错误的。男人不应当急于遮掩它，而是要光荣地展示它。”

### 第一本带插图的解剖学书

在达·芬奇去世24年后，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维萨里的比利时医生根据解剖实践，从世俗的角度系统地剖析了人体结构，写成了第一本带插图的解剖学书。这本书题为《人体结构》，于1543年出版，它构思巧妙，插图生动，以至于后来有位历史学家错误地坚持说它抄袭了莱奥纳多遗失的一部著作。



维萨里

维萨里是一个药剂师的儿子，他年少时就解剖猫和狗，为日后成为解剖家探索人体内部结构作准备。但是在巴黎大学读书时，他对那里设置的课程大失所望：每年只有2次机会解剖人的尸体，而且教授并不亲自动手操作，相反，他只是呆在讲台上，大段大段地给学生们读加伦的理论或者别的陈腐学说，他只让自己受过什么教育的助手——一般情况下是临时找来的理发师，切割尸体，举起被解剖的器官给学生们看。许多年以后，维萨里嘲笑这样的教授，说他们“坐在高处椅子上像寒鸦一样咯咯地讲着他们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曾高谈阔论过的一本书里这样描绘男性生殖器：

睾丸……由白色柔软的腺性海绵肌肉组成。……精液到达睾丸前，被装在一个小囊里，在这里，它发生了变化，颜色变白……由肌肉构成的阴茎（体）布满神经，外圆内空……里面有两根横向并排的管子，用于两种不同用途。首先，它把精液喷进女阴；为此，它里面布满神经……当男人产生热切的欲望时，中空的构造便可以扩张、勃起到尽可能坚硬的程度。

这篇文章是16世纪欧洲所有医学学校讲授的萨莱尼坦演示课的课文之一，它提到的阴茎属于一头猪。不论是在教会的布道中，还是在欧洲最伟大的知识殿堂内，人的阴茎在解剖构成上都被等同于谷仓周围空地上饲养的动物的阴茎，这有力地说明了在中世纪和现代文明早期这个器官被人为贬低的事实。

维萨里不能接受这种“等同物解剖法”，他开始执着地追



寻解剖学的真理。有一天晚上他在城外散步，看到被丢在尖木桩上的绞刑犯的尸体。维萨里爬上杆子，使劲扯下一只胳膊，把它藏在上衣下走回了家，然后切开它研究里面的构造。随后的两个晚上，维萨里又去了那个地方，把那具尸体搬得一干二净。这个比利时人通过秘密解剖大开眼界：加伦很多关于人体构造的论述都是错误的。维萨里成为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后，很快就把这个发现公之于众。我们非常幸运地读到巴尔达萨尔·黑泽勒目击维萨里工作后的叙述。黑泽勒是德国人，在博洛尼亚学医，1540年维萨里曾经被邀请到那里讲课。在他到来之际，为他准备好了3具死囚尸体，5天后，另一具刚被绞死的犯人尸体又运来了。在博洛尼亚举办的，参加观众数量最多的第17次演示课，课上由维萨里解剖阴茎。

成百上千的学生围拢到站在解剖桌旁的教授的周围，互相推搡着想看得更清楚。黑泽勒写道，维萨里示意他们看“输精管是如何……经过许多弯曲和回旋……连接到睾丸的肌肉腺体上”，还让他们看“连接睾丸的其他导管是把精子输送到阴茎去。”

他逐个向我们演示，特别指出那些输精管是如何卷曲……在睾丸里的。……他把输精管伸展，让我们看它惊人的长度。……最后，他解剖了……阴茎体，他说它与耻骨和骶骨相连。他把导尿管切开让我们看，然后又切开射精管。……他还给我们看阴茎里的，在肛门边缘开始下坠的海绵体管。

一切都演示完后，那个切开的器官被放到桌子上。黑泽勒不愧是他新导师器重的弟子，他写道，“我走上前去，拿起解剖开的阴茎，看到精液痿管非常松软，睾丸摸上去又轻又软。”

1543年8月，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结构》。这本书11英寸宽，16.5英寸长，用高贵的紫色丝绒面装订，全书共计663页。这本书用活字印刷、配以手绘插图，就这一点而言，是当时医书中——或者说是所有书中——最精美的一本。大多数插图据悉都是提香工作室的扬·斯特凡·冯·卡尔卡的作品。从前的解剖学书都在扉页写上，诸如敬献给“饶舌的寒鸦”（维萨里的鄙夷说法）一类的字样，然而《人体结构》的书名页却在中央位置上画着一具尸体。它——身体——才是权威。扉页插图画的是维萨里伸手指点着尸体的内脏让一群求知若渴的学生看。在图上方面画着人体骨骼样子的死神，但是它并不是可怖的手拿大镰刀的死神，它的大镰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棍子，这是被科学驯服的死神：它不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而是解剖家探索人体和真理的通道。

维萨里写道，有关阴茎的真谛就是“这个器官在进行生殖行为时，被赋予了巨大的感受快乐的能力，结果受到鼓舞的男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年幼，愚蠢或是失去理智，都投入到传宗接代的任务里，宛如他们自己是最聪明的人。”这是维萨里对阴茎的功能作出的惟一评论，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它的形式上：“男性有两个被叫做阴囊的皮包裹的睾丸。……产生的精子进入长在睾丸后面的一个像蠕虫一样坚韧的管子，并且像攀缘植物的卷须那样错综复杂地交织着。……”

精液和尿液共同用一根管子，它先略微向下方延伸，然后弯向上方，到达耻骨联合的位置，延伸到阴茎的主体部分下。从耻骨两侧各伸出一根神经和一个内部像真菌的、坚韧的圆形肌腱。……他们连接会合在一起，构成阴茎体；它在将要射精时，可以借助产生的物质勃起、扩张。……在其他时候，它松弛、纤细。

上面的描述用文学标准衡量时，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这恰恰是它不同凡响之处，也是维萨里的伟大成就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人体结构》创作时的历史背景。当时，搜捕女巫运动的指南书籍《巫术之锤》，以华丽堂皇的辞藻宣称，上帝允许魔鬼有更多的力量操纵人们身体诸器官中的阴茎，还用极其华丽的颂词赞扬割去这个该死的器官的人“成为天堂的阉人”。与之相比，语言平实的《人体结构》不落窠臼。它戳穿了宗教的虚夸之辞，它认为阴茎既不神圣也不邪恶，而是符合人性的。维萨里的侧重人体形式而不侧重功能的《人体结构》一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莱奥纳多·达·芬奇曾经计划但是最终未能实现的跨越。

维萨里在《人体结构》中修正了加伦犯的 200 多个错误，同时也重复了一些错误。最惊人的一个错误就是维萨里把女阴描绘成倒置的阴茎状。这幅图出现在《人体结构》第 5 册里，它垂直地画着一个子宫，这个器官的顶部被画成圆形，暗示这里是阴囊的顶端。子宫的其他部分的形状就像男性阴茎体，阴唇部分明显地模仿了沿中线分开的阴茎头。一个现代作家说这幅插图非常“荒唐”。它让我们认识到，思想的复杂变化总是

被特定时期的知识框架促成的。16世纪的医学模式仍旧是被加伦所界定的，他认为所有生物学现象都是由内部热量决定的。加伦写道，男人的热量把他的阴茎从体内推出来，而女人缺少热量，使得她们的性器官内收为阴道。

生物学对于加伦来说蕴涵、传达着大千世界的真理：男人比女人优越。女人是缺少热量、不完美的人，所以她们本来应该长在外部的器官被拦截在体内。对古代希腊人和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男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尺，而阴茎是衡量男人的标尺。它是“标准的操作系统”，不仅可以定义男子气概，还可以像维萨里画的女阴图那样，定义所有人类性行为。100年后出版的最早的英语性手册之一，《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作者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里的一首诗表述了以上这个观点：

我已经调查出了女人们的秘密  
让她们看自己的构造是多么出奇；  
尽管她们属于不同的性别，  
但是她们与我们大体上没有区别；  
因为那些最严格的检查者们，  
发现女人只是把外伸部分收回去的男人。

人们甚至认为女人能够“把应该外伸的部分探出去”。1573年，安布罗谢·帕雷写到一个名叫玛丽的农家女子在追赶一群猪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开始长出来了男性生殖器官”。她和医生以及牧师谈过话后，把名字改成了热尔曼，参加了军队。（玛丽/热尔曼的名气很大，法国传奇式的旅行者和

散文家蒙田<sup>①</sup>在从巴黎到罗马的旅途中去拜访他，他不在家，但是有人告诉蒙田，玛丽/热尔曼还没有结婚，他长着“一大把浓密的胡须”。)

虽然从现代标准衡量维萨里对女阴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他在16世纪对阴茎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从某个方面最终标志着文化取得的重大进步。我们可以从他的另外一幅插图中找到根据。《摘要》是《人体结构》的配套书籍，专为学生解剖实践课设计。在这本书里，有一幅亚当和夏娃的插图。图中两位人物的刻画处理，没有采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1千年来奉为规范的那种表现方式，他们是以裸体、而不是裸露的形式出现的。他们的躯体不是被羞耻控制的、无性的外壳，相反，他们出奇地美丽、优雅，体现了精密的生物工程。夏娃的胸部较小但是坚实而迷人，亚当的躯干宽阔、肌肉发达，这里的亚当和夏娃不是病理学里的人体示例，而是完美的人体形像，当然这种完美是有限的，因为人毕竟不是神。

但是阴茎可以让人“不朽”，这也是这幅画引人注目的原因。画中的亚当没有羞愧地用无花果叶遮盖自己的阴茎，他反而把右手从身体伸开，让阴茎更一目了然。他的阴茎松弛但是不孱弱，它精力充沛、生机勃勃，就像一棵小树从阴毛丛里探出来。它没有让人想起原罪或者把它看成传递原罪的工具，它使人类的存在变得不朽。无法否认的是，即使维萨里没有读过莱奥结多的笔记，他这里表述的是达·芬奇式的真理：世上的

---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研究者，不仅怀疑自己，而且怀疑人类。在16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中主张实行宽容。主要著作有《随笔集》。——编注

第一个人和所有人的祖先亚当，正在“光荣地”展示着自己的阴茎。

## 不可思议的机器

维萨里以后，关于阴茎的解剖研究，开始类似于哥伦布<sup>①</sup>和麦哲伦<sup>②</sup>的新航路发现之旅。当然这些生物学的开拓者们并没有把十字架，而是把他们的名字树立起来。维萨里从未声称发现过哪一块人体部位，但是他的两个最有名的学生加布里埃洛·法洛皮奥和巴尔托洛梅奥·欧斯塔基，可没有老师那么谦逊。后来的研究者也都不客气。今天的医学书里的阴茎解剖图上标注着巴克氏肌膜，库珀氏腺，埃伯内氏网和勒卡斯氏湾——每一个都以“发现”这部位的科学探索者命名。从16世纪以来，解剖学家们像科学挑战宗教那样，用早期的透镜观察人体，向阴茎殖民。他们把这个新世界看成一个机器而不是一个陆块。但是法略皮奥比别人更喜欢从字面上理解“阴茎就像变速杆”这个比喻。他鼓励母亲们用力抚摩她们幼子的阴茎来给它们注入活力——也就是说，让这些器官适于将来扮演繁衍人类的角色。

对教会来说，人体根本就不是什么机器。它是一个神圣的秘密，是神灵般的灵魂和呕吐物、粪便以及最污秽的精液的

---

① 哥伦布：(约1451—1506)意大利航海者。他相信地圆说。1492年率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今天的美洲。——编注

② 麦哲伦：(1470—1521)意大利航海者。1519—1521年率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他穿越的南美南端海峡称为“麦哲伦海峡”，随后进入的南海称为“太平洋”。——编注

家。为了维护自己解释的权威地位，罗马反对那些对人体进行的世俗化的研究。如果说他们能接受科学图式的话，他们只认可强调人体的设计完美的加伦的观点。维萨里在巴黎时期的老师雅各布斯·西尔维乌斯，在《人体结构》出版后攻击他从前的学生，并且用现在看来非常荒谬的方式捍卫加伦。西尔维乌斯写道，如果在16世纪解剖的阴茎不具有加伦所描述的特征，那只能证明，人体由这位永远正确的希腊人在2世纪看到的完美形式变坏了。

维萨里的后继者们努力要抹去对生殖器的不切实际的成见。荷兰人戈瓦尔·比德洛创作了《人体解剖学》，它是继《人体结构》之后最大胆的一本图册。比德洛认为真理虽然是美的，但是不一定是美丽的。1685年，他画了钉在解剖台上的标本，长钉子图中清晰可见；还有一幅插图中，一只爬在尸体上的苍蝇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阴茎那里。比德洛赞美人体未经琢磨的不完美本色，他画的阴茎不是雕刻大师——上帝创作的无瑕作品，而是生活中的原样：既变化无常又不对称；不是精神，更像肉身。

1668年，比德洛的同胞赖尼尔·德·格拉夫对阴茎进行了在当时看来最彻底的研究。身为医生和生理学家的德·格拉夫写了《关于男性生殖器的论述》，很明显，他对自己的工作乐在其中。《论述》一书不仅具有科学的严密，它还是一本毫无矫饰的精彩文献，语言幽默，观察报告富有个人特色，而且



格拉夫

明显地摆脱了宗教的影响（尽管德·格拉夫夫人坚持定期参加天主教宗教仪式）。他记录的异乎寻常的实验令人难忘，其中有一个记录着他用尸体的阳具作了一个永久的勃起物作为教具。“按以下方式准备好阴茎，”德·格拉夫写道。

首先，轻轻地挤出里面的残余血液……然后把一个导管插入海绵物质里，让它接近耻骨。用注水器把阴茎腔里充入一半水，轻轻摇晃。把带有血污的水放出来，再注入清水，重复以上程序直到水彻底变清。……然后用两片软布把神经体里的水轻轻挤出来。最后，给阴茎充气，直到它扩张到正常尺寸……再把它束紧。……你可以随意观察……这样制成的阴茎；它保持性交时的自然状态，它上面的每一样东西都非常清晰、一目了然。

对于阴茎在性交中所起作用的每个细节，德·格拉夫都抱有好奇心。大鼻子真的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可以精确地预示着阴茎的体积吗？他写道，“在解剖尸体时，解剖学家经常看到相反的情况”。有些尸体让他吃惊，“我们有时解剖的尸体的阴茎乍看上去非常小”，他说，“但是当我们（用上面介绍的方法）把它充气后，它膨胀得……惊人地巨大。”

阴茎的尺寸到底有多么重要呢？德·格拉夫说，有时候，它越小越好。他写道，“有些家族的性生活质量非常高。有个同事告诉我，有个出身良好的年轻人娶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处女为妻，他们结婚两年仍然没有孩子，而且妻子后来内分泌紊乱。



这都是因为她丈夫的阴茎过长，使她在性交期间乃至过后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使用一种在相应位置有孔洞的盾形物，就可以缩短她丈夫的阴茎长度，使她免受痛苦，性交从此成为她不再抱怨的一桩乐事。

德·格拉夫在察看动物睾丸时，观察到他自认为是最重大的发现——睾丸不是实心的，里面有无数的小管。他在1668年描述了他看到的情况：

如果有人问……组成睾丸的物质是什么，应该说那里面只是一团微小的导管，也就是小管，是用来混合调制精液的；如果把这些小管理清……并且一根根相连，它们要远远超过20条荷兰鳗鱼的长度。

德·格拉夫把整个阴茎当成一件设计良好的工具来研究。他注意到这个器官没有皮下脂肪，它的皮肤比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薄、松而且更有弹性，这些因素使得身体诸器官中惟有阴茎可以改变形状和硬度。龟头高灵敏度的“触摸感”也获得德·格拉夫的赞誉，因为它发挥着中心神经系统所起的支配作用，使人的“动物本能”传到……或者不传到阴茎。德·格拉夫写道，“象色狼那样总勃起着阴茎是非常不得体的，也会彻底妨碍人的正常活动。”这种理解确实具有先见之明。直到200年后，生物学家才开始记载大脑、脊髓和其他神经系统组成部分的作用，明确了阴茎是以疲软状态来“拒绝履行职责”的。

德·格拉夫像前人一样，正确地描述了血液让阴茎变硬的事实。但是他超出前人的地方是，他认为勃起的关键不是血充入阴茎，而是被留在里面。他的解释——由勃起部位周围的

肌肉收缩造成——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德·格拉夫还错误地认为精囊的作用是储存从睾丸输送来的精液。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误就批评德·格拉夫，因为几百年后使用更为先进工具——德·格拉夫是使用不到的——的泌尿学家仍然认可着那些观点。如果这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活的时间更长些，许多有关阴茎的生物学秘密极有可能被解开。但是赖尼尔·德·格拉夫死于1673年8月17日，据报道，他是在医治病人时死于瘟疫，年仅32岁。

幸运的是，他的研究成果没有随之消逝。荷兰人弗雷德里克·勒伊斯用德·格拉夫发明的注水器和自己独创的秘密注射液探索阴茎的内部结构。勒伊斯用注水器和注射液制作了象蜡一样的身体各器官铸成物，比以往更彻底地揭示了阴茎的内部工作方式。勒伊斯之后，如果再有人说是“气”让阴茎勃起就显得十足的荒唐了。勒伊斯做的解剖开的真实阴茎的蜡制复制品展示了所有的动脉、静脉和毛细管——这个扩张收缩的器官就象是水利工程的一个奇迹。他最终制作了几乎所有内脏器官的模型，在他的实验室里向科学家们展出，后来，又在租来的房子里向游客们展示。在勒伊斯之前，这类塑件主要用于制作假冒的宗教遗物和圣徒们身体部位及骨骼的粗糙的复制品。现在欧洲好奇的君王们，包括购买勒伊斯全部收藏的俄国的彼得大帝<sup>①</sup>在内，毫不羞耻地盯着人体生殖器的复制品。从前人们讳莫如深的阴茎，现在被科学家和沙皇们谈论着；曾经被隐藏的阴茎现在被“光荣地”当作不可思议的机器展览着。

---

<sup>①</sup> 彼得大帝：（1672—1725）即彼得一世。俄国沙皇（1682—1725）。在位期间仿效西方，实行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政治改革，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史称“彼得一世改革”。——编注

当然，如果不是受益于另一位荷兰人的成就，这些展览是不可能得以举办的。在比知识分子和追求新奇刺激的人开始端详勒伊斯的“奇品柜”更早的时候，一个名叫安东尼·冯·列文虎克的自学成才的人，已经在呆望着自己奇品柜了。他在家乡代尔夫特与德·格拉夫以及画家弗米尔为邻，在那儿看过那些精彩的展



列文虎克

览后，他开始以制作显微镜为嗜好。他制成的欧洲最高效的显微仪器，让除了他本人外的所有人都吃惊不已：他中途退学，售卖绒布织品的同时还担任代尔夫特市政厅的兼职看门人。在17世纪初最精确的透镜也只能把一颗豆子放大到核桃般大小，然而有些列文虎克做的显微镜可以把物体放大250倍，这无疑惊人的伟绩。1673年4月26日，德·格拉夫向当时世界知名的科学协会——伦敦皇家学会介绍了这些先进的显微仪器，包括伊萨克·牛顿<sup>①</sup>和威廉·哈维<sup>②</sup>在内的学会成员对列文虎

---

① 伊萨克·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创立了奠定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在天文学方面，创制了反射望远镜；在数学方面，提出了“流数法”，也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在哲学思想上是自发的唯物论者。——编注

② 威廉·哈维：(1578—1657)英国医生。实验生理学的先驱。根据长期的观察和实验，发现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系统，为近代生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和论文《论动物的生殖》。——编注

克利用这些仪器看到的景象感到由衷地好奇。(不幸的是,德·格拉夫本人从没能使用这些仪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因为4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1675年,列文虎克从在金属盆里存放了几天的雨水中取出一滴,检查时发现了细菌的存在。但是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另一个划时代的发现,这个突破把阴茎置于人类提出的3个最重大最古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是谁?我们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是怎样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那个事件发生在1677年,这一年,列文虎克报道了他对精子的发现。

“我这里描述的东西不是靠什么不法手段获得的,”他在给学会的信中写道。“我对我们夫妇房事中大自然给我的额外赐予进行了观察。”列文虎克首先明确他不是长期手淫者,然后复述了在他制作的显微镜下,在自己精液里看见的东西。他把它们叫做“微动物”。

“我认为成千上万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充其量不过相当于一粒沙子”,他写道。“它们的身体圆形的,但是前部是钝形的,后面尖细,还带着一条细长的尾巴。……它们动起来尾巴就像蛇一样摆动,好像鳗鱼在水里游泳。”

## 最神秘的人类产物

生长在20世纪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突破的巨大意义。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微生物的存在,接受了细胞生物学,具有了即使无生命物质也由上万亿肉眼看不到的颗粒组成的概念。但是在列文虎克之前的时代,人们并不明了所有这些知识。列

文虎克目睹到的东西揭示了一个前人从未看到过的世界。<sup>①</sup>这个观察结果改变了一切：人对自身的认识，对他与上帝，自然，繁殖，性行为，当然还有他对阴茎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这一切改变都源于列文虎克发现的微生物的新世界（那些生命周期倏忽短暂的小“鳗鱼”真是生不逢时），那里面有最神秘的人类产物：精子。

但是列文虎克最神秘的发现还在后面。在微生物即精子最厚的部位，他看到了：

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导管，它们式样不一、数量繁多，我能肯定它们就是神经、动脉和静脉。……看了它们以后，我确信，发育成熟的人体内，都有类似于分布在精子里的导管。

因为持有上述最后一句话所论述的观点，列文虎克把自己以及阴茎置于一场科学、哲学和宗教辩论的旋涡中心，这场有关“预成论”的辩论在下一个世纪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历史学家彼得·J·鲍勒给“预成论”下了定义，“这种理论认为，新一代有机体是由自宇宙出现之日就存在并贮藏在上一代体内的微小模型扩张而得到的。”反对“预成论”阵营的

---

<sup>①</sup> 有人认为精子最先是由一个荷兰医学院学生约翰·哈姆看到的，他要比列文虎克早几个月。历史学家爱德华·G·鲁斯托写道，哈姆把一份受淋病双球菌感染的排除物样本（不是他自己的）拿到代尔夫特，用列文虎克的显微镜研究，哈姆已经观察到样本里“带尾巴的小动物”了。（有可能那份淋病双球菌样本里有精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列文虎克是第一个报道精子的存在的科学家。——译注

领袖威廉·哈维是第一个正确描述血液循环的科学家。他认为生长是渐成发育的结果,也就是胚胎由最初的单一构造,受精卵,发育的过程。

现在“预成说”听起来非常荒唐,但是它对于许多参与科学革命的博物学家来说,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因为毕竟他们所处的年代要早于奥斯卡·赫特维希 200 年。赫特维希于 1875 年宣布,受精实质上是精子和卵子细胞核的结合。这一科学事实在 1879 年首次被赫尔曼·福尔观察到,他使用的显微镜的性能远远超过了列文虎克在代尔夫特的家庭车间里制作的所有显微镜。没有先进技术的帮助,繁殖对于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都是神秘的现象。预成论吸引支持者之处在于,它解释了繁殖现象,但是没有触动机械论解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它又与德卡尔认为无限可分的自然世界是由上帝创造但是不受其干预的观点一致。这些观点处于 17 和 18 世纪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最前沿。列文虎克看到的导管为预成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他还支持预成论阵营内部争论中的一派,这场争论对人类是预先形成的说法没有异议,但是在形成的地点上发生了分歧。“卵源学派”认为是在卵子中;“精源学派”则看好精子。列文虎克旗帜鲜明地支持后者。

精液本身可以产生生命,或者至少可以传递男子气概,这个理论成为希腊盛行的鸡奸行为的哲学依据。在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精子的力量的确让人感到敬畏。16 世纪瑞士-德国的炼丹术士和医生特奥夫拉斯图斯·邦巴斯·冯·霍恩海姆,也就是更为人熟知的帕拉切尔苏斯,声称曾经目睹过器官的最终转变。他写道,“把一个人的精液放在

用葫芦做的杯子里。”

把它封起来放在马粪里40天，或者再长一些，直到它开始复苏，动弹，翻搅。……过后，它会变成一个人形，当然是透明的，没有躯体。再往后，如果每天以……人血滋润它，并且把它存放在恒温的马粪里40个星期，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婴儿，具有女人生育的婴儿的全部器官。

据传说，将死的帕拉切尔苏斯让人把他的阴茎切碎，埋入血淋淋的粪肥里，计划使自己几个月后死而复生为强健的年轻人。但是不幸的是，他笨手笨脚的仆人过早的打开了埋藏物，结果只发现一堆尘土。<sup>①</sup>

列文虎克从来没有走过那样的极端。他解剖了动物的睾丸，观察到里面有更多的微动物，他做出正确的结论，精子是在睾丸里产生的。这个发现也标志着科学的进步。关于精子的来源，古代文明曾经提出了许多理论。苏美尔人说它来自骨骼；埃及人说是脊柱；印度人说是食物。有些希腊人认定是来自血液，有些则认为是从大脑或者脊髓中来的。西欧人对这个问题也同样看法不一。根据显微镜下对睾丸的研究和对自己精液的持续观察，列文虎克还确信，哺乳动物的卵巢是没用的摆设，女性惟一的功能就是接受和营养男性精子，因为那里而包含着已经被全面预制的了的未来的人。

---

<sup>①</sup> 帕拉切尔苏斯确实很古怪。但是他在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认为，疾病的起因不是身体内的“体液”失调，而是由外界原因引起。这个革命性的理论对现代医药学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译注

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时，就有这种看法，认定人作为父母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男性机能——男人是艺术家，女人只是材料。艺术家用来创作艺术品的工具，当然就是他的阴茎。是精子惊人的能动性让列文虎克确信了男性在繁殖中的主宰地位。运动意味着动物富有生命，而有生命的动物就必须具备复杂的结构和灵魂，列文虎克认为，至少人类精子是这样的。1685年，列文虎克宣称在每个精子里都有可能存在一个预制好的人。他从未宣布看见过这样的“人”。事实上，他支持辩论的一方精源派的首要证据，他提到的那些“导管”，也很难再次看到。但是还有些人虽然用着功能低劣的显微镜，想象力却异常丰富，他们肆无忌惮地宣布着自己的发现。

在17世纪末，两个科学家发表了他们“观察到”的预制人的图画。尼古拉斯·哈尔措克画的精子就象长着尾巴的热气球，里而坐着一个裸体小人，头向前探，膝盖靠向胸，双手在腿部抱紧。几年后，弗朗索瓦·德·普朗塔德画了几个精子细胞，每一个里面都站着一个小人，双手在前面交叉，头罩在兜帽里。18世纪中期，高铁尔·德阿戈特画了一个精子里的小婴孩，它长着巨大的光秃的脑袋，活象今天超市小报上印的外星人。

这种谎称看到了小人(homunculi)的说法，显然损害了精源学说证据的可信性。但是导致这个理论被废弃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预制人未能被从包裹它们的精子中“唤醒”，以至于死在子宫里。而且技术的进步表明，人的成长是渐成发育的结果，这个学说是首先由威廉·哈维在1651年提出的。



人们很容易把精源说斥为思想史上离奇古怪之说，把它与认为地球是平面的的谬论等同起来。这种浅显易得的结论会让人忽略更深层次的思考。尽管精源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但是它表现了人们为了理解阴茎的能力与效用，潜能的机制，以及人与上帝、自然和这个不断提出此类问题的神秘的器官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认真探索。精源论提供的答案，虽然从科学角度看非常短命，但是它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即使它未能解释繁殖现象，却也成功地改变了辩论中使用的术语。奥古斯丁教导说，原罪通过性交时射出的精液代代相传。这个思想统治着中世纪的世界，比其它教义更加严重地妖魔化了阴茎。它改变了精液的本性，把它从产生生命的生物学物质转变为将人罚入地狱的神学工具：抓住阴茎就是在和魔鬼握手；把精子射入女人体内就是让人类的堕落状态永世相传。人与他阳具的关系就是与恶魔的伙伴关系，所以人只有两种出路：贞洁和死亡。

但是从列文虎克发现精子到福尔观察到受精现象之间的200年间，精液走出了神学王国，进入了生物学的范畴。它再也不是奥古斯丁式的死亡之源，而是人类繁殖的无瑕工具。它就象整个人体一样，被世俗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跨越，是由一位天主教神甫发起的。1769年，即在列文虎克首次发现微动物后大约一百年，一个名叫拉扎罗·斯帕兰扎尼的帕维亚大学博物学家，批评了科学机构在有关微动物生物作用的研究上裹足不前。斯帕兰扎尼要致力于“关注这些小动物……并且调查……它们内部所遵循的规律”。斯帕兰扎尼经过潜心研究，成为第一个证实受

精不能缺少精子参予的科学家。他通过观察几组繁殖中的青蛙得到了这个结论。几乎所有青蛙都用体外繁殖方式：雌蛙射出成千上万个卵子，雄蛙给它们喷上精液。斯帕兰扎尼让每一组的青蛙自行其事，惟有一组青蛙除外，他给那组雄蛙穿上了“塔夫绸紧身裤”。

他在《有关某些动物繁殖的论文》中写道，“给它们穿裤子的想法可能显得怪诞荒唐，但是我不以为然。我决心把它付诸实践”。

那些雄蛙虽然受到裤子的羁绊，但是还同样热切地寻找雌蛙，而且一如既往地履行繁殖的义务；但是没有被裤子上见到的那些滴状精液浸润，……那些（雌蛙产的）卵永远也不能孵化。

斯帕兰扎尼报告说，那些卵只有与精液接触才能产生新的生命。在这以前，人们说精液对繁殖过程只有精神上的参与，没有物质上的贡献。现在相反的事实被实验证实。这个观察结果极大地并且不可逆转地解放了人的思想。阴茎以及人与它的关系，已经从超自然领域转移到自然领域。

## 阉人歌手

但是就在斯帕兰扎尼神甫演示阴茎的最重要产品的自然特性之时，离他实验室不远的地方，有人对阴茎施加着不自然的行为。历史学家估计，在18世纪每年都有5000名欧洲少年不能再使用、甚至失去睾丸，大多是在意大利。这样做并不是

像发生在东方几百英里奥斯曼帝国<sup>①</sup>的那样，要把他们变成妓院的性奴隶（常常是非洲黑人），也不是像有史以来作为对战场上的敌人和奸夫进行的惩罚。相反，在18世纪的欧洲，这样做是为了让那些被阉割的男孩子有可能日后过上他们梦想不到的富有的名人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他们父母的梦想，是他们允许孩子接受这种手术。）这些男孩子被阉割了，他们中的最幸运者成为阉人歌手，也就是演唱当时最伟大的大众艺术形式，意大利歌剧唱段的专业歌手。

但是产生阉人歌手的最初原因，与宗教有关。复杂的多声部乐谱中的许多段落是为更高的音域谱写的，所以天主教合唱班的教师试着让男孩和成年假声歌唱者担任独唱和合唱歌手。（教皇命令禁止让女性在教堂当众演唱。）但是假嗓子的声音终究不能让人满意，而且男孩子唱起来还是像男孩子的声音。除非……。

当然，那时没有人明白为什么阉割能“凝固”男孩子的声音。也没人意识到睾丸激素或其它荷尔蒙的存在，不懂得它们可以在青春时期扩张喉和咽，而没有那些荷尔蒙作用时就不扩张，也就产生了女高音声域。然而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阉人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他们特殊的声音，是人所共闻的。教会法规特别禁止截断或者毁坏身体的任何部位，除非是为了拯救生命。但是教会容忍阉人歌手的存在，因为他们创造的音乐是为了颂扬上帝。

---

<sup>①</sup> 奥斯曼帝国：(1299—1922)亦称为奥托曼帝国。奥斯曼土尔其人建立的军事封建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疆域最大时跨欧、亚、非三洲。1919年国内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922年国民政府废黜苏丹默罕默德六世，帝国告终。——编注

这种手术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但是随着阉人歌手变得越来越出名，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阉割者也越来越多。根据佛罗伦萨奥斯佩达新圣马利亚医院（达·芬奇曾经在此解剖尸体）的记录，在18世纪早期，这里曾经为此目的专门设了八张床位。马埃斯特罗·代·卡斯特拉蒂和安东尼奥·圣雷利就参与了那些费用最高昂的手术。这不是说所有的阉割者都做手术，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睾丸砸碎而已。不管用哪种方式，都谈不上是大手术。历史学家约翰·罗塞利援引了一份1687年订立的合同，上面规定了“13天”的正式康复期。这类合同一般在男孩家长和歌唱教师之间签定，由后者付手术费。然后，男孩就接受教师的指导，作他的学徒。

1589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sup>①</sup>发给包括4名阉人在内的圣彼得合唱班一头公牛。到1640年，阉人歌手在意大利所有重要的教堂合唱班占据了光荣的位置。他们奇怪地绕行了莱奥纳多·达·芬奇一个半世纪前指定的路线。那位无与伦比的天才、业余的泌尿学专家，在他著名的笔记本中鼓励男人们“光荣地”展示他们的阴茎。现在那些去掉阴茎关键部分的男人们“光荣地”工作在欧洲一些最伟大的教堂里，包括教皇进行宗教崇拜的私人教堂，西斯廷教堂<sup>②</sup>在内。

---

① 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1520—1590)意大利籍教皇(1585—1590)在位。原名佩雷蒂，是方济各会会士。他的重大成就在于整顿教廷中央机构。一般认为他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肇始人之一。——编注

② 西斯廷教堂：凡蒂冈宫的教皇礼拜堂。侧墙上的壁画作于1481—1483年。在重大的礼仪性场合，侧墙的下面部分用描绘《圣经》故事和使徒行传的一系列挂毯遮蔽。这些挂毯是拉斐尔设计的。礼拜堂最伟大的杰作是米开朗基罗的拱顶画和祭坛后西墙上的壁画《最后的审判》。——编注

另外一些阉人歌手在世俗化的教堂里工作。“历史学家 J·S·詹金斯写道,在 18 世纪鼎盛时期的歌剧唱段,“情节程式化,故事有关传奇人物和神明,特别适合利用阉人声音中的假嗓,甚至男性的英雄形象的角色也不例外。”对阉人歌手的需求和欣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中最有成就的成了文化偶像和流行明星,他们的重要地位如同今天的卢恰诺·帕瓦罗蒂和普拉奇多·多明戈,甚至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意大利阉人歌手乔瓦尼·曼佐利在伦敦举办了歌剧演唱期。根据詹金斯记载,他的出场费是 1500 基尼,进行一场义演费用还要另外再加 1000 基尼。这笔酬金,以今天的标准衡量都不算差,在 1764 年,更是个不小的数目。

毫无疑问,他们中最著名的是卡洛·布罗斯基,艺名是法里内利。布罗斯基在 7 岁时被阉割,8 年后在那布勒斯首次登台演唱。他无与伦比的声音可以跨越 3 个八度,他肺活量大到可以把一个音符唱满 60 秒钟而不用停顿。1734 年,他在伦敦首演,乐队的成员被他的歌喉迷倒以至于忘了演奏。在他演唱时,有个英国妇女叫着,“上帝独一无二,法里内利独一无二!”大概艺术家会觉得她的赞美干扰了演唱,但是,这声喝彩无疑比他在意大利经常听到的歌剧爱好者的喝彩:“刀子万岁!”,更甜美。

女性崇拜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经济资助只是其中一部分。虽然他们的睾丸不存在或者不配合,让他们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是阉人歌手们仍然可以功能性地勃起,就象帝国时代罗马贵族的百无聊赖的妻妾们(诗人尤维纳利斯曾经嘲笑过她们)所宠爱的年轻英俊的阉人奴隶一样。很多 17 和 18 世纪的妇女投入她们时代的摇滚明星,阉人歌手们的怀抱,很多

阉人歌手对此也欣然接受。与法里内利同时代的朱斯托·费迪南多·滕杜斯就制造了一桩国际丑闻。他与盎格鲁—爱尔兰女子多拉·曼塞尔私奔了，女方的父亲请警察拘捕女儿的“引诱者”。这对恋人很快被抓住，但是曼塞尔先生消了气，撤销了起诉。几年后，当时最著名的引诱者、身体完美的贾科莫·卡萨诺瓦在欧洲大陆上遇到了滕杜斯夫妇。卡萨诺瓦在《我的生平》中写到，让他大吃一惊的是，这对夫妇带着两个小孩子旅游。困惑的卡萨诺瓦问这是怎么回事，滕杜斯回答说他生来有3个睾丸，医生割去了两个，留下一个可以生育。很明显，滕杜斯的创造才能，或者具体说，杜撰编造的才能不仅仅表现在歌剧舞台上。

缠恋阉人歌手的狂热最终逐渐消逝了。对此趋势，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sup>①</sup>肯定要欢呼叫好，他曾经对“残忍出卖儿子睾丸的野蛮父母”大加讽刺。他写道，“端庄仁慈的声音高声叫喊着反对这个恐怖的习俗”，因为它与“保持人类延续”的宗旨背道而驰。如果把阉人歌手的衰减归功于卢梭，他肯定会激动不已。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拿破仑1796年入侵意大利才是首要原因，它扰乱了意大利音乐学院的歌剧训练。不管是何种原因，到19世纪中期，对于这种奇怪但是有天资的人，人们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歌剧作家谱写着最精彩的男高音唱段，男歌

---

<sup>①</sup> 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教育家、启蒙思想家。在哲学上持自然神论观；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制国家。其政治思想对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有重大影响；在教育上提倡自然教育；在文学上，发展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代表作有《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编注

手可以达到理想的音色,不需借助医学手段。乔瓦尼·韦卢蒂是最后一个歌剧阉人歌手,死于1861年。但是还有些阉人歌手继续在西斯廷教堂演唱,直到1902年。最后一个在那儿演唱的阉人歌手叫亚力山德罗·莫雷斯基,他死于1922年,时年64岁,可以推算出他大概是在1865年被阉割的。1902年,他成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录制唱片的阉人歌手。随后2年,他又灌制了10盘录音,每一盘上,都标着他的演唱身份:西斯廷教堂合唱班女高音。

### 身体的“精粹”

在阉人歌手当红的年代,功能健全的阴茎可以派上自然的和不自然的用场。同性恋之成为社会问题、甚至对它的赞赏,都还是多年以后的事,因而文化的批评矛头对准的是涉及男人和他阴茎的另外一种行为。这种同人类一样古老的做法,长久以来受到教会的诋毁。但是它在18世纪遭到的持久谴责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此时对它批评的理论基础与人的健康相关,而与宗教无涉。这种行为就是手淫。

文艺复兴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人们对说教文章的热情接纳。人们充满激情参与辩论的一本书是《手淫:或关于自渎带来的疾病的论文》,作者是塞缪尔-奥古斯特·蒂索医生,发表于1758年。(事实上圣经里提到的 *sin of onan* 是交媾中断,这本书的标题标志着蒂索留下了持久的文化遗产:直到今天, *onanism* 还是 *masturbation* 的同义词“手淫”。)蒂索运用他在瑞士行医时的案例,说出了人们的忌讳。他证实了孩子存在的性行为,建议用医学手段予以控制。他写道,自渎可引起下列后

果,消化和呼吸器官衰弱、不育、风湿病、肿瘤、淋病、持久性勃起、神经系统彻底衰退、直到失明和丧失理智。蒂索说,他有一个病人因为手淫耗干了大脑,可以听到他头颅里像干核桃一样当啷当啷地响。

蒂索写道,产生这些可怕后果的原因在于,手淫造成精液的不正常损失。他声称,损失一盎司精液,相当于丢失 40 盎司血液。手淫产生的亢奋情欲尤其有害,因为自读者依赖对他爱慕对象的狂想,使大脑过度加热,蒂索警告到,这样的后果非常不妙。他有一个病人不像活物,更像死尸。他鼻子里留出水一样的,发白的血,口水不断从口中流出。因为患了腹泻,他把排泄物毫无意识地拉在床上。他的精液不断流出来。……很难想象他曾是人类的一员。

《手淫》不是第一本描绘手淫恶果的小册子,但是它却是最重要的一本。它的作者不是江湖医生或者宗教狂人。蒂索曾经写过颇受好评的论文,论述天花、癩痢和瘟疫等病(他甚至成了教皇咨询这些病的私人顾问)。他的两位密友,作家让-雅克·卢梭和丹尼斯·狄德罗<sup>①</sup>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两根支柱,他们也同意蒂索的观点。狄德罗编的《百科全书》里有两个关于手淫的词条。第一次出现在 pollution 条目下,pollution 这个词直到 20 世纪才让人联想到被石油,粪便,或者用过的皮下注射器针头弄脏了的海岸线。而在理性时代,这个词的意思

---

<sup>①</sup> 丹尼斯·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作家、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主编。提出了“异质分子说”,即认为物质的最小微粒(分子)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产生了物质的多样性。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开创了近代文艺批评的先河。代表作有《哲学思想录》,《对自然的解释》,《修女》等。——编注



是“婚姻职能之外的精液渗出”，或者是“一种不故意射精的疾病”。《百科全书》里的manustupration(手的亵渎行为)这个词条，更加详细地描述了故意的、自我刺激产生的射精和它引起的骇人的医学后果。



卢梭

卢梭的《忏悔录》大概是世俗的西方真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自传，他在书中写道初次认识手淫时“令人恶心”的经历，和他以往手淫前的无法自控。卢梭年轻时从瑞士移居到了意大利，在一所修道院作慕道友。他在教堂里受到一个神甫的骚扰，那个神甫在他面前自渎。卢梭写道，“我看见喷射向烟囱的东西，随后落到地面上。我不知道那些让我作呕的粘稠的白色东西是什么。”

年轻的卢梭很快就熟知那粘稠的白东西是什么了，而且也熟知怎么去制造它们。在《忏悔录》里，卢梭描写了他不知疲倦、满怀羞愧地“损害着自然赋予我的健康体质。”这种堕落变得极其难以抗拒，其原因都在他的室友，一个美丽女子的身上

她的形象被我在心底爱抚着，我整天不断地回味她的样子；到了晚上，那些让我想起她的东西包围着我。……多么刺激呀！能想象到这一切的读者肯定会认为我半死不活了。

在《爱弥儿》里，卢梭谴责了手淫是现代文明教给儿童的罪恶行为。蒂索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个日内瓦人是我心中的英雄。”这种景仰是相互的。卢梭在医疗方面向蒂索征求意见，还把他的服务和作品向很多知名朋友推荐。

有著名的卢梭帮助，《手淫》不仅找到了读者而且一直吸引着大众，它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被译成了几种文字出版发行。但是《手淫》不仅仅是一部出人意料的国际畅销书，蒂索冗长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思想史赢得牢固的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它以对精液的新理解重新构筑了人与自身阳具的关系。在中世纪，精液是邪恶的；教会教导说魔鬼事实上是由这种物质形成的。在列文虎克和斯帕兰扎尼之后的年代，它变成传宗接代的机械工具。现在，蒂索之后的人们把精液提升为对健康和社会生产力至关重要的物质。这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体形象。人的身体不再仅仅是台机器，现在它还变成了银行。任何不必要地抽取资金——精液的做法都是极不明智的。

这标志着精液的文化内涵从邪恶之物向珍品的转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转变重新确立了人与阴茎间的一种古老关系。这个器官再一次变得危险了，人和它的联系也成了一种冒险。对奥古斯丁来说，精液通过传递原罪而诅咒全人类。对蒂索来说，它的喷发危及了人类的健康，而人们本来是应该保存身体的“精粹”的。这两种观点都认为阴茎是身体中最危险的部分，这一点曾经从宗教角度被阐发，现在，它又被以科学的名义提了出来。

为了控制自渎，蒂索建议饮用奎宁，洗冷水浴，练习做到“心无杂念”。其他人则使用了更严酷的治疗方法。德国作家S·G·福格耳建议使用现代改良的“阴茎扣锁术”，它是由古希

腊人发明的办法，就是把包皮向前拉展后，缝住，系紧或者用回形针扣合。（福格尔用铁环把它合箍住。）有些医生用约束衣或者手套来阻止病人手淫。还有些医生使用冰袋或者冷水灌肠法，有些把阴茎装在铁笼子里，带刺的环中或者石膏模里。

有些行医者用水蛭吸出病人阴茎里的“充血”，或者把电极塞进尿道里。很快地，令人尊敬的医生们就用酸性物质把阴茎体弄得起了泡，让它的皮肤弄得轻微感染，或者把长针穿进前列腺。根据对一本记载医学文献的书目的统计，18和19世纪的医生们推荐的治疗方法中有半数以上采用这类激烈的方式。

这些医生自信地认为他们正在把病人从自渎中拯救出来。男孩子不加约束时，很容易可怕地重蹈法国牧童加布里埃·加利安的覆辙。1792年，外科医生弗朗索瓦·肖帕尔描述了加利安的案例。据他讲，加利15岁时成了强迫性手淫者。随着时间推移，普通的刺激再也不能把他带到高潮状态，加利安就开始用长长的木刺搔动尿道。他的工作允许他有僻静的场所和充裕的时间来完善这个方法。但是加利安最终对这个新技术也麻木了，结果他就用刀子在阴茎下方切开一个长口子，想把尿道开得更宽。肖帕尔写道，这道割痕起初很浅，其他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伤口疼痛难忍，但是它却为加利安带来了快感，让他痛痛快快地射精。……他受肉欲的驱使，如此这般体验了大概上千次，最后把自己的阴茎切成了两等份。<sup>①</sup>

---

<sup>①</sup> 加利安的做法并没有随之消逝。1988年，《泌尿学》上登载了一篇题目为《向泌尿系统插入异物的少年们》的文章，报道了把缝衣针、大头针、铜电线、铅笔和玻璃温度计插进自己尿道的病人，有的甚至把异物留在里面几个月。——译注

但是即使在手淫问题最严重时，一些医生也明白加利安的做法只是个别现象。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亨特呼吁用常识来看待这类事情。他发问道，如果手淫真的这样不健康，又真的有那么多年年轻人乐于此道，那为什么世界上的病人仍然和从前一样多呢？1836年，法国外科医生克洛·弗朗索瓦·拉勒芒肯定地说病人确实增多了，或者至少被诊断有病的人增多了。拉勒芒以此为王牌压过了蒂索。他写道，手淫的的确确是不健康的，即使是无意识的丢失精液（他把这叫做遗精）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分泌紊乱的人，极有可能是长期手淫者，他们完全丧失了控制精液流动的能力，因而变得射精孱弱无力，最终发展为性无能。

遗精很快变成了诊治时尚，成了治疗业企业家们的赢利项目。T·H·米尼埃医生发明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治疗仪器。这个骇人的米尼埃警报器就像另一个法国医生吉约坦发明的袖珍版，薄薄的，可以通电，大约四平方英寸大小，中间有一个洞，洞中有个像小型的吉约坦式叶片一样的浮筒。把这个机巧物放在病人阴茎周围，阴茎变粗时，把浮筒向上推起，挤出两个金属毛刺扎进皮肤并且合上了电路，连接了的电路就电击“病”人的器官。

## 新兴的“科学”

对这门新兴的“精液科学”高度重视的国家是美国。手淫恐惧症和对遗精理论的信奉，与这个基于重商主义，重视利用机器，厌恶女人的心理，相信任何事物都可以衡量或者改进得更高的年轻文化，在情感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世俗化了的

宗教,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积极投资进行奖励并对愚蠢消费进行处罚的做法,被泛化到对性问题的认识上。当时关于所有射出精液的一个常用语是“被耗费的”东西,因为手淫没有回报,所以被谴责为浪费,许许多多的美国畅销书宣扬这种观念,其中有些书要早于拉勒芒理论产生的时间。1834年,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撰写了《致青年人有关贞操的一封信》。1年后,牧师约翰·托德创作了《学生手册》,形容手淫者是在自己船上凿洞,于是从此开始泄漏自我价值,直到最后沉沦。很多这类书籍引用伟人无性的生活为论据,艾萨克·牛顿被认为“从来没有失去一滴精液”,甚至就连被人们视为放纵的法国人也认识到保存精液的意义。下面这段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和他的密友泰奥菲勒·戈蒂埃之间的对话(由后者透露给世人)可以为证。

“发生什么事情了?”戈蒂埃问。

“事情很严重,”巴尔扎克<sup>①</sup>说。“法国文学史上的又一部杰作失去了!”

“你是什么意思?”戈蒂埃喊道。

“昨天晚上我遗精了,”巴尔扎克回答,“今后2周我再不能构思出一个好故事了。”

---

<sup>①</sup>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1829年以历史小说《舒安党人》开始蜚声文坛。长篇小说《人间喜剧》反映了19世纪法国社会历史的各方面,为世界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其中著名作品有《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编注

美国人已经接受了人体是台机器的思想，他们现在时刻担心这部机器运转过热。格雷厄姆和另一位独身的企业家约翰·凯洛格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监控发动机的燃料，只有让它平淡无味，才能使人体热量低于危险水平。凯洛格的玉米片和格雷厄姆的薄脆饼干都是为了控制性欲和手淫设计的（尽管这个目的并不广为人知）。不仅仅只有凯洛格和格雷厄姆把食物与性行为联系起来，W·F·摩根医生也在《纽约医学时报》上指出，吃西瓜会使阴茎不自然地兴奋起来，他写道，“我们的有色人种教友完全认可这个事实。”

身体如机器这个比喻让美国医生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修改机器的原始设计，消除手淫恶习。割礼在美国并不是闻所未闻之事；犹太少数民族在美国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他们按照《旧约》的要求，给男性婴儿在出生后第八天割去包皮。但是自从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非犹太人医生也开始向人们推荐并且在医院或诊所施行所谓的“卫生的割礼手术”，他们把这作为预防小儿自渎的一种办法。

1875年，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发表他那“震动”世界的文章《婴儿的性》——他的《性论三篇》中的一篇之前30年，J·P·韦伯斯特在向俄亥俄儿科学会提出的报告中就提到，“2岁以下的儿童可能并且常常会沾染上手淫的习惯。”韦伯斯特医生描写了他的一个自渎的小病人，“身量很小，面带怒容，显得疲惫、臃肿，神经紧张又暴躁，吃饭、睡觉都不好，”这一切都“起因于他包皮的状态。”（韦伯斯特说的“状态”是指仍然还保留着包皮这种状态。）因为很难把幼童的行为指责为不道德，所以这篇报告暗示着手淫不属于性格缺陷，而是病人对身体构造不当这个生理问题的自然反应，既然如此，就完全可以用外科手术来矫正。

1896年的一部畅销书《婴儿大观》告诉美国母亲，“在大多数情况下，”给男童割去包皮是“明智的决定”，它还特别建议要预防孩子染上“手淫的坏习惯”。1902年，纽约内外科学院的教授L·埃米特·霍尔特提出了相同的告诫。他对同事说，长着包皮“几乎算不上是错误构造”，但是这种构造“需要人们关注每一个男童，”以免他们染上“阴茎异常勃起、手淫，……和儿童期易得的大多数功能性神经疾病。”

最初，在中上层人家，大多数割包皮手术都不给男婴，而是给男童施行。据历史学家大卫L·戈拉埃尔讲，割过包皮的阴茎很快就成为地位的标识，它可以证明这个阴茎的所有者是美国社会精英的一分子。（尽管欧洲人比其他人更惧怕手淫，但是他们从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结果，割包皮在犹太群体外并没有得到推广。）在美国，做这种手术要首先注射可卡因来麻醉阴茎，然后，用刀片或者特制的剪刀去掉包皮。医生们把割包皮称做“无痛小手术”，就象戈拉埃尔医生讲的那样，它好象是“在给别人做手术”。1891年，G·W·奥韦奥医生宣称，他给6岁的小病人注射可卡因后，在他割包皮的同时，男孩子“正和他母亲讨论自己希望在圣诞节得到的玩具。”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男孩都那么幸运。J·亨利·西梅斯医生在1890年写了《割礼》，称赞这种手术“无疑具有重要的预防作用”，但是，他也承认曾经有几次见过笨拙的医生把小孩的阴茎头切去了一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手术变得更安全了，它所包含的等级色彩也淡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成了美国最普通的外科手术，医生们在新生儿出生不久，不用给注射可卡因就为它们切去包皮。到今天，仍是如此，尽管人们尚无确凿证据证明割包皮可以预防手淫，或者由手淫引起的常见疾

病。（这正是美国日益壮大的反割礼运动的理由之一，反割礼人士希望废除给新生儿行割礼的传统做法。）

当医疗部门刚刚开始盛行卫生的割包皮手术时，很多美国人因为年纪太大，或者胆子太小，不想去做。但是医疗机构不想把他们再从治疗者的队伍中漏掉，他们认为这些人中有很多正经受着遗精的折磨。（法国人拉勒芒于1836年首次把无意识丢失精液诊断为疾病。）霍默·博斯特威克医生写了《关于精液疾病，性无能和其它类似疾病的原理和治疗的论文》，旨在指导他的美国遗精专家同行。一个半世纪后，再读此文，发现它讲述的是一个运用医学不当疗法的可怕故事。在书中，博斯特威克要求他的病人用日志记录自己射精的状况。下面是压缩过的内容：

12月21日：兴奋——流出少量、粘稠、无色的东西。只有几滴。

1月9日：见了X小姐，一小时后勃起；发生性关系；没射精。

1月14日：感觉很糟；X小姐坐在我腿上，使我勃起，但是不坚挺，很快变软；像以往一样漏出几滴；喝了白兰地。

1月30日：感觉一般；见到了X小姐；半勃起，又消退了；使自己兴奋勃起；努力；射精；看上去又多又浓；感觉很快活。

2月5日：没有勃起；阴茎只是一点点，蔫了；1小时后试着让自己兴奋；没成功。我现在害怕自己没有精液了。

2月8日：醒来时，发现一大片坚硬的精液污渍；感谢上帝我还没有完全干涸；但是器官显得很小时；我想自己的2个睾丸正在收缩。

很明显，博斯特威克的病人感觉很抑郁。由于他与治疗者



之间的误会，病人希望射精，而他的医生希望阻止他射精，结果病人的抑郁加重了。博斯特威克为了达到治疗目的，把一个叫做“探条”的长长的金属设备插进病人的阴茎孔，以便扩张和研究阴茎孔并对它进行药物治疗。常用的药是硫酸或者硝酸银，这些化学品大概更适宜用来洗相片，博斯特威克的目的是用它们烧灼尿道的摄护腺部分，毫无疑问，他达到了目的。博斯特威克在一次治疗后，从他病人的阴茎上取走那根长针，看见阴茎滴着鲜血和脓。就在他把阴茎擦拭干净时，他的病人晕了过去，跌倒在地上，头碰在火炉前的铁护栏上。博斯特威克等病人恢复知觉后，又把那根长针放到他的阴茎里约15分钟。

疼痛并不是治疗遗精的惟一副产品。厌恶女人的思想还渗透在这门新兴科学中。如果说男人必须保存精液，但是女人又诱发它，那么女人就是危险的。这个警告是由一本恰当地取名为《婚姻的罪过》的书发出的。它写于1870年，作者奥古斯塔斯·K·加德纳医生是美国最早的一批走红的性行为专家之一。他坚持说，得当的性交可以使精液的消耗降到最低限度，因此他建议妻子们在行房时要安静地躺着。1866年，当时还不是美国医学协会主席的J·马里恩·西姆斯医生（以他为原型的那尊倍受赞扬的塑像，现在矗立在纽约医科学院前。）测量了狂欢的阴茎给健康造成的威胁。他写道，一般的精液射出量是“1打兰10量滴”，略多于1/8盎司——按蒂索的计算，相当于损失了5盎司血。西姆斯的样本是从已婚妇女的阴道中提取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针对未婚的男性手淫者。（人们认为他们的射精量比已婚男子大。）这些人事实上是在用自己的阴茎自杀，所以一位医生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用韵文拉响了警报：

我们徒劳地探寻人类不幸的至深根源，  
但是最终发现犯错者最致命的残忍敌人  
不过是可悲地严重毁坏了他们自身体质的  
手淫。

天堂火飞快地烧向自渎，  
在坠入地狱前犯错者受到咒诅，  
他们作孽后迅即得到可怕的报酬  
惩处。

今日似往昔，纵欲者的完結，  
并非来自我们所见的上天的打击，  
却源于一步步沉沦注定带来的同样后果……  
死寂。

## 富于美感的喷射

但是，美国真正的诗人不能苟同这首打油诗。马克·吐温<sup>①</sup>在1879年第二次周游欧洲时，作了题为“关于手淫科学的思考”的演讲。演讲中，他嘲笑了医学界对手淫的谴责。马克·吐温模仿反手淫运动斗士们动辄引用过去伟人的可疑轶事的嗜好，自己也编造了几则：

---

<sup>①</sup>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其成名处女作为《加拉维尼亚县的跳蛙》。他的作品思想深刻，文笔清新生动，以幽默讽刺见长。代表作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等。——编注

恺撒<sup>①</sup>在他的《纪事》中说，“对于孤独者，它是伙伴；对被抛弃者，它是朋友；对年老性无能者，它是恩主；那些身无分文的人仍然富有，都是因为有了这个高贵的消遣。……我有时候甚至喜欢它胜于鸡奸。

针对纯洁斗士们对“孤独的恶习”的后果进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马克·吐温运用他机智的文思给予了讽刺。他说，的确是那样，“过分沉溺于这种毁灭性消遣的人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都有这种倾向：爱吃、爱喝、爱抽烟，爱愉快地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讲不得体的故事，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绘画的渴望。

马克·吐温宣称，像米开朗基罗<sup>②</sup>和伦勃朗<sup>③</sup>那样的古

---

① 恺撒：(约公元前100—公元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早期接近平民。公元前48年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破例任5年执政官，兼领大将军、大教长荣衔，及“祖国之父”尊号，成为军事独裁者。组织制定罗马第一部太阳历“儒略历”。著有《高卢战记》等，其文体简洁，有拉丁文典范之称。“恺撒”后成为罗马和西方帝王习用的头衔。——编注

② 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擅长人体艺术。主要作品有：雕像《大卫》和《摩西》，以及罗马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所作的壁画《最后的审判》等。——编注

③ 伦勃朗：(1606—1669)画家。他是17世纪荷兰绘画的同义语，其肖像画、蚀刻铜板画和圣经题材绘画世人皆知。绘有《坐着的裸女》、《伦勃朗自画像》、《雅各向约瑟的儿子们祝福》等作品。——编注

代名画家(old masters),都是以此来产生灵感的。他声称,“old Masters(古代名画家)事实上是 old masturbators(长期手淫者)的缩写,是个省略字。”

对马克·吐温来说,保存精液的“科学”正是反映资产阶级伪善本质的一个实例;这对一个专爱戳穿浮夸的气球的人来说,不啻一个明摆着的靶子。马克·吐温对此嘲弄一番后,就不再把这件事摆在心上了。但是对于19世纪美国文坛另外两位巨人来说,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他们二人以对抗反“自渎”运动为己任,用他们横溢的才华赞美勃起阴茎的形象和独有的产物。他们都不只是像马克·吐温那样追求诙谐的效果。

《白鲸》的第94章的标题是“捏手”。在这一章,赫尔曼·梅尔维尔欣喜若狂地描写了被称作“挤鲸蜡”的收获鲸鱼的过程。就在医生们以科学的名义妖魔化精液的损失的时候,伊斯梅尔面对鲸蜡<sup>①</sup>——鲸油里用于制作化妆品和蜡烛的白色蜡质,内心经历了一种宗教式的情感体验。

伊斯梅尔说,“我们的差事是把结块的鲸腊再挤成液态。”

这真是个美妙滑润的事由!难怪在古时候鲸蜡是受人欢迎的化妆品。……我盘腿坐在甲板上,悠闲而惬意;……头上是静谧的蓝天;船帆慵懶,船儿安静地行驶着;我把两手埋进那些柔和的、外壁微薄的小鲸蜡球里去;……它们

---

①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鲸蜡 spermaceti 是从拉丁文 sperma(精液)和 cetus(鲸)得名,认为它是鲸凝固的精液。”——译注

被我的手指挤破，大滴大滴地流出肥腻的鲸蜡，就象熟透的葡萄流出的汁液；我闻着它们散发出的纯正的香气，那气味的的确确具有春天里紫罗兰般的芬芳；我告诉你……当时我彻底忘记了我们可怕的誓言……挤！挤！挤！整个早晨，我挤着鲸蜡，直到把自己几乎融化了进去；我挤着鲸蜡，直到自己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我不知不觉地挤起同伴探进鲸蜡里的手，误以为它们是那些软软的小球。这个差事确实让人产生了友爱之心；最后我不断捏着他们的手，满怀感情地盯着他们；好象在说，我亲爱的同胞们，为什么我们要……心怀一丝恶意或嫉妒呢？来吧，让我们挨个捏手；不，让我们相互挤到一起；让我们全都融入友善的乳汁和鲸蜡中去。

亚哈身上显然没有这种狂喜。他专注得吓人，这种专注力得到了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约翰·凯洛格、霍默·博斯特威克和其他保存精液主义者的赞许，这种专注转化为疯狂的追寻，最后只剩下2个幸存者：伊斯梅尔和巨大的白色抹香鲸。

很明显，1851年的梅尔维尔并不认为人与自己阴茎以及与它的最重要的产品——精液的关系是危险的。相反，他赞美它，甚至神化它。后来，伊斯梅尔回顾那个晚上天堂得而复失的经历，“但愿我能永远不停地挤鲸蜡！”他对此不报希望，因而说时悲哀大于喜悦。尽管伊斯梅尔的这次经历在旁人看来很特别，但是这个宗教皈依者，随后用离奇的意象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理解，他的讲述听上去好象是首次感应到上帝的人的经历，“当晚……在幻觉中，我看见天堂里一长排、一长排的



惠特曼

天使，他们每一个都把手放在一罐鲸蜡里。”

这种奇特的景象无疑吸引了沃尔特·惠特曼<sup>①</sup>。4年后，他出版了《草叶集》的第一辑，在他的主题诗“自我之歌”中，手淫的内容同样鲜明突出，而且更加个人化：

假如我崇拜的一件事情甚于其他，  
那就是自己身体，或任何部分的伸展，……  
你是我丰富的血液！  
你那乳色的流质，是我生命的白色液浆！……  
洗濯过的白菖蒲根！……  
那就是你！……

“洗濯过的白菖蒲根”只是惠特曼喜欢用来指代阴茎的词语之一，其它的还有“爱的大拇指”，“男根”和“齿尖”。批评家哈罗德·阿斯皮兹写道，惠特曼是美国伟大的“精液诗人”，他赋予“诗中的主人公以性欲充沛的父亲形象，并且把他深深感悟到的精液本质是身体和思想的真正精华这一认识贯穿于该形象的塑造中。”对于这个评价的后半句话，凯洛格和格雷厄

---

<sup>①</sup>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代表作为《草叶集》。诗歌风格独特，热情奔放，能够用新的形式表达民主思想。对欧美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编注

姆肯定会表示赞同。但是对惠特曼来说，给予生命和艺术力量的不是保存精液，而是释放它。他在“本能的我”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sup>①</sup>

那些美丽的湿淋淋的碎片，一件又一件被忽略的事物，

当我偶尔把它们唤来或想起它们的时候，

那些真正的诗，（我们所谓的诗不过是图片罢了，）

那些关于黑夜的隐秘和像我这样的男人的诗，

这首我经常带着，所有的男人都带着的羞答答地下

垂着

不让人看的诗，

（为彻底澄清，我特意宣布，哪里有像我这样的男

人，

哪里就有这强壮的躲藏着的雄伟的诗篇，）……

那青年男人体内的清亮的液体，

那如此忧郁、如此疼痛的被惹怒了了的侵蚀，……

那深夜醒来的年轻男人，

那只想把一个将要支配他的冲动压下去的发烫的

手

那神秘的色情的夜，那些奇异的半受欢迎的

剧痛、幻觉和汗水，

那在整个手掌和颤抖着紧握着的手指中轰击的跳

---

① 该诗以及“本能的我”的节选部分的翻译均选用了楚图南和李野光译的《惠特曼诗选》，有些改动，特此说明。——译注

动，

那浑身赤热、又羞愧又恼怒的青年，  
那淹没我全身的爱人的海水般的汗水，  
当我愿意赤裸地躺着。……

难怪有个批评家说《草叶集》弥漫着精液的气息。

有些读者读懂了惠特曼的诗，有些没有。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sup>①</sup>曾经写文章号召美国诗人歌颂这个新兴的国度，《草叶集》由此应运而生。爱默生赞扬了惠特曼“自由而勇敢的思想”。比较爱默生对美国诗人发出呼吁时的措辞，就不难理解他对惠特曼的赏识了。

说出这些事情的意义[极其]重大。……思想应以逻辑斯或者词语的形式喷射出来。啊，诗人，不要怀疑，而要坚持。要说“它就在我的体内，就要喷出。”

但是在一个批评家眼中的富于美感的喷射，在另一个批评家看来不过是粗鲁地喷发。亨利·大卫·索罗在评价《草叶集》时写道，“这就象是野兽在说话。”《纽约先驱报》嘲笑惠特曼“令人厌恶的阴茎异常勃起”时，以明显否定的口吻提到了长着巨型阴茎的希腊和罗马的富饶之神普里阿普斯。这些

---

<sup>①</sup>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著作和演讲宣扬乐观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的道德修养。批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温和的社会改革。主要作品有《代表人物》、《英国人的性格》等。——编注



批评家大概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切中了要害。惠特曼对阴茎的赞美是新异教徒式的<sup>①</sup>，他尤其欣赏雕刻普里阿普斯男根所采用的拙朴的手法。在罗马帝国的辉煌时期，普里阿普斯不仅仅代表着性，他更象征着对纯朴和回归自然的崇尚。惠特曼并不担忧阴茎具有的动物般的急迫感，相反，他把生命奉献于“讴歌阳物的形象”和“带电的肉体”。他歌颂不被阴茎削弱、反而因它而精神抖擞的生命。

这是惠特曼诗作中明显表达出来的思想，他的诗集现在被人们看作是现代美国文学重要作品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惠特曼写道：“我的诗绷紧了每一根神经来鼓动、激励、膨胀和振奋他人”——这也是现代泌尿学家在恢复勃起功能领域要达到的目的。惠特曼和梅尔维尔拒绝接受新精液科学表面上的理性思想，他们更看重从精神角度去认识。但是他们都不愿意重新拾起基督徒式的观点，他们对此器官的理解基于浪漫主义和从不厌恶阴茎的、带有自然主义和异教徒色彩的古代思想。

今天我们敬仰惠特曼和梅尔维尔，早已忘记了霍默·博斯特威克、约翰·托德和其他保存精液说的人士。似乎惠特曼和梅尔维尔有关阴茎的浪漫思想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当年这些文学艺术家进行创作时，他们的观点绝对只被少数人接受。托德的《学生手册》卖了成千上万册，远远超出了《白鲸》的销售量。梅尔维尔临终时贫困潦倒，默默无闻。他11年间出版了10本书，最终还欠着出版商的钱。在他生命的最后

---

<sup>①</sup> 异教徒是指不信奉世界几大主要宗教（尤指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信仰者。古代希腊、罗马人属于异教徒。——译注

11年，他在曼哈顿南部的美国海关做低级职员，每周工作6天。他的最后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毕利·伯德》，书中耶稣式的男主角被绞死时，阴茎勃起。在梅尔维尔去世30年后，这部书被人在一个锡制的面包盒子里发现，于1924年出版。


惠特曼《草叶集》的每一辑都经历了商业上的失败。诗人有热情的支持者，但是他就像梅尔维尔一样，生活拮据，特别是在他中风后依赖朋友过活时更是如此。但是“理性的”保存精液运动却在蓬勃向前。约翰·凯洛格、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和他们的后继者们靠出售平息手淫欲望的食品（不管消费者是否明了食品用途）发了财。1848年，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精神病院领导向州议会报告说，他的病人有1/3“因自渎发病”。几年后，路易斯安那州的慈善医院报告说有2名病人死于手淫。

为了寻找治疗方法，医生们在杂志上投发了许多文章，比如“对手淫的机械约束”，“扣锁术和医疗职业”，“起因于手淫的神经错乱”。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以阉割治愈手淫”，作者J·H·马歇尔在文中提到他的病人曾经是受人尊重的医生，后来因为强迫性手淫在精神病院呆了7年，但是各种治疗对他都不起作用，所以马歇尔医生决心除去他的睾丸。马歇尔显然以低调提到手术的效果，那就是这个病人很快地“发生了变化”。他变得“安静、恭顺”，可以“重操旧业”了。有些人发信给马歇尔，祝贺他取得的治疗上的突破。很明显，精液保存科学的核心信仰是：“天然的”阴茎是危险的。这门科学还一直相信调整的必要性，并且坚信为了解决这类严重问题用什么治疗手段都不为过。这种思想在当时盛极一时。

这些关于阴茎的奇怪想法在那时很有影响力。当时，西方

列强开始在非洲开辟殖民地，他们随身带着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感，性的不安感，他们的镣铐，他们的尺度，他们的刀子，和他们的标本制作工具。科学和种族主义开进了丛林，寻找财富和真理。不久，欧洲许多医学博物馆里就陈列着装在坛子里的“埃塞俄比亚人的阴茎了”。





第三章

量 杖



## 黑人阴茎

旅行可以增长见识。善引圣经典故，又热衷于寻宝的英国人理查德·约布逊对此深有感触。他曾去过今天称为西非冈比亚河的地区，历经数月汗流湿巾的探险旅行。1623年他据此冒险经历撰写了一部回忆录，题目冗长夸张，名为《黄金贸易：冈博拉河之发现，埃塞俄比亚人的黄金贸易；为本国利益与黑人巨贾巴克尔·萨诺之交易，黄金充栋以及其他奇闻轶事；缙绅理查德·约布逊于1620至1621年间旅行见闻集萃》。河马咬住他所乘之船使这位盎格鲁萨克森绅士吓得魂飞魄散，在看到一座比伦敦住宅还高的蚁丘之时，更是瞠目结舌。但是最令他眼界大开的是当地的另一番景象，关于冈比亚河流两岸的曼第哥士著人他描写道：“当地黑色土人们的男性器官如此硕大，简直成了累赘”。

就算约布逊夸大其词，肯定是这样，但也不只他一个人这样描述。15世纪早期，葡萄牙船只抵达非洲西海岸以后，有关非洲人阳物异常硕大的报道在欧洲人撰写的游记中比比皆是。虽然英国人几十年后才航海抵达非洲的撒哈拉地区的边缘，但是他们对此描述得最为活灵活现。另一位英国人约翰·奥格尔比1670年所写的《非洲：有关黑人地区……的精确描述》一书中对土人那“巨大的繁殖器官”赞不绝口。19世纪冒险家理查德·伯尔顿也有同感，他测得黑人的生殖器官即使松弛也足有6英寸长。法国军医雅各布·苏特尔服役期间去过非洲，使他能够把当地几个土著人的生殖器官加以归类，他认为伯尔顿的标本其实微不足道。“没有哪个民族的人能

像非洲黑人的男性器官那么发达”，苏特尔医生写道。

在苏丹人中我发现最发达的阳物，……长为 12 英寸，直径为 2.25 英寸。真是难得的器官，除了长度略有所别，其他方面更像是驴的阴茎。”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苏特尔的鉴赏。他的前辈中有位撰写《黄金海岸》的匿名作者就对黑人这一“庞然大物”大为震惊，因而他（她？）称这是“梅毒”病的征候。

总之，无论使人惊恐不已还是让人毛骨悚然，欧洲人一旦遇见非洲男性，往往最先注意的是他们的肤色和阴茎。自诩为诗人的罗伯特·贝克，于 1562 年前往几内亚旅行，“受到启发”而产生灵感，他是这样形容那些土著的：

走进河流霎那间，  
黑色之群入眼帘，  
全身黑色犹如炭，  
看似人类待分辨。  
头领行至我面前，  
全身赤裸无遮拦，  
愚钝浑然何为廉，  
不悉臀部须遮掩。

英语“taile(臀部)”一词源于拉丁文“tail(尾部)”，是 16 世纪普遍使用的俚语，特指阴茎。

不只是探险者们把目光聚焦于此。英国外科医生查尔



斯·怀特 1799 年写道，“非洲人的 penis(阴茎)比欧洲人的大，这在伦敦的解剖学校都可以看到。这种标本大多数解剖陈列室都有收藏；我本人就有一例。”他之所以用大写字母拼出非洲人的“阴茎”一词，是为了表达对非洲人生殖器的惊奇。怀特还研究了“几名活黑人”，发现他们的生殖器官的确无一例外地优于白人。有比较解剖学之父美誉，首创“高加索人种”这一术语的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在德国格丁根大学有一个自己专用的标本瓶。“黑人的阴茎十分大”，布卢门巴赫教授 1806 年写道，“这一论断从我收集的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殖器官得到证实。”

现在阅读这些将近 5 个世纪以前的报告，难免有些令人惶恐。我们显然不能虔诚地仅凭以上引证的几位作家的说法来区分其真伪，更不用说那些低俗小说家所写的冒险游记了。即使如此，那些广为流传的作品还是能揭示出某些重要的东西，从而可以了解西方白人通过将自己的器官和那些非洲弟兄的对比，了解人们过去乃至现在如何看待阴茎这一问题。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随着欧洲人与非洲黑人的持续不断地接触，其混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广泛和密切，导致欧洲人彻底地探究他的和“他们的”那个部位。这种探究由神职人员和科学人员十分严肃认真地进行。尽管由于根本思想的对立，形成为两个阵营，但两方的立场是大体一致的，最终，改变了阴茎在繁衍后代上的作用，影响深远地扩大了其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意义。欧洲人引证的这种繁衍交替不仅是为了证明殖民主义和阉割行为的正当——那些标本瓶瓶内装的黑人阴茎总是要从某个地方采集来的，还为了证明历史上那史无前例的奴隶制度也是正当的。不论怎么说，他们把阴茎种族化了。

布卢门巴赫创建的比较解剖学把人体当作可以读懂的书。科学家如今深信,要彻底理解种族问题不仅需要研究语言或行为,还需要分析人类的内部构造和外部形态。19世纪解剖学家爱德华·德林克·科普写道,“身体的每一处特质……都在心理上有着相对应的重要意义,前者的成因就是后者的远因。皮肤颜色、头颅形状以及毛发纹理等等每一种资质的不同都可以用来表明确切的种族特征。尺寸的区别也倍受理论家重视,通常情况是“越大越好”,不过也有显著的例外:高加索人的脑体较大,所以智慧高人一等,文明程度发达,但是黑人的阴茎较长却表明其智慧低下,生性野蛮。

在这个古怪且常常使令人厌恶的分析过程中,男性器官成为丈量的量杖。白人解剖家解剖非洲黑人的身体,白人教育家测量黑人的智商,而白人哲学家和神学家辩论黑人的灵魂真实存在。几乎没有人对高加索人的优越性或神圣的起源等问题产生过疑问。伏尔泰<sup>①</sup>和托马斯·杰斐逊<sup>②</sup>都认为黑人智商有限;罗素尽管信奉原始至上主义,但他依然赞同黑人智商低下。大卫·休谟<sup>③</sup>,在《人性论》中写到,“我常会怀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启蒙思想家。他认为天主教是罪恶的根源。在哲学上持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在政治思想上采纳自然法学说。主要著作有《哲学通信》、《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等。——编注

②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总统。民主共和党创始人。参加起草《独立宣言》。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经济上维护民族经济;思想上提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编注

③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在哲学上持“不可知论”。主要著作有《英国史》六卷、《人性论》等。——编注

疑黑人……天生就劣于白种人。没有任何其他肤色民族的文明比得上白人，也没有任何杰出的个人在行动和思维方面高过白人。”（有趣的是，在那个时代唯一否定非洲人低这一概念的知识分子是创建比较解剖学的布卢门巴赫教授。）

虽然出发点各异，但是大多数种族问题思想家的最重要结论都基于同一个特征——非洲人的阴茎。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是根据《圣经》对非洲人的阴茎审视、担心（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想望）、权衡、解释、思考，并把它保存在标本瓶中，而且，大多标准一致。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把它的大小作为证明黑人较少像人而更像野兽的证据。

### 圣经上的根据

黑人不像人类这一概念自古有之。古希腊人几乎总是以地位来区分人。男人和女人、市民和奴隶就是2个明显的例子。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此区分出希腊人和野蛮人。野蛮人包括了所有希腊以外的人，而其中非洲黑人，他们称之为埃塞俄普人 Aethiops（黑肤色人），希腊文意为“被太阳烤焦的人”，最受鄙视。这种说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族，而是基于古代有关气候的观念。古人认为极度高温会导致奇形怪状、体态异常、愚钝野蛮以及行为失控。希罗多德因而把黑人形容为“长着狗头，吃着蝗虫，嘶叫声如蝙蝠，以及性交杂乱的野兽，”这一观点也为老普林尼认同。加伦在罗马角斗学校当医生时见过许多非洲人，他说所有埃塞俄普男性有十大共同特征：皮肤黑、头发卷、鼻梁宽、嘴唇厚、牙齿白而锋利、手粗糙、瞳孔大而黑、体味刺鼻、智力低下，还有阴茎特大。

詹姆斯·克卢把最后一项特征写进了他的古代性史，说埃塞俄普人垄断着埃及法老时期的某种职业。克卢写道，埃及男子害怕沾染处女的血，所以通常雇佣埃塞俄普人来和新娘过第一夜来保护自己免受“污染”。有一名干这个行道的人以其巨大的采花家什而出名，最终被人割掉他那最宝贵的东西而亡。克卢写道，“许多妇女听说毁掉了这个庞大的器官而声称要自杀。”

克卢所讲的故事好像天方夜谭。但是有一点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罗马人对非洲人的阴茎非常着迷。庞贝城中奥古斯都<sup>①</sup>时期残存的三间房子便是佐证，房中的几块马赛克砖上刻绘了男性黑胴沐浴的图案，上面刻着他们那令人吃惊的强壮器官。古典学家凯瑟琳·M·邓巴宾在《沐浴的快乐和危险》一书中写道，这些图案是用来躲避“凶眼”，迷信的罗马人害怕凶眼的魔力会带来厄运，而抵御凶眼的方法就是幽默，也就是我们（不是罗马人）所说的淫秽猥亵。有一个庞贝人“发现埃塞俄普人比罗马人更能有效地抵御这种凶眼”，历史学家约翰·克拉克写道，“因为他们那不同于罗马人的体形会引起大笑，尤其是身上那庞然大物的阳具。”

按照老普林尼所说，在当时社会，黑人往往被当成满足情欲的“礼物”送给那些寂寞的罗马贵妇。老普林尼不幸死于维苏威火山喷出的毒气，而那次火山爆发也掩埋了庞贝城。诸如

---

<sup>①</sup> 奥古斯都：(公元前 63—公元后 14)古罗马皇帝。恺撒之甥外、养子和继承人。原名盖约·屋大维。前 27 年，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拉丁文意为“神圣者”、“至尊者”)尊号。在位中有罗马文学“黄金时代”之称。“奥古斯都”后成为罗马皇帝及西方帝王习用的头衔。——编注

此类故事无疑成为庞贝人刻画黑人的素材。“阳物巨大的黑人是罗马肖像画中的主题，”劳埃德·A·汤普森在《罗马人与黑人》一书中写道，“强调黑人所特有的性活动的形象……是对非黑人的邪恶诱惑。”



《圣经》

它是“邪恶的”而不是“罪恶的”。古希腊罗马人之所以公开地鄙夷埃塞俄普人的性能力，并非因其渎神而是因其乱性。而乱性有悖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伦理规范，也完全不符合其他许多别国的道德标准。黑人的性能力，尤其指黑人的阴茎是罪恶的这一观念乃犹太教与基督徒传统思想的共同创意。《圣经》上说，正义与邪恶的战争通常在男人双腿间进行。一些读过《圣经》中大洪水及其以后故事的评论家，认为黑人的身体上的神赐“污点”原先是打烙在白人的身上的。这块有关道德的污点被称作“对含<sup>①</sup>的诅咒”，源于诺亚<sup>②</sup>的次子含。这些学者们阐释说上帝把黑色与纵欲联系在一起——这正是罪恶之所在，而且是由黑人那巨大的阴茎来象征的。

《圣经》的诠释文上所讲的故事往往比圣经原文清楚。对含的诅咒出于《创世记》第九章：

---

① 含：诺亚的次子，古实、麦西、弗和迦南的父亲。——编注

② 诺亚：洪水后人类的始祖。——编注

出方舟诺亚的儿子，就是闪<sup>①</sup>、含，雅弗<sup>②</sup>；含是迦南<sup>③</sup>的父亲。这是诺亚的三个，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各地。诺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诺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作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们作奴仆的奴仆。”

“裸体”显然是阴茎的婉转说法，和《旧约》文中“大腿”的含义一样。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听到含窃笑父亲醉酒的窘态，便请他的弟兄们一起来看。含盯着父亲的阴茎的作法是对父权和摩西律法中性节制的嘲弄。他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不敬的儿子，逾越了道德界限，说明他不愿或不能克制其内心的兽欲。即便如此，对含的诅咒殃及到迦南，使他也遭受惩罚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当时并不在场。然而《旧约全书》中对迦南人的诅咒不足为奇，因为希伯来人最终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这片乐土。但究竟从什么地方开始使黑色和巨大的阴茎成为典型的形象呢？一些专家指出对它们的描绘大约出现在1700年前的《米德拉西》。这本《旧约全书》的注释是正统犹太教的主

---

① 闪：诺亚的长子，闪族人的祖先。诺亚醉酒后赤身裸体，闪和弟弟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父亲盖上，以免看见父亲的裸体。——编注

② 雅弗：诺亚的第三个儿子。——编注

③ 迦南：亚伯拉罕寄居的地方，后来耶和华把迦南赐给了他。  
——编注

要著作。在这本早于弗洛伊德式分析约两千年前的注释中，一位拉比宣称，含看到了诺亚的阴茎后实际上已将其阉割。这位拉比写道，严重的罪行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按照《希伯来神话：创世书》中注释的说法，诺亚醒后说道，“现在我不能生下第四个儿子并让他的子孙来服侍你和你的弟兄们了，就让你的第一个儿子迦南作他们的奴仆吧。”

因为你使我丧失能力而无法在夜间做那些丑事，所以迦南的后代注定又黑又丑！因为你扭头见到我赤身，你的子孙的头发必定盘卷弯曲……；因为你用嘴唇嘲讽了我的窘态，他们的嘴唇必定又厚又大，因为你对我的裸露置之不理，他们将终生赤裸，男性的器官必定可耻地加长！这一族的人们应称为黑人；他们的祖先迦南支配他们交媾……淫乱。”

这篇不同于数百万拉比著作的怪诞的百字小品，在犹太律法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却影响着西方文化，这恐怕连作者也始料不及。由于一些中世纪修士对作为上帝福音的《圣经》有着浓厚的兴趣，为能看懂《旧约全书》以及希伯来的注释而去学习希伯来文，并且把有关含的神话中解释种族的部分转为基督教的口传教义。后来历史上出现了3件大事，15世纪欧洲人抵达非洲的撒哈拉地区周边，古登堡发明了现代印刷技术（约1436年）和16世纪时期运用此项发明出版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英译版本，法译版本和德译版本，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读到有关对含的诅咒的神话故事，就

像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能遇到含的“后代”一样。

在新译本出版以前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圣经》，至少教士以外的一般有文化的基督徒是难以得到的。正如历史学家本杰明·布劳德指出，“通过印刷不仅将文字固定在纸上，还使其文字的含义固定下来。”我们知道在见多识广的探险家理查德·约布逊心目中，《圣经》上黑人阴茎的含义肯定已经固定下来。在《黄金贸易》一书中他写道，“《圣经》为证，曼丁哥人大而‘累赘’的器官最初是由上帝对‘含的子孙’的诅咒而来的。”

### 西方人的看法

不久，这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富裕强大的英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他们把关于对含的诅咒的圣经故事逐步变成奴役千百万非洲黑人的神圣理由。他们把黑人贩运到英殖民地美国，使这些黑人从事种植烟草、棉花和甘蔗的繁重劳动。同样，西班牙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和德国人也在各自新开辟的殖民地上奴役着黑人。居住在那些地区，黑人与白人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了，同时，白人对黑人阴茎着魔的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邪恶地步。

自称在这一问题是专家的英籍甘蔗种植园奴隶主爱德华·朗，根据他的长期生活经历和研究，1774年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牙买加史》。朗认为非洲人“粗鲁野蛮”、“偷盗成性”、“笃于迷信”、“兽般体臭”而且“智力低下”。在他看来，黑人的生殖器官虽在某些方面明显优于白种人，却意味着更加原始。朗称非洲女人分娩时没有痛苦，表明她们已经逃脱了上



帝对夏娃所生的女性后代的惩罚，由此暗示了她们不属于人类。朗还断言非洲女人与阳物巨大的同胞男人交配的快乐滋味会使得这些女人回非洲后往往会想要寻找更好的性伙伴。正如朗所写，“想法或许好笑，我认为大猩猩式的丈夫不会在霍屯督女人面前丢脸。”

1788年，朗撰写的书经摘录在美国《哥伦比亚杂志》上连载，他的观点得以广泛传播。大多数北美洲白人也同欧洲人一样开始依靠宗教文化进行种族和性的研究。居住在纽约州的牧师乔赛亚·普里斯特1843年在《根据环境、历史与圣经关于非洲黑人民族奴隶身份的研究》一书中辩论道，黑人的生殖器官可以证明非洲人更像动物。他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证明这一点，说受诅咒的含的后裔埃及人和迦南人身上长的是“驴肉”。“《圣经》上的这句话是何含义？”普里斯特问道，“非常简单，黑人和那个叫做驴的畜生性器官在长度和大小上没有多大差别。”

普里斯特还认为在“现在的印第安人”之前，文明的白人种族已经在美国西部繁衍生息。他还声称，含所犯的真正罪过不在于他见到“父亲赤身”，而在于他对母亲的性亵渎。”这一说法是根据旧约《利未记》的一段话，说“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普里斯特评述道，由于这种乱伦的行为是可耻的，所以含的黑人子孙，包括住在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种族，“血液里燃烧着淫荡的邪恶之火”。

田纳西州的牧师巴克纳·H·佩恩则彻底地否定了黑人属于人类。1867年他在《黑人在人种学上的地位》一文中使用了笔名“阿里埃尔”。佩恩坚持认为黑人不是含的后裔，那是人们曲解了《旧约全书》的那段文字。在亚当之前上帝便创造了

黑人,是一只由诺亚带入方舟<sup>①</sup>的动物。于是《黑人是诱惑夏娃的野兽》的作者查尔斯·卡罗尔30年后又重新拾起这个“史前亚当”的话题。卡罗尔对伊甸园作了诠释。“天国里引诱夏娃的不是一条蛇,”卡罗尔阐述道,“而是一只更加卑鄙的野兽——黑猿。”新版的诠释把《圣经》中的红苹果改成了又黑又大的阴茎,人类堕落的原因被重新改为与畜生交媾造成的。

这些叙述由于复苏西方文化中某些最古老的意淫概念而赢得了读者。基督徒以性行为的方式区分人和动物。作为人类要能抑制原始的情欲,否则将会无异于动物。但是沉湎欢娱的森林之神苏提尔,半人半马怪以及其他的半人半兽的神灵等西方的想象便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塑造的,并依然充斥于异教的神话之中。这些神话传说暗示了人类应更接近自然的观点——也就是更接近于性,而更远离文明。

白种人抵达属于黑人的非洲大陆以后,恢复了古希腊罗马的接近自然的思想,同时揉进基督教关于性是罪恶的观念,白人将这些观念应用到非洲人身上,按照欧洲人的标准去衡量,非洲人根本没有性节制。黑色常含有贬义,很少有欧洲人对此提出异议。黑色象征着脏乱与死亡,而白色代表着纯洁与生命。诗人威廉·布莱克<sup>②</sup>虽然在诗中倡导世界各族人民皆兄弟,也未能脱出旧的樊篱。下面是他1789年发表的诗歌《天

---

① 方舟:太古的时候,上帝降洪水以除灭世界上的一切生灵,义人诺亚奉神谕造了一个大船。洪水泛滥时,他带全家和用来留种的各种动物躲进方舟,才得以幸免。洪水退后,诺亚一家和各种动物出了方舟,重新繁殖。方舟又称为诺亚方舟。——编注

②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艺术有独创性,具有新颖、家连、表达思想感情率直而有力量特色。主要着色凸刻铜板插图的作品有《弥尔顿》、《天真之歌》等。——编注

真之歌》中的一节：

母亲把我降生在南方的这片旷野上，  
我长得黝黑，但是，我的灵魂纯洁：  
英吉利的儿童纯白如天使，  
我却由于黝黑，被剥夺了阳光。

基督徒早在把含的神话故事纳入口传教义之前就把黑色与罪孽和淫欲联系在一起。15世纪禁欲主义者约翰·卡西安把性诱惑描绘成“丑陋、难闻的女黑人”，他死后被列为圣徒。近千年来，只要欧洲妇女与魔鬼撒旦结合，几乎都被处以死刑，魔鬼撒旦的阴茎常被描绘为黑色。1324年，艾利斯·凯特勒夫人为魔法案在爱尔兰受审时，一位好读寓言故事的证人说她瞧见了这位夫人和以魔法显形为“3个身材高大、手握铁阴茎的黑人”的魔鬼在一起。据这位证人讲，那三名身材高大手持阴茎的黑人男子轮流与艾利斯夫人共享性的欢娱，艾利斯夫人也热切地欢迎他们那亵渎神灵的殷勤。

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神学家奥古斯丁教导说，所有的阴茎都终将成为魔鬼的工具。其中有些阴茎，那些非洲人的，则被认为更加邪恶。它们的大小和颜色都证明他们是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此后不久，一些其他专家用世俗的科学表达方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 “科学”探讨

1702年送交给法国科学院的一篇文章称，非洲男性出生



怀特

时身体是白色的,只不过有些黑斑点,这些黑点的扩散是日晒的结果。作者说,这些起决定作用的有色小块全集中在非洲人的阴茎上。这个理论很有启发性,并非某个法国人的愚蠢做法。它表明非洲人的这个有争议部位不但是一个神学问题,也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同时表明这种世俗的讨论也和与之相对应的宗

教讨论一样,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阴茎上。

专门致力于此项研究的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英国曼彻斯特的查尔斯·怀特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他1799年发表了《论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由前至后的等级规律》。怀特不认为所有的种族,如《圣经》所称,都起源于同一祖先。此外,他认为人类有多个起源,在一个“巨大的生物链”中,不同的种族占有各不同的、不相等的位置,其中欧洲白人处于人种链的最高点,而非洲黑人处于最低点,只比类人猿高一、两个环节。怀特和其他专家从生理方面证实了这种观点:非洲人的前额、脸颊、颌骨、牙齿、肌肉群甚至走路的样子都更像是类人猿而不像欧洲人。但是最终使怀特博士确认他的等级观点正确的证据是在生殖器上。

经过亲自检验多例“生殖部位”后,怀特的标本瓶里至少还保留着一个非洲人的阴茎,他说黑人的阴茎即使在松弛时也都“毫无例外”比白种人的长大和坚挺。(在一次很有价值的尸体解剖中,一具非洲人尸体的阴茎,坚硬然而松弛——测得

的长度为 12 英寸。)但是怀特发现其睾丸和阴囊的尺寸和重量都不及典型的欧洲人,和类人猿的大小一致。他还注意到这些黑人的阴茎上没有系带,即龟头下部包皮的褶皱圈。这一点和多种类人猿一样,但与欧洲人不同,除了罕见的先天缺陷例外。

这些观察结果使怀特大叫:“我找到了!”非洲人的生殖器官,由于其繁殖后代的作用,怀特认为最有解剖价值。无论其大或小、轻或重,以及有无系带,都更近似于灵长类,而不像文明的欧洲人。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类的阴茎,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比猩猩或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阴茎大,所有关于巨大的黑人阴茎和巨大的猿类阴茎十分类似的说法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怀特的结论反映出那一时代人的迷信与偏执态度,当时刚好“发现”了“好色的”的无尾猿,在欧洲白人看来这种动物和黑人极为相似。显然,怀特本人从未研究过这种类人猿。(而他的许多读者也未就此事做过研究)

即便如此,怀特还通过研读有关女性生殖器来证实他的等级假设。非洲女性的阴蒂要大于欧洲女性,他认定类人猿的阴蒂更大。他得知,黑人妇女的月经量比白人妇女少,而类人猿的月经量比黑人妇女的还少。看来怀特随处都能找到证据来证明他的等级说法。非洲人所有“优”于欧洲人的方面:嗅觉、听觉、视觉及性能力,都与动物感官系统相吻合。怀特写道,“无论在哪一方面,非洲人都不同于欧洲人,那些特征说明他们更接近猿类。”

这就意味着与海淫的热带丛林更为接近。1607 年英国人爱德华·托普塞尔写道,一只雄性狒狒被带入法国官中,在那里,它“尤其喜欢和妇女和少女在一起”,靠近她们时,它那“巨

大的生殖器官”愈加变大。人们觉得尽管托普塞尔自觉有趣，但激不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sup>①</sup>的丝毫兴趣。在继承王位的6年前，詹姆斯曾写过《守护神》一书，书中称那只好色的狒狒是魔鬼撒旦的使者。18世纪法国科学家布丰伯爵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学者，他在长达44卷的《自然史》中评论黑人的猿猴般性欲，并推断非洲妇女经常与大猩猩交媾。（爱德华·朗完全赞同这种推断）。布丰认为这说明了雄性猿企图在“巨大的生物链”中更往上升，他认为这类似于受贪婪的性欲望所驱使，黑人男子想要得到白人女人。其它的书籍对这种不对称的性交配也有类似的描写。温斯罗普·D·乔丹在有关美国种族主义史曾经获得全国图书奖的《白人高于黑人》一书中也写道，“类人猿与黑人之间的性结合总被认为是在雄性类人猿和黑人女性之间，类人猿和非洲妇女是有过性交的。发起进攻的确是兽类，这种性冲动都被认为是由下戳向上方的。”

基于这种科学的环境背景，查尔斯·怀特撰写了《论人类的等级规律》一书。书中配有一张巨幅折页插图，图上是只满身毛发类似人类的裸体黑猩猩。这只微笑的人形兽拄着藤杖走在城市的街道上，阴茎赫然显露，无疑是为了吸引一个白人女性为伴。怀特将非洲人与类人猿做比较不是为了表达原达尔文<sup>②</sup>主义深刻的光辉见解，而是借用科学把巨大阴茎与

---

① 詹姆斯一世：(1394—1437)英格兰国王。他是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一般认为长诗《国王之书》是他的作品。——编注

②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同时奠定了行为学的基础，对心理学也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编注

罪恶和黑人联系到一起。

这种将非洲人的阴茎和野兽的性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假设，没有任何地方引用得比美国更为频繁和持续不断了。将非洲奴隶当作行走着的活阴茎的概念，除了由标本瓶和《圣经》引发的推断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来源。这就是那个半知半解的士兵威廉·费尔特曼向我们显示的一次种植园社交活动中的怪事。宾西法尼亚人费尔特曼中尉在他1781年6月22日的军事日志上描述了他在弗吉尼亚一个大庄园参加的一次宴会。餐桌的富丽堂皇当然吸引着这位年轻军官的注意，但是真正吸引他视线的则是那些在餐桌旁侍奉客人而衣不蔽体的奴隶男孩。

“我感到十分惊讶，”费尔特曼写道，“那些妇女看到那些侍候她们的14、15岁的男孩完全裸露，竟不觉得受到伤害。我敢打赌看到那些该死的黑奴男孩竟堂而皇之的吊在那里，定会令人吃惊。”

注意到这点的不仅费尔特曼一人。乔丹引证去美国南方旅行的欧洲人的信也说，“侍候餐桌的那些发育成熟的黑人男孩都只穿短衬衫，盖不上他们的私处，乃是常事。”乔丹写道，那些外国访问者对“这种随随便便的暴露是他们的白人主人所同意的“颇为震惊”。

“随随便便”一词不能用来表明有些废奴主义者对这种表演的反应。正如约翰·萨扬在《黑人纵欲与共和党人文雅，1790—1820》一文中所指，当时的很多废奴主义作品的明显特征就是对黑人男子身体的色情兴趣，尤其其他的巨大黑阴茎。其中第一部在美国颇受欢迎的作品是法国人约瑟夫·拉瓦莱1789年撰写的《白人的黑奴》，次年被译成英文，1791年连载

于《美国博物馆杂志》。1801年此书更名为《受到少数欧洲人平等对待的黑人》在费城出版。拉瓦莱笔下的主人公非洲奴隶伊塔诺科的那些白人爱慕者，很少对他平等相待，这个写法是无可非议的。拉瓦莱作品的第一个英文译者在译文中说，肌肉发达的赤身伊塔诺科缺乏“检点”，指他对阴茎的羞怯。

此书涉及到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在拉瓦莱笔下伊塔诺科的魅力令见到他的男人无法抗拒：不管是把他带到新世界的法国黑奴船船长，还是船上教他法语和基督教义的船长儿子，甚至伊塔诺科的粗暴奴隶主见到这个行为不羁的非洲人在加勒比登岸时也是如此。

另一些废奴主义著作也同意拉瓦莱爱慕黑人阴茎的写法，但区别在于是一种从异性角度来爱慕。1798年《美国宇宙杂志》发表了一篇《塞利科——非洲的童话》，文章描绘男主人公塞利科英俊潇洒、气度非凡，最终“伸入”了一位苏丹的后宫，这是原作者的措辞，成为后宫佳丽们私下的宠儿，这些佳人从未遇过如此的天赐情人。同年这本杂志又发表了黑人扎米夸张的异性恋故事，并被形容为黑人的阿波罗·贝尔韦德雷第二。一家有威望的美国杂志把黑奴与伟大的太阳神阿波罗，古典而神圣的美男子典范，联系在一起，清楚地印证了另一位历史学家埃里克·洛特所谓的“白种人在黑人阴茎上的投资”。

## 医学研究

然而那种投资往往不能带来良好的后果。一旦费尔特曼中尉文中提到的那群黑孩在内战后获得自由，将使许多白人



内心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因为他们害怕黑人一旦解放就可以自由地与白人女人交配。更糟糕的是，白人女人将会更青睐于黑人的阳刚之物。1913年英国学者哈夫洛克·埃利斯发表的3卷本《性心理研究》中写道，“据悉，黑人的性功能及射精延时两方面倍受女人钟爱，因为美国一些白人妇女有强烈的性爱要求……在纽约有一度曾有一处特殊的房舍专为白人女人提供强壮的“黑人情侣”。这些妇女来时厚纱遮面，先审视那些黑人的阴茎，然后进行挑选。”

黑人运动员杰克·约翰逊成为第一个重量级拳击冠军，携带漂亮的白人女友（不戴面纱）招摇过市，还垫高那原已硕大的裆部，使白人男人嫉妒不已。一种由担心那些黑人情侣的阳具而产生的焦虑演变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喧嚣，于是在1908年，引发出—场寻求“白人伟大希望”的行动。许多白人认为，约翰逊以及一些黑人情侣的种族间通婚应当加以阻止，不但要用恐怖——三K党<sup>①</sup>为此已经成立了大批蒙面夜骑——还要用公正的科学。在美国南方重建时期及其以后，一小批，但很激烈的美国内科医生就一直致力于证明巨大的阴茎、病态性冲动及黑人三者之间的生物关联。

1903年，《亚特兰大医学纪事报》刊登一篇题为“黑人的生殖特征”的社论，提醒读者：黑人雄性器官的显著特点是“尽人皆知的 hypertrophy(肥大)”(hypertrophy 一词为医学用语，

---

<sup>①</sup> 三K党：美国两个不同的恐怖主义秘密组织，其一成立于南北战争后不久，到19世纪70年代消亡；另一个始于1915年，延续至今。前者主要是南方白人秘密抵抗激进的“重建工作”的工具；后者既对黑人也对天主教徒、犹太人、外国人和有组织的劳工持有偏见。——编注

表示“过度发达”)和“过多的 libido sexualis(性冲动)”。同年,巴尔的摩的威廉·李·霍华德医生在《医学》杂志上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

在《黑人——文明社会中的一个不同一般的种族因素》一文,霍华德以黑人阴茎的尺寸来证明那些黑人尚未开化,甚至没有开化的能力。霍华德写道,高加索人种与非洲人种之间永远也不会有互益关系。这种纽带被“他们之间巨大的性差异”阻断了。霍华德继而称,被错误思想引导的北方伦理学家所传播的,认为黑人可以通过教育来提高的观念,除非教育能奇迹般地“缩短他们阴茎的长度”,并且赋予他们那种黑人原不具备而为高加索人所特有的终端纤维敏感性,才能实现。他的这种观念为那些是非不辨的北方卫道士所传诵。那种神秘的生理缺陷,霍华德未能进一步证实,甚至未能找出这些关键纤维所在的位置,使黑人男性的“智力发展随青春来临而停滞”。结果,“这种生殖本能成为左右黑人生活的因素,”使他们“毫无道德可言。……他深夜独行街巷,阴茎因疾病而肿胀,一小时后,他又与本族中地位最低下的未婚妻同居,麻木不仁地把疾病传染给她。”

“因为非洲人的生殖器官‘极其发达’,而且“把他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崇奉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的事上”,霍华德写道“以致他大脑皮层的性欲中枢便相应增大了。”

想要提高黑人的人是否……希望缩小黑人性器官的大小来预防性兴奋;或者把黑人男孩和白人女孩一起在学校培养,以期按照生物原则抑制含有那种细胞的大脑皮层中枢,那些人目前尚无答案。

霍华德有他自己的答案。“可以肯定，议会的法令改变不了史前的原生动植物，只有缩小黑人的阴茎——从生物学上说这是不可能的——才能终止“非洲人与生俱来的性疯狂。”

能否把对黑人巨大的阴茎的恐惧——或者对以之作为准确衡量兽性之量杖的信念——表达得更为清晰？

曼哈顿的内科医生 R·W·舒费尔特在《黑人：美国文明的威胁》一书中表明，对美国黑人的解剖证明，他们是低级的灵长类动物。“多年以前，”舒费尔特写道，“我解剖了一位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年迈黑人尸体，作为一个解剖对象，他的机体特别像类人猿，我注意到他那巨大的交媾器官和脚趾甲的构造，趾甲又厚又弯。”（无疑能使他在树上攀缘）。他还声称观察到腰部有一块肌肉——腰小肌，“类人猿都长有这块肌肉，而事实上白人身上没有。”

1942年，关于非洲人“巨大的交媾器官”多少得到了美籍非裔科学家的一些肯定。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W·蒙塔克·科布，在《美国自然人类学报》双月刊上写道，“已经写了那么多关于黑人性习惯和性功能的刺激性文章，其中大多都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资料，这是应该受到欢迎的。”然而科布的下一句就和上面所说的不一样了。“据说”，他写道，“黑人的阴茎比白人的大。”科布在脚注中引用了五位科学家于 1863 年至 1963 年间的论著作为证明。然而仔细审阅其中仅有的两本英文作品，W·L·H·达克沃思和阿莱什·赫尔德利奇的著作，便会发现他们的研究只是凭印象，而不是根据实际经验。W·L·H·达克沃思在所著的《形态学与人类学》里写道，“人们早已认识到黑人的阴茎相对较大。”曾任《美国自然人类学报》编辑多年的赫尔德利奇则说，“黑人男孩

的阴茎比同龄白人男孩的长。”

这些不十分严格的调查令我们想起种族和阴茎大小这个课题在科学上有着盛衰无常的历史。许多(吓坏了的)白人科学家虽然表面上从事搜集公正的统计数据,其实并不那样作。美国军医部队的威廉·A·舍恩菲尔德中尉似乎为创建美国男性阴茎测量的科学数据作了最初的尝试,他写的一篇《性特征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从生物统计学角度研究男性出生至成熟其阴茎和睾丸的发育状况》,1943年刊登在《美国儿科疾病杂志》上。舍恩菲尔德分别测量了“1500个从出生至25岁之间的普通男孩和成年男子的阴茎状况。”令人惊讶的是,被测量的1500人中竟没有一名黑人。1949年性研究先锋人物罗伯特·拉托·迪金森博士在第二版的《人类性解剖图》中对阴茎大小的调查中有同样明显的遗漏。

黑人精神病学家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文中,引证了两位法国科学家的研究,他们发现黑人与白人的阴茎在大小上没有差异。但是《金西数据:性研究所1938-1963期间面试临界表》,还有1979年在美国对艾尔弗雷德·金西著名的对1948年男性性行为调查的随访,却与之大相径庭。从大约1万名白人和400名黑人自己进行的测量中,《金西数据》的作者保罗·H·格布哈德和艾伦·B·约翰逊发现黑人阴茎勃起时平均长度为6.44英寸,围长为4.96英寸,而白人勃起时分别为6.15英寸和4.38英寸。松弛时差距更大。黑人长为4.34英寸,围长为3.78英寸;白人分别为3.86英寸和3.16英寸。(一些科学家怀疑这种自测的“科学性”,也是自然的。其他科学家认为将自测的结果都减去一英寸也许会更接近事实。)

心理学家 J·菲利普·拉什顿和安东尼·F·博盖尔特在 1987 年合写的《不同种族的性行为：进化论假说检验》一文中赞同金西数据，并且补充了同样是法国军医的雅各布斯·苏托尔博士 100 年前关于发现并甚为惊异的一个苏丹黑人 12 英寸长有如驴的阴茎的报告。（苏托尔医生的数据是否科学至少应受到置疑。）拉什顿和博盖尔特根据阴茎不同的尺寸来推测某些社会行为以及性行为的方式更加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说，性器官越长越粗，此人在性行为方面就越可能乱七八糟，可能有婚外的子女，可能对抚养子女更不负责任，不管他们是合法婚姻所生还是私生。当然，他们研究的所有又长又粗又不负责任的阴茎几乎全都是黑人的。

医学研究者理查德·爱德华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通过因特网搜集了 3000 多例自报的阴茎长度，并且没有根据这些调查做行为方面的推断。爱德华滋在网页上写道，令人惊奇的调查结果之一是：虽然黑人的阴茎在松弛状态下比白人的略长，黑人为 3.7 英寸，白人为 3.4 英寸。但是白人阴茎在勃起状态下比黑人略长，分别为 6.5 英寸和 6.1 英寸。（再次请记住，这些数据是自测的）。

白人的阴茎往往比其他种族大的这种一反从前的观点，最早是两个世纪前一位早期西方现代作家体察到的，并且公开写明阴茎的大小，尽管那是在虚构的小说之中。1785 年马奎斯·德·萨德在《所多马和蛾摩拉的 120 天》描写了，“几名高加索的“阳刚之神”被选出参加纵欲狂欢。这几位神者：

埃居尔……那天赐的雄性器官足有 13 英寸长，

8.25 英寸粗……安蒂诺斯的长度为 12 英寸，周长为 8 英寸……布姆-克利弗拖着一条形状可笑的棒子，如果不把肛门掰开简直就放不进去，他的名字由此而得。他的阴茎头……有 8 又 3/8 英寸粗，后面的基部只为 8 英寸，但是弯曲的，那个曲度使它能灵巧地戳开肛门插进去，这一特性……使他独受欢迎。

爱德华网上调查的白人响应者没有一个和什么特殊行为或绰号有牵连。然而调查的结论很奇怪——尽管都对各自的勃起做了自测——不到 20% 的白人认为自己的阴茎“性交能力强”，而将近 80% 的黑人则认为自己能力强。这说明黑人男子更具有男性特征的观念已为多数白人所接受。

## 报刊反映

非洲裔美国记者麦克莱恩·格里夫斯把“曼丁哥神话”称为带有优越感的污蔑，他在《精华》杂志的“第十五届人类专题论坛”上发表第一篇题为《阴茎漫谈：日趋提高》的文章中写道，“黑人弟兄在篮球、音乐及其他领域独占鳌头，这种成功被认为是出于原始的，直觉的技能，而不是来自勤奋或是智力。美籍非洲裔所具有的身体技能被认为是一种“天赋”，如篮球场上的乔丹和舞台上的亨德里克斯。微妙的性爱才能被认为是属于（白人）大脑的范畴，而这些，黑人弟兄们还有待习得。”

这一点，看来法农博士是对的，他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写道，关于阴茎尺寸的“科学”证据不如人们对它的看法

重要。黑人的阴茎究竟是否真的比白人的大,这是一个一直没有答案,或许是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看来,极不可能在将来的什么时候,有哪一个有威望的科研机构会拿出一笔基金来进行权威性的研究)。事实上很多人,白人和黑人,都认为黑人的阴茎更大。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白人认为黑人那“更大”的阴茎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里应该读作“危险的”。

毋庸置疑,1903年在《亚特兰大医学纪事报》发表重要评论的那位未署名作者是这么看的。他认为,黑人超大的“生殖特性”除了具有“种马般的性欲”外,在黑奴解放后,还把奴隶制下无害的汤姆大叔变成对所有白人女性的一种不受约束的淫荡“威胁”。认为多数黑人男子想和白人妇女做爱的这种观念非常强烈,(现在还如此吗?)70年之后,这种观念还出现在《乡村之声》的版面上。这是一份具有种族偏见并且在性的问题上假正经的报纸,鲜为人知。“最令人不解的是黑人妇女为什么不阻止她们黑人弟兄的这种行为呢?”。1970年皮特·哈米尔写道:

村子里的每个人都清楚这种场面:这个黑家伙坐在村子的酒吧里,口袋里揣着自由证书,留着埃弗罗式卷发,鼻子上架着副黑眼镜,满脸乖戾傲慢的神情,慢呷着一杯温啤酒,等候着头一个不好意思的白人小娘们儿跌倒门口。不管这个女人是伊尔萨·科赫以来长得最丑陋的白人娘们,或者喝多了威士忌而烂醉,或者染上了梅毒,……只要她是个白种人,又有什么关系。

下面这段报纸上刊载的塞西尔·M·布朗的回应似乎不

可能使哈米尔或者其他白人男性们感到平静：

这位黑弟兄带着一个白人小娘们……用政治叛乱的话来说是正在行动……他懂得政治是和力量打交道，而力量正是黑人所想要的，所有人都想得到力量；但这既不是黑人的力量也不是白人的力量，而是阴茎的力量。

显而易见，很多白人害怕黑人的阴茎的力量比自己的强。黑人似乎具有对阳痿的免疫力，这实在是 19 世纪后期使白人医生既感到印象深刻，且又十分惊奇的一种“生殖特性”。《美国人的神经过敏与性神经衰弱》一书中的作者纽约神经病学家乔治·M·比尔德发现了一种新病症，名为神经衰弱。另一个不久后名声鹊起的同时代神经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曾研究过他的著作。这种疾病是由于“过于文明”和理性文化的压抑作用引起的，其症状为精力的虚弱衰竭，主要表现在性的方面。



比尔德

和大多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比尔德认为某些族群和民族已经停止了进化。（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没有提过此事。他虽是英国贵族成员却不同意当时对种族的社会等级划分。）由于比尔德认为黑人属于已经停止进化的种族，因而他宣称黑人是“未开化的”；这种断言不仅能解释



他们智力的低下，还能说明身体的优越，主要指性的方面和性器官。黑人在情欲方面有着“异常的素质”，比尔德写道，“这使他们更接近自然，而远离文明，因此对性功能障碍具有免疫力。

比尔德推断出的异常素质，再结合《亚特兰大医学纪事报》上所谈的种马式情欲，导致《弗吉尼亚医学月刊》招来一篇题为《从科学角度思虑南方黑人的性犯罪》的文章。1893年这篇思考文章以两位医生书信往还的形式发表。第一位医生要第二位医生对“黑人的性变态作科学解释”。长达17页的答复对其原因作了枯燥冗长的叙述，说什么“从不文明的黑人祖先传下来的遗传影响”，还有“心理压抑中心的有缺陷发展”。那份回答说，结果“黑人的性狂热和公牛的……在肉体上没有区别”，这个事实解释了南方的“黑人强奸犯”数量之所以触目惊心。这位医生写道，“对付这些罪犯唯一符合逻辑的方法”就是阉割。

这种惩罚方法可以收前车之鉴的效果，对那些有类似习性地罪犯是一种有益的警告。……如果这个行动再按照东方的方法，实施阴茎切除，就可以使违犯者不但失去犯罪的欲望，更可以使他失去再次犯罪的能力。……执行之后，他们就永远不会把那种事放在心上；阉割之后加以释放，他们就会成为对他们族里的其他人的一个经常的、永远摆在那里的警告。

使这份杰出的文献能够更加杰出的是这份的合著者的身份：G·弗兰克·利德斯顿是芝加哥内外科医学院生殖泌尿

外科教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亨特·麦圭尔当时是美国医药协会主席。

### 三 K 党和电影

没有医学学位的美国人也有同样的恐惧，害怕自由的黑人“强奸犯”和他们“种马般的性欲”。他们中有些人从性心理偏执狂演变成为谋杀犯。据《林奇法官的第一个百年》的作者弗兰克·谢伊讲，自 1882 年至 1937 年间美国有 4000 多名黑人被以私刑处死。（谢伊不是表示说随后的第二年就会不再有私刑处死，可以肯定并非如此。）在这些非法死刑里，绞刑是那些稀奇古怪的刑罚中最后的一种，其中的一种就是举行仪式的阉割。要真正干掉一名黑人，首先要干掉他的阴茎。

尽管那些被干掉的黑人受到指控与白人妇女有性行为，但是这种阉割黑人的强烈要求并不是由种族混合这件事本身激起的。在整个奴隶制时期，白人男性经常和黑人女性发生性关系，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却难见邻居提刀威胁他那个男性东西。然而白人对黑人阴茎妄想夸大其词认为黑人的那个器官使白人女性遭受了独特的恐怖伤害。于是许多滥用私刑的人声称黑人的阴茎如何兽般的巨大，黑人强奸犯的性欲如何难以控制，他们如何用刀把受害人的阴道割开后再放进去，等等。受害的女性往往是年轻漂亮，金发碧眼的少女，而袭击她的黑人是阳物巨大的禽兽。用杰奎琳·多德·霍尔教授的一句贴切的话说。这些想象 100 年前就变成了“基督教基要派的民间色情描绘”。

即使黑人男子和白人女子的性结合是双方自愿的，某些

美国人仍气愤到要割掉黑人的生殖器官。佐治亚州的农村白人治安会会员只要认为黑人佃农和雇佣他们的白人女农场主有超过农耕的关系，就马上将这个黑人加以绑架，让他选择：是阉割还是处死。他们活着时把决定告诉调查此事的三K党委员会。还有一个黑人男子受到指控与白人女子同居，就把他的阴茎钉在一块木板上，当时仍在身体上。逮他的人把刀扎在木板的那个地方，然后架在火上烧。马莎·霍迪斯在《白女人，黑男人》中写道，对逃跑的黑人，也用这个办法对待。

但是，被指控强奸白人的黑人，就不许有这种选择了。处死只是一出悖逆人性长剧的最后一幕。只有除去黑人原始的“兽性”本能，那种威力才能转移到白人身上，那才是他本来的归宿。据目击者讲，有许多滥用私刑者花很长时间研究那些将被处死的黑人阴茎。卡尔文·C·赫恩顿发现了这种残酷仪式的怪诞宗教外表，他在《美国的性与种族主义》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种伪装的崇奉仪式，原始又色情。那个身着白衣头戴风帽的人一边拿着黑人的生殖器一边割掉自己的那部分，因为在他看来那部分既邪恶又肮脏，而最重要的是官能障碍。……通过阉割，那名白人想获得那种曾赋予黑人阴茎的奇异威力。”

D·W·格里菲思拍摄的一部奠基性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年放映后，自由黑人那种纵欲无度、阳物硕大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入美国大众文化。《一个国家的诞生》在美国电影中第一次使用特写镜头，交错剪辑，快速剪辑以及真实的舞台灯光。观众被电影的这一形式所吸引，纷纷前来观看。历史学家迈克尔·罗金说《一个国家的诞生》是美国电影业最初五十年中收入最高的影片之一。各种民意测验都认为此片是美国

电影最初五十年中最伟大的影片。所有这些影片都迎合了种族主义者的胃口，将黑人刻画成流着口水的色魔，专门糟蹋白人少女，而阻止这一恶行的是头戴白风帽的骑侠们，他们的剑随时用来阉割那些胆敢用巨大的兽具侮辱白人妇女的黑人。

根据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族人》改编成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叙述了卡梅伦一家的苦难。他们是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战后受到一群已获自由的黑人和来此投机的北方佬的围攻。主要剧情之一是，那家的少女被一个嘴角挂满白沫（原文这样说）名叫格斯的黑人所跟踪。那个由一位黑而孔白人扮演的格斯捉住了这个“小妹妹”，将其强奸。后来格斯受到了三K党的审判。在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暴风雨般的背景音乐声中，一个头戴白风帽的人举剑刺入格斯的生殖部位。格里菲思将镜头切换到黑人强奸犯验部的特写镜头；血从嘴里涌出，眼睛痛苦地翻动着。在一些短镜头中，三K党成员的剑随着定音鼓的节拍上下舞动。随着最后一声雷鸣轰响，格里菲思将镜头推向格斯那张扭曲的脸，他死了，被阉割了。

1915年2月18日狄克逊将《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拷贝在白官为伍德罗·威尔逊<sup>①</sup>总统放映，威尔逊是狄克逊的好友，他们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这是白官首次播放的电影，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尔逊谈到《一个国家的诞生》一剧时说，“这像是用闪电来写历史，惟一令我遗

---

<sup>①</sup>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总统。民主党人。总统任内，减低关税，对德宣战，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结束战争的“十四点”纲领。主要著作有《乔治·华盛顿》、《美国人民史》、《美国宪法政府》等。——编注

憾的是故事如此恐怖。”他所谓的恐怖当然不是指阉割格斯的残忍情节,而是格斯对白人女性的野兽般性欲。南方出生、带有南方气质的威尔逊在对黑人的看法上与狄克逊是一致的,认为那是黑人固有的天性。据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所讲,狄克逊随后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爱德华·D·怀特个人放映了这部影片。怀特告诉狄克逊,“先生,我曾经是三K党成员。”这句话明显表达出他对狄克逊和格里菲思作品的喜爱。

电影审查部门嫌影片充满暴力,于是新版将小妹妹被黑人色魔抓住的情节改为纵身跳下悬崖。但影片中种族主义的性观念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莉莲·吉什被迫嫁给黑人政客后被三K党解救出来的那场戏。格里菲思向媒体透露此片的目的是“让白人妇女憎恶有色男人。”他说拍摄《诞生》一剧的想法源于三K党的蒙而夜骑。这暗示出格里菲思所庆祝的国家诞生蕴涵在他的影片旧版中。旧版中格斯被阉割的那场戏显示出白人阻止黑人阴茎的威力——格里菲思想表明他的责任。

诸如此类的性心理话题得到了广泛地谈论,所以两位20世纪美国文学巨匠的作品涉及此题也不足为奇。威廉·福克纳<sup>①</sup>的《八月之光》讲述了一个有关乔·克里斯马斯的冷酷故事,白人长相的乔·克里斯马斯由于认为故去的父亲是黑

---

<sup>①</sup>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诗人。作品多以南部生活为背景,揭示南方种植园主和资产阶级的没落腐朽生活。主要作品有《喧嚣与狂怒》、《当我垂死的时候》、《殿堂》等。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编注

人而自认为是黑人。母亲生下他便死了，他由施虐狂的白人农场主养大成人。乔和一名白人妇女发生性关系，因而和农场主发生搏斗，并将其杀死。后来他过起黑人游民的生活。他最终遇到一位白人未婚女子并与其发生恋情，做爱时那名女子发现了他带有黑人的特点，大叫“黑人！黑人！”，那名女子因内心充满负罪感而停止了和乔的性生活，并试图从道德上“点化”乔。乔拒绝和她一起祈祷，那名女子在遭到拒绝后，便要杀掉乔，最后乔反而杀了她，并再次成为逃犯。乔犯罪的消息传开后，一伙人把他堵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农舍里，其中一名叫珀西·格里姆的人射中了克里斯马斯。但当时他没有死掉。

其他人冲进厨房，看到桌子搬到一边，而格里姆在那人身上正弓着腰不知干什么。为了看清楚，他们便走上前去，发现那人还活着，当他们看清格里姆干什么时，其中一人大叫一声，跌倒在墙边，呕吐不止。格里姆也迅速地离开，并将血淋淋的屠刀猛地掷向身后，说道，“现在就算是在地狱里你也碰不了白人妇女了。”

## 私 刑

据福克纳儿时的邻居约翰·B·卡伦讲，小说所描述的内容来源于他们密西西比家乡的一桩真实的阉割和私刑事件，而那时福克纳 11 岁，卡伦也只有十几岁。那名受到私刑处置的受刑人，在卡伦看来是个罪有应得的凶犯，是一个名叫内尔斯·巴顿的黑人佃农，被指控在牛津正北方的一处农舍奸

杀了一名白人妇女。巴顿被逮捕之后囚禁在当地的一所监狱中，卡伦写道，“从晚上8点直到凌晨2点，一群当地白人用铁锤、撬棍等工具凿穿监狱的围墙，冲进牢房。

激动的群众最后进到监狱，砸开杀人犯牢房的锁，内尔斯……被射死了并且被扔出了监狱。有个人（我不知道是谁）割下了他的耳朵，剥下他的头皮，并割下了他的睾丸……于是他们把他吊在外面一棵核桃树的大枝上。”

当地一家报纸《拉斐特乡村报》报道了内尔斯·巴顿最后的结局。标题写道：“黑人禽兽割断妇女的喉咙/受害人白人女性马蒂·麦马伦夫人，出事后仅活了10分钟/哈特菲尔德和波塞警官奋力追查，将犯人投入监狱/群众直捣监狱杀死了暴徒/长官，士兵抵挡不住，牢房钥匙没找到，民众行事安静，有条不紊。”

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哈莱姆出生成长，1963年前往南方是平生第二次，他此行的目的是帮助民权活动家詹姆斯·福曼在选民登记区争取亚拉巴马州农村黑人的选票。2年之后，鲍德温的短篇小说《去与那人见面》发表在一本同名文集中。故事里的治安官杰西这一人物的原型是亚拉巴马州塞尔马镇的治安官吉姆·克拉克，在他管辖的南方小镇与民权示威者周旋时，回忆起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目睹的一桩私刑。其中主要的一段描述当时的狂欢仪式和怪诞的性秽情：

杰西侧过头去，看见广场中挤满了人。他看见了母

亲的面庞。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嘴巴张开：比他以往看到的更美丽……他感到了一种从前从未有过的愉悦。他看到一个人被吊着，身上泛着微光的身体，那是他一生所见过的最漂亮也最可怕的身体。父亲的一位朋友走上前去，手里拎着一把刀……：就像是一种信号，人群马上安静下来……于是执刀的男人走到了这具被吊着的身体前，转过身来并向大家微笑。整个广场登时鸦雀无声……他用手摸着这个黑人的生殖器，像是用手掂量着。这个黑鬼的生殖器在那人的手掌中，似乎是一块待称的肉；但看上去很重，而且……很大，比杰西父亲的大多了……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一个，也是最黑的。那个白人用手神拽着、抚摸着。那个待死的男子直视着杰西的眼睛，这不到一秒钟的一瞥却似乎比一年还长。杰西大吼一声，随着刀光一闪，人群哄叫起来，那刀子先上后下，砍掉了那可怖的东西，……于是人们一拥而上，用手撕扯着那人的身体。

过了一会，杰西停止了喊叫，他的父亲对他说，“嗨，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忘记这次野餐。”

杰西父亲的脸上尽是汗水，眼神非常平静。就在那一刻杰西对父亲的爱超过了任何时刻。他感到父亲抱着他经历了巨大的考验，向他揭示了一个对他终身至关重要的秘密。

事实往往比小说更糟糕。1932年一个叫克劳德·尼尔的



黑人劳工被指控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县奸杀雇主的十几岁女儿洛拉·坎尼迪。被捕后，为了保护他，把他关押到州边界那而亚拉巴马州布鲁顿县的一所监狱里，然而当晚就被治安维持会的白人从监狱里劫走。他们计划把尼尔交给坎尼迪家。但是绑架后的第二天，亚拉巴马州多森的《鹰报》便以下面的标题报道了此事：“佛罗里达火刑处死：性罪犯在布鲁顿狱中被劫，为惩罚其罪行将处以阉割、火刑。”可怕的消息一公布，几千人喝着自酿的酒，聚集在坎尼迪的农场。

劫走尼尔的“委员会”担心引起暴乱，认为不能使尼尔在群众前路过，于是在树林里把他干掉。下午1点左右，尼尔赤条条的身体被挂在车后，一路上拖到坎尼迪的农场。洛拉的父亲向尼尔的头部射了3发子弹，随后孩子们用削尖的木棍插进尸体，还有几名大人驾车碾过。其他人斩去他的耳朵和手指留做纪念。晨曦时分克劳德·尼尔的剩余部分被挂在了法院前的一棵树上。有位企业家用照相机拍下了那个场面；后来以每张50美分的价格出售。

尼尔死后10天，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位白人调查员前来访问了几个委员会领袖，他们自豪地描述着那次行动。关于克劳德·尼尔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报道是这样写的：

他们割掉了他的阴茎，强迫他吃掉。又割掉了他的睾丸，命令他吃下去，并且说，那黑人喜欢这样。

60年后，另一位美国黑人因为阴茎之事与白人的委员会成员对簿公堂，使他们惴惴不安。几小时以来那些人一直在听

那名妇女的控诉，其中许多人显然为之震惊。她指控这名黑人如何对她猥亵，而且这些行径令人作呕，据她讲，那名男子向她自夸器官有多么大，可以和色情片明星朗·唐·西尔弗的相媲美。那名黑人就在他们面前。当然他不会像克劳德·尼尔那样被吊在一根绳子上。但是他说：“他已经被抽象地绞死了。”

## 托马斯法官

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为提名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参议院作证时说，“从我作为一名黑人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对那些桀骜不驯的黑人的高科技私刑，……俯允他们为自己着想……除非你叩头向旧的秩序屈膝，这就是将要发生之事的一个信息。你将被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处以私刑，摧毁，讽刺，而不是吊在一棵树上。”

克拉伦斯·托马斯那副咬牙切齿的形象，以及黑外套下的臃肿体态上了1991年10月12日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其后便是阿妮塔·希尔教授的性骚扰指控以及托马斯对此的激烈否认，全美上下无论报纸上、客厅里还是办公室里对此事众说纷纭。整个事态沸沸扬扬连不适宜讨论政治题材的电视情景喜剧也纷纷加入。非裔美国喜剧家基恩·艾沃里·韦恩创作了一部电视喜剧《有色的世界》，开片就是：扮演托马斯的演员，在确认无罪后，给白人检察官们端来咖啡，其中一人问及他对官司的意见，托马斯答道，“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时扮演检察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官的女演员提醒他有一个终生的约会，需休息一下。于是托马斯把双脚搭在桌子上休息，拒绝一切杂人杂事。当问到 he 性情突变的原因时，托马斯回答

说，“5分钟之前，我是讲究生活品位、崇尚自由解放的博博（BoBo）白人总统任命的法官。现在我成了你们最黑的梦魇：一名与权力很大但意见分歧的陪审团共事的黑人法官。”（原文 a black judge with a powerful hung jury 为双关语，另一个意思是：有着强劲大阴茎的黑人法官。）

《有色的世界》一剧“使用”了托马斯的“高科技私刑”一词，是《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几位专栏作家从未使用过的。实际上所有的人认为10月11日托马斯的唇枪舌战为自己赢得胜利。随后的民意调查显示，那番讲话使非洲裔美籍人对他的支持率已经由54%上升到近80%。这已引起主流新闻媒体的注意。其实从一开始的公开争论直到确认托马斯无罪，几乎各宣传媒体的报道都在围绕两大社会问题焦点交锋，究竟是种族主义还是性骚扰。这些专家评论说，托马斯的胜利表明了这一案件涉及的种族主义之争打败了案件中的性骚扰之争。然而希尔-托马斯事件并非是种族与性之争。正如《有色的世界》一剧作者所理解的，是美国历史上种族与性经常汇合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黑人的阴茎。

那个器官以及所代表的含义曾是希尔指控中的要点。诉讼中有十几次提到“阴茎”这个词，最高法院的关于一个最高法院法官的听证会上肯定已对此做了记录，因为美国的议会十有八九会记录下民众在法庭上的任何陈辞。希尔在法庭上作证说，自1981年去教育部为托马斯工作以来，他是如何经常把工作话题转移到“色情话题”上，还提到“有着极大阴茎……名叫朗·唐·西尔弗的明星”，还将“自己的阴茎和他比较”。希尔还陈述，他进而频频提出约会的要求，但都被她拒绝。

这个非同一般的出色证词本身就是对更大问题的说明：

黑人阴茎那种持久的威力是美国文化的标志。如果证词是真实的,希尔的指控不仅仅改变了我们对托马斯的看法,在受过高等教育,思想高度文明的法官的表面形象里边竟是美国白人一直畏惧的黑人:一个有着巨大阳物、性欲无度的野兽,和100年前《独特的黑人生殖器》中所说的是一样的怪物。果真如此,那就不是法律所管辖之下的人了。这是一个粗野的动物,总是炫耀他的那个,白人嫉妒而且恨之入骨的物什:他的巨大阴茎。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他拥有一位忠实于他的白人妻子,她始终坐在听证室内。他的身后,在全国电视节目上:D·W·格里菲思最可怕的梦魇出现了。

安娜·德韦拉·史密斯的作品中,那种形象的威力并没有消失。这位获奖的剧作家是关注着希尔-托马斯听证会的千百万美国人中的一个。由于她对此案的强烈兴趣,在托马斯被证实无罪后不久,她编写并主演了剧作《身份、镜子与歪曲》。“当摄影机镜头从阿妮塔·希尔移开的瞬间,你可看到陪审团的全景镜头,”史密斯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说道,“你能看见奥林·哈奇和斯特罗姆·瑟蒙德两位小组成员的面部表情,当他们听到希尔的陈词马上把脸低了下去,”要知道:

无论他们怎样否认  
对他们自己  
他们心里意识到她所讲的是实情。  
于是萌生了另一种念头  
在这些白人的内心深处:  
那是慈祥的汤姆大叔  
他真的讨人喜欢,

但他离开众人，  
关起他的房门，  
就露出黑男人的本色！  
汤姆叔叔有这样的阴茎，  
而且是一个大大的阴茎，  
根据阿妮塔·希尔的陈词，  
他们已经逮住了一个黑男人，  
然而糟糕的是，  
他有一个白人女人！”

然而如果黑人阴茎的威力强大到能够改变托马斯的话，也能够改变希尔。对他自诩阴茎如何大的指控，托马斯在听证会上演出了一出攻击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者的好戏，他向参议员哈奇讲，“从我一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关于黑人性器官及其尺寸的说法就已经用在黑人的身上了。”这些指控伤害了他，他说，“这是我一生受到的最大伤害。伤害我的不是三K党……伤害我的是这个诉讼程序。”

托马斯指控希尔对他和他的阴茎进行了诬告，并且将这些控告和三K党联系在一起，这最终使他改变了他对手的形象：他使她现出原形，杀掉锐气，把希尔由一个谈吐斯文、专与黑人作对的女性变成一个歇斯底里、诬告他强奸的白人骗子，正是这种强奸控告，在美国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几十年里，常常登峰造极到举行仪式来进行阉割。

参议员哈奇和法官托马斯就种族偏见的问题相互交换了看法，保证不会再有私刑发生，无论是以高科技还是以其他形式出现。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成员全是白人的参议院司法委员

会决定说明现在是1991年，不是1891年。10月11日晚上10:34，参议员比登宣布当天的听证会休庭，其裁定是明确的。这位濒临政治毁灭的被提名人终于扬眉吐气地恢复了政治生命。以胜利收场。参议员哈奇离开听证会场时，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尼娜叫住他。

“参议员，你保全了他的屁股。”尼娜说道。

“你错了，尼娜，是他自己保全了自己的屁股。”这位犹他州共和党人答道。

两个人心照不宣，谁也不说出来的是：托马斯身上的另外一个地方真的一直处在危险之中。

### 梅普索普与《黑人集》

如果说若克拉伦斯·托马斯让美国人在潜意识中把焦虑指向黑人阴茎上的话，那么罗伯特·梅普索普则把这个器官摆到了美国人的脸上，作为一个艺术品。自1980年以



梅普索普

来梅普索普相继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及欧洲各地举办他的黑人人体摄影展，并且赢得《纽约时报》、《艺术论坛》、《美国艺术》、《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等多家刊物一致的好评。1986年这些照片的摄影集《黑人集》由马丁出版社出版。《黑人集》构思巧妙，印刷精美，确实可谓栩栩如生。以前很少以这种方

式,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展示裸体的黑人。康斯坦斯·沙利文的《裸体:1850—1980影集》被认为是权威作品,其中的134幅人体造型,没有一幅是黑人的。

沙利文的选择眼光是久已确立的西方传统的一部分。黑格尔<sup>①</sup>和尼采<sup>②</sup>不承认黑人的身体具有美感。他们写道,黑人既不能产生美感也不可能是美的事物。”虽然艺术家们继承了这种观点,这种20世纪的艺术传统,认为黑人过于丑陋不能成为美的对象,但罗伯特·梅普索普并不。在《黑人集》中几幅照片上,他毫不含糊地把黑人摆在显著的位置;在其他几幅照片中把黑人重塑成古希腊奥林匹亚的姿态。梅普索普因肆无忌惮地表现了施虐受虐狂式的亚文化而颇受非难。现在,由于那幅有着巨大阳物的黑人男子照片,更使他成为当今最有争议的艺术家。

1989年6月,也就是梅普索普死于爱滋病的3个月后,原定在华盛顿科伦艺术馆藏展出的作品回顾展取消了。因为展出由全国艺术捐赠资助部分资金,由此而产生的争议和2年后的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一样,闹到了美国参议院。在听证

---

①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和发展。在其逻辑学中,以唯心主义方式把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作为思维的规律加以阐述。这些辩证思想是其哲学的精粹。主要著作有《哲学全书》,《逻辑学》等。——编注

② 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公开颂扬强权和战争。其反动哲学后来成为法西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著有《悲剧之起源》,《善恶的彼岸》等。——编注

会上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撕碎了展览目录，指控梅普索普的作品“色情”。展览在辛辛那提当代艺术中心开幕时，艺术中心的主任被当地警方以淫秽罪逮捕。其后于1990年9月审理此案时，新闻界进行了大量报道，并为众多专家提供论坛，就审查制度、艺术自由、色情艺术以及色情是犯罪行为的原因等诸多方面进行议论。

### 穿涤纶服装的男人

审理中的证言大都集中在一张题目为“穿涤纶服装的男人”的照片上。无论你对艺术的自由界限及破格概念持何种观点，都会认为那不是一张传统式样的人像。为梅普索普做传的帕特里夏·莫里斯罗认为，很多人把那张照片称作梅普索普的杰作，是梅普索普的一位美籍非洲裔男友向他展示一套在海军服役期间驻韩时购买的3件套西装时创作的。莫利丝写道，“梅普索普马上看见了西装上的瑕疵。”

他劝说衣服的主人试穿以后，特意强调做工太拙劣，在摆放（试穿者）拇指时，正好指向了那个上衣合缝处的瑕疵。梅普索普让一个朋友看这张照片时说，“难道魔鬼就要穿这样的衣服吗？”

梅普索普剪下了照片中的男子颈部以上，膝部以下的部位。西服上衣像一幅窗帘，这名男子的裤子纽扣开着，露出了带有包皮的黑阴茎。虽然只是半勃起，却显示了出奇的长度和围度。阴茎悬吊着，看上去呆滞，沉重，青筋暴露，肉质丰



腴。这张照片所表现的与梅普索普另一张施虐受虐同性恋者的照片截然不同，穿涤纶衣服的那个人什么也没做。他仅仅是一个生命。他那巨大的阴茎既令人着迷又令人畏惧，暗示着那种原始的，甚至野兽的性欲，用涤纶或羊绒面料做的服装也遮掩不住。它的效果是惊人的，甚至具有震撼力。正如评论家亚瑟·C·丹托在《边缘游戏》一文中所写，这张照片“说明了《边缘游戏》的含义”。它“使观赏者悬浮于美丽和危险之间，应该算是令人发指。”美国人对此的恐惧与痴迷历经了3百年，正是这段以私刑、阉割以及对黑人那特大黑阳具的偏执恐惧为标志的历史造就了一幅令人心悸不安，却无法忘怀的政治性艺术作品。“你想割掉这个阴茎吗？”照片似乎在问。“你最好带上一把好用的大号刀子。”

一个没有姓名，没有面孔的黑人，被用来表现所有黑人以及有关那最为基本、原始、不受约束的性欲的真相。那个部位是一个超乎道德规范与限制的王国，一个令美国白人既兴奋又恐惧的淫欲乐土。在通往神秘宇宙的门前矗立着黑人，一个有着无限能量的自然化身。白人也许具有理性智慧，但是黑人肯定具有生殖功能。

穿涤纶服装男人的照片没有头，当然也就没有大脑，这个情形不过是着重表现作品中不言而喻的“真相”：他是一名黑人。他有一个巨大的黑阴茎。那是一个又黑又大的阴茎。30年以前，弗朗茨·法农曾书面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获得一项智慧就必然会失去一项性的本能，反之亦然。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写道，“让罗丁的思想家勃起是一种可怕的想法。”而就黑人来讲，就不是这样，显然，白人认为黑人在智力上是不相等的。相反，当白人看见黑人时，法农写道，他“除了黑人的阴

茎以外，对黑人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黑人被埋没了，他变成了一根阴茎。他们只是一根阴茎。”正如美国内科医生威廉·李·霍华德在法农以前 50 年所写，“正是那个又黑又大的阴茎使黑人的开化成为绝对荒唐之举。

这种视觉上的概念，没有任何东西比黑色生殖器更能界定黑的概念了，以前只有一次具有说服力地表达过。那是在 19 世纪早期，当白人男子对黑人阴茎痴迷及恐惧达到极点的时候。那时男性生殖器可能被割下来当标本，切开解剖，并保存在标本瓶中，确实，有许多是这样的。但是要将非洲人生殖器的优越性向欧洲人做活的演示则是白人所办不到的。于是，改由一名非洲女性在舞台上活生生地证明这一相同的“科学”论点。

19 世纪 10、20 年代，非洲妇女萨提耶·巴尔特曼（常称为萨拉·巴特曼）被当成“霍屯督的维纳斯”，在欧洲各剧院赤裸展出。当时，在查尔斯·怀特那些人常谈论的“巨大生物链”中，“霍屯督”是最低梯级的同义词。而证明萨提耶及其他非洲人在这个阶梯中处于低下的，有如类人猿地位的，就是她的生殖器，尤其是她的“霍屯督唇板”，即肥大的大阴唇、小阴唇，以及发达的向前伸出的臀部。

1815 年年仅 25 岁的巴尔特曼死后，她的身体由乔治·居维叶作全面的解剖，居维叶是法国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种族理论家。在居维叶长达 16 页的验尸报告中，9 页都是关于巴尔特曼性器官的解剖。从她那出了名的大阴唇，到颤动的弹性臀部，一直到那“有如类人猿”的阴蒂。然而，却只有一段描述她的大脑。随后，居维叶把巴尔特曼分解了的生殖器官陈列在巴黎人体博物馆。桑德·L·吉尔曼在

《性欲：插图记录》中写道，其明显意图是藉以证明“最低等人种”的生殖器与“最高级猿类——猩猩”的生殖器官的相似之处。因此，同所有的非洲人一样，萨提耶·巴尔特曼被简化为她的性器官。

这正好与“穿涤纶服装的男人”的问题相吻合，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张照片会在黑人知识分子、检察官，美国参议员，以及研究人权法案的学者中引起如此强烈的争论。非洲裔美国散文作家埃塞克斯·亨普希尔谈到照片时说，“‘穿涤纶服装的男人’是用典型的传统模式再创作和艺术形式来表明，阴茎就是男性黑人的等同物。事实上男性黑人观看梅普索普的照片不可能不感到是“被不正当的利用和被当成了靶子”。

最后是那穿涤纶衣服者本人的感受。梅普索普1980年与米尔顿·穆尔相识。据莫里斯罗说，梅普索普那时受到了他所谓的“丛林热”的感染，整晚泡在黑人同性恋者常去的一家曼哈顿酒吧里。梅普索普后来对文艺评论家讲，他无法抵御那种美感——黝黑的皮肤在黯淡的背景灯光下闪闪发亮，发达的肌肉轮廓清晰优美。然而梅普索普在与好友聊天时则提到黑人阴茎的长度和黑人的大脑体积成反比的关系，他说他正在寻求一个具有原始男子气概、有着大猩猩般优异生殖器的“超级黑人”（在所有这几点上，梅普索普和查尔斯·怀特是同样地不正确。）

美国白人历来一直感到恐惧的东西却成了梅普索普的迷恋物。然而这种迷恋物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解释的生殖器官快感的替代品。他的朋友温思罗普·埃迪对莫里斯罗讲过，“巨大的黑人阴茎”的诱惑力是梅普索普无法抗拒的。他的另一位朋友曾经听他细致地描述过完美的阴茎是什么样子，连

龟头上的尿道口该有多大才算理想都做过分析。很少人知晓梅普索普为寻觅巨大的黑人阴茎这一完美样品而付出的艰辛努力有多大。据埃迪讲：“他曾经检测过成千上万的人选。”

直到遇到了穆尔，梅普索普的寻觅工作才停了下来，当时穆尔刚打完弹子游戏，从曼哈顿格林威治村庄西方公路上一家名叫斯尼克斯的酒吧走出来，他发现梅普索普盯着他看，被这个陌生人的目光吓跑了。梅普索普在克利斯朵夫街的地铁站附近追上了他，作了一下自我介绍，并提出请他吃宵夜。梅普索普的姓名对穆尔来说并不重要，穆尔只是接受了邀请，随后只不过说“我不想惹麻烦”。

一个来小时之后，梅普索普把穆尔带回了他的公寓兼工作室，在可卡因的帮助下，他说服了当时 25 岁的擅离职守水手穆尔脱掉衣服拍裸体写真。梅普索普在直觉上一向正确：他后来跟一位朋友说，他已经从“一个外形优美的家伙”身上找到了那完美的阴茎。穆尔考虑到回到田纳西会让家人感到难堪，便提出如果梅普索普把头和阴茎同时拍在一张照片上，他就不拍。于是梅普索普进到卧室取了个枕头挡住穆尔的头。

这张照片现在刊载在《黑人集》第 54 页，在“穿涤纶服装的男人”那张照片的后面。它显示了穆尔那近乎完美匀称的裸体造型。他双手紧握，摆在胸前，双肘伸展与心口窝等距，巨大的阴茎悬于照片底部的中央，他的头由一个风帽遮住。这张照片简直是美学视角上的成功之作。它也可能是《黑人集》中第二张倍受争议的形象，而且显然是对美国历史上最龌龊时期的嘲讽。毕竟风帽使人想起了三 K 党的形象，他们总是头戴风帽，有组织地用私刑迫害黑人，并且进行有仪式的阉割。

显然，梅普索普把黑人阴茎当作美的事物、当作艺术杰作

的观点有悖于流行的美学观，他们认为这样的美是不折不扣的自相矛盾。但是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却肯定了同样的种族主义——一种和查尔斯·怀特关于人的“等级”的科学探索同样陈旧的观点。这是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性爱与种族交错在一起常常会伴有心理压力。桑德·L·吉尔曼指出，身份低下的非洲人常常成为白人，尤其是高加索人，所追逐的异国情调的性目标。对于这些白人来讲，黑人是他们的性知己、性伴侣。越是耸人听闻，越是富有吸引力。

这种高度的矛盾在令人赞叹的罗伯特·梅普索普艺术中体现了出来。在《戴风帽的男人》和《穿涤纶服装的男人》这类照片中，黑人的身体既有吸引力又令人恐惧。它更接近自然，也就是说热带丛林，而地狱之火的场所则保留给了性罪人。在那个解剖中，没有哪个部位比那个又黑又大的阴茎更能体现那些品质了。

梅普索普从米尔顿·穆尔的“完美阴茎”中体会到了这些矛盾。一次在与作者埃德蒙·怀特闲谈中，他发现自己对穆尔的喜爱程度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于是他把那张《穿涤纶服装的男人》照片拿给这位白人作家，一边抽泣，一边指着照片上穆尔的阴茎说，“你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喜爱他了吧。”

但是穆尔难以感受到梅普索普对他那份催人泪下的爱意。可以肯定的是，他感到了梅普索普的性需求，以及这位艺术家以其阴茎所造成的既是色情又是美学的困扰。但是穆尔还直觉地感到，梅普索普对他的所谓充满敬意的兴趣，与查尔斯对1799年保存在英国曼彻斯特实验室中甲醛瓶子里的黑人阴茎的执着，有着极具讽刺意味的联系。就怀特而言，那个巨大的阴茎对黑人低于人类一等的地位表明了一些科学上的

依据。而它对罗伯特·梅普索普也说明了同样的事，不管他是如何地把它浪漫化和美化。

穆尔终于明白了梅普索普对他，以及其全部艺术性的看法和白人的看法毫无二致。那些白人几百年前就致力于研究黑人的那个天生部位。他们的研究集中在黑人的阴茎上，并且和类人猿相比较而得出了答案。虽然穆尔并不了解历史，但他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着更大的意义，或许比他那学识渊博的导师罗伯特·梅普索普理解得更深。在镜头前摆出各种造型来拍摄一组组照片，虽然不是舞台上表演，穆尔已经变成萨提耶·巴尔特曼的男性翻版——霍屯督的美少年阿多尼斯。

穆尔对莫利斯罗谈起了和梅普索普相处的那些日子时说：“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拍照，他把我当成动物园的猴子。”

## 重新校正量杖


黑人的阴茎并不是惟一带有负面种族特性的阴茎，另一个群体也蒙此羞辱。这些人并不是带着原罪生活在另外的陌生大陆；而是自从希腊罗马时期就和欧洲人生活在一起；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又与之不同。只是那阴茎上的奇怪标记成为他们处于隔绝地位的符号。在基督徒看来，受过割礼如同肤色有色一样，是被上帝诅咒之人的标志。带有这种标志的犹太人是有着另类生殖器的白人，传播着无以名状的可怕流行疾病。即使他们的身体不是黑色，他们的灵魂肯定是黑色的。19世纪初一名犹太医生得出结论说阴茎与某些疾病的病原有关联。但他坚持认为这种关联并不仅仅存在于割

掉包皮的犹太人身上,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性欲旺盛、阳物硕大的非洲人的身上。对于弗洛伊德来讲,它存在于所有人种的身上。

这个抽着雪茄烟的人关于阴茎象征、性发展阶段、里比多(libido)的性本能以及阴茎妒忌所带来的文化后果等各方面的观点,在他一个世纪前于维也纳提出之时起迄今,就一直倍受争议,褒贬各异,莫衷一是。然而总不能忽视。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阴茎的概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变化:从特定到全面,从实体到潜意识,从标本瓶到病床。尽管有所不同,但焦点则是共同的。从阴茎开始,不管你是生来如此,还是嫉妒他人。以前是按种族划分,现在则是对阴茎的心理分析。这恐怕又是一个不断重新校正量杖的过程。







第四章

雪 茄



## 弗洛伊德崭露头角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up>①</sup>创立精神分析方法之前，就善于倾听对方的谈话。1885年，弗洛伊德还是维也纳大学一名默默无闻的讲师，他获准去巴黎师从世界最著名的神经学家让·马丁·夏尔科<sup>②</sup>。夏尔科开创的催眠术已经享誉四海，当时许多法国贵族前来参加他的学术讲座，其人数竟和学生人数一样多。讲座中他的一名精神病患者经催眠后进入迷睡状态，并呈现出一些解解的症状，随他的控制不由自主地痉挛或颤动。用意识支配身

---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立人。生于摩拉维亚弗赖堡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维也纳的医院工作。1883年任维也纳大学特邀讲师。1885年奔赴巴黎，跟法国神经学家夏尔科学习。从1906年创办“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起，曾创办年鉴、公报和杂志。1919年创办专门出版精神分析学书刊的国际性出版社，一直维持到1938年为纳粹所封禁。1920年任维也纳大学教授。1930年因其文学才能，曾获歌德奖。1936年被聘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会员。后客死伦敦。他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所谓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其精神分析学说也称为弗洛伊德主义。主要著作有《图腾和禁忌》、《精神分析引论》等。——编注

② 让·马丁·夏尔科：(1825—1893)法国声誉最高的医学教师和临床医师之一，与G·迪歇恩同为现代神经病学创始人。1882年他在巴黎莎尔佩特里埃尔医院开设了神经病诊所，后来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神经病诊所。他的催眠术激发了其学生弗洛伊德对神经疾患心理原因的兴趣。夏尔科在研究肌萎缩时描述了运动性共济失调的症状。他对大脑定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发现了粟米动脉瘤，证明它们对大脑出血有重要意义。著有《神经学系统疾病讲演集》。——编注



弗洛伊德

体这一戏剧性的演示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而生动的印象。年青的弗洛伊德医生的感受或许最深。

善于追捧名人的维也纳人当时并不晓得夏尔科做了一点手脚。那个活生生的“精神病患者”其实是花钱雇来的。弗洛伊德把夏尔科当作一座闪亮的科学塔标，将导师的每一句话铭刻于心。一次夏尔科举行了一次晚餐活动，弗洛伊德用了一点可卡因掩饰紧张的心情，他站在敬佩的导师旁边，听到了导师和另一位医生的谈话。弗洛伊德后来写道，“他们的谈话吸引了我的注意。”话题是那位医生所应诊的一位患有严重精神病的病人。自从那位妇女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后，便患上了此病。夏尔科的这位同事怀疑这种神经官能症是受到那个特殊的性境况引起的。据弗洛伊德讲，夏尔科几乎蹦起来说道，“但是这一类情况，毫无例外是生殖器的事——毫无例外，毫无例外！”

弗洛伊德惊呆了。如果这位伟大的夏尔科知道病因，为什么不公开宣布呢？他不久便在维也纳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由于弗洛伊德开始了神经学的实习，妇科专家鲁道夫·赫洛巴克把一位病人交给了他诊治。那名妇女患有严重的焦虑症。赫洛巴克把弗洛伊德拉到一边，向他说明了他的诊断，认为是由忧郁引起的。“她已经结婚18年了，但仍然是一位处女，她丈夫阳痿。”因此，赫洛巴克提醒道，“医生应该尽一切能力治疗病人，并且能容忍病人的指责，如果这么多年还没治好她，他一定医术不高。”赫洛巴克说，事实是：

我们所熟知的但不能开给这位女病人惟一的良方便是使用“正常的阴茎，反复治疗。”

显然，一个多世纪以来，直至今日，从事研究生殖器，尤其是正常的阴茎如何影响个人心理、家庭机制、社会秩序、繁衍能力、艺术表现、宗教信仰、幽默气质，进取心理，以及诸多方面的研究者中，还没有哪一个比这位爱抽雪茄、善于倾听年长同事介绍往事的内科医生写得更多，影响更大。夏尔科和赫洛巴克医生不敢公开表明观点，弗洛伊德却常常能大胆地提出。评论家哈罗德·布卢姆曾评价道：“在20世纪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和弗洛伊德在当代作为主要创造力的地位相匹敌，而且不可否认，阴茎在弗洛伊德创造中的主要地位。”

弗洛伊德运用了阴茎妒忌、阉割焦虑等一系列基础理论把潜意识现象描述为由阴茎欲望引起的混乱状态，并且断言所有的里比多（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无论男女，都出于阴茎崇拜。弗洛伊德使西方世界所有有教养的人都把阴茎挂嘴上，记在心里。批评家莱昂那尔·特里林把他称为“人物”：一个“主导着某种观念和态度”的人。他的这些观念和态度揭去了1500年来基督教文明的面纱。一些人盛赞他的行为颇具勇气，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行为鄙俗——一个同代的维也纳人称他是撒旦的崇拜者。奥托·弗里德尔在1933年写道：“精神分析已经突破魔鬼王国，弗洛伊德就象一个“黑弥撒”的行家把‘生殖器’奉为‘至高无上的圣地。”弗洛伊德并不在意对他的批评，但是仔细聆听。1938年，即弗洛伊德去世的前一年，他写道，“对分析学说中阴茎进攻的抵抗是“坚定不

移”的,人们不愿相信我说的**事实**,认为我的理论可憎。这正是干扰了这个沉睡社会的**必然**后果。”

弗洛伊德的许多令人难以接受的卓见中,没有什么说法比**身体并不仅仅是肉体刺激的根源**这一观点更为重要。他坚持认为这是人的特性的创造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特性的创造者。弗洛伊德讲,基于身体的欲望是普遍的,并且以有意图的方式作用与头脑,这些意图甚至在头脑中尚未意识到。我们在发育中都经过一个**肛欲期**。我们都有多种形式的任性。我们所有的人都必定要面对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sup>①</sup>。俄狄浦斯情结源于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无意之中杀了父亲并与母亲结婚,最后以自毁双目,向父亲谢罪。这是我们“共同心理结构”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是共同的,因为我们都是血肉之躯。而将身体和头脑连结在一起的,虽然被一些人认为“可憎”,而为弗洛伊德所坚持主张的,正是那个在形成特性上至为关键的器官,不论那些人有还是没有这个器官——**阴茎**。

---

① 俄狄浦斯情结:精神分析用语。对于异性生身亲长的性卷入的欲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同性生身亲长的敌对感。是正常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介绍过这个概念。该词源出希腊底比斯英雄俄狄浦斯的传说,他无意中杀死生父,娶生母为妻。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见于3—5岁的儿童。这时期通常结束于儿童与同性的生身亲长认同并抑制其性本能的时候。如果以前与双亲的关系比较亲密没有带来精神创伤,而且双亲的态度既不过分专制,又不过分刺激,这一阶段就会顺利通过。但若存在精神创伤,便会发生“**婴儿神经症**”,成年后还会发生相似的反感。“**超我**”是一种道德因素,支配着有意识的成人心理,也起源于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中。弗洛伊德认为,对抗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应是人类心理最重要的社会成就。——编注

世间事物皆对立而生,等级分明,(贵族高于无产者,西方高于东方,基督徒高于犹太教徒,诸如此类)。弗洛伊德宣称只有一种区别至关重要,那就是:长有阴茎或已被阉割。这后一种情况,弗洛伊德的意思是不仅只是没有睾丸而是缺少阴茎。他认为和肉体上的事实一样这也是一种心智上的状态,而且通常形成一种阉割焦虑。弗洛伊德关于恐惧症之根源的见解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引申,但观点的核心仍是一致的:即不可否认阉割及其以后在精神上的实际状况。这一点对男人、对女人,对儿童,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弗洛伊德最初提到的阉割有些零乱。他在《梦的解析》一书中谈到了一个男孩的恶梦中常会出现匕首和镰刀。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可怕而又奇怪的东西是基于现实之中:男孩的父亲曾威胁过如果这个男孩不停止手淫,会割掉他的阴茎。马里安纳·克鲁尔在《弗洛伊德和父亲》中说这个说法和弗洛伊德有共鸣,弗洛伊德的父亲也用过同样方法威胁他。雅各布·弗洛伊德去世后,弗洛伊德经常把父亲称作和蔼快乐的老人。克鲁尔认为他小时候的看法并非如此。年轻的西格蒙德好象很惧怕父亲,尤其每次父亲出差回来,必然对孩子的错误行为管教一番。而西格蒙德的错误行为可能就是手淫。使西格蒙德早期的手淫活动更具有很强诱惑力的可能是他家的女佣,一个叫雷希·维特克的捷克农家女,她让他把阴茎掏出来,教他如何去玩弄。多年以后,在写给他的朋友威廉·弗利西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把维特克称作是他“性事方面的教练”,那时他已经建立了精神分析的观点。

雅各布·弗洛伊德以阉割作为威胁手段是19世纪欧洲普遍采用对付手淫的对策。修女们开办的一家孤儿院是通过

一种约定的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后来又加上,把每一个发抖的嫌疑人的眼睛蒙上,用一块冰放在他的阴茎上。这种方法传播的广泛程度很难知晓,但是我们却清楚地知道弗洛伊德从这种情况推断出一条精神发展的规律。他在《儿童性论》中写道,“孩子受阴茎兴奋的支配,用手刺激它以获得快感。他一定已经被他的父母或保姆发现,并威胁要割掉他的阴茎。这种威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至于这种影响的细节弗洛伊德当时却一反常态地只字未提。但后来他又补上了这一疏漏,在众多的论文中,尤其最著名的一篇《解剖学上两性区别的若干精神后果》,他探讨了阉割焦虑和他认为影响极深的精神因素俄狄浦斯情结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他提到儿子担心父亲会用阉割来报复自己对母亲的性渴望,就是“神经官能症的核心”。弗洛伊德称这种现象大部分是心理过程,少部分是生理过程,明显带有神学味道,直至百年之后,这一过程仍然颇具争议。但只有一种观点从那时至今非常明确:弗洛伊德坚持认为阉割焦虑带来的后果是无可避免的,对于人的性格之形成阴茎起着决定性作用。

## 儿童与性

弗洛伊德说,每个男婴都认为自己的器官别人也有。看到姐妹和母亲处于受“阉割”状态,男孩认为那是父亲所为,并且这就是切掉阴茎的可怕证据。因而为了保住自己的阴茎,男孩对父亲采取了消极然而怨恨的态度。他不敢要求父亲作伙伴。但是他不能冒不为母亲所需要的危险,以免母亲背叛他,把他交给父亲去阉割。对于一个高度神经过敏的男性来说,两



性差异的现实可能成为一次伴有强烈余震的地震。一些人变成了恋物癖者,另一些人则变成了同性恋。对于不神经过敏的人,这些冲突会慢慢地转化为积极的,具有人情味的经历。在“阉割威胁粉碎”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男孩就把眼中的严厉父亲内化为他的良心或者超我。他就不会杀死父亲和母亲结婚,而是决定像父亲一样找一个和母亲相象的人结婚。男孩把具有攻击性的阴茎能量转化成后来表现在工作中的“控制本能”。男人正是以这种社会认可的方式深入到他的领域,并留下痕迹。

多年之后,从前的男孩已经长大成人,很可能成为社会上卓有成就的一员,一个充满爱心的丈夫,和一个父亲——一个恐吓自己的儿子并威胁他的阴茎的暴君。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这就是所有人的命运,以及为什么文明生活会是引起那么多精神焦虑的首要原因。揭露出这一令人忧伤的事实是弗洛伊德最感骄傲的时刻。他写道,“如果精神分析能够自诩说,没有其他的成就能够比得上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那么单凭这一点,就应该将它归纳为人类珍贵的新硕果之一。”

对于女孩来讲,没有比阴茎更为珍贵的东西了。阉割对她并不构成威胁——这是个弗洛伊德式的事实。然而她的创伤可能更深。这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和男女两性生殖器发育的阶段是同时的,而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以“精力旺盛、可以插入的男性生殖器官”进行手淫,男孩是阴茎,女孩是阴蒂。同哥哥一样,妹妹手淫时主要幻想也是渴望母亲。“这个小女孩,”弗洛伊德写道,“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男人。”

当意识到自己不是男人也不可能成为男人之后,她开始“注意哥哥或玩件的阴茎,并辨认出那是比自己那不太显眼的

相应器官更好的东西。于是自那以后开始妒忌阴茎。”这种妒忌逐渐变成憎恨自我，而且越陷越深。很快这个女孩也有了同样的“男人对她的性别的蔑视，认为在这个方面有逊一筹。”因为她不能将父亲内化为她的超我，由惧怕阉割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弗洛伊德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女性在心理上是有缺陷的。女性必须用代替品弥补她的生理不足，此外别无选择。因此她想有一个阴茎的愿望可以通过“把对阴茎的爱延伸到有阴茎的人身上”来满足。首先以俄狄浦斯的幻想方式由她的父亲来进入，然后是她的丈夫。（不管怎样，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男人只不过是阴茎的一个支持系统；他属于阴茎，而不是阴茎属于他。）女人阴道性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获得爱情或快感，弗洛伊德说，是为了获得阴茎。

这种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攻击。脑研究者和非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们曾经宣称这些理论经不住考验，因而并不科学。历史学家指出它具有 19 世纪的种种文化偏见，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客观”的观察含糊不清。甚至精神分析团体中许多人也提出抗议。1932 年，即克劳格洛利亚·施坦恩出生的 4 年前，分析学家卡伦·霍尼认为如果有什么人身心不健全，那一定是个男人。霍尼在《可怕的女人》中写道：“的确，男性初次见到阴道会造成某种创伤。”但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真实的后果是，她说，

那个男孩本能地判定他的阴茎对母亲的生殖器来说太小了，于是产生了他自己不健全的恐惧。

对弗洛伊德的精神 - 肉体观点也许有一点没有争议，那

就是这些观点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的准确性，而在于没有哪位现代思想家，当然他们也都不具有弗洛伊德那么大的影响力，能像弗洛伊德那样经常一贯、坚持不懈地以阴茎为中心来论证。通过比较发现，那些经常公开宣传的说法是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婴儿性欲的论点过分夸张了。在弗洛伊德以前已经有人探求过这些观点，不过都不象维也纳的这位教授先生那样彻底。在他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中只有两点在以往的医学文献上没有见到过，一个是阴茎嫉妒，另一个是阉割情结，完全是首创。1937年弗洛伊德把它们称作自己理论研究的基石，离开这个基石，精神分析也就无能为力去挖掘。弗洛伊德如果活到今天，恐怕要把这些核心概念称作“精神DNA”，或者“人类性格双螺旋”。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把这些概念的焦点放在阴茎上，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

这些概念对弗洛伊德十分重要，因为阴茎不管是完整无缺还是受到阉割，不管勃起还是松弛总能说明一些问题。把这个器官的物质实在纳入精神实在，也就把人的外部世界和内在的欲望与幻想联系起来。弗洛伊德的阴茎是真理的阐释者，它揭示了人类的淫荡来源，指明了他的力量和弱点，并且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不是主人。它的一张一弛是我们自己的写照。勃起之后的松弛反映着人的必然死亡，正如阴茎的欲望表明了使用他人器官的渴求，而手淫则表明了使用自己器官的意愿。

阴茎远远不止于是身体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观念和象征，这种标志如此强大，因而要以其他事物来表示。这位一天要抽掉了20根雪茄的著名吸烟者说：“有时候雪茄只是雪茄”，但他仍然认为大多数时候那不是雪茄。1923年弗洛伊德口腔的上

膛长满癌瘤，显然是吸烟所致。医生为他做了 30 多次手术，几乎摘除了他的全部硬腭，要他带一个口腔假体，实际上是个假上颌，以致使他难以讲话。即便如此，弗洛伊德仍不肯戒烟，胡说什么他的习惯能使他联想到同性恋吸吮阴茎的快感，一种人类原始癖好——手淫的替代方法，也是他和已故玛莎·伯尼斯婚后长期节欲的性欲升华。

对弗洛伊德来说，阴茎代表着强壮、创造力、智慧与美丽，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内心的丑陋，不理性以及兽性。自希腊以来，还没有什么人把阴茎概念化为一种更加强壮或者更加复杂的概念。弗洛伊德从希腊人引用他的最重要术语，反复提到诸如俄狄浦斯、美杜莎、精神发泄等等，并不出人意料。奥林匹斯山是众神发祥之地，他们有的处于永恒勃起，有的被神圣地阉割，众多女神全都出生自精液，有的是半人半羊，有的人头马身，有的赤身裸体，有的甚至是两性之体。

弗洛伊德和另一位有阳刚之气的“人物”奥古斯丁的看法一致，认为阴茎是揭开个人乃至全人类历史的钥匙，弗洛伊德的原始部落概念，融入了奥古斯丁的中心主旨而剥掉了他的宗教外衣，认为人类史前的男性祖先杀死他的父亲，是因为他父亲以威胁割掉他儿子们的阴茎来实施他对部族中妇女的独占，这一理论在他后来的《图腾和禁忌》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用以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天堂和人类堕落的超自然原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神话”和世俗的原罪。奥古斯丁宣称对亚当的惩罚是让我们控制不住勃起，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对最初弑父之罪的惩罚是一个控制我们勃起的文明。弗洛伊德的阴茎没有被变成魔鬼，而是被精神分析化了。

许多人认为弗洛伊德主义是神话学而不屑一顾，然而这

并非蓄意污蔑。不妨看一看哈罗德·布卢姆对他的评价，他认为弗洛伊德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色情神话制造者”，构想出一幅人类精神的新地图。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形成了和他的两位最崇敬人物，科学革命先驱哥白尼<sup>①</sup>和达尔文的三位一体。布卢姆还把他纳入另一个队列，把他排在伯拉图、蒙田和莎士比亚<sup>②</sup>之后，为第四位，这倒也是很不错的一伙人。布卢姆在他的文章里写道，“弗洛伊德这位探究动态心理学的神经学家，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变成了“编纂内心世界神话的剧作家。”

弗洛伊德认为，这出戏剧的主角就是阴茎。它是考察人类存在的最有威力、而具有色情性质的方法。而理解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审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创造的阴茎神话。

## 犹太人与割礼

阴茎是一个标志，是人体上具有有意识和无意识双重意义的一个部件，有着巨大而持久的重要性。这一标志是弗洛伊

---

①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约于1536年撰成名著《天体运行论》，推翻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建立了“太阳中心说”。此说的创立否定了在西方统治达1000多年的地心说，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是宇宙观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意义。

——编注

②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著有大量长、短诗与剧作。现存十四行诗154首。剧本37部，主要有历史剧《亨利四世》、喜剧《仲夏夜之梦》、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传奇剧《暴风雨》等。莎士比亚的剧作对于英国乃至欧洲文学、戏剧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编注

德创造而又反制于他的独特卓见。弗洛伊德于19世纪晚期在欧洲长大成人，他深知他的犹太身份使他在那些基督教邻居们的眼中被看作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他也明白那些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那个“造成”他患病状态的部位。身体上的那个部位使他和所有的犹太人成为对非犹太人的危险传染病源。这个酿成如此后果的器官，就是犹太人的阴茎。

两千年来欧洲文化里充满了对这一器官的恐惧与憎恶。罗马帝国时期有一个带有污蔑成分的俚语——VERPA，意思是“犹太人”和“插入”。这证明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是病态地淫荡。奥古斯丁在所著的《犹太人专论》一书中写道，未来派的基督圣徒抨击割礼是“淫荡的以色列人”在生活上“放纵肉欲”的象征。教会的神父圣·杰罗姆也写道，“假如你把犹太教堂称作妓院，邪恶的巢穴，或是魔鬼的避难所，那还算是轻说了它”。这些诽谤说明了几百年以来，木版画上为什么经常有一个犹太人倒骑在山羊背上的原因。魔鬼撒旦就是以山羊的外形出现在巫婆的夜半集会上，聚会中魔鬼们纵酒狂欢，放荡不羁，其中这个大魔头命令所有的女性亲吻他那巨大无比的性器官。12世纪人们公开地把阴茎当作犹太人恶魔般权势的根源。艾博·吉博特·德·诺根特对此有所了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名叛教的僧侣，乞求犹太医生传授一些巫术，最好再把他引见给魔鬼撒旦。于是这名犹太教徒传达了“可恶的统治者”的口喻：“你必须将自己献身给撒旦。”僧侣问道：“怎样做呢？”犹太人答道，“你要用精液作祭酒，然后当你在我的面前洒在地上祭神时，你要亲口品尝。”

是否是犹太人要从阴茎上区别，因为犹太人的阴茎肯定要接受割礼。这种仪式证明了犹太人的堕落，除去包皮意味着

阉割,但是龟头露在外面,就象阴茎勃起时的样子。由于有了这些混杂的象征隐喻,基督教徒认为犹太人在性方面令人费解,而且千篇一律地反常。同时他们认为犹太人虽然女人气十足,却有男性的生殖能力,尤其是在残忍而狡猾地诱引基督徒少女时更为明显。而男人经历残忍的割礼仪式后,性别变得难以区分。甚至有些人认为犹太人能通过阴茎行经,据16世纪耶稣会会士哥特弗莱德·亨申在《圣徒行传》中记载,犹太人用杀戮仪式治疗犹太男性痛经,这是惟一的疗法,他们要饮掉一名被杀戮的基督徒的血方可治愈痛经。

一种更为流传的说法是犹太人杀戮基督教男少年,常常是在将他们阉割以后用他们的血作为庆祝逾越节中的一项宗教活动。哈特曼·舍德尔在1943年发表的《纽伦堡纪事》中曾大篇幅记述特伦托圣徒西蒙殉难的故事。1475年复活节前夕,意大利特伦托城一个两岁的男孩被认为遭受绑架,事后他的尸体在当地一个犹太人房屋附近找到了,当时体内的血已流尽,阴茎刚被割去。《纪事》中这个离奇故事配有一幅木刻画,显示出传说中西蒙遇难的情况。那个男孩被画成站在一张桌子上,他的手臂和腿被一个穿着长袍,留着胡子,面带笑容的犹太人按住。男孩喉咙处有一个很大的伤口,那是用钉针刺进脖子的。木版画中央是西蒙的阴茎,一个犹太教徒正跪着将阴茎拉出来。显然,他已经完成了那一令人发指的行为。血从西蒙的阴茎涌出,流到了桌上的碗里,另一个犹太教徒在旁观,流露出赞许的神情。

那种割礼往往等同于一般阉割,这一点从16世纪诗人加布里埃尔·哈维的祈祷文中可以看到,他请求上帝“割除他们的舌头”使那些敌人彻底安静下来。反对英国法律准许犹太人

加入国籍的人们在诽谤性连祷文中给犹太人添加了一条罪状——嗜血成性。《伦敦晚报》1753年以诗的形式发出了警示：

美味的烤猪肉成了英国人膳食中的佳肴，  
使我们的血统变得高贵，丰满了血浆，  
犹太人的包皮大餐真是不可理解，  
英国人在勤俭方面是能手，  
而勤俭不意味是懦弱与退缩，  
那是你最优越的品质保卫着每一寸土地。

显然，当《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要“一磅肉”时，莎士比亚能够理解那些人听到此番煽动性言语之后的惊恐之状。

但是，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听到有关梅毒的煽动性言论，而且据说这是通过犹太人阴茎传播的疾病。历史学家桑德·L·吉尔曼写道，基督徒对割礼（犹太教称为“麦迪撒”）深恶痛绝，那是一种古老的习俗，仪式上，割礼执行者（犹太人称“默埃拉”）割掉婴儿的包皮之后，马上把婴儿的阴茎放入口中，用口里事先含的酒凝固伤口的血。反犹的人认为，口腔经常与生殖器接触会使犹太人的阴茎变成传播给非犹太人疾病的危险渠道。法国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的母亲就是西班牙人与犹太人的后裔，1581年蒙田在罗马的时候，曾“全神贯注”地观看过这种古老的仪式，他写道，“龟头一露出来，他们急忙把酒递给教长，让他口含一些酒，接着教长走过去舔吸着那个孩子满都是血的阴茎头，于是把他吮出的血吐出来，然后又喝一些酒，



走上前去吸吮那沾满血的婴儿龟头，然后吐出他所吸的血，马上又舍上很多酒……当时他嘴里沾满了血。

(尽管蒙田的母亲是犹太血统，蒙田却是在天主教下被抚养成长，因而并未做过割礼)

多数犹太人 19 世纪以前就已经摒弃了这种麦迪撒宗教仪式。然而，弗洛伊德接受的是这种古老的宗教仪式。1856 年他在弗赖贝格(今普日博尔)的一户铁匠铺楼上的单间公寓里降生，并在那里进行了割礼。除了弗洛伊德的居住区，几乎所有秉承割礼习俗的犹太地区出于卫生的考虑都坚持把吮吸阴茎的方式改为用玻璃管罩住。这种变化解释了习俗仅仅是一种象征。1911 年弗朗茨·卡夫卡<sup>①</sup>就这一形式的改变写了一首讽刺挽诗。诗中作者把在布拉格看见侄子接受割礼时索然无味但是安全的场面与虽然怪诞却引人入胜的传统仪式作了对比：长着红鼻头、满口臭气的拉比醉醺醺地吸吮着婴儿的阴茎。对这种混淆性别的仪式既感新鲜又感厌恶的作家不止卡夫卡一人。在《约瑟和他的兄弟》一书中，托马斯·曼认为割礼象征着犹太人和女性化的犹太教上帝的一种礼拜式的结合。但是在《华尔松一家之血》中，曼重述了有关犹太人的一个最

---

<sup>①</sup>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幻想小说的创造者，最有影响的现代德语散文大师。他的作品象征着 20 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主要作品有《一次斗争的描写》、《深思默想》、《司炉》等。他的作品流行于希特勒时期的法国和英语国家之中。1945 年后，卡夫卡在德国和奥地利重新被人发现，由是其影响日增。——编注

古老的谣传：一个犹太人勾引了一名德国人的未婚妻，也就是他自己的亲妹妹，使这个德国人成了活乌龟。

犹太人勾引犹太人是一回事，但是犹太人勾引基督徒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犹太人的阴茎成了焦虑的中心，这种恐惧证明了19世纪一种最为奇怪的生殖理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此理论最早在莫顿伯爵1820年递交给伦敦皇家学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莫顿将栗色母马与一匹非洲品种公马配种，这匹非洲公马以斑马状条纹著称，这种马现已绝迹。配出一匹条纹状小马之后，莫顿把母马卖掉，新主人又将此马与阿拉伯黑色种马配种。而配种后出生的小马，身上居然也长有斑纹，尽管它的父母都不是非洲马。

这一证据说明了任何雌性——包括人类——产下的后代在外表和体内方面都会有着与母亲相交的第一个男性相似的特征，后来此证据受到置疑。遍布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对此怒不可遏，尤其在弗洛伊德的家乡以及后来希特勒的家乡维也纳更是如此。纳粹党报纸《人民观察员》经常刊登一些漫画，如犹太人以传播梅毒病的巨大勃起阴茎追逐基督教少女。更加恶毒的诽谤是普遍认为犹太人自己对梅毒是免疫的。这些种族主义者认为犹太人的本性就是用巨大的带有疾病的阴茎大范围地偷偷腐化其他种族。只有阉割他们才可以解决基督政治团体免受威胁，当然这种由治安员对犹太教徒判决实施的阉割不同于美国南方的私刑方式。同非洲人一样，犹太人的阴茎也遭受歧视，定罪甚至割除。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成长、学医、治病、研究以及著书等每个阶段，歪曲的思想和言论都无所不在。在成果丰硕的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有700万字之多，他用创立一种新说来阐

述那个时代。新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争议，同时承受着众多有关对犹太人阴茎的污蔑，所以他也逐渐地开始运用吉尔曼教授所说的“统一化”这一概念去完善这一学说，以便放之四海而皆准。精神分析法——弗洛伊德研究个人以及整个人类之过去的方法，不同于以往的分析体系，主要集中在对阴茎的分析上。弗洛伊德说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要经历阉割焦虑，受到过性的捆绑，经历性的发育阶段。其实每个人都有过乱伦的欲望，象征着阴茎的东西有所反应。我们有这种东西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我们属于人类。

### 神经官能症与性

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尔姆·弗里斯两位友人在阿尔卑斯山的旅游胜地阿亨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而。他们俩都是德国犹太医生，致力研究的课题都与平常的理论格格不入，因而同为主流医学界所质疑。所以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两人的友谊毫无疑问属于私人之交，但应该说是出于一种需要而倾心相互支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的一些理论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被同行认为是毫无意义。他在书中称梦实际上是“通向对无意识认知的康庄大道”，是以一种杂乱无序的形式表现出强烈的性欲。弗里斯是柏林的耳鼻喉科专家，他的观点也颇具争论性，其中之一是认为鼻子和生殖器有生理联系，他发现把可卡因应用在鼻内的“生殖点”可治愈痛经；另一个是关于人类是双性的观点；他的第三个观点提出人类都有一个疲劳周期，女性为28天，男性为23天。

弗洛伊德曾一度对弗利斯的观点大为赞同,说每隔 28 天他就感到身体疲惫,断言将在 51 岁去世——那是 28 和 23 的数字总和。弗洛伊德的这种坦率毫无疑问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维也纳几乎无人去听他那些奇怪的思想。但是如今,由于他日益坚信自己的观点,认为弗利斯的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在阿亨湖会而时,弗利斯坚持认为所有的神经官能症皆与循环周期有关,无论是否治疗,这些病症都规律地出现和消失。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说法有悖于他在实际病例中见证的心灵感应机制。弗利斯说,“弗洛伊德不过是一个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他人想法的人。”

于是两人自那以后断绝了友谊,不过他们之间还继续相互通信。但是这些信件,精神分析的化石证据,就像莱昂纳德·达·芬奇的笔记本一样,是并不打算发表的。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对大胆假设的理论进行修改、扬弃,又重新提出,试图勾画出一张无意识思维的地图来展示人类丰富的心灵。从 1892 年以后弗洛伊德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最后把研究范围缩小到基于躯体的能力方面,并且认为这种能力更主要是心理的而非生理的。最终归纳为明确的精神分析观点,这也许是他所有概念中最为大胆的一个:人类阴茎的神秘精神潜能。

这一深刻的想法,认为阴茎的“观念”,通过插入和阉割的想象,对心理机能有很大的影响,是弗洛伊德从他的神经病学实践中得出的。弗洛伊德的许多病人都是精神病人,起初,他采用医学上惯用的一些疗法如水浴疗法(冷水浴和热水浴),电动疗法(振动受伤区)以及按摩疗法。但疗效不佳,弗洛伊德开始尝试催眠术。他采用暗示法使病人进入催眠状态,然后询

问他们得病的根源。结果和在巴黎时夏尔科教授所说的完全吻合：是有关生殖器官的事。

弗洛伊德采用催眠术是受到夏尔科和他的另一位早期同事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勒的影响。布洛伊勒在与弗洛伊德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中记录着他曾在19世纪80年代询问受催眠的病人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让他们回忆开始有症状时的具体情况，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宣泄法。布洛伊勒后来停止了这种方法，因为他的一个病人安娜·欧发展成歇斯底里地想象着自己怀孕，并将她的胃部称为“布洛伊勒医生的孩子”。弗洛伊德也曾经成了一个催眠病人性高涨的对象。弗洛伊德多年之后回顾此事时，把它看作是神经官能症的病源在于性的方面这一论断的早期线索。

多年来弗洛伊德一直采用并赞扬催眠疗法。一次病人在接受治疗时，每当听到“苹果”这个单词就会身体抽动。埃内斯特·琼斯在《西格蒙德的生活与工作》一书写道，“那样的成功的确令人喜悦，因为像魔术师被人羡慕的那种满足感替代了弗洛伊德的无助感。”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钦佩，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狄奥多·迈纳特尔蔑称催眠疗法会使病人和医生堕落。最终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催眠疗法也产生了怀疑。一些病人容易引起联想，而另一些病人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不容易产生联想，催眠效果往往是暂时的。所以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术而改用“自由联想”，这个过程是让病人闭上眼睛躺下来在催眠暗示下随便地说，但是这一过程会受两种现象的影响。弗洛伊德后来认为这两种现象非常重要，并且称之为阻抗和移情。他在使用自由联想技术的时候才有所顿悟，夏尔科是正确的。病人没有正常的性生活是患神经官能症的原因。这些

才是病因。1893年他给弗利斯的信中写道，“病人在谈到性方面是会突然沉默，但最终走出了‘困境’，并且说道，‘从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弗洛伊德把他的《神经官能病因论》(B稿)寄给弗利斯，同时告诫他别让他妻子发现。用维多利亚时期的标准判定，弗洛伊德的报告太直截了当了。的确如此：他称所有的神经官能都是由“性方面”引起的。

弗洛伊德不但提到“性”，他也同样直截了当地说“阴茎”。B稿中他引证了涉及阴茎和性行为的两种病理，提出每一种都会减弱性能力；即手淫和性交中断。弗洛伊德认为性交中断不仅表现为男性在射精前拔出阴茎，还包括使用避孕套的正常性交。他称由于担心怀孕而采用这两种形式会造成性交方面的不尽如意，从而造成神经官能症。

弗洛伊德反对手淫既不是因为这样做不道德也不是认为它不利于保存男性的精华。在他看来，这种不尽人意的性高潮会导致损耗精力，早泄以及性交中不能射精。而且会反过来产生神经衰弱，即性虚弱，其症状特点表现为沮丧以及长期乏力。精神病专家、医学历史学家戴维·J·林恩最近发现了一位弗洛伊德早期病人的自传手稿，里面提到了弗洛伊德如何献身于他的病源理论。作家阿尔伯特·赫斯特16岁时因和女孩性交失败遂蒙生自杀的念头，因而被送到弗洛伊德的诊所医治。第一次诊断时弗洛伊德让病人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然后，赫斯特写道，“弗洛伊德让我设想那把椅子就是我手淫的地方。”

弗洛伊德认为不健全的精神和不健全的阴茎之间有联系，但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他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维也纳人视我为偏执狂，然而我认为我已接触到一个自然的深奥

秘密。”弗洛伊德认为不从心理角度而只从生理角度分析性功能障碍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奇怪的。但他在 1893 年还不是精神分析专家，仍是一名对精神学科感兴趣的神经科专家。研究神经领域的科学家们并不研究精神，他们研究大脑，把它当作和肝脏等等一样的人体上的一个器官来研究。他们认为精神疾病的病因与大脑皮层的机能障碍或遍布全身的神经系统的脆弱有关。1874 年英国精神病专家哈里·莫兹利写道，“用心理学的方法解释腐朽本能的根源及性质，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也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应该从生理方面而不是从心理方面去解释。”

弗洛伊德将脑疾病的病因归咎于阴茎是受到了生物学方法的影响。维也纳大学神经精神学系主任克拉夫特·埃宾就是这一学派的典型代表，他于 1886 年写的《性精神变态》是研究性欲反常的里程碑。克拉夫特-埃宾以日耳曼人的仔细彻底精神描述了一些令人发指的性犯罪案例，同时尽可能描述罪犯阴茎的长度及状况以暗示一种因果关系。强奸杀人犯文岑茨·韦尔泽尼将被害人的肠子扯下来带回家以便他能在以后闻得到。克拉夫特-埃宾注意到这名凶手的“阴茎相当发达，且缺少系带”，缺少的那部分是位于龟头下面包皮内的一条小而皱的带状物。有意思的是，一个世纪以后《大脑研究》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表明系带是阴茎最敏感的部位。（另外有趣的是 1799 年查尔斯·怀特医生用黑人普遍缺少系带作为例证说明他们的生理结构类似猿类，以及他们乱淫本性的一种原因）。

没有证据表明弗洛伊德检查过病人的生殖器官，但是他的确注意到了某些怪事，令他迷惑不解：病人即使性欲不旺盛

也表现出歇斯底里症状。他曾经总结出“真正的神经官能症”（他对神经衰弱和焦虑的综合名称）与平时的性行为，诸如手淫或性交中断，有关；然而这一点又使他很困惑。后来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弗洛伊德过去就认定在幼儿期，甚至婴儿期就已经有了性感。这种诱惑并不是指甜言蜜语的哄骗。大多数是遭受父亲的猥亵。无论他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主要的都是玩弄阴茎。女孩经受着成人阴茎“类似性交行为的生殖器官刺激”，男孩的阴茎则被保姆抚弄。这些发现令弗洛伊德既兴奋又头疼，他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两点。1895年10月他问道，“我告诉过你这个巨大的秘密吗？歇斯底里症是性成熟之前性打击的后果。神经官能症则来自性成熟之前性爱的快感，这种快感随后转变成自我谴责。”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成熟前指的是青春期之前。

第二年春天，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公之于众。1896年4月21日，他在克拉夫特·埃宾主持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会议上发言，论述“歇斯底里病源”。在发言中弗洛伊德使用了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用过的同样比喻，这个比喻在他后来的事业中时常使用。科学家观察歇斯底里的症状就象考古学家找到一座古城的废墟。他发现人类的心灵相当于没有屋顶的柱子，没有墙的天花板，已经磨灭了部分铭文的碑匾，以及那些用途神秘的物件。就象考古学家一样，心灵的研究者把这些东西挖出来，掸去上面的尘土，加以研究，和在其他地点发现的物品进行比较，然后，如果他所作的工作运气好，那块石头就会说，“你找到了蛛丝马迹”。

这种想象既古老又具有文学气质，在《麦考白》中就有先例（“那惟一的石头会说出我的行踪”），还有《路加福音》（“我



对你说,如果他们保持沉默,那惟一的石头就会喊出来”)。如今,这种想象在德国成了现实。考古学家亨利西·谢里曼<sup>①</sup>,弗洛伊德心目中的英雄,1871年发现并破译了特洛伊大理石废墟。现在在维也纳,弗洛伊德通过自由联想法,以他的洞察力也挖掘了出来,从18个歇斯底里病例聆听到石头的声音。他所听到的,很不令人愉快,但是十分重要。歇斯底里的起因,弗洛伊德宣称,是对儿童的性伤害,而且常常是阴茎进入。

在座的听众中,弗洛伊德和多数人共过事,他很清楚他们的表情会是什么样。一片寂静,他对他们的沉默深为吃惊。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信中写道:“这帮蠢货对我的演讲……反应极为冷淡,克拉夫特·埃宾说‘听起来好象是一个科学神话故事’。这就是在向他们提出对这个1000多年老问题的解决方法之后的反应……!让他们见鬼去吧。”一周以后弗洛伊德由愤怒转为焦虑。“有传说病人不找我这看病了,我的诊室空无一人。”弗洛伊德就是在这样的自怜自艾,自嘲自傲中度过一生。他预约病人的记录是否空白这一点还不清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自从他那次灾难性演讲之后,他更加兢兢业业地诊治一位新病人,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付出心血最多,得到报偿也最大的一个病人,一个要永远改变现代男人看待他们那个要命器官之方法的病人:

他自己。

---

<sup>①</sup> 亨利西·谢里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主要著作有《伊莎卡、伯罗奔尼萨和特洛伊》、《迈锡尼》等。谢里曼是考古学的最早普及者。他从事考古事业时,实地调查工作尚无规矩可循,可以说,他与F·皮特里、皮特——里弗斯等人一样,筚路蓝缕,功在辟径。

## 自我探索

“真是难以想象那种成就有多么重大”，欧内斯特·琼斯后来写道：“那一定需要智力上和道德上不屈不挠的勇气！然而这是必然的。”多么肯定的口吻。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探索已超过摩西<sup>①</sup>犹太教奉行的十戒。弗洛伊德毕竟扮演了摩西和上帝的角色。一名分析家就弗洛伊德的自我探索写道：“他在科学上的划时代贡献可以同但丁<sup>②</sup>、蒙田、莎士比亚以及伦勃朗在文学和艺术的贡献并驾齐驱：他旗帜鲜明地把自我探索放在众矢之的的焦点。在上述的人物中露掉了一位在内省和阴茎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奥古斯丁，他的作用是不可漠视的。如今即使一群25岁的年轻人撰写回忆录，弗洛伊德式的自我专注似乎已并不显得有什么特殊了。但是在1897年则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一位接受训练去观察别人的传统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那年夏天弗洛伊德将那些训练置之不顾，而是进行一段认真的自我探索。我们不知道这个进程的细节，他是躺在沙发上吗？为了增强心力他使用可

---

① 摩西：古代犹太人的首领、先知，利未部落人，亚伦的弟弟。他曾奉神命率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出埃及，迁回迦南。他在西乃山上受十诫，并颁布犹太教的教义。——编注

② 但丁：(1265—1321)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散文作家，修辞学家，政治思想家；与莎士比亚、歌德被称西欧文学上的三大天才巨匠。其杰作《神曲》，对于欧洲文学脱离其拉丁起源向表现新时代文化的方向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他艺术高超及其影响之大之广之深使他成为中世纪及浪漫文学中重要的人物之一。——编注

卡因了吗？这东西他过去可是一直使用并且赞誉有加。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的方法是自由联想。他使用的素材是梦、孩提时的回忆、以及我们现在称做弗洛伊德失言（下意识泄露）的错误。然而这不是谈话疗法。弗洛伊德分析细节的惯常作法是把细节记录下来。弗洛伊德进行分析的过程就是一个书写的过程。他认为梦是精神的复制和愿望的满足这一信念就是从他把梦转录到纸上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梦例刊载在2年半之后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中）

1897年这个进程出现了转折点。弗洛伊德9月2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说：“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经官能理论了”。他所说的这一理论认为神经官能症的起因是儿童受到性伤害造成的。父亲们对这一观点纷纷予以谴责，并引起一片哗然，这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他的几个姐妹也表现出歇斯底里症状，如果他的神经官能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就暗示他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弗洛伊德最初是相信这个观点的，他在早先写给弗利斯的信中说他的父亲雅各布·弗洛伊德“性反常”。然而他现在不那么肯定了，而且不单是指老弗洛伊德一个人。弗洛伊德肯定了许许多多歇斯底里患者都不符合他的理论推理。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父亲们的攻击一定会席卷而来，“但这样广泛的性反常是不可能的。”他对弗利斯讲，他的病人所“揭露”的乱伦之事极有可能是他们幻想的产物。

一个世纪以后，艾丽斯·米勒和杰弗里·穆莎耶夫·马松抨击弗洛伊德的新理论是对性虐待事实的玩世不恭地放纵。（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拥护弗洛伊德理论组织的攻击，说他们是异端邪说。）马松更是污蔑地说，弗洛伊德这样做并非由于他有这样的观点，而是在受到维也纳精神病学

和神经病学学会同行们的摒弃之后产生的创伤所致。然而不论这些指责孰是孰非，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弗洛伊德在修改了他的诱奸理论之后，他在同僚中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大不如他发表那个理论的时候了。

弗洛伊德之所以摒弃他的诱奸理论并不是因为他找到了证明他的说法不正确的证据。事实上他绝没有全盘否定那个理论。在他写给弗利斯那封著名信件之后 20 年，他把神经官能症的起因归结为三个因素：“看到父母性交，成年人的引诱，以及对阉割的恐惧。”1897 年 9 月弗洛伊德致力于用新理论解释旧证据。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确认克拉夫特·埃宾有一半是对的：弗洛伊德的多数病人都听到过“神话故事”。但是弗洛伊德意识到，这个认识方法克拉夫特·埃宾做不到，有些神话故事是有真实性的。它们是由潜意识发出的密码信息。弗洛伊德从精神病学学科转向精神分析以后，就较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更加关注一个人内心的冲突。即使多数弗洛伊德病人的乱伦控诉并不真实，但是它们却是幼儿期性活动的真实表现，实际上是证据。弗洛伊德把它归结为幼儿的性欲望。那些病人不是在撒谎，撒谎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幻想不是。弗洛伊德并不否认性伤害的存在，一如他所宣称的另一个事实，幻想与冲突范畴的存在。这个范畴萌生于“伊德(id)”深处，伊德的主要意象是积极的和性欲的，而这种精神能力显然与阴茎有关。甚至儿童也不例外。

弗洛伊德曾经一度转到这个方向。1897 年 1 月他不禁为在诊室里听到的故事与中世纪搜捕女巫的报道如此相似而震惊。他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好奇地问道：“为什么那些女巫的供词……和我病人的话那么相象？”审问者都“用针刺”，而“女巫

们”的供词都是“同样古老的残忍故事”，这显然是虚构的情节。弗洛伊德问道，但是“为什么魔鬼无一例外都是用性行为来伤害她们？”洛伊德在一个星期后发出的另一封信中提出了一个解答，他写道：“是对女巫的报复。”他们那些到处流传的残忍故事可以解释为幻想。他对他的朋友说：“女巫们所骑的扫帚柄就是上帝的阴茎。”

12年后，弗洛伊德终于理解了他在巴黎夏尔科精神病讲座上所讲述的问题，亦即他所讲述的思想的真正意义。不论那未知的精神疾病在生理方面的根据是什么，它的症状则有着心理学上的根源和重要意义。应该把它们当作意念来加以理解和治疗。但是在弗洛伊德重新研究诱奸理论之前，这一点也没有做到。一旦阴茎实际上，通过手淫，性交中断，或对儿童的性伤害造成了神经官能症，于是出于对插入或阉割的幻想，便产生了阴茎的意念。性行为变成了精神上的性行为。“精神分析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西蒙娜·德·波伏瓦后来写道：在于理解了“真正存在的不是生物学家描述的客观人体，而是主观上的人体活动。”这正是弗洛伊德在所有人中最具有革命性的真知灼见。

有如大海的瞬息万变，弗洛伊德的信件也表现出前后混乱。虽然他以前并不饮酒，可现在却要“从巴罗洛葡萄酒中寻求力量”，而且以“他的朋友马沙拉白葡萄酒”为伴。然而这些兴奋剂都不起作用。他的情绪变得“像是从火车车窗看到的风景”，犹如夜复一夜他的梦显示出的他自身性欲的狂风暴雨。但是就在他为自己勾画出更多幻象之时，他肯定他正在接近真像，而且不单单有关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己。1897年10月3日，他在信中向弗利斯吐露他曾对自己的母亲阿马利

娅·弗洛伊德有性的欲望,那是在他2、3岁的时候“从莱比锡到维也纳乘火车途中,当时我……在夜里睡在一起,我一定是看到了她裸露的身体……我现在已记不清这件事的结尾。”12天后他明白了。

就我的情况而言,我发现自己因钟爱母亲而妒忌父亲,而现在我相信那是儿童早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果真如此,《俄狄浦斯王》那摄人心扉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位观众都是幻想中发育着的俄狄浦斯。

然而,关于俄狄浦斯的命运,弗洛伊德和索福克勒斯的看法不尽相同。他认为那种力量并非源于外部,而是产生于内部。在我们无意识的心理中都曾幻想过侵犯自己的母亲,只是担心父亲要阉割才不敢,于是父亲成了我们性嫉妒(而且是有可能杀人的)的对象。谁能够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解决这一谜题,谁就是健康之人,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这便是,如弗洛伊德所说,阴茎的耐久的精神潜能,不论是福是祸。

## 多 拉

1900年10月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信中谈到了一位新病人,一个“18岁的女孩”:她“在我搜集资料的启动下顺利地敞开了心扉”。这种来自弗洛伊德本身的傲慢自大形象,如果确实存在,也是弗洛伊德式的吹嘘,而且几乎是可笑的。弗洛伊德的语言也许不够精确,但是并不缺乏远见。他在和“多拉”

共同度过的11周中,产生了他毕生事业中有关生殖器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弗洛伊德把3种观点——梦的重要性、婴儿性欲的本能性质和阴茎的精神潜能,融入世界上第一份精神分析病历,<sup>①</sup>即便这次治疗没有成功,病例记录也不全面,还是发表了结果:在弗洛伊德治好她以前,多拉突然离去了。

1901年1月弗洛伊德完成了他的研究报告,当时他正被多种不顺心之事所困扰。和弗利斯的友谊也出现了裂痕。(这也许能解释那封信中的自我吹嘘的语气)。弗洛伊德完成的第一部重要理论著作《梦的解析》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维也纳大学的晋升也一再地与他无缘,于是他认为这种怠慢是出于对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抵触所致,并且由于反犹的意识而更加火上浇油。在撰写一篇新病例论文中,弗洛伊德想藉以表明他所运用的那些备受争议的观点,并且证明其中的思考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论文在4年以后发表,但也只不过显示弗洛伊德是在进行研究工作而已(而且并不总是令人欢喜),他似乎是处于黑暗之中。然而报告还显示出弗洛伊德深厚的文学功底,80年后一位文学评论家曾将他的散文风格与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sup>②</sup>作对比。那篇思维怪异但引人入胜的文章就是《歇斯底里病例片断》

多拉,“一位长相迷人的女孩”,极不情愿地由父亲陪同去

---

①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的那些病例是未经分析的。——译注

② 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1899—1977)当代美国小说家。生于俄国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主要小说有《玛申卡》、《普宁》等。他善于用精练隽永的文字,通过寓言、游戏文字和诙谐等手段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作品往往过于复杂隐晦。70年代,他的声望达到顶峰。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他位“当代小说之王”。——编注

过弗洛伊德那诊所两次。女孩的父亲是一位有钱的制造商，几年前弗洛伊德曾为这位父亲诊治过“神智昏迷，继发麻痹瘫痪病症”。诊断后认为是脑膜异常和梅毒并发的综合症，商人承认他年轻时染上了梅毒。弗洛伊德在揭露这一病症时并没有透露这位父亲的犹太人身份，因为他知道许多读者已经把犹太人的性行为和精神病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无意单独对犹太人的心灵进行分析。在一片怀疑声中，他坚持将他的理论纳入《片断》一书，并且得到普遍应用。

由于治疗梅毒卓见成效，那位父亲认为弗洛伊德医术高明。于是带女儿前来看病，莫名其妙的咳嗽经常使女儿不能发声。弗洛伊德提出采用心理疗法，但是遭到多拉拒绝。如今，两年过后她又来看病，但无精打采、神情沮丧，还有自杀倾向，而且十分鄙视曾经爱戴的父亲。多拉不仅患有咳嗽和失声症而且跛脚、经期不准、痛经以及犹如阑尾炎状的腹痛。

弗洛伊德准备从心理方面找到她致病的根本原因，以便设法减轻她的歇斯底里症状，而且将这些探查，记入《片断》的核心部分。但是弗洛伊德首先讲的是其他一些事情。他的导言特别引人入胜。他接着写的是，从科学的立场出发，揭示出“妇科医生”专门保密的东西。文中当然是改换了当事人的姓名与事件发生地的名字。为了加强隐蔽效果，弗洛伊德推迟表达达四年之久，并且是刊登在一份大多数普通读者不知道的医学杂志上。并且甚至对医学界读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还没有阅读过《梦的解析》，当时这本书只卖出100本，就会觉得这篇文章让人莫名其妙。弗洛伊德甚至肯定，即使读者看过那本书，也会感到难以理解。他要以探究真理的男高音大呼：“新的事物总是会令人困惑不解乃至加以抵制的。”



其实连笨蛋也能看得出多拉忧郁。阿图尔·施尼茨勒<sup>①</sup>是维也纳一流的剧作家、小说家，往往写一些中产阶级情感色彩的戏剧。弗洛伊德的这篇报告采用他的戏剧手法，并带有除一个人讲真话其他人都在说谎的希区柯克式的悬念色彩，文章中以两大家庭为主线，一个是多拉和婚姻不美满的父母，另一个是一对不相般配的夫妇被弗洛伊德称为“K家”。两个家庭关系密切，而多拉的父亲和弗劳·K关系最为密切。多拉的母亲被描写成单调乏味的女性，满脑子装着家务卫生。6年前多拉的父亲在肺结核病愈的恢复期受到弗劳·K的照顾。（多拉的母亲可能整天忙碌打扫卫生。）于是多拉的父亲与弗劳·K发生恋情，多拉的母亲并不知晓，但是多拉很清楚。

一直崇敬父亲和弗劳·K的多拉不久患上了慢性咳嗽，声音也沙哑起来。多年以来他们依然保持那种关系。一次多拉与弗劳·K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遭到粗鲁的性勾引。女孩打了他一巴掌，跑回家告诉她的父母。多拉的父亲质问赫尔·K，赫尔·K矢口否认。更有甚者，他欺凌多拉的年幼无知。赫尔·K称他妻子说过多拉在阅读性爱手册，为新婚做准备。他说，“多拉看了这些书，过于兴奋，”才编造出她所说的这一幕。多拉的父亲相信了赫尔·K的这番话，认为多拉是十足的忘恩负义。她的撒谎，是有奸情的父亲“使”她说谎，蠢笨的诱奸者赫尔·K为编造谎言，联合了有奸情的弗劳·K，弗劳·K背叛多拉，说出了她偷读手册之事，而手册还是弗劳·K自己给她的。就连伟大的施尼茨勒恐怕也想不出如此曲折、

---

<sup>①</sup> 由施尼茨勒1926年的中篇小说《创伤》改编的电影《幻觉》是斯坦利·库勃里克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译注

违背天理的情节。

从那以后，多拉的症状每况愈下，使第一次就诊未成。随着病情的加重，她被迫再次前去治疗。多拉的父亲认为湖畔事件对女儿的内心造成了影响，使她变得神情沮丧。他告诉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个男人的不道德行为是她的幻想而已，恳切希望设法让多拉恢复神智。”多拉父亲最后一句的含义非常清楚。显然他不了解弗洛伊德以及他的想法。

但是我们可能也不了解。弗洛伊德3年前修改了认为病人通常是在幻想的诱奸理论，他说他相信多拉。但是他认为湖畔之事不足以造成多拉的特殊症状。他要求多拉仔细回忆过去，也许某个她已忘却的创伤才是引起疾病的根源，那些咳嗽、胸痛只是一些表面的症状。

果真有一次创伤。那时多拉14岁，一天她独自呆在赫尔·K的办公室。

她要从赫尔·K的办公室窗户观看节日的游行队伍，无疑别人也想在那里看。但是这位主人另有安排。多拉急于看游行，留在那里没动。随着东拉西扯的悄声细语，赫尔·K突然把她拉过来吻她。多拉顿时感到“十分恶心”，挣脱开跑走了。事后多拉和赫尔·K谁都未提此事，多拉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从那以后多拉的慢性咳嗽转成了失声症，常常一连几周都讲不出话来。

《片断》接着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推断，弗洛伊德能作出如此权威性的阐述的本领不能不令人深感惊奇。他写道，多拉的反应是一个“影响颠倒”的病例。多拉没有健康女孩那种性心理发育期在感觉上的兴奋，而是感到恶心，所以表明她本人精神上有病。最初这种厌

恶只集中在嘴上,然后扩散到其他部位,弗洛伊德诊断为另一种病症“感觉转移”。多拉说她仍然感到赫尔·K的拥抱使她的胸部发闷。这种发闷以及多拉的咳嗽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根据“症状形成规律”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重现了多拉与赫尔·K相遇的场面。

我认为当那个男人热情地拥抱她时,她感到的不仅是他在地嘴唇上的吻,也感到了他勃起的性器官顶住了她的身体。

这种“令人作呕”的感觉“在记忆中消失了,而被压在她胸口上的单纯感觉取代了。”

如今当人们看到弗洛伊德的诠释,实在难以相信一个重视日常生活表现之作用的人竟没有注意到多拉失声症的意义。很显然,那个女孩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发言权。父亲以及K家人的需要占有优先地位。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分析,是阴茎占据着优先地位。实际上多拉的疾病说明了阴茎的精神潜能。她的症状是由对赫尔·K完全非病态勃起的反应所引起的歇斯底里想象在肉体上的表现。病态的是她对那次勃起的厌恶。

弗洛伊德认为阴茎不仅仅是一种信息,还是信息的载体。勃起的现象解释了一些最令人瞩目的歇斯底里的症状,他在《片断》中写道:“女性透过男性的衣着来注意他们的生殖器的轮廓,这种行为一旦受到压抑,就成为许多病例的根源……使社会厌恶。”但弗洛伊德真正感兴趣的是多拉对阴茎的厌恶。当一个人厌恶阴茎时,他的确视之为粪便。弗洛伊德把一

位不说出其姓名的教会神父看作他观点的源泉，他不断重复那神父的警句“inter urinas et faeces nascimur”（我们降生于尿尿之中）。弗洛伊德写道：“连结性与粪便的复杂关系在病原中重要性无论怎样说也不算夸大。”

但弗洛伊德不能肯定多拉是否厌恶所有的阴茎。冲突引起症状，同时症状之间也互相冲突。多拉对引诱她的赫尔·K很生气，但她似乎更生父亲的气，因为父亲听信了赫尔·K的对事件的看法。弗洛伊德还注意到每当多拉没完没了地抱怨她父亲的时候，她的咳嗽便会加重。（弗洛伊德似乎往往对多拉感到厌烦。）即使这样，他还是能够耐心地倾听那些乏味的叙述，并留意咳嗽的发作时间。弗洛伊德为这些相互之间的联系“竖立”（他的词）了一种总的原则。他写道，诸如多拉咳嗽的这种症状，都是“性幻想的表现——体现。”

哪一类幻想呢？在多拉的这一病例里，答案来自她形容她父亲的一句话。多拉对弗洛伊德说，弗劳·K之所以对她父亲有吸引力，是因为父亲是个“ein vermögender Mann（一个有手段的男人）”。而对弗洛伊德来说，这句话隐含着相反的意思：“也就是说，她父亲是“ein vermögender Mann（一个没有手段的男人）”。它的意思，弗洛伊德对多拉说，只能被理解为“从性的意义上说，她的父亲作为一个男人，是一个阳痿的人。”

使人惊奇的是，多拉对此予以肯定，当然谁也不清楚她是怎样知道的。弗洛伊德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就好象他对前后之事了如指掌。（或许如此，因为他早先曾为她的父亲医治过梅毒。）他继续问道，如果她父亲受过损伤还有可能发生性爱关系吗？她回答说肯定能，有可能进行口交。这一刻真令弗洛伊德喜出望外，因为多拉开始阵咳，说明她开始了性幻想。她想

象着带给父亲“口交性快感”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弗劳·K。这种结论按照弗洛伊德的口吻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女权主义分析家提出另一种可能，与弗洛伊德相反：认为多拉的父亲带给“口交性快感”的或许是弗劳·K，这就与弗洛伊德以阴茎为中心的理论不相吻合了。而且，弗洛伊德深信多拉以一种“妒妇”的心态憎恨弗劳·K，她的咳嗽和持续不断的声音沙哑是一种“歇斯底里转换”，是渴望父亲阴茎进入的俄狄普斯情结受到抑制后的表现。如果这种渴望不是生殖器上的，那就是口腔上的。

甚至在“莱温斯基”一词已被当作名词或动词使用的今天，这种解释也还是震撼人心的。弗洛伊德在多年以后的论著《文明及其不满》中认为现代文明最大的“罪孽”就是没能教育其后代懂得人类里比多的真正攻击性。这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治疗多拉时如此笨拙。即便如此，在今天人们也不难想象100年以前弗洛伊德将多拉诊断为“未受良好教育”（弗洛伊德的用语）是多么糟糕。一个少女会从一位和她父亲一般年纪的男人，这个男人实际上知道她父亲的情况，听到这样的话；当时她躺在这位奇特大夫的沙发上，闭着眼睛，他把手掌放在她的前额上，鼓励她进行他所说的“自由联想”。从一个男人的嘴里听到这些话以及关于性的谈话是和她的愿望背道而驰的。这个人声称帮助她，而坚持认为她的全部问题，感情上的和肉体上的，都来自她要吸吮她父亲阴茎的执拗欲望。

而多拉所矢口否认这种欲望，无论其是否执拗，只不过是和精神分析文献中名满遐迩的那一段相一致，也就不足为奇了：

病人在思想受到压抑的情况下说出的“不”字，第一次表现出她的有意识知觉，而且无异于显示出压抑的存在以及这种压抑的严重性；事实上，这一举动也表明了这种压抑的强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不”字表示的是他所要说的“是”。

弗洛伊德认为就阴茎的精神潜能而言，没有“不”字一说。这位怀疑自己诱奸理论的大夫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对多拉的分析。虽然他已经有了外部现实给予病人影响的大量证据，来自赫尔·K的一再笨拙猥亵的要求，弗洛伊德的解释却集中在多拉的内心世界。弗洛伊德说，在别人的屏幕上多拉也投影了她的性幻想。无意识就像是一只冲突在其中沸腾的大锅，其中也隐藏着全部性欲能力的精神活动，甚至那些年青少女的精神活动——不管她们承认不承认，弗洛伊德说，不管她们喜欢不喜欢。

## 小 汉 斯

好像谁越能理解多拉的处境，越能理解弗洛伊德对于此事的阴茎构想，谁就越是反对他的构想：多拉自己就是如此。弗洛伊德在后记中写道，由于他向多拉说明了她的无意识欲望实情，导致多拉停止治疗；并且说这是一个自我伤害的行为。然而多拉对自己病情的认识似乎比她的医生更清晰。因为正当弗洛伊德处在兴奋颠峰的时刻，诠释多拉袒露的梦，她断绝了同弗洛伊德的关系，使他完全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甚至可以说，多拉把他阉割了。

说成阉割是看待这一问题的一种看法。然而千真万确的是，弗洛伊德把阉割作为他下一病例报告的焦点，即那篇《一例五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也以“小汉斯”病例之名而著称于世。如果说弗洛伊德撰写多拉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焦虑不安，那么他完成小汉斯的报告时可谓趾高气昂了。似乎弗洛伊德在研究事业上已不再是孤立独行。1906年他的研究在维也纳以外吸引了第一位追随者；瑞士的精神病专家尤金·布洛伊勒<sup>①</sup>，布洛伊勒曾创立“精神分裂症”一词，而且是苏黎世布尔格赫尔茨利精神病院院长；他的一个得力助手是一位年轻有为十分推崇弗洛伊德的医生，叫卡尔·荣。（后来荣和布洛伊勒都中断了与弗洛伊德的合作关系。）其后弗洛伊德的理论又吸引了柏林的M·艾廷根和卡尔·亚伯拉罕，威尔士的埃内斯特·琼斯（他是读了“多拉”报告之后参加的），意大利的爱德华多·魏斯以及匈牙利的山多尔·费伦采。1908年弗洛伊德在萨尔茨堡举行了首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议。1909年，弗洛伊德应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之邀作了系列讲课。同年，发表了《恐怖症之分析》。虽然有些事情如美国的衣食住行，美国人纵容孩子的教育方式以及美国文化粗俗等方面为弗洛伊德所不齿，但那种荣誉使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精神分析学不断地取得进展，但其方法依然受到多方面

---

① 尤金·布洛伊勒：（1857—1939）当代最有影响的瑞士心理学家之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早期支持者，后因学术问题与弗洛伊德破裂。因采用精神分裂症一词描述以前称为早发性痴呆的疾病，并因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而享有盛名。主要著作《精神分裂症中的早发性痴呆群》。——编注

的批驳，即使对于那些乐于接受神经官能症与儿童时期性欲有关观点的人来说也而临一个问题：弗洛伊德主义重建性能力理论乃是依靠成人病理学之余唾。弗洛伊德写道：“甚至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希望这些基本原理能够得到更直截了当的证据，而不要绕圈子。”这一证据就是有血有肉的小汉斯。

男孩的真名叫赫伯特·格拉夫，其父马克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维也纳音乐家，是在弗洛伊德家举行的星期三聚会的早期会员，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汉斯的母亲奥尔加·赫尼希·格拉夫曾经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格拉夫夫妇同意将他们的儿子作为分析病例，记录下儿子的梦和闲聊等情况，以及弗洛伊德认为在孩子发育时期，尤其是关于性发育方面有价值的事情。关于格拉夫夫妇所做的事，全看你持什么观点，也许认为是一种具有先进意义的事，也许认为是完全不近人情之举。在汉斯出生的1903年，多数医生是否认儿童期存在性欲的。

那些医生、格拉夫夫妇以及弗洛伊德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有关孩子天真无邪的观点在当时是如何地盛行。后来，历史学家菲利浦·阿里耶斯在《几世纪以来的儿童》一书中指出了直到17世纪晚期欧洲就此问题流行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阿里耶斯以法国的亨利四世<sup>①</sup>的官廷为例证，那里的御医

---

<sup>①</sup>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波旁王朝国王(1589—1610)、那瓦尔国王(1572—1589)。在位期间，改宗天主教。1589年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1593年后不再召集三级会议，厉行专制主义统治。——编注



埃罗亚德每天记录下亨利的侄子路易十三<sup>①</sup>儿童时期的日常起居。阿里耶斯写道：“人们可以对凡尔赛宫中有关行为、性欲及其他方面的文件吃怀疑态度，然而却不能对埃罗亚德日志的每一页上都有符合初期弗洛伊德学说的事实视而不见。

埃罗亚德写道，路易十三这个未来的统治者周岁之际让所有人亲吻他的鸡鸡。3岁时就让他女教师注意到他鸡鸡的勃起。他说：“我的鸡鸡象个吊桥，瞧它是怎么上下摆动的！”有一次他给当国王的父亲看他的表演时，却因突然“阳痿”而十分尴尬。小路易难过地嘟囔道：“爸爸，这里没有骨头，但有时有！”

人们不清楚思想开通的马克斯·格拉夫会不会把自己儿子的这类行为告诉弗洛伊德，在舒服的时候，就是在皇宫里它也大不起来。格拉夫后来和弗洛伊德破裂了，然而在弗洛伊德死后，他还是写了一篇亲切宽容的怀念弗洛伊德和星期三聚会的忆旧文章。毫无疑问，在那些集会上，阴茎以及阴茎的潜能是经常的话题。弗洛伊德认为在神经官能症的病原中，性欲肯定是其中之一。有关那个聚会的另一件事可能就是曾首先要求弗洛伊德召集那个聚会的威廉·斯特克尔医生，在弗洛伊德治好他的阳痿之后，对精神分析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弗洛伊德的沙龙是对性的问题畅所欲言，百无禁忌的场

---

<sup>①</sup> 路易十三：(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在位)。亨利四世的长子。1610年5月即位。因被摄政母后玛丽·德·美第奇排斥于权力之外，忿而把有野心的吕伊纳作为心腹，使之成为政府的主宰人物。后黎塞留出任首相。对外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路易十三被人尊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一。——编注

所,这在维也纳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罕见的。地方疗养院院长鲁道夫·冯·乌尔班奇尔希在他主持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聚会上讲述了自己婚前的性经历,特别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青春期的手淫行为。在另一次聚会上,皮肤科医生马克西米利安·施泰纳说,他一度因节欲罹患严重的身心失调症,而自从和患阳痿的朋友之妻偷情以后,他的身心失调症一下子消失了。这对格拉夫和弗洛伊德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新奇之事。1908年格拉夫来找弗洛伊德,说了下面的问题:他的小儿子对自己的阴茎很着迷,进而对动物的阴茎着迷,最后演变为一种奇怪的恐惧症。从前极爱到外面玩耍的小汉斯现在非常害怕离开家。因为有一次外出的时候,一匹拴着的大马要咬他,他吓坏了。

为了便于分析,决定由格拉夫向儿子转提一些由弗洛伊德设计的问题,然后将儿子的回答转告给他。汉斯作为病人只到弗洛伊德的诊所去过一次。弗洛伊德认为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只能由他们的父母医治,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观点。事实上,是由旁人对小汉斯进行分析的。弗洛伊德对埃内斯特·琼斯说:“我从未这么真切地观察过儿童的心灵。”或许他讲得对,但这种观察是间接的。

实际上小汉斯多年来一直对弗洛伊德的研究有所助益。在《儿童的性启蒙》一书中小汉斯是个“快乐的小男孩”,自从妹妹出生后,表现出对性知识的迫切欲望。同时他也是另一著作《论儿童的性原理》中的儿童。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提出一个最著名同时争议最多的论断:“包括女性在内所有的人都认为有阴茎”。弗洛伊德说,一个男孩一旦看到与这种错误想法相反的证据,就会萌发阉割情结;他坚持认为这是所有男孩

都会经历的创伤。但是关于这个情结，只是在《恐惧症的分析》一书中才作了详细的讨论，或者更贴切地说“阐述”。这次小汉斯是他自己的这出精神戏剧中真名实姓的演员，说着和写着他自己的台词。

“妈咪，你有小鸡鸡吗？”小汉斯在他快过3岁生日的时候问了这样的问题，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对自己的鸡鸡——即他的阴茎——有了手淫的幻想。（格拉夫太太被问得措手不及，于是略显油滑地误答道：“当然啦。”）

汉斯（3岁）：“爸爸，你有小鸡鸡吗？”

汉斯（还是3岁的时候，看见屋外的盆里有血，妈妈正在生小妹妹）：“但我的鸡鸡不流血！”

汉斯（小妹妹出生后不久）：“妹妹的鸡鸡还太小，等她长大了鸡鸡就大了。”

在汉斯的想象中所有人都有“鸡鸡”——包括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甚至火车头，他看到从机器往外流水。但是谁的鸡鸡也比不上他在维也纳街上看到的拉车马的大。一开始小汉斯对那个巨大的器官十分着迷。后来他开始害怕了。一次小汉斯和母亲出去散步时看见马正用力去拉车的时候摔倒了，使他的恐惧达到了极点。从此之后，汉斯再不想出去了。

这些细节使弗洛伊德深感兴奋，因为他关于婴儿期性发育的观点得到了证实。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发表在1905年出版的《性论三篇》之中。小汉斯内心对性充满了好奇、幻想，和现在所说的性恐惧——这一切都源于在幼儿期他想弄懂自己的阴茎，弄懂其生殖的作用、弄懂他自己这个东西的重大意义，以及弄懂他周围人的阴茎是怎么回事。弗洛伊德后来在汉斯病例里写道，这些问题是“所有男性的共同特征，

是人类体质的一部分。”虽然是二手得来的，弗洛伊德对观察结果依然十分兴奋，他终于从汉斯身上证实了“性冲动和性愿望”的存在。对这一点，反对者们则是大声疾呼地否认，说这是只从一名儿童身上得到的“生活中的独特事例”。而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支持者们也在寻求的直接证据。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治疗汉斯的关键时刻是小汉斯同他父亲的一次谈话。依照弗洛伊德的建议，格拉夫给儿子上了一堂简短的关于生殖的生物课，告诉他不管他是怎样想象那事的（以及他的母亲对他的提问的未加思索的回答），他的母亲及姐妹都没有“鸡鸡”。格拉夫尽量消除汉斯害怕动物“鸡鸡”的心理，说道：“身体庞大的动物‘鸡鸡’也大，个子小的动物‘鸡鸡’也小。”针对这点小汉斯反应说：“人人都有‘鸡鸡’，等我长大了，‘鸡鸡’也随着长大。这是相关的。”

弗洛伊德相信在这个问题上讲真话的力量，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很少见的。对弗洛伊德而言，汉斯的回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肯定汉斯并不是害怕马的巨大“鸡鸡”，他怕的是失去自己的“鸡鸡”，那是由于他刚刚从父亲那听到一些使他忧虑的消息而萌生的，这一点他起初并不相信。这个令人担心的消息，弗洛伊德写道：

必然地对汉斯的自信心起了粉碎作用……引起了他的阉割情结。没有鸡鸡的万物生灵真的能生存吗？如果是这样，他们拿走自己的鸡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汉斯的恐马症表明他正在经历俄狄浦斯阶段，这正是弗洛伊德最想分析的。但他首先在这篇医学文章的第一段加上

一个奇怪脚注，说明割礼与反犹主义在心理上的联系，这两件事都与小汉斯病例毫无联系，除非小汉斯本人事实上是一个犹太人，而这个事实弗洛伊德却只字未提。弗洛伊德在那页的最下边写道：“阉割情结是反犹主义最深的潜意识根源。”

因为即使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当听到犹太人竟然把阴茎割掉了（他们认为是整个阴茎），也会有理由鄙视犹太人的。

很难找到更直接的证据能来证实反犹主义，以及犹太人阴茎所起的作用，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了。

但是这时弗洛伊德突然转回到小汉斯和他的俄狄浦斯问题。他认为吓着孩子的那匹马代表了汉斯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嘴唇上长着浓黑胡须的雄壮汉子，就像那头长着黑嘴的吓人畜牲。汉斯担心父亲生他的气，因为在他母亲，违背他父亲的意愿，在床上搂着他时，他无法抑制对母亲的情欲。于是，汉斯希望父亲死，这种念头使他变得更加焦虑。咬人的那匹马就是发怒要阉割他的父亲的替身；摔倒的马象征着被小汉斯盼着死去的父亲。小汉斯焦虑地体验着这些冲突。他在把父亲当作敌人而嫉恨地同时又爱他的父亲——这种矛盾心理使他一拳打父亲胃部，而又亲吻他刚才进攻的那个部位。一次小汉斯的父亲带他去弗洛伊德的诊室，弗洛伊德向他解释了他为什么有这样地感觉。

“我……揭露出他之所以害怕他父亲是原因是他非常喜欢母亲。这是必然的。”我告诉他，他所想的，

他父亲对此很生气，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管如此，他父亲是喜欢他的，他可以承认所有的事情，用不着害怕。我接着说，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小汉斯要来，他会非常喜欢他的母亲，而且必然的会因此害怕他的父亲；我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了他的父亲。

汉斯在回家的路上问道：“爸爸，教授和上帝讲话吗？”

不久汉斯的病症开始消失了。这些外表的变化伴随精神的调整。汉斯梦见一个管子匠把他的阴茎拿走了，给他换上了一个更大的。他告诉爹爹说：“像你的一样大。”一旦走出阉割焦虑，心理开始成熟。弗洛伊德写道，这个小俄狄浦斯像所有正常人一样，决定不再害怕父亲了，也不杀他父亲了，而是把父亲当成榜样。

## 原始人的禁忌

13年后弗洛伊德在小汉斯病例的后记中讲到真的小汉斯，赫伯特·格拉夫对他的访问，这时他已经长成小伙子，希望在音乐方面有所作为。（格拉夫后来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监督。）精神分析的宿敌认为汉斯在不具备抵御淫秽能力的时候接触弗洛伊德主义中大量荒淫东西，因而曾预言过汉斯最糟糕的结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弗洛伊德非常高兴没有出现那种情况，同时他也庆幸格拉夫没有辨出分析报告中的那个男孩就是他本人。

加深弗洛伊德原有担心的第二件事是他的那些病例。虽

然他认为这些病例是他的治疗方法的必要明证，但还是担心就像以前的《歌斯底里研究》那样被当作“短篇小说”来读。或许在当时只有这种写作方式才适合于叙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现实冲突，压抑冲突以及阴茎冲突，才能让人们了解弗洛伊德那些备受争议的著作。一本关乎整个人类的病例，曾被一位当代评论家讽刺为“假设故事”。这个污辱性的说法是收到拉迪亚德·吉卜林极富想象力的向孩子解释美洲豹身上的斑点以及动物学中的其它奇特现象的儿童读物题目的启发而来的。这本弗洛伊德最大胆的一项病例研究，其中融合了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以及有些人所说的无稽之谈，于1913年出版，名为《图腾与禁忌》。

显然小汉斯病例又一次为他的分析事业做出贡献。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会议记录表明，那一病例中的真知灼见推动弗洛伊德一度着手更大的研究。弗洛伊德对星期三聚会的同仁们讲，汉斯的阉割焦虑更加证实了神经官能症是由“性冲动的丧失”引起的。汉斯把对父亲的爱与恨转移成对马的畏惧，这一方式类似于原始人的做法，他们虽然把图腾动物奉若神明，在某些肃穆的宗教仪式上，也还是会将其宰杀飧食。那些图腾部落禁忌乱伦。乱伦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心理因素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原始人的精神、儿童的精神以及神经病人的精神三者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弗洛伊德对此还不能确定。然而在实践中以及与其他分析家的会晤中得出两个结论。他曾经为其中的几个人治过阳痿。儿童害怕失去阴茎；成年神经病患者害怕使用它。

精神分析也许能够解释这些现象，它通过研究人类的过去，由个人以前精神碎片找到真实的思想。这是一种无可抗拒

的挑战。数年之后，弗洛伊德宣称药物对文化及哲学方面的真正激情而言是一种“迂远之物”。于是他开始阅读大量关于人类学和宗教的书籍——其中包括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詹姆士·弗·雷泽的《图腾崇拜和族外婚》以及罗伯逊·史密斯的《闪米特宗教讲稿》，并在选定达尔文主义作为他思考的基础以前，研究那位打破传统的英国进化论者在《人的由来》中所假定的原始部落。

“我们或许可以从……所有雄性四足哺乳动物的嫉妒得出结论，”达尔文写道，“在自然状态下，杂乱交配是极其不可能的。”<sup>①</sup>更可能的是“原始人类的男人居住在小的族群中，每个人都有许多妻子，只要他能够得到并且养得起；对这些妻子他会妒忌地守卫着。”或者“他自己可以和几个妻子在一起，像大猩猩那样，因为所有的本族人都同意……”

但是一个族群里只能有一个成年男性；一个男性青年长大后，要通过竞争来角逐统治地位，最强壮的杀死其他男性成年人或将他们驱逐，自己成为这个族群的首领。

毫不奇怪，弗洛伊德在开始运用达尔文理论。他的学术素养充满了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主义的三大观念对弗洛伊德的观点有着长足的影响；首先，每一个生理上的细节都能从其机能上推断其意义；其次，如果在目前状况中找不到其含义，

---

<sup>①</sup> 达尔文死得过早，未能看到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每周固定节目，那个节目播放关于黑猩猩的记录片，很显然，它们似乎有着永远也不会疲倦的性欲。——译注



那肯定能从其过去找到；第三，驱动自然历史的推动力是冲突。弗洛伊德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心理学中，达尔文的生理上的细节变成了弗洛伊德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他坚持认为即使是看来最无足轻重的末节，——梦和口误——也都具有含义，这一含义往往能从过去找到。不过在达尔文看来，这种本质的冲突存在于物种和环境之间，而对弗洛伊德而言则存在于性和死亡之间。他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论证这种无可避免的永恒竞争，是和人类的生命一样久远，没有任何地方这种风险会更大：胜者能保住他的阴茎，败者则将失去。

在弗洛伊德重建的理论中，原始人的父亲甚至比达尔文想象的更加残暴。儿子们被驱逐或者杀死算是幸运的，更倒霉的会成为挑战那个原来男人性垄断而付出代价的行尸走肉。被阉割。后来，弗洛伊德推论说这种制度触发了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反抗，遭驱逐的弟兄们和生活于屈辱之中的阉人联合起来推翻父亲的统治。将其阉割，然后杀死。弗洛伊德补充道：“不用说，他们把他们的牺牲者吃掉了。”这个父亲“无疑是这些弟兄们惧怕、妒忌的对象；而且在吃掉他的行动中……每个人都获得一部分他的力量。”

但要为什么要同意只分得一部分呢？未遭到阉割的弟兄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共同生理结构都有阴茎，而且都想使用它，并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每个人都想成为父王，并拥有与之俱来的性特权。性对抗和兄弟间的残杀接踵而至，直到这些在流放中产生了群体意识的弟兄们决定恢复联合。弗洛伊德写道，这种协议推动了有组织宗教的诞生。对弑父之罪的后悔导致了重新把父亲奉为共同崇拜的图腾动物。所有儿子都放弃了成为新父亲的想法，发誓使占有同部落的女性，青年男

人的母亲、姐妹以及堂姐妹成为禁忌。伴侣必须到外族去寻找。弗洛伊德说道,随着这种性克制制度的实行,法律、道德、宗教,以及所有与之俱来的神经官能症,开始出现。

这类“假设的故事”把最早的人类解释为社会的动物。但是这样一来,《图腾与禁忌》本身也经过了进化过程。于是基于达尔文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弗洛伊德理论就变成了《创世记》<sup>①</sup>的世俗改写本,或者一位使用现代精神分析法的奥古斯丁。文章的脉络开始偏离达尔文的思路。在达尔文看来,性是一种自然行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则显然并非如此。如果说病人的梦和一些失言给予他启迪的话,那就是作为文明社会的人,对自己的性欲总是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而正是这种并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意识,在心理学中称之为内疚或耻辱,界定了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将他与动物界的其他动物分开。弗洛伊德说,这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对弗洛伊德来说,性欲推动的杀死原始父亲行为正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吻合,标志着文明的开始。归根结底(和他所发现并为之自豪的“神经官能症的核心”一样),这种犯罪是由间大幻想构成的——除掉父亲,与母亲性交,是原始弟兄们行为的翻版。这一点促使弗洛伊德作出当时最大胆的论断。它在《图腾与禁忌》中写道,俄狄浦斯情结并不仅仅是普遍存在的

---

① 《创世记》:《圣经·旧约》的首卷。记述世界远古史和以色列人列祖的来历。第一部分叙上帝创造世界,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该隐杀亚伯,诺亚造方舟以避洪水,世人妄建巴别塔等故事。第二部先叙上帝如何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继而述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事迹,包括以撒及其孪生子雅各与以扫的故事以及以约瑟生平为中心的雅各一字故事。——编注

事实,还是一种对真实事件的记忆。弗洛伊德行医期间发现个人对历史的记忆不会消失,这种记忆会永久保存在潜意识之中。正如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写道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病患……是从对往事的回忆中得来的。”现在他说,这对全人类来讲都是正确的。弗洛伊德写道,“存在于个人精神生活之中的,不仅是他本人的经历,还有与生俱来的东西,原始的传统。”这一观点类似于容格的“集体潜意识”。“传统”这个词在弗洛伊德撰写《图腾与禁忌》时尚未创造出来,弗洛伊德建议使用,现在已经渗入到我们的遗传密码之中。由阉割焦虑和男性器官的里比多驱动的原始弑亲罪在潜意识中世代相传成为俄狄浦斯情结,使这种犯罪及其后果对于那些实际参与者,以及我们,同样真实。

## 克林顿的性丑闻

弗洛伊德认为后天习得的性格可以遗传的观点说明他是一个半瓶醋的遗传学家。但是由 20 世纪弹劾总统的官司爆出的性丑闻则表明他的确是一位非常具有先见之明的心理学家。从多方面来看,比尔·克林顿与检察官们之间那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犹如上演了一部《图腾与禁忌》中原始戏剧的现代续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的主要观点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也提到过,即文明需要的是性克制。因此,一个



克林顿

男人作这样的事，就犹如肆无忌惮地与所有女性有肌肤之亲，而这是对公共秩序之真正基础的威胁。照此看来，克林顿犯的错误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让自己变成潜意识幻想的攻击目标，在这场攻击中他就是那个原始部落中的父亲，而且，如果文明还要持续，就得把他拿下来。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乔纳森·利尔 1998 年写的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上提到，克林顿的真正罪过并非做伪证，而在于他自以为“至高无上，可以同任何人性交。即便是一个上帝”，或者原始部落的父亲，“也可能会因为这个被轰走。”只不过是部落弟兄们联合起把他阉割处死之前，才得以侥幸于一时而已。事实上，一些最为激进的国会议员弟兄们——约特·金里奇、亨利·海德以及鲍博·利文斯顿，本人就被控告有性的不端行为。恰恰说明弗洛伊德把这出戏剧的性质定为性竞争的判断，是正确的。几位前雇员，最为慷慨激昂的如迪·迪·迈尔斯、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罗伯特·赖克和戴维·格根。在电视上对克林顿进行指责，表明了被阉割的弟兄们也都参加了反抗。

如果弗洛伊德还活着，看到他的有关原始社会的戏剧得以在全国电视上再次演出一定非常心满意足。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克林顿的行为一定会让他吓一跳。在椭圆形办公室或在其他地方进行口交，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两性之间反常的性交，用身体的其他部分来代替生殖器官的作用，无疑受到了社会的更大重视。”他在《“文明的”性道德及现代神经疾病》中写道，“然而这些行为不能看作是无害的……”

它们在道德上是应当予以反对的，因为它们使人  
类两性间严肃的性关系沦为一种妓女游戏。”

无论怎么说，弗洛伊德撰写《图腾与禁忌》的时候并非想要用以解释美国的总统体制以及某位总统的反常行为。他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阐述道，后天习得的性格可以遗传，这是因为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解释进化，表明“无意识潜能遍及全身”。夏尔科在神经病人讲座中也证明了此观点。弗洛伊德相信可以遗传，这使他那最珍贵的发现即俄狄浦斯情结又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无意识心理如用古代的心灵“对话石”，弗洛伊德曾竭力要怀疑他理论的同事们去谛听。如今，历经漫长的岁月，无意识心理渐已成熟，并且满载着历史进化的力量。

奇怪的是，世俗主义者的达尔文却赋予那种力量以宗教气息。原始的弑父罪类似于奥古斯丁论述的原罪，而《图腾与禁忌》似乎是一部采用精神分析法重新改写的《创世记》。但是对于弗洛伊德来讲，创造出来的不是人类的生命及其后来的堕落，而是文明与神经官能症。人类的故事和每个人的故事是相同的。这是一部同样的心灵戏剧，由阉割焦虑引起的神秘性犯罪或凶杀，只不过是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弗洛伊德和奥古斯丁在重要之点上是一致的：都承认阴茎的精神潜能和历史潜能。希波大主教认为，原罪是通过精液代代相传，对亚当侮慢上帝的惩罚是使阴茎的勃起不受自我约束。弗洛伊德则认为，杀死原始父亲和占有母亲的做法是通过俄狄浦斯情结遗传下来，而对人类的惩罚就是用文明来约束自我的阴茎勃起。

至于如何进行约束，法律条文写得一清二楚。法律以及文化准则要求的是性克制；运用法律手段来禁止现代社会中人们恬恶不悛的罪行，强奸、通奸、恋童以及乱伦等等。然而在弗洛伊德看来，法律只能揭露这类事情的一半。而且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对阴茎的约束是间接的。只有文明孕育出的男性“心理阳痿”，弗洛伊德在1912年写道，才能比任何其他办法更有效地，把更多的人送到他的诊所来，从而解决问题。

文明使男人“能够取得他最崇高的成就”，弗洛伊德写道，对于这一点，他，作为一名沉默寡言、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绅士，给予一定的赞赏。然而赞赏之余，不免有几分惆怅。“我们是被迫听信这种无望的预后的”他写道，“要求性的本能去适应人类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反之亦然。”文明的勃起与男人的那个器官的勃起，弗洛伊德说，是一对不可避免的，而且永恒的矛盾。

## 弗洛伊德的性生活

在克林顿性丑闻的整个过程中，总统的辩护律师批评进行攻击的一方将个人私生活与职业生涯混为一谈。这一辩解，无论如何，克林顿所犯的错误即使是在白宫内，也是属于私生活的范畴。就算是令人反感，这些错误也不会影响他的政绩，因此，它们是风马牛毫不相干的两回事。民意测验最终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同了这一观点。当然，对于弗洛伊德，也有攻击者和拥护者双方。但是双方对观点的争执，比政治家们的争执更为激烈，只是在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要理解精神分析必须先懂得信息与信息载体，以及个人与职业之间的相互相关。

精神分析诞生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探索，在弗洛伊德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具有空前智慧勇气与力量的行为。弗洛伊德是从他那完全属于私人的领域发掘出真理的，其中有许多并不多么光彩，而这些，他后来从别人身上发现，是具有普遍性的。反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也强调自省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这些人没有看到这位勇气十足的临床医生如何探求内心空间，然后如何从病人身上找到相关的佐证。他们认为这是一名色迷迷的江湖郎中在病人身上伪造证据。然而无论赞同的人还是反对的人，都认识到要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就必须了解弗洛伊德，他是一个通过模糊的身心三棱镜来透视人的精神生活的人。

然而要了解弗洛伊德，就得知道，在他看来，身体的各部分生来是并不等同的。弗洛伊德坚持认为，男人与他的阴茎的关系，是人类精神历史的驱动力，这一联系既是有自我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对人类以及每个男性，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关于人类生存的极具说服力又发人深思的观点进而使人想到另一个问题：弗洛伊德与他自己的阴茎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提法是，弗洛伊德的性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报纸上通常把他贬称为浪子或者性投机者。其实弗洛伊德对自己性生活的看法与报纸的说法截然不同。詹姆士·杰克逊·普特南是哈佛大学教授，曾为弗洛伊德《性论三篇》的美国版写过序言。1915年弗洛伊德在写给詹姆士·杰克逊·普特南的信中承认，“我赞同性生活的广泛自由，但我本人并不怎么使用这一自由。”显而易见，这是他在婚前以及婚后的真实写照。为弗洛伊德撰写正式传记的埃内斯特·琼

斯相信弗洛伊德 1885 年 9 月 30 日 30 岁与玛莎·伯尼斯结婚时还是处子。

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彼得·J·斯韦尔斯曾受到许多弗洛伊德主义者的痛斥，他说弗洛伊德早期的里比多理论是在可卡因的药理作用下构思而成的，其理论的前提是身心两方面均已中毒的性障碍。弗洛伊德婚前手淫，婚后因不能尽到性的义务而深感沮丧。然而婚前，可卡因和性行为的确给年轻的弗洛伊德带来惬意。1884 年 6 月他写给未婚新娘的信中警告道，“我的公主，当我来看望你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了不幸，我会亲吻你那红红的……而你反对的话，你就会知道谁更强壮，是你这个温柔的小淑女……还是我这个可卡因遍及全身的高大野性男子。”

不管弗洛伊德有没有吸毒，“高大野性”的他在婚姻的前几年生下了 6 个孩子。这似乎更能生动地说明他对阴茎使用的兴趣。然而实际上弗洛伊德的生育能力不大取决于里比多，更多的是因为讨厌使用避孕套。1893 年，弗洛伊德已经 37 岁，他曾对弗利斯说过他和妻子为了避孕正在过“节制的生活”，同时还提出其它的预防措施。4 年后，弗洛伊德对弗利斯说道：“性兴奋对我这样的人来已经没用了。”之后，他又暗示说，他的节制婚姻生活并不全是为了控制生育，更多的是因为害怕阴茎会杀了他。1909 年他在《综述歇斯底里发作》一书中奇怪地声称每一次的性高潮都会导致“明显的意识上的失误。”弗洛伊德 15 年前曾经写过关于他的“死亡谵语”，害怕冠状动脉在性交时停止跳动。这一切听上去非常滑稽可笑：评论家抨击弗洛伊德把性当作全部人生，而弗洛伊德看到性却常常会想到死亡。



## 文明与神经官能症

弗洛伊德与他的阴茎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他在病人身上发现的那种关系。弗洛伊德在治疗中努力使病人意识到他们潜意识里的恐惧，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会减少由此造成的伤害。（然而弗洛伊德在生活中乐于把性话题和阉割话题升华为工作与雪茄。）由于撰写《图腾与禁忌》，弗洛伊德对文化这一最本质范畴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他宣称，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有组织社会结构，诞生于阉割焦虑，性欲望以及凶杀行为之中；随后因懊悔自责而节制本能，但常常导致阳痿。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写道，人类在史前与目前都在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那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在最有影响力的基督神学家奥古斯丁以后，还没有什么人能这样把阴茎毫不含糊地摆在个人和整体命运的中心。在神圣的希波大主教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能如此将这种普遍的知识扩展到西方的生活与文化之中。

我们进入了文明。而且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我们害怕使用我们的阴茎，然而又害怕失去它。人的事具有政治性，而政治又是人的事。对这些事实没有人比弗洛伊德认识得更清楚。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他重申了这些远见卓识的观点。然而弗洛伊德从未将政治分析转为政治行动。他认为扯下文化的遮羞布使真相暴露于众已经足矣。弗洛伊德没有号召人们改造文明，而是以不满的情绪看待它。这位卓有建树的心理学家是一个保守的市民，他只是对阴茎进行精神分析，而绝不把它政治化。

弗洛伊德逝世后阴茎才成为热门的政治话题，这一运动由一些激进主义者领导，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阴茎中心主义是他们正在致力于推翻的那个建筑的支柱。女权主义者重新把阴茎定性为政治压迫和性压迫的工具。他们既不害怕阉割，也不对它有所妒忌，但是意识到是由它而来，而且有赖于它。有关男性器官的观念再一次历经混乱的改变。于是两性间的战争从无意识变为有意识，从沙发到了床上，从心灵走上大街。看起来，拥有阴茎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第五章

攻城之槌



## 阴茎的政治化

1962年，即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神秘》问世的前一年，海伦·格利·布朗完成了《性与单身女子》一书。她在书中写道，女人无论结婚与否都可以寻求满足。这种在当今被认作奇谈怪论的观点在当时既受到了人们备至的推崇，又遭到了谩骂与指责。她在一次公共场合露面时曾被投掷水果，她曾应邀定期出席“今晚节目”，她还曾受雇为政治上保守却善于经营的赫斯特家族重新打造一本面向大众的名为《世界主义者》的杂志，以使这本逐渐被人们冷落的杂志成为广受单身女子欢迎的宝典。不久，布朗夫人这位实为已婚的“单身女子”便跻身美国薪水最高的决策经理人之列。而在当时，对于女性来说，董事会管理层的层宛如一座由男性主宰的防范严密的堡垒。10年后，布朗被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赞誉为“女权运动的先驱”。1999年，赫斯特家族创办的另一本杂志《女士之家》还把布朗列入了“20世纪百位重要女性”的大名单。因此在21世纪的第一年，当人们看到78岁高龄的布朗还在忙于出版回忆录，兜售更多的早已使她名利双收的建议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性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三样东西之一，我不知道另外两样是什么。”她写道。



布 朗

布朗还提到她办公室里写着“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八方”的横幅。然而令新闻界最为关注的却是另一则建议：

“把精液涂到脸上，”布朗鼓吹道，这种东西“很可能富含蛋白质，因为精子会发育成婴儿。把你的脸弄得精致些，他会因此而高兴。”

不管怎样搞到这种润肤露，都很难想象斯泰纳姆女士或是弗里登女士会提出同样的建议。事实上，在参议院对屡次施行性骚扰行为的鲍伯·帕克伍德进行调查时，布朗为在工作场所发生的性骚扰行为所做的辩护，以及她的其他的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已经动摇了她在女权运动中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领导地位。即便如此，布朗在咨询业界的辉煌成就却不仅仅只证明了一位女性追求名誉、获得财富、觅得如意郎君的成功，她的成功还对阴茎文化史上最动荡混乱的一个时期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在这段时期，没有精液制造器官的人们对有关该器官的原有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那是一代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有教养、在政治上更有能力的新女性，她们拒不接受自己是被阉割的男人的观点。她们相信自己的性欲潜能，却否认插入的阴茎是唯一能使她们达到“成熟女性”的性高潮，或是得到任何快感的惟一途径。曾在越南战争时期的和平大会上高唱“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妇女们开始对做爱与战争这两种行为到底有何不同产生了疑问。她们做爱时感受到的常常不是快乐充实，而是一种仿佛被敌人入侵、占领时产生的屈辱感。对于她们来说，勃起的阴茎更像攻击她们的武器，而非带给她们快乐的源泉。

这种新论调还不只囿于床榻之上。有史以来，一场有组织的运动首次对阴道与阴茎的关系是否只是一个私人问题提出

了疑问。这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绝不只是私人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正如《女性的神秘》中所描绘的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画卷所示,在美国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产阶级单调的婚姻生活到妇女所获得的有限的工作机会,都是男性支配着女性。而这种种现象都是由性爱行为本身决定的。男性把这种男性进攻处于主导地位,女性接受处于服从地位的性爱行为看作是一种生物行为,而女性则认为这种行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矫揉造作的从男性需要的角度定义女性性欲的异性恋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在半个世纪前的第一次高潮中妇女争得了选举权当这种反正统文化的思潮发展到女权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很多妇女开始意识到性解放运动的真正受益者是男人。新左派运动中的男人与老右派运动中的男人同样仇恨妇女。抱着变革社会的目的参加新左派运动的妇女对这一点更是深有体会:她们的男性运动领导人希望她们随叫随到,满足他们的性要求。当被问及妇女在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中所处的位置时,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给出了著名的答案:“躺位”<sup>①</sup>。

最终,女权主义者因自身处境而产生的怒火越来越集中地烧向了阴茎。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与其特有器官的关系总是体现在:是我支配‘它’,还是‘它’支配我?这个问题中。如今女性在考虑自己与阴茎的关系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她们拒绝这个器官以任何方式限制她们的性独立与政治自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完全由男人构想的、普遍盛行的阴茎的文化形象开始受到了女性的重新审视。她们希望通过这种方

---

<sup>①</sup> 卡迈克尔当时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她实际是想说“仰卧”。——译注

式去解构使她们深受剥削的阴茎暴行——强奸、色情描写、甚至两相情愿的性爱行为。这种观点既没有把阴茎奉为神明，也没有把它贬为恶魔，既不赋予它生理意义，也没有赋予它心理意义。男人戏称为“工具”的器官被严肃地（有时一本正经地）指责为一种用来实施压迫的工具。阴茎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不仅在卧室，还包括文化范畴引起了空前的辩论。弗洛伊德时代被迫让位于弗里登<sup>①</sup>时代，而后又发展到“全国妇女组织”时代。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从心理角度对阴茎进行分析，那么在其下半叶就是从政治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

## 女权运动与性

女权运动中的许多先驱人物都没有想到弗洛伊德派和女权主义者会因为这些问题发展成后来的敌对阵营。1909年，弗洛伊德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讲学时，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性爱倡导人、当年美国最声名狼藉的女权运动家埃玛·戈德曼就曾积极的听众。她总是坐在前排，据一家报纸报导，她“身着一袭白色的衣裙，腰间别一枝红色的玫瑰花，一副纯洁无邪的样子”。戈德曼特别欣赏弗洛伊德对“文明”道德观的批判。这种道德观认为“好”女人没有性欲，却又对那些激起男

---

<sup>①</sup> 弗里登：（1921—）美国女权论者，以《女性的神秘》一书闻名于世。

该书探讨现代女性在传统角色中饱受挫折的原因。1966年于同道共同创“全国妇女组织”，并担任首任主席。后又出版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等著作。——编注



人兽性色欲的、被认作无性的女人嗤之以鼻。正是因为弗洛伊德指出了这种道德观的虚伪性以及其看似把妇女的社会解放与妇女的性解放联系起来观点，弗洛伊德成了戈德曼眼中的“矮子群中的巨人”。戈德曼这种对弗洛伊德的崇拜之情，在她1940年辞世之前，一直没有改变过。

或许她应该好好读读弗洛伊德的著述。实际上，弗洛伊德对“阴茎主导地位”的强调让人对其性学专家的身份产生怀疑，而且不大可能使其成为女权运动的盟友。弗洛伊德1905年提出且后来反复强调，并引起极大争议的观点认为女性气质，特别是“成熟女性”的性高潮，是通过生理传递产生的，而男性的性成熟无需借助这种传递。“女孩成为女人”，弗洛伊德写道，要完全“借助阴蒂将其所受到的刺激感传给阴道”。弗洛伊德阴茎嫉妒的观点已然将女性贬损为在私人生活中蒙受屈辱的化身。这种观点认为，女人在社会活动中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推进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现在他又发表了同样盛气凌人的观点：女人，如果只靠她自己，甚至不知道如何成为女人，是男性的进入行为教会了她们。弗洛伊德说是插入的阴茎，而不是阴蒂和阴道，唤醒了女性的性欲本能。

如果不是这样，她们就是得了病。纽约的心理分析学家桑杜尔·洛兰德1939年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月刊上的“阴道性高潮问题文稿”一文中提到了他的好几个在做爱时“阴道没有感觉”的病人。神奇的是这些病人在洛兰德的诊室里又找回了那种感觉，尽管还不清楚到底这种快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洛兰德在文中写道：“在接受分析时，伴随着病人对性爱强烈的渴望会出现阴道收缩现象。……”

一位妇女称她的阴道就像一头怪兽，时常感到饥饿……虽然性交总使她疼痛，可是对阴茎的渴望使她忍住疼痛……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学治疗），当她（在性交中）达到高潮时，常常会愤怒地尖叫。”

就这些观点，弗洛伊德的女性追随者所发出的反对呼声却出奇地少。尽管卡伦·霍尼曾在1922年由弗洛伊德主持的第七届国际心理分析大会上对阴茎嫉妒观点提出异议，但是她的看法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事实上，运动中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海伦·多伊奇和玛丽·波拿巴对弗洛伊德的观点深信不疑。多伊奇在1934年移居美国以前，曾任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会长。任职期间，她完成了心理分析师培训的规范化。她本人是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首批女性毕业生。然而多伊奇在事业上的成就并没有改变她认为女性真正的作用是在男人身下为男人服务的观念。在《女人的心理》一书中，多伊奇写道，女人有一种希望被勃起插入的阴茎“制服的强烈需要”。“女人为履行自己在性爱与生殖方面的作用所做的所有的心理准备都带有受虐狂倾向，”她写道。她还说，女人在生孩子时，尽管疼痛难忍，所感受到的是“极度的性快乐”。

玛丽·波拿巴对受虐狂这个概念也并不陌生。玛丽是拿破仑的曾侄孙女，也是弗洛伊德的救命恩人（资助弗洛伊德逃离纳粹占领的维也纳）。在《女性性欲》一书中，她把性交描述成女人遭受“男性阴茎击打”的过程，而且她认为女人“喜欢这种暴力行为。”几十年前，波拿巴曾对心理分析界所确定的性高潮作过探究，并且对一位以创新疗法治愈性冷淡，名叫哈尔班的医生大加赞赏。弗洛伊德派认为性冷淡是一种无法通过外物进

入阴道的方式达到性高潮的症状。波拿巴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自身的经历得知，很多妇女都发现阴蒂其实极不情愿放弃它们的感受能力。弗洛伊德把这种症状称为神经官能症。由赫尔教授本人进行心理分析治疗的波拿巴赞同这种观点。然而，她认为这个问题还可能有生理上的原因：有些不幸的妇女，她们的阴蒂只是因为离阴道太远才无法得到那种感觉。

波拿巴在《性学学会通报》上写道，哈尔班医生发明了一种用手术治疗“阴蒂错位”病症的疗法：切下错位的阴蒂，将它移至阴道口附近。（文中还配有好几张有关手术过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在这件事上，波拿巴一点也不马马虎虎，她亲自测量了200具女性尸首阴蒂与阴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在1927年，她本人接受了哈尔班大夫的“矫正”手术治疗。

## 推翻阴茎统治

40年以后，女权主义者们又在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她们的性满足。她们把女权运动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有时还决定把男人及他们的阴茎完全排除在男女对等关系之外。属于美国左派的女权主义者还需要关注其他问题，而1968年恰恰是一个多事之秋。1月份，北越在春节发起的进攻使得美军上将威廉·韦斯特摩兰尽快取得胜利的吹嘘化成了泡影。4月份，马丁·路德·金遇刺，各大城市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6月份，罗伯特·肯尼迪<sup>①</sup>刚刚获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初

---

<sup>①</sup> 罗伯特·肯尼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曾在其兄的政府里任司法部长。1968年竞选总统时遇刺身亡。——编注

选成功就遇刺身亡。7月份，在全国范围内电视播放了芝加哥民主大会上警察骚乱的情景。11月份，经过激烈、喧嚣的总统竞选，战前出生的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sup>①</sup>把他的手挥向空中，做了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型。他显然不知道对于30岁以下的年青人，这个手势还代表了“和平”。对于许多左派分子来说，哈米吉多顿（大决战）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概念。

一些妇女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最后的决战不会是在政治或宗教上的冲突，而是与阴茎有关的冲突。这些妇女弄不清到底哪个才是她们真正的压迫者——“体制”，还是与她们并肩作战挑战“体制”的男人。在发人深省的集会上，那些一直被认为在性解放运动中受益的妇女承认激进派男人的性要求常常使她们感觉受到了伤害。1968年6月，舒拉米丝·费尔斯通发表了一篇以“女人谈性”为题的文章，介绍了一次妇女集会的情况：妇女们倾诉了对阴茎的恐惧以及伪装达到性高潮的经历。文章的中心思想清楚明了：妇女不只在性交上受制于男人，而且在任何方面都让男人占尽了便宜。4个月以后，150名妇女出席了在芝加哥附近召开的首届全国妇女解放大会。会上，费尔斯通的观点首次在女权运动中得到了重视与拥护。尽管政治上的左派与文化上的女权主义者在会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但是，与会者们在同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安妮·克德特主持

---

① 尼克松：(1913—1994)美国律师、共和党政治家，第37届总统(1969—1974)，因肯定将被国会弹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他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任副总统达8年之久。他写有《RN：尼克松回忆录》和另外几本关于国际问题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书。到80年代后期，他又恢复了老资格政治家和外交政策专家的地位。——编注

的以“阴道性高潮的神话”为题的研讨会最受大家欢迎。

克德特说,我们生活在男性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时刻都在为阴茎地位的变化而战。有关性的真正的问题是权力之争。“人们从性的角度以男人的快乐与否为标准给女人下定义,”她说,“男人的性高潮是通过与阴道的摩擦产生的……。性冷淡被定义成女性无法达到性高潮。事实上,阴道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达到性高潮。而阴蒂才是女性性敏感区的中心。”这些事实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早在1953年,金西,以及1966年,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就对此作出了证实。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似乎对此也了如指掌。然而在女权运动中,这个事实在克德特的演讲中才首次被提到。

因为阴蒂产生性高潮不依赖于对阴道的进入行为,她说,这就“威胁到异性相恋的传统”。这让男人“害怕自己在性方面会成为牺牲品”,因此,男人都不愿提及此事。克德特并不是在鼓吹不许男人参加的性生活,而是在呼吁男女双方应该在具有完备的性知识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平等的姿态在性生活方面进行合作,即使男人的敬意并不是由衷而发的。她说,不仅要强迫男人在卧室里与女人分享权力,在其他任何方面男人也应该如此行事。如果克德特的听众在此前对个人私事即是政治大事的观点还不甚明了,那么听了克德特的演讲,她们就会恍然大悟。以此为出发点,对于很多女权运动者来说,推翻阴茎的统治乃是一件令人鼓舞振奋的事情。

1970年8月,新闻界为这场运动推举出了一位领军人物,《纽约时报》为其主持了加冕仪式。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家报纸首次连续两天刊出了同一位书评家对同一作品的评论。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开篇写道:“《性政治》一书阐明了



米利特

一位激进的女权运动家在男性以众多形形色色的方式利用女性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这本书妙趣横生，构思精巧，笔锋犀利，对历史与文学知识的驾驭令人叹为观止，书中不乏妙语警句及深刻的哲理，字里行间折射出作者炽热的激情。”

作家凯特·米利特抨击的对象是男人拥有一切

权力的父权制。这种制度是凭靠一种形成于性交活动的僵化的模式而得到加强的。虽然米利特论述的焦点是性，但她并没有着重描述两性之间在生殖器官上的生理不同（弗洛伊德的出发点）。米利特论述的重点是西方文化对这些生理上的不同做何诠释。比如：作家及哲学家把阴茎普遍描写成权力、能力及正直的象征，却总是给阴道赋予软弱、贪婪、虚伪的含义。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利特书中的主角是一位男士：法国小说家兼剧作家让·热内<sup>①</sup>。米利特认为热内在他的巨作《百

---

① 让·热内：（1910—）一个由社会遗弃者转变成的法国作家。作为小说家，他把情欲的和往往是淫猥的题材变成诗人的宇宙观。作为戏剧家，他成为先锋派戏剧的主要人物。主要小说有《玫瑰的奇迹》，《小偷的日记》等。热内是个叛逆者，一个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拒绝各种形式的社会纪律或政治义务。萨特的研究文章《圣热内、演员和殉道者》把热内的追求苦行和自我菲薄比作圣徒的行为。

花圣母》，《偷儿日记》及《阳台》中，通过对同性恋泛滥、犯罪猖獗、却极力模仿正统社会的底层社会的描写揭示出了“男女两性之间充满野蛮残暴的权力结构”。《偷儿日记》中的皮条客阿尔芒是个同性恋者。然而他对其阴茎的态度却大体与正常男人一致。对于这一点，米利特很清楚。

阿尔芒曾说过，“抵得上与它同重量的黄金。”他吹嘘说他能提起吊在它头上的一个身重体胖的男人。他把性欲、权力及快乐联系在一起……。性交证明了一种支配权力：他属于上层阶级，而另一方则是虽处于屈从、服务地位却能得到满足的人。

对阴茎狂热崇拜的异性恋者亨利·米勒与诺尔曼·梅勒对此怀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而且，如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所说，他们惯常如此。

米勒认为女人是男人泄欲、鄙夷的对象。而梅勒则把女人当作凶残的格斗对手。在《为我自己做广告》里的一篇短篇小说“她的辉煌时刻”中，梅勒生动的描写了男女双方在性交场上的较量。米利特认为这种描述充分体现了梅勒的性政治观点。梅勒在“时刻”中的代言人谢尔久斯·奥肖内西白天打理他设在曼哈顿阁楼上的斗牛学校，这种别出心裁的想法在当时听起来并不象现在这么好笑。到了晚上，他则摆出“一夜救世主”的姿态向那些长腿的纽约大学的学生传授性狂喜方面的知识。在“时刻”中，谢尔久斯的猎物在一次社交聚会上滔滔不绝的大谈特谈 T·S·艾略特，同时声明性爱中的争斗将会首次让她感受刺激。与她决斗只能用一种武器。

“这个大学女孩自命不凡的态度点燃了我裆部复仇者的欲望，此时此地我真想在地板上制服她，”梅勒写道。“我变成

了一个膨胀的……阴茎，真想给她塞进去。”可是，谢尔久斯必须等待。后来，回到了他的阁楼上，在床上，他的机会来了。他开始对她干起来，梅勒写道：“就像一支铆钉枪……”。

我一下一下地进攻。我钻得很深，重重地撞击她……然后……我把她翻过来背朝上，我的复仇者像个疯子一样疯狂……我把她伤了，我知道，她在我身下像个被困住的动物一样挥舞着双臂，……被迫放弃……她的女性象征是真正的阴道……。经过了10分钟……但是当复仇者往下走时……她最后喊叫了一下……而且我能感觉到她又开始微微的抖动，而且越来越剧烈……。所以我又把她翻过来仰卧，……我对她说，“你这个肮脏的小犹太人”。这句话使她全身受到了震动。第一阵狂吻，第二波流液，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爆发之后她终于没有了知觉了，平生第一次她在水中松弛下来……。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两个疼痛的球和一根肿胀的鸡巴，……看着她扭曲变形的脸，听着她在袖袖哒哒的说，“噢，老天，我成功了，噢，老天，我成功了。”

米利特明白，梅勒的心潮澎湃是一种丛林中灵长类动物表现出的极其不安全的表象。他的色情文学杂乱无章、愚蠢拙劣，“仿佛是在有关战争的系列报导中插写了一段体育新闻”。以前梅勒可没有听到过这种评论。一年以前，他的作品《黑夜的军队》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甚至还有他会获得诺贝尔奖的评论。然而，米利特却全然不为这些赞美之辞所影响。她说，梅勒的色情描写不仅丑陋恐怖，而且，甚至



就不是有关性,而是为了表述“为征服而性交”的观点。他们战胜的对手“不仅仅是女性,还有战胜自己对……勃起的恐惧感”。梅勒说,女人“在她生命中惟一有意义的时刻”是仰卧,可是,“男性则必须竭尽全力”,面临着一种,用梅勒的话说,“丢掉脑袋”,“费神伤身、万劫不复”的处境。

如果结果并非那么严重,米利特说,这种说法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了。她还猜测梅勒本人有时也会笑话自己。“可是,对于梅勒来讲,意识到错误并不等于不再犯这类错误。”她写道。梅勒无情的大男子傲气倒让米利特想起了布鲁克林区梅勒家附近科尼岛的人行道上出售的一种滑稽的礼品。米利特把这种叫做“彼得仪”的礼品称作“民间艺术品”。这个物件被做成尺子的形状,上面印有意思是“以阴茎大小论优劣”的文字。男人是世间万物的标尺。从希腊的黄金时代,男人就已经规范女人的行为了。米利特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用这样一个愚蠢的小棒来衡量自己。她还发现男人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缺点,无论是阴茎还是其他方面的,都归咎于女人。

《纽约时报》并不是惟一家注意到这种对男性神秘化进行批判的媒体。两周之后,米利特的脸部特写照片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不久以前,两性之间的战争还只是出现在瑟伯作品中那生活平和惬意、地势连绵起伏的乡村,”有6页之长未署名的封面故事开头写道。“如今,嘈杂的呼声喧嚣激荡,已经从纠察队聚集的街道上,从曾经禁止女人入内的酒吧间,甚至从夫妻同眠共枕的床榻边回荡开来。”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推翻父权制体制”。《性政治》一书出版以前,女权运动“既没有严谨清晰的理论以支持人们本能的热情,也没有完

整的思想体系为人们的斗争提供依据。”现在,凯特·米利特,这位“妇女解放运动的毛泽东”,填补了这些空白。《时代周刊》的下面这句话清晰地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她的政治策略是攻击所有的男性,特别是他们的阴茎:。

“读她的书让你有一种像是睾丸被放在了专门轧碎果壳的钳子里的感觉。”

毫无疑问,诺尔曼·梅勒<sup>①</sup>持有同样的观点。1971年,他写了《性的囚徒》以回击米利特。在书中,他称自己为“得奖者”,既是指他曾为1969年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得主,又暗指他自己性猛无比。《囚徒》中有忏悔坦白,有冗长的议论,但通篇都是自吹自擂。书中指出女权运动已经使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男人与其特有器官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梅勒强调说,女性的避孕措施削弱了真正的男性能力,因为避孕意味着对阴茎的控制。从前,男人拥有绝对的性权力,他可以凭借此力致女人于死地。如果不是在当时,或许就在9个月后女人生产之时。梅勒说,阴茎的存在就是为了行使这项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如今,在避孕药之后出现的安妮·克德特和凯特·米利特——使男人遭受了奇耻大辱。男人变得可有可无,阴茎变得无足轻重,它的“克星”震动按摩器已经将它取而代之。

梅勒最后提到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杞人忧天。《大众文化》

---

<sup>①</sup> 诺尔曼·梅勒:(1923—)美国小说家。它成功地把小说创作的强烈主观性和丰富想像力运用于描写真人真事的报刊文章中。它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都猛烈抨击极权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是20世纪美国中央极权机构的必然产物。主要作品有《裸者和死者》、《巴里滨》、《美国梦》等。——编注

杂志 1974 年的一期中记述了在 70 年代初曾提到大量由电池驱动的“女性脸部按摩器”的广告。显然,这种产品并不是为减轻三叉神经痛而设计的。《纽约时报》的一则广告配有一个女人把一个酷似阴茎的装置放在面颊的照片。文字说明为“‘美体器’心甘情愿为使用者按摩全身”。8.95 美元一件的长 7.5 英寸,直径为 1.625 英寸的“美体器”,比一般勃起的阴茎长 2 英寸,粗半英寸。(像许多邮购的产品一样,“美体器”也在出售幻想。)它“独特的造型”,有如任何僵直的阴茎,“以及它平滑的外形”,文中写道,“是专门为了在您需要之时,伸入到您所需要的部位,帮助您按摩。”很可能您会在家中安静的时候使用它,文中还说:“您会惊喜地发现私下美体的过程竟是您生命中如此愉快的时刻。”

梅勒更主张以传统的方式使女人身美体健。或者至少应该有所尝试。《囚徒》发表的几年以前,这位得奖者连同他那雄伟坚韧地复仇者曾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一起上了床。当时斯泰纳姆是一家杂志的记者,穿短裙,露长腿,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女权运动的领头人,曾经红极一时。对于梅勒的复仇者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据斯泰纳姆的传记称,得奖者在床上的功夫让人不敢恭维:举不起来。

这种情况不只梅勒独有,但这一事实对他不会有多大的安慰。1971 年 10 月,一个由男性内科医生组成的讨论小组在《人类性医学》杂志上就“阳痿人数是否在增加?”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除两人外,其他专家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B·莱曼·斯图尔特医生代表多数人发言,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妇女解放运动”,但他并未举出数据以证实他的结论。

## 女权主义者的尴尬境遇

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性政治》一书一再重印,而米利特本人受公众关注的时间却并不长。上了《时代周刊》封面的 3 个月后,已是雕刻家吉村文雄太太的米利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性解放论坛上,勉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米利特更愿意用“两性恋”这个词,可是向她挑战的妇女却嘲笑说这是“妥协”。)这位女权运动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被一个女性同性恋分离主义者逼到如此窘境,揭示了女权运动所处的困境,这正是因为女权主义者新近把关注的焦点转到了男性器官造成的。一些女权主义者质问道:如果你与“你的敌人同床共枕”,又何谈推翻阴茎的统治?但以贝蒂·弗里登为首的其他人坚持认为媒体不应将女权主义者简单地等同于仇恨阴茎的女同性恋者。弗里登最后是输掉了女权运动中的这场较量。第二天,《时代周刊》的记者在米利特曼哈顿的阁楼上采访了她。有关这次采访的文章写道:她的坦白表明了“她已不能胜任女权运动代

言人的角色”。显然,只有绝对的异性恋妇女才有权对阴茎评头论足,才有希望得到大家的洗耳恭听。

希尔·海特符合这个要求。为了完成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研究项目,她在纽约召开的全国妇女组织大会上向与会者发放了有关性高潮



海特

的调查问卷。1974年海特以《性诚实》为名发表了基于45份问卷回答得出的初步结论。然而她的观点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但2年后，人们对海特的最终研究成果的态度却是今非昔比。

基于3000份问卷回答写成的《女性性欲海特报告》称10个妇女中有7个在性交中没有达到性高潮。大多数男人对此都毫不知情，她写道，因为性交的成功以男人达到性高潮为标准。这种在性爱上的不平等很快发展成政治上的问题，她写道。一位被调查者抱怨道，“男人希望我们为他们达到性高潮服务，就像他们希望我们为他们端咖啡一样”。另一位说插入的阴茎让她觉得自己像个“供拳击手练习的吊袋”，显然没有感受到玛丽·波拿巴和海伦·多伊奇所经历的激动兴奋。<sup>①</sup>海特这本书记述了大量的令人信服的同房秘事，并且对替代异性恋的手淫和同性恋，采取了一种客观上认可的态度。最终，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达到了2000万册。继《海特报告》之后，1970年《时代周刊》注意到的“呼声”越吵越大。

《海特报告》令它的作者名利双收，同时也招致了一些男性评论家对她的攻击。其中有好几位受雇于《屋檐》杂志的创始人、著名的阴茎至上论者鲍·古乔内。海特的裸照出现在色情杂志上，有关她本人性高潮的问题也接二连三地向她提出。其他人则藐视她的研究方法。《海特报告》是非科学性的，

---

<sup>①</sup> “拳击吊袋”的抱怨很可能不全是为政治目的。1992年英国科学家在两位女性自愿者的阴道内装上超声波检测器，随后，两位女性与她们固定的性伙伴做爱。研究发现，“阴茎插入行为伴随有女性骨盆结构的严重移位”。——译注

这些评论家认为,因为被采访者不是随机选取的。受调查者主要是对阴茎有恐惧感、常参加全国妇女大会、没有性快感的女权主义者(或许还有女同性恋者)。这些妇女描述男人在性方面的自私及无能时常常言过其实。海特回击道,她的报告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调查。这项调查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的尝试”,为妇女提供“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讲坛……。没有人能肯定用70%来量化那些在性交中得不到快乐的女性的数量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海特报告》“已经在17个国家出版发行,”她写道,“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妇女对书中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提出异议。”

如果海特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对她的批评销声匿迹,她可就大错特错了。对她的恶言攻击直到她移居欧洲才有所收敛。这种挞伐的目标和两性的战争一样古老;如果你无法消灭信息,那就消灭致送信息的人。用另一则历史故事来比喻也同样恰当贴切。埃及的石头纪念碑上记载着法老的士兵经常割下已战死的敌人的阴茎,毫无疑问他们要借此来吓退他们未来的敌人。在海特还活着的时候,她的对手采取了同一种威吓手段,比喻地说,他们力求阉割掉人们对她的信任。

## 阴茎即武器

苏珊·布朗米勒填写过海特的调查问卷。“可是我当时正沉迷于一个令我深感困惑的问题中,”她后来写道,“所以我很少意识到别人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布朗米勒以前是《新闻周刊》的撰稿人,后来到《乡村之声》周刊作记者。几年来,她一直是纽约左派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1971年,一个热爱贝多芬的

强奸犯所做的令人厌恶的事情被改编成了一部名为《装发条的桔子》的戏剧。同年，布朗米勒在曼哈顿的一所中学，协助组织了一场有关现实生活中强奸事件的畅谈会。台上的一位女空手道教员做着空翻、踢打的动作，给在场的妇女们演示如何在同样的袭击中保护自己。然而，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



布朗米勒

到美国推销《女性闯人》的热尔梅娜·格里尔诉说了自己在18岁那年在澳大利亚遭强奸、怀孕及拼死要做流产的经历。其他妇女讲述了自己在甚至更早的年龄受到袭击的往事。一位妇女还抨击了心理分析疗法对此类事件的麻木不仁。正统弗洛伊德学派认为通常遭受袭击的孩子要对此负责：女孩子是勾引者，而不是受害者。后来写了《隐藏最深的秘密：儿童性虐待》的弗洛伦斯·拉什驳斥说，简直是一派胡言。几乎都是成年男子对年青女孩进行攻击，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没有惹事生非。任何形式的强奸都是，拉什说：“男性主宰的社会用来征服女性的武器。”拉什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起立鼓掌欢呼。

突然间，布朗米勒对困惑自己的问题似有所悟。两天后，她收到一份写书的建议，要求她写一本有关强奸调查的书。西蒙和舒斯特与她签了书籍预约合同。4年后，布朗米勒完成了《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此书在1975年10月出版，标志着阴茎政治化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同时也伴随着颇

多的争议。

这是因为布朗米勒没有把强奸看作是一种性犯罪，而是看成政治犯罪，虽然强奸犯使用刀具，但他真正的武器却是两腿间支起的生硬家伙。布朗米勒推测，历史上的第一例强奸案是没有经过策划的，但是她肯定第二例就不是没有预谋了。男人违背女人的意愿进入女人的身体的能力“从根本上证明了男人的威猛强壮，标志着男性的胜利。”而且，现在情况依然如此。“男人对于自己的阴茎可以用作武器的发现，”她写道，“是史前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其重要性不亚于火的利用和第一柄粗石斧的使用。”

“阴茎即武器”的观点是布朗米勒论题的中心。强奸犯表面上并不是垂涎欲滴的色魔，她说。他与别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受害者也与其他的女性没有什么区别。受害者或多或少，或美或丑，对于强奸犯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这种行为的关键不在性。这种行为的关键在于控制力。“从史前时期到现在，强奸行为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写道。“是所有男人有意使所有女人处于恐惧状态的威吓行为。”

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既无法解释强奸案的偶发性，也无法说明强奸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行为。统计的每10万名妇女中报案的强奸案数量表明在美国发生的案件将近英国的20倍。一些亚洲文化中几乎不存在强奸行为。然而，布朗米勒还是举出两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以证实她的观点。阿尔伯特·德萨尔沃，这个“以勒颈手段杀人的波士顿狂魔”，据警方所知，强奸谋杀了11位妇女。将近一半的受害者已年逾60，有的已经快80岁了。德萨尔沃向一位对此表示惊讶的审讯警官解释说：“这跟漂亮无关，”他说。强奸“使我觉得自己威



武有力。”他惯用的犯罪手段也证明了他更愿意找虚弱无力的受害者。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被他捆绑起来施以强暴，甚至有的受害者在他施暴以前就已经死去了。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最初强暴的都是黑人妇女。但这是为了最终强暴白人妇女做准备。强奸白人妇女，克利弗在《冰上的灵魂》中写道：“是一种反抗行为”，他要用自己的黑色阴茎去“玷污”白种男人最珍爱的财富。这番话也被布朗米勒引用以证明她的“强奸是政治行为，阴茎是进攻武器”的观点。或许这种说法，单就克利弗这名强奸犯来说，还有些道理。但是克利弗以施暴手段玩弄阴茎政治的初始却是在几年以后，在全国电视台的节目中。

1968年，克利弗在黑豹党<sup>①</sup>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警方进行的一次枪战中受伤。他被保释后逃到国外。在国外呆了几年后，于1975年回国接受审判。此时，这个强奸犯兼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已经改头换面，很快成了一名迷途知返的基督徒兼为工商企业资本主义摇旗呐喊的先锋。这次，克利弗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时装设计师，销售一种“符合人体结构”的男式裤装。这种宽松的裤子之所以“符合人体结构”是由于其前裆非常宽大，既能容纳男性特有的器官，又能引起别人对它的注意。1976

---

① 黑豹党：1966年由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创建的美国黑人革命党。该党创始人提出要求：武装所有黑人，黑人免服征役，免于所谓“白人美国”所施加的一切制裁，以及释放被监禁的所有黑人。70年代，该党不再为其他黑人领袖欢迎。到70年代中期，该党在美国社会政治舞台已不再产生影响。此外，为抗议对定居在以色列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后裔的经济歧视而成立的一个团体，也曾采用黑豹党这个名称。——编注

年10月，强档电视谈话节目“菲尔·多纳休节目”的制片人不仅注意到了有关克利弗的事情，而且也留意到了《违背我们的意愿》引起的轩然大波。当时由于这本书销售势头极好，已经由精装本改为平装本出版发行。有人提议让该书作者，女权运动家苏珊·布朗米勒与男裤的设计者埃尔德里奇·克利弗进行一场辩论。出人意料，双方一致同意了这项提议。

结果让全国的电视观众看到了以性政治为中心的女权运动时期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其不可思议的程度不亚于后来克拉伦斯·托马斯审讯会使美国公民认识了朗·东·西尔弗。演播厅里的观众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绿色海湾”组织的成员。“绿色海湾”是宣扬母乳喂养的拉莱切联合会的分会。“嘿，都是穿涤纶的白种女人，”当克利弗与布朗米勒一同走上嘉宾席时，克利弗说道，“她们都是你的人，苏珊。”布朗米勒也是这么想的。节目开始时，她要求克利弗向黑人妇女道歉。他道了歉。她又让他向白人妇女道歉，他也道了歉。可是悔过道歉可不是克利弗“惯常的做法”，布朗米勒后来写道。她的对手坚守着绝对的阴茎权利。克利弗说，以前他施暴的时候，的确是兽性大发。可是，那是有人在引诱他。

“噢，你知道那些年青女孩都是什么货色，”克利弗谈起他强奸过的妇女。“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我不能在这里说，但是大家都知道。字首字母是C. T.”。观众都笑了。对此，布朗米勒感到震惊，她提醒大家没有人会请人强奸自己。克利弗一直保持着“噢，呸，我管不住自己”的作法，这使布朗米勒越发生气。布朗米勒打断了他几次，克利弗就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吼着：“妈的，娘儿们，你不让男人说话了。”

拉莱切联合会的会员们鼓起掌来。菲尔多纳休，这位70

年代善于捕捉敏感新闻的典范赶忙为布朗米勒解围，可为时已晚。观众席上的妇女把矛头指向了布朗米勒。在节目剩下的时间里，她们向布朗米勒连续不断的提出了许多充满敌意的问题。克利弗则象一只母鸡窝中神气活现的公鸡，劝说着他新认识的观众朋友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购买他设计的符合人体结构的裤子。后来，节目结束后，在后台，克利弗开导表情沮丧的布朗米勒说：“别再犯我在60年代犯的错误，别走得太远，脱离了群众。”

### 动物的性交行为

科学家们认为布朗米勒太脱离实际。他们说，她强调的强奸与权力有关而与性毫无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连她自己提供的证据都无法证明她的观点。尽管有些如“波士顿杀人魔”的强奸犯确实专找上了年纪的受害者袭击，但是警方的报告表明，虽然会遭到受害者的反抗，大多数强奸犯还是选择年青成熟的女性，把精液注入到她们的阴道中。这些科学家们说，这最后一点和受害人成熟性的特点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在表明强奸犯要利用漂亮女性得到性快感这个方面，而是说明了强奸与生殖有关，无论是否有生育结果。用粗话说，强奸犯不是只想“达到性高潮”，也不想表示什么政治观点，他就是要用他的阴茎播撒他的基因。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

这种解释以达尔文模式为基础。达尔文模式认为远古时期，由于精子与卵子在生殖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不同，因此男人与女人的交配策略也各不相同。女人生孩子要付出大量的辛苦，从怀孕起要经历漫长的妊娠期，直到无助的孩子呱呱坠

地以后这种辛苦的付出还在继续。因此女人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学会了苛求挑剔，她要选择能帮助她、保护她的配偶。不找“四处闲荡的男人”——多谢，拜托。为了使她的基因传到下一代，她需要她的男人守候在她的身旁。

然而，男人的考虑却与女人不尽相同。他不需要整日守候在女人身旁等待他种下的基因种子开花结果。他可以把照顾孩子的任务留给女人，他相信就是没有他的帮助，女人也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养活。根据达尔文的观点，男人不是要守候在女人身旁，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才能更好的完成其传宗接代的目标，就是要使很多妇女受精，以便从数量上增加其繁衍后代的成功率。这是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论点的先决条件。

一些科学家把这种男女在态度上的分歧称为“柯立芝效应”。这个称谓源于有关卡尔文·柯立芝<sup>①</sup>总统夫妇的一则故事。故事里讲，一天，柯立芝夫妇去参观农场，到了农场，他们就分开各自行事了。柯立芝夫人经过养鸡场的时候发现一只公鸡正在情绪激昂的与一只母鸡交配，就问“他一天中是否不只一次做这种事？”“当然，几十次，”农夫说。“请转告总统，”柯立芝夫人说。后来，总统到养鸡场时，农夫如是转告。“每次都是同一只母鸡吗？”总统问。“不是，每次都不同，”农

---

<sup>①</sup> 柯立芝：(1872—1933)美国第30届总统，他的保守的共和党政府是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之间的时代的象征。柯立芝时代的特点是：没有危机，国家大大繁荣起来。他的一个突出政策是不干涉工商业的商务。他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并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编注

夫说。总统点点头。“请转告柯立芝夫人。”

实际上，将人类演化看作两性较量的战场能够解释有关男性阴茎的一些相关且古怪的事实，包括《海特报告》中的那些妇女为什么会对他们男人的耐久力感到如此不悦。然而，我们先看看更赋积极意义的记载：人类阴茎非同寻常的大，其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一个体重 160 磅的男人的阴茎勃起时比一个重量为 400 磅的大猩猩还要大，这一点大概应归功于自然选择。<sup>①</sup>

一些科学家断言，很久以前硕大的阴茎会激发女性产生与人类进化相关的性欲，在她们看来，器官硕大是力量的象征，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身强力壮，因此，她们在自己的追求者中要选择最得天独厚的男子。然而，其他科学家经过对猴子的观察，推测大个儿阴茎的最初作用是要给其他的雄性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威吓阻止他们成为自己的性竞争对手。动物学家德特勒夫·W·普卢格和保罗·D·麦克莱恩在 1963 年进行的“松鼠猴阴茎勃起的展示”研究中，观察到以下频繁出现的情景：占优势的公猴走过来……另一只公猴面对着它，把一只手或双手放在背后

优势公猴将自己勃起的阴茎刺向另一方的脸……。

受制的猴子蜷缩着，同时仿佛躲闪袭来的重拳似的突然低下头……。如果当时它不忍气吞声的话，就会遭到凶狠的攻击。

---

<sup>①</sup> 人的阴茎长度是 5 英寸半，力大无比的类人猿的阴茎只有 1 英寸多一点。见：“通过人类和类人猿理解性选择及其组成部分：肉体选择和生殖选择”，作者：R·V·肖特，《行为研究进展》第 9 期（1979 年）——译注

很难想象人类会如此行事。然而，任何去过男子中学更衣室的人都能证实，人与猴的差别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动物学家认为交配的频繁程度与阴茎的大小、睾丸的重量以及射精量的多少有关。R·V·肖特在1979年写道，大猩猩很少交配，所以它们的阴茎短小。而人类性交频繁，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早期的人类性交更频繁。这个理论指出，在人类进化史的初期阶段，一个妇女很可能经常频繁不断地同很多男子交配。（与人类关系最近的一些亲缘动物依然如此：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古多尔发现一只雌性黑猩猩在8天中与7只不同的雄性黑猩猩交配了84次）。拥有最大阴茎的男子理论上会射出最多的精液（很可能会含有最多的精子），而且其精子会更接近女性的宫颈。由于他用于繁衍后代的装备精良，则有可能在让女人受精的竞争中胜出。

可叹的是，在史前时期的授精竞赛中，射精最快的男子能够先拔头筹，这也是《海特报告》中那些被调查的妇女对现代男子的不满之处。由于在史前时期任何男子都有可能射精以前被他人取而代之，因此耗时过长的男子在竞争中会被彻底淘汰出局。这表明每一个现代人的前辈们都是阴茎硕大、射精迅速的男子。射精迅速以及达尔文主义者对它的解释使我们想起了这个事实：男人总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在阴茎方面的缺陷归咎于对性狂热的女人。<sup>①</sup>

---

<sup>①</sup> 根据心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人类达到性高潮的时间平均是4分钟，在雌性灵长类动物中实际上是最慢的。大猩猩一般需用1分钟。黑猩猩为7秒钟。——译注

希腊人当然也是这样。有一则神话故事，说的是雅典的一个国王厄里克托尼俄斯<sup>①</sup>是由一位神过早射出的精子孕育而生的。这是因为他的神妻不忠而使他步入了这种令人惋惜的境地。神的名字叫赫菲斯托斯<sup>②</sup>，是主管冶炼之神和火神的。当年由于在他父亲宙斯与母亲赫拉因家庭琐事吵架时他站在母亲一边，他父亲将他扔下了奥林匹斯山，因而落下了残疾（显然不只在床上）。尽管遭到自己母亲的嫌恶，他却娶了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可是他的妻子对他不理不睬，却去找其他的神寻欢作乐。神话里说，因被妻子抛弃而沮丧失意的赫菲斯托斯企图强奸雅典娜<sup>③</sup>。圣洁的女神挣脱出来，但赫菲斯托斯的精液却流到了她的腿上。雅典娜厌恶地把它甩到了地上。精液所在的地方长出了成熟健康的厄里克托尼俄斯。

现世的凡人又如何呢？那些非早泄患者，但很难找到性伴侣的男人会怎样呢？他们的基因撒播行为同样遵循着达尔文规律。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用来解释这种行为的理论：迫于进化的压力，这些男人成了使用暴力获取性交的猎手，不管苏珊·布朗米勒怎么想，政治都与此毫无关系。

在1979年至1991年期间，昆虫学家兰迪·桑西尔调查研究了蝎蛉的性行为，并就此发表了好几篇引起争议的论

---

① 厄里克托尼俄斯：雅典英雄。后来继安非克提翁为雅典王。  
——编注

② 赫菲斯托斯：火神，或和锻冶之神，即罗马神话中的伏尔甘。宙斯和赫拉的儿子。——编注

③ 雅典娜：智慧女神，女战神，即罗马神话中的密涅瓦。——编注

文。雄性蝎蛉为达到性交目的会采取两种策略。它会给雌性蝎蛉一份食物作为“结婚礼物”（死昆虫或是一团已经干硬的唾液），得到礼物后，雌性蝎蛉会变得顺从配合。但是，如果雄性蝎蛉没有食物，就会强奸它碰巧捉到的任何雌性蝎蛉。<sup>①</sup>进化的结果使得赤手空拳的雄蝎蛉在实施第二种方案时更加轻松自如。雄蝎蛉阴茎附近配有一个特殊的夹钳状的“背突起”，能固定雌性的前翅，这样一旦被迫的交配开始，雌性蝎蛉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掉。桑西尔的实验表明雄性蝎蛉与顺从的雌蝎蛉交配，就无需使用他们的特殊强奸工具。

桑西尔在他与人类学家克雷格·T·帕尔默合著的《强奸的自然史》一书中发表了他迄今为止最有争议的言论。他断言，即便是没有“背突起”，人类男性也已经找到了对付女性挑剔的毛病，无异于雄性蝎蛉的，镇压她们的手段。我们称其为强奸。桑西尔称它是由遗传获得的、为了传宗接代而采取的一种变通的策略，像长颈鹿的长脖子一样，这也是进化的产物，是由男女两性在性问题上的差异造成的。进化使妇女抵制她们不想要的男人。同样不可抗拒的力量使男人不顾女人的意愿完成性交。这是冲突的惯常模式，因为“那些没有能力得到资源、提升地位，因而得不到异性的青睐、不能繁衍后代的男人”将被从人类繁衍生息的活动中淘汰出局，除非他们奋起抗争。以此推之，所有的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性暴力是生物行为，桑西尔说，这并不是说社会会容许这种行为。但是，对女

---

① 好几位生物学家——最著名的是《性别的神秘》的作者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对桑西尔使用“强奸”一词描述动物的性交行为表示鄙夷。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强奸是有清醒意愿的行为，因而这个词只适用于人类。——译注



性不幸的是,生物现象不会考虑道德规范。桑西尔说,结果造成了性军备竞赛,冷战的紧张局势已然在日趋加剧,目前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 色情传播

虽然对这番评价,安德烈娅·德沃金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她要指出,男人要想成为使用暴力的性侵犯者,从来都不需要什么新型器官,他们的阴茎就足以使他们达到目的。

德沃金因在其著述,如:《性交,我们的血》和《色情作品》中发表了这种论点,而成了世界上最有争议的女权运动家之一。她是因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反色情作品的抗议运动中的表现而出名的。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证明一个观点,借用罗宾·摩根著名的论断,就是“色情描写是理论,强奸行为是实践。”这场反黄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持这个论点。研究没有发现观赏色情作品与性攻击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暴力色情作品,但强奸案却绝少发生。

运动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跟上70年代的时代步伐。极端露骨的色情描

写的特色场而,无论在70年代还是现在,都是在实际发生的性行为高潮中,显示勃起的阴茎,经常是在女性的脸部



德沃金

被称为“金钱镜头”。1971年的一期《纽约时报》不遗余力地称赞赤裸裸地描述色情场面的作品的出现是“一种健康的征兆”。1972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观看了《深深的喉咙》，大多数观众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勃起阴茎插入一个女人的场面。这部电影创造了百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对一部色情影片来说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这部影片的最终收入超过了2500万美元。）电影学者阿瑟·奈特在《时代周刊》上撰文称赞它“承认了女性性满足的重要性”。但是，考虑到影星琳·洛夫莱斯“发现”自己的阴蒂是在喉咙那儿，便在影片后面的情节中不断吮吸男人的阴茎，人们会认为阿瑟乐观的评价实在奇特。

有一点可以肯定：《深深的喉咙》使得色情成为时尚。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色情演员都成了名人，她们在54号摄影棚的天鹅绒围绳，或其他类似的有保护措施的高级时髦场所以外都有人保驾。以前，色情影星，如果这个措辞不属隐喻表达的话指的是女人。色情片中男性通常不报姓名，有时都不会露脸。如今男人也加入到色情影星的行列之中，他们因自己在性方面的才能出众（绰号“10英寸半”的马克·史蒂文斯是最早受推崇者之一）以及他们经得起考验和现场持久的能力而倍受人们敬重与羡慕。由于伟哥在几十年以后才出现，这第二点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当然，男性同性色情片中的演员都是男性，这里同样以大小论英雄，令人叹服的杰夫·斯特赖克可以为证。后来，他做起了一种尺寸奇大，据说是仿他自己的阴茎造成的人造阴茎的生意。

德沃金参与反黄运动始于1976年影片《色情电影》上映之时。这部格调粗俗的电影取材于纽约警方曾没收来自南美

的地下影片的谣传。影片中,妇女在摄像机镜头前被“奸杀”,被刚刚与她们性交过的男人谋害致死。如果这种观念成为现实,就会为诺尔曼·梅勒那些有关阴茎能力的极尽鼓吹之能事的夸夸其谈创造出令人恐怖的生机。

《色情电影》的结尾部分引起了德沃金的注意。摄影机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镜头转到摄影现场的剧组人员和导演。女场记员告诉导演最后的一场色情戏激起了她的情欲。很快,他们便自己做起了爱。可是当她意识到摄像机正对着他们时,她就使劲要推开导演。为了阻止她,导演抓起了一把刀,脸部正对着摄像机,对摄像师说,“想拍个好镜头吗?”几秒钟过后,摄像机拍下了导演迫使女场记员就范的场面,随后,导演用刀割开她的腹部,伸手进去拉出还在博动的内脏。突然,银幕转黑。“娘的,胶卷没了,”观众听到摄影师说。“都拍下来了吗?”导演问。“拍下来了,咱们走吧,”摄影师说。然后便没有声音了——也没有演职人员名单。

德沃金组织的反对这部电影的游行受到了极为广泛的关注,也促成了《纽约时报》及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电影中奸杀场景的真实性进行调查。《纽约时报》得出结论:“在录制过程,没有人被谋杀。”地区检察官也找到了那位在影片的结尾中被人们认为被奸杀了的妇女。德沃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公众开始关注暴力色情,女权运动参与了阻止暴力色情宣传的活动,同时也抬高了自己在运动中的形象。2年以后,她在首次举行的穿越圣·弗兰西斯科红灯区的“停止午夜步行”的游行人群前做了鼓舞人心的演说。1979年10月,5000名挥舞标语的抗议者聚集到纽约的前朱利亚尼时代广场参加“妇女反对色情”集会,当时,德沃金在女权运动中的形象是大家

有目共睹的。德沃金高举着印有组织名称的旗帜，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她两边是格洛丽亚·斯泰那姆和贝拉·阿布朱格。

时代广场游行后不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德沃金遇到了琳达·马尔基亚诺。她的真实姓名是琳达·洛夫莱斯。她讲述自己在拍摄《深深的喉咙》以前曾经遭受过她的前夫也是其上司麻醉、痛打及性暴力的经历。后来她把自己的遭遇写进了《磨难》一书中。德沃金后来所写的书也披露了自己也曾遭受前夫的痛打。她向律师凯瑟琳·麦金农咨询马尔基亚诺是否可以控告她的前夫。麦金农认为好几项公民权利法规可以适用于此案。

1983年，德沃金和麦金农受雇于一位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政务会委员，以她们制定的公民权利的模式为样板，起草一个反色情传播的法规。她们的法案认定可以以性歧视为由对色情宣传提出诉讼。色情宣传的受害方包括那些被强迫参与色情影像制作的人，那些受观看色情影片、阅读色情作品的人攻击的人，以及那些在她们自己的家里、单位及公共场合被迫观看色情宣传的人。法案得到一票通过，但却遭到了市长的否决。1984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妇女们提出了相似的议案，并将其写进了法律，只是由于一个地方法院认为其不符合宪法的要求而前功尽弃。（美国高级法院拒绝受理此案）。德沃金还在米斯调查色情传播委员会面前作证。她的行为支持了某种诉讼程序，这种程序被很多妇女认为是反女权主义的组织“宗教权利”所利用的工具。

现在因特网上有成百上千条有关德沃金的信息资料及评论意见。有人赞扬她是勇气过人的社会批评家。（“每个世纪

中,能推动人类走向进步的作家都只有寥寥数人,安德烈娅就是其中之一。”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说。)有人攻击她是把自己的经历与别人的经历混为一谈的清教徒。(“德沃金,”卡米尔·帕利亚写道,“言过其实地描述了她受到轮奸、攻击、痛打的异乎寻常的遭遇以及对她造成的正经人不屑谈论的肉体与精神上的伤害。好象她自己在生活上的无能不是她的不是,而是父权制的错误。”)鄙视德沃金的男人确实是看不起她。有些人威胁她说要按照她书中所谴责的做法,如法炮制对她的身体施以暴力。

显然,不同阵营的人很少达成共识,但是她们都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反应。由于德沃金的工作,性交行为从“进入”的概念转为“占有”,最后上升为“滋扰”。如此一来,她使得女权主义的阴茎观念陷入了目前为止极度悲观的境地,不仅仅将其政治化,而且将其病理化。她暗示异性恋是有害的行为:阴茎无拘无束地侵入妇女的身体,玷污她的身体,最终将其毁灭。在德沃金的思想领地中,携有阴茎的任何男人不是真正的强奸犯,就是潜在的强奸犯。真正的强奸犯只是在履行他的与生俱来的不健康的雄性职责。简单易行的性交行为因其暴虐压制的性质而使得人们几乎无法对丈夫和性罪犯加以区分。

虽然她断然否认自己相信人体结构是命运的安排。但是她的论著却表明了这种观点。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的血》:

依我之见,我们大家为之劳作、为之“献爱”的男性性模式的转变始于最令男人担忧的部位——那就是,软弱无力的阴茎。我认为,男人将不得不放弃他们珍视的勃起,……他们将不得不练习做任何他们视为具有区别

意义的“男性”行为。

下面这段话摘自她于1980年在耶鲁法学院作的讲演：

阴茎征服并占有；它将男性征服者及女性被征服者区别开来……阴茎通常的作用就是用来征服。在以男性为主的体系中，强奸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下面的话摘自《色情作品》：

暴力属于男性；男性即阴茎；暴力就是阴茎或是其射出的精液。为了使男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男人，阴茎要用暴力履行它的职责。

以下这些话，显然海伦·格利·布朗还没有读过——摘自《性交》：

在一些色情作品和奸杀案件中，精液洒满了女人的脸……因为这样可以弄脏女人。妇女杂志有时还提议说脸上涂上精液可以改善面色，这就使妇女在模仿色情作品中的性爱过程中心甘情愿任人摆布。……在现实生活中，……男人用阴茎为女人送去死神……。无论是成熟女人还是女孩，都会遭到强奸；沦为娼妓；奸污后被谋害；被谋害后，再受奸污。

还有下面：

勃起的阴茎会磨蚀女性的身体……。她的内部会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毁掉，她本人会像着了魔似的，变得虚弱、枯竭、身心都遭到了洗劫……直到死亡。

正如德沃金所视，阴茎似乎还不只是普通的进攻武器，它是一种慢性杀人的进攻武器。

各家报刊杂志对这些观点都进行了争先恐后的报导宣传，因而如果说这些观点对文化没有影响，人们不大可能接受。对文化的影响，从下面这首由国家图书评论奖得主沙仑·奥尔兹于1987年写的登载在她的诗集《金囚室》里的小诗中，就可见一斑。开头的诗句这样写道：

变性手术室的外边，一个盘子里放着阴茎。  
没有血。这儿不是越南、智利，也不是布痕瓦尔德。  
手术中，打过麻药后，  
它们被切割下来。  
它们排列整齐，每个之间都留有一小段距离。  
现在，麻醉药效已经消失。  
割下的生殖器躺在银色的托盘中。  
其中一个说：我是一把放下的武器。  
愿那里不再有杀机……。①

---

① 摘自沙仑·奥尔兹的《金囚室》，1987年版权。经兰登书屋出版社分社艾尔弗雷德·A·诺普特同意使用。——译注

然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要属一位饱受丈夫性蹂躏名叫洛雷娜·博比特的厄瓜多尔籍移民妇女赢得的治安维持会的公正对待。这位妇女很可能没有听说过德沃金，然而她为自己攻击丈夫所作的辩护，与德沃金的自传体小说中的内容仿佛如出一辙。1993年6月23日晚上，博比特起床去厨房的几秒钟前——在她酩酊大醉的丈夫强行与她性交以后，她注意到厨房洗涤池旁的明晃晃的刀子以前，她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博比特用她蹩脚的英语讲述了她受到的伤害。

我想起了第一次遭到他的强奸。我想起了第一次他强迫我进行肛门性交。我想起了人工流产。我想起了一切。

想起了这些以后，博比特承认，她回到卧室，走到她丈夫约翰躺着的床边，拉下他身上的被单，割下了他的阴茎。

### 安德烈娅·德沃金

私下与安德烈娅接触会让你感到她以前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现在的安德烈娅·德沃金。“我第一次听到女权主义时，觉得它滑稽可笑。它就不能算是政治运动。”她是在纽约布鲁克林，离她家不远的家乳品店里说的这番话。当时，她穿着工装裤和蓝色的套衫。她说的很慢，几乎有些听不清。“我成长在新泽西卡姆登的一个政治家庭。我父亲当过教师、在邮局工作过、还曾经是工会的组织者。当时人工流产还被认为非



法的时期，我母亲参加过争取避孕权利的游行。在我看来，女权主义毫无意义。我认为，‘这是一群不懂得性爱的妇女。’你得知道，1972年以前的我与现在的我判若两人。我热爱诺尔曼·梅勒。我希望成为亨利·米勒。人们会说，‘女人会把他们看成卑鄙恶人。’我却说，‘可是他们是多么伟大的作家。’他们的性观念就是我的性观念。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对我并没有利。”

德沃金对此有所领悟，她说，始于街头卖淫。1964年她进入坐落在佛蒙特的本宁顿学院读书，这是一所以杰出的学术成就和放荡不羁的文化氛围而著称的学校。本宁顿学院要求学生冬季时节在校外做9个星期的工作。德沃金到了曼哈顿的东村，她说，有时没钱时，就靠卖淫为生。1965年冬季，德沃金在一次于联合国附近举行的反对越战抗议活动中被捕。在女子看守所监禁期间，德沃金说，她接受了一次体内检查。两个医生用一把钢制窥探器撕裂了她的阴道壁，而后，扔下流血的她，扬长而去。深受创伤的德沃金离开了学校，前往希腊，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回到纽约——重新陷入了无家可归、忍饥挨饿、为了生存什么都做的困境。

“我跟许多男人睡过觉。我认为自己就是亨利·米勒——‘见资产阶级文化的鬼，我要我行我素。’”1968年德沃金迁居到阿姆斯特丹市，加入了一个叫做“吸吮”的性爱同居村。它大部分成员都是美国的政治积极分子；其他人则来自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后来成名的杰曼·格里尔就来自那里最后的一群。“吸吮”也是该组织的时事通讯刊物的名称。这本杂志充斥着女人吸吮阴茎、男人埋头于阴道的图片。最初，德沃金受到这种氛围极大的鼓舞。但是不久，那些令她振奋激动的事情变

得令她害怕恐惧。“为拍摄那些照片而搔首弄姿要承受压力。圈子里的男人会说，‘这是继公民权利、越南战争后的解放斗争。’我记得在某个人的屋子里，厨房桌子上铺着杰曼的裸体照片。我没有生气。我只是不想有压力。”

1971年，德沃金与一个比她小好几岁的荷兰人结婚。他们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他没有与任何女人有过关系。我与成百上千个男人睡过觉。我想，‘好吧，我会教他。’”起初，一切完美顺利。但是性交，德沃金不久就发现，激起了她丈夫的野兽性情。“我认为男人对女人的不屑源于他们能进到女人的身体。性交行为的动力是男人要证明自己是拥有者。我丈夫认为我的阴道是属于他的。

“我认为就男人是否有性暴力倾向的问题给出的正反两种答案中，肯定的答案更为真实。就女人是否将阴茎看作侵犯她们的工具的问题，同样肯定的答案更为真实。我不是说所有的勃起都不好。这要看你如何处置它。洛雷娜·博比特不是我崇拜的英雄，但是我能理解她。大多数男人都只想着找个洞放进去，而不考虑对方是否愿意。这就是我丈夫的问题，我拒绝他时，他就变成了一位攻击斗士。

“有几个月我东躲西藏。有时，他找到我，就把我往死里打。最后在阿姆斯特丹救助我的人，是惟一帮我的人，她们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只有她们不说，‘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你丈夫是不会打你的。’她们中的一个人给了我一本名为《性政治》的书。在那以前，我一直认为压迫在南非意味着种族隔离，或者在美国意味着越南战争。那本书让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时，我发下誓言我要用我所知道的一切捍卫妇女解放运动。我所知道的是：男人都是什么货色。我知道性交是怎样的过程。

我还知道受到一个对自己阴茎心驰神往、因服用睾丸激素而情欲大发的男人的攻击意味着什么。”

## 阴茎测谎仪

如果你见到安德烈娅，你不可能不被她的智慧、真诚以及出人意料的温柔性格所打动。然而她真的了解那些她自认为了解的事情吗？有关人类的阴茎是否还有什么病理上的解释？这个器官真的能衡量挑衅好斗、反社会行为的倾向程度吗？性犯罪者的阴茎和正常男人的阴茎是否在生理上有所不同？对同样的刺激，它们的反应是否有所不同？强奸犯的阴茎是否能被重新编程设计？如果两者没有什么不同，是否就意味着，如女权主义者所说，所有的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在德沃金写书的时候，科学家们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在做着同样会引起争议的实验。

这项研究始于被有些人叫做“阴茎测谎仪”的发明。它在科学研究中正式的名字叫 plethysmograph 体积描记器。后一个词源于两个希腊词：Plethysmos，意思是“增大”；graphos 意思为“写”的词根。其发明者是捷克精神病学家库尔特·弗罗因德，他于1965年向说英语的科学家宣告了他的发明。

“为了确定激起男人情欲的事物，客观的研究方法，作为一



弗罗因德

种诊断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弗罗因德在《行为实验分析学报》上写道。“我所采用的方法是让病人观看……屏幕上可能引起情欲的事物，……裸体男人、女人及男孩、女孩的照片，同时测量男性阴茎的体积变化。”弗洛因德想借此弄明白男性异常的性行为。

他的发明是一个如大号安全套形状的玻璃管，这个充满了气体的装置被套在男人松垂的阴茎上，瓶口处用橡皮套和会发出难听声音的“防松螺母”封住。电线把这个装置和专门测量玻璃管中气体容量变化的仪器连接起来。测试的过程如下：将受试者与阴茎体积描记器连接起来，给受试者看色情照片或是读色情文字材料，等待他做出反应，然后测量从玻璃管中排出的气体。“僵直的阴茎没有意识，”诺尔曼·梅勒曾经写过。弗罗因德医生说梅勒比他想象的还要聪明。

那是因为恋童癖患者很可能有童识，足以让他们否认自己的恋童癖。正如一位精神病学家在1996年发给《纽约时报》的弗洛因德讣告中说的那样，“阴茎体积描记器所解决的问题是人们不会讲实话。如果有人被指控恋童，他们不会主动承认说，‘是的，我这样做了。此外，跟成人相比我更喜欢儿童。’”像乔治·华盛顿一样，僵直的阴茎不会说谎。（它怎么可能说谎呢？）

这听起来象是最新版的现代“宗教裁判”<sup>①</sup>。15世纪，妇女

---

<sup>①</sup> 宗教裁判：又译“宗教审判”。罗马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的机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在位时期正式确立。18世纪，在西欧大多数国家中被撤消。——编注

身体出现的不明原因的增大被当作她与撒旦通奸的罪证。但是弗罗因德可不是宗教法庭的审判官。研究性异常的常规方法经常要依赖于病人的个案病例记录，因而存在主观性。对此深感忧虑的弗罗因德要探索找寻一种更客观的测量方法，他希望这种方法能阻止这些异常行为，特别是对儿童的性虐待。弗罗因德不幸生在共产主义国家，那里公民服役是强制性的，因此政府怀疑很多男人为了逃避服役都假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弗罗因德的仪器<sup>①</sup>发明后不久，捷克政府就迫使他使用这个仪器剔除那些装病逃差的人。此外政府还要求他利用此仪通过厌恶疗法“治愈”真正的同性恋患者，只要体积描记器表明病人对男性有反应，就用电击他。因为这种疗法，弗罗因德成了首次提出以下结论的几位精神病学家之一：同性恋既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现象，也不是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

1968年弗罗因德逃离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在多伦多定居。在那儿，他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恋童癖。以此为出发点，他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使用他的体积描记器，对令安德烈娅·德沃金和苏珊·布朗米勒颇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男人把阴茎当作武器攻击女人。接下来的20年中，诸如：“强奸犯与非强奸犯的阴茎对施暴与凌辱的强奸刺激所产生的反应”、“男性性变态者情欲的测量及产生”、“根据阴茎尺寸区别性侵犯”等文章连篇累牍出现在一个精神病学

---

<sup>①</sup> 更简单的一种仪器是由现在任印第安纳州金西研究所所长约翰·班克罗夫特于1966年发明的。这种仪器是在可拉伸的带子里装上水银变形测定器，缠绕在受试者的阴茎上使用。弗罗因德的仪器测量阴茎体积的变化；班克罗夫特的仪器测量阴茎的周长。——译注



马拉穆斯

和犯罪审判方面的专业学刊上。所有这些研究都使用了阴茎体积描记器,无论使用的是弗罗因德描记器还是班克罗夫特描记器。然而,使用同一种仪器是这些学者惟一达成共识的地方。有人发现暴力性刺激会引起强奸犯阴茎勃起,而不会对非强奸犯产生影响。另一些人则完全没有通过阴茎体积描记器显示的数字

发现两组受试者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尼尔·马拉穆斯做了一个引人争议的研究。他让一组没有性犯罪前科的大学生阅读有关两例偶然性爱的材料,一例为两相情愿,一例为胁迫进行。然后要求学生写出对阅读材料的反应。随后再把体积描记器连到他们身上,要求他们重新阅读刚才的材料。学生的书面报告中显示两相情愿的性爱更能激发他们的性欲。然而描记器显示强奸同样能激发他们的情欲。因为能证明所有的男人,无论他们在高雅的场合如何表白,都有性暴力倾向,所以这个研究结果被女权运动家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

但是没有肩负推动政治运动使命的科学家们其中还包括最后加入进来的马拉穆斯本人,注意到这些测试无法证明情欲与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因而没有任何预测意义。毕竟行为属于犯罪,产生情欲不是犯罪,而是有些象下意识的幻想,受

试的男人无论在实验中阴茎膨胀多大，绝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实施强奸。还应该说明一下，科学文献中提到的几乎所有的此类实验都是在监狱进行的。这种实验场所提出了两个有关结论真实性的严肃的问题。首先，监狱里男人缺乏自制力；其次那里的男人很少(或没有)有机会接触到异性恋刺激。因此任何有关女人和性的描述，无论胁迫与否，都极有可能引起他们的阴茎勃起。

因此，同真正的测谎器一样，所谓阴茎测谎器出具的证据同样在法庭上不被认可。《华尔街杂志》报导了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缅因州的一位警官因被指控参与当地青少年的纵欲狂欢，而被解职。后来证实是错误的他拒绝接受阴茎体积描记器的测试，并上诉成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位警官之所以拒绝接受测试不是因为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有关规定，而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方式“令人恶心”。

如果那位嫌疑人知道治疗性施虐者协会制定的“使用阴茎体积描记器的指导原则”，他就不会对测试这么反感了。这个指导原则在当时(及现在)一直有效。协会的建议包括：

受试者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自己把仪器连在阴茎的中部。

至少应该有一道不透光的墙把临床医生的工作区和受试者呆的地方隔离开，这道墙至少要有七英寸高。最好要用固定的墙。

每一位受试者都要用一次性座椅套。

仪器在使用以前要经过消毒。

不管恶心与否，消毒与否，可靠与否，一些精神病医院一直使用阴茎体积描记器判断病人是否“可能”患有恋童癖，并防止他们接近未成年者。行为校正中心为改造性犯罪者也使用这种仪器进行厌恶疗法。与捷克政府要求库尔特·弗罗因德对待同性恋者一样，这些中心也用电击或其他让人不舒服的疗法治疗那些在受测中对非正常的性刺激有勃起反应的病人。这种疗法是否能保持长期有效的成功率，也像阴茎体积描记器本身一样，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 攻城之槌

即使体积描记器不能预测出谁会成为强奸犯或者改造强奸犯，强奸案几乎都是男性侵犯女性的事实反应出两性之间有不同的性欲。这种不同可能会影响阴茎的大小，发明体积描记器的目的正是要测量阴茎的体积有什么不同。那么性冲突是否会像其他通常被认为推进人类进化的因素，如：气候、地形、植物等等一样被同样令人信服地认作是推动人类进化的一种动力呢？几年以前，一位遗传学家决定对环境因素还包括异性的性行为这个观点进行测试。威廉·赖斯认为，如果男性的性行为影响女性的进化，女性的性行为也影响男性的进化，那么就有办法用遗传学家最常用的实验品——果蝇，去证实它。

由于这种生物寿命短，科学家能在短短几个月中使它们繁殖很多代（而且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很多突变体）。赖斯教授利用果蝇的这个特点，采取遗传工程方法——人工选择，培育出具有极强的性侵犯能力的雄性“超级果蝇”。这些强壮的小



家伙完全控制了其他普通的雄性果蝇，不让它们接近同样受到惊吓的雌性。这些超级雄性的身体非常强健，事实上，它们常常只繁殖雄性后代。它们因而成了强中之强，在繁殖后代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大量的自我重新创造，同时大多数雌性果蝇在此过程中丢掉性命。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果蝇精液的独特之处：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也有些微毒性。进化已经使雌性果蝇适应了一定量的毒性。但是，赖斯的具有超级性欲的小家伙们的精液毒性远远超出了这个标准。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毒性增长的速度非常快，那些雌性果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很快适应如此迅速增长的毒性。所以它们就被毒死了，赖斯报告说，象苍蝇一样。正如德博拉·布卢姆在她的书籍《头脑中的性》里所指，这个实验提醒我们男女两性不一定非得是合作者，即使聚到一起繁殖后代时，也不一定同心协力。如果女权主义者知道昆虫界有一种“超级雌性”凭借自己超凡的能力而傲视群雄，她们可能会感到欣慰。交媾时，雌螻会把雄螻困在自己体内。然后，在雄螻释放精液后，雌螻就把雄螻吞吃，阴茎除外，为了便于受精，阴茎一直被保留在雌性的阴道里。

感谢上帝，我们不是螻。当然，我们也不是果蝇。然而赖斯教授对第二种生物所做的研究引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是否人类精液中的某种物质能揭示出有关性行为，或是有关男性性侵犯的疑惑？是否有可能在独有男性才能制造的精液中可以找到阴茎真正的“病理”特性？

英国科学家 R·罗宾·贝克和马克·A·贝利在他们 1995 年出版的著述《人类精子竞争：交媾、手淫、不忠》里给出



贝克



贝利

了有趣的答案。他们在此方面的兴趣源于生物学界的一大谜题：为什么人类阴茎在性交时会释放出如此多的精子，大约3亿5000万个。理论上讲，可以使美国所有的妇女两次受精？他们的答案是“精子竞争”。这一理论指出由于一位女性确实有可能进行“双重性交”，一个男子的精子就要做好在女性阴道中同另一个男子的精子进行战斗的准备。贝克和贝利使用的“双重性交”这个词的意思是女性在同一排卵期中的10天之内又与另一个男子进行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性交，10天是一个精子能够使卵子受精时间的上限。作者指出，人类的进化选择了所有的精子细胞及全部的阴茎参与这场战斗。这是一场需要有庞大精子军队参加的冲突，为了在冲突的不同方面胜出，还要有经过特殊训练的“斗士”。

以一家英国妇女杂志进行的性方面的调查为基础，贝克和贝利猜测有4%—12%的英国儿童的孕育是一个精子战胜另一个男性的精子的结果。精子竞争的观点是由当时研究昆虫性生活的英国科学家杰弗里·帕克在1970年设想的。贝克与贝利引起人们极大争议的贡献则是宣称帕克理论不折不扣

的可以适用于人类。<sup>①</sup>

除了人类精子的庞大数量，促使两位作家进行这项调查的因素还有这些细胞呈现的蔚为大观的不同形状。一般男子可能会认为人类所有的精子都是小蝌蚪形，一端有椭圆形的头，有中段，另一端有一条长尾巴。可是，贝克和贝利确定精子头部至少有 8 种形状，尾部有 4 种形状，中部有两种形状，这些形状中又有不同的排列组合，还不用说它们在大小方面的不同。为何精子的形状会如此千差万别呢？这是个令很多科学家挠头的问题。贝克与贝利对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同样感兴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精子细胞看起来像是“出了问题”？指的是那些头部和尾部畸形的精子。

传统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思路以精子难于产生为出发点。精子生产的过程需要 11 周。最初在睾丸中的细精管内形成精子头部，1668 年雷尼耶·德赫拉夫描述了同样的部位然后移到与每个睾丸相连、状如逗号的附睾处，慢慢发育成精子细胞，获得游动能力及使卵子授精所必须的生物化学特性。产生精子细胞的最佳温度要低于人体其他部位的 3 或 4 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睾丸要被包在人体外部的阴囊中，存放在凉快、黑暗的地方，就像你有时在商标中可能读过的警示内容。

不幸的是自然选择并没有强大到能保证在任何温度下这条生产线能完全运转正常。同人类的先天缺陷一样，精子的发

---

<sup>①</sup> 有人会争辩说人类精子竞争的存在——以及竞争中产生的得胜者与失败者——是由美国血库协会所做的一项研究确认的。这个组织报道说 1999 年在美国做了 280,000 例亲子鉴定。其中有 28% 的受试男子被鉴定出不是孩子的父亲。然而，人们还需知道除非对父子关系的真实性有怀疑，否则不太可能会做这样的测试。——译注

育缺陷,畸形的精子也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射出这么多精液的原因:数量越多,获得游离在畸形精子周围的更完美的精子的机率就越多。

然而贝克和贝利认为这种把“畸形”当成缺陷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引起争议的“敢死精子假说”强调人类精子在大小与形态上的千差万别反应了高明的劳动分工手段。有些精子细胞,通常是年纪轻,体态好,头部大,是“卵子获得者”;有些是阻挡来自其他男子的精子的“敢死精子”,还有一些是“追击队员”,它们的作用是使对手的精子致残,方法是先刺破它们的头部,再喷出一小点精子头粒蛋白酶。这种酶与成功获得卵子的精子用来溶化卵子外部的膜是同一种物质。

精子竞争不仅仅影响一次射精的精子的数量。如果他怀疑有另一个男子的精子,其射精量就多;如果他不怀疑,射精量就少,而且还影响当次射精的精子的种类。如果有竞争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就更有可能存在更多的敢死精子。作者推测男性手淫的目的是为了在下次竞争中最大限度的产生年青力壮的卵子获得者。普通男性在任何时刻都在生产着20到30亿的精子细胞。每天这条生产线上大概能生产3亿成熟的细胞。一些会在等待中变老变弱。那些看过伍迪·艾伦的片子《你总想知道有关性的一切》(但是不敢开口询问)的人们肯定能回忆起他对精子细胞的描述:犹如坐在飞机上渴望着陆的伞兵。

贝克和贝利认为妇女双重性交是为了促进精子竞争,从而使她们的儿子从能生产获胜的精子的父亲那里得到生产获胜精子的能力。按照这种观点,女人并不是水性杨花,而是遗传方面的企业家。作者推断女性性高潮及排斥刚刚进入其体内部分精液的“回流”过程的目的是要影响精子竞争。这种影

响体现为性高潮会使女性愿意要的全部或部分精液留住，而“回流”会挡住女性不想要的精液。

当然，男性在精子竞争中也绝不会袖手旁观。贝克和贝利指出，除了制造精子，其他方面的进化也会帮助他比其对手更胜一筹，其阴茎的形状及他青睐的使用阴茎的方法。其他生物学家指出阴茎的长度及人类睾丸的重量都是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证据。贝克和贝利又添加了三条证据：阴茎粗大的干围（粗过任何灵长类动物，包括身高体壮的大猩猩和猩猩）；大而光滑、橡树果形状的头；性交中男人猛力进入的方式。

为了了解以上这些特点在进化方面的优势，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其他的哺乳动物。雄性老鼠与雌性老鼠交媾之后，其阴茎在雌性老鼠的生殖道里射入一种物质，随后这种物质凝结成硬块。在精子竞争中，雄性老鼠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无可争辩的胜利。形成硬块是为了保证在生殖道里只有硬块制造者的精子。当然，其他的雄性老鼠深谙此道，因此任何有自尊的雄性老鼠与雌性交媾前，都会先查看一下是否雌性老鼠体内有硬块。如果没有，万事大吉。如果有，它就用自己长有小刺的阴茎连续快速的刺向硬块，试图把它戳掉，（其阴茎的小刺的作用即在于此）。如果没有成功，它就退出而不会射精。如果成功，它会带回到它阴茎上的硬块弄掉，再梳理好它的阴茎，然后便投入到自己紧张的工作中。完成之后，它会留下自己的硬块。据一项研究，老鼠剔除其他老鼠硬块的成功率将近70%。贝克和贝利假设现代男性是从一种在女性伴侣的阴道里留下软块的类人猿灵长类祖先进化而来。这种行为对于人类阴茎以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是好是坏。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阴茎的形状像个笔直而粗壮

的活塞，头部光滑、呈橡树果状，解释为什么男人的阴茎一进入女人的阴道就迫不及待的要做刺戳动作，无论这种动作是否能刺激女性的阴蒂。作者写道，这种反复进行的动作在最初时并不是要使女性快乐，而是要去除竞争对手的软块。现在其作用也如“推—拉—吸—推—拉—漏”的活塞机制，清除掉竞争对手的精子这是他们的原话，不是我说的。

“在性交中阴茎的插入、退出动作，”贝克与贝利写道，“加上膨胀的阴道内阴茎长而粗的形状能够成功去除大部分的软块或其他男子留下的精液。龟头的形状就连续完成这个推—拉—吸—推—拉—漏动作来说也近乎完美。凭借插入的阴茎产生的这种吸力，阴茎甚至可以成功的去除宫颈内存留时间较长的粘液柱及任何精液。

以此观之，男人在性行为中，确实把阴茎当作“攻城之槌”使用。不是出于憎恶妇女或是摆谱称大，而是要推进他们自己的进化历程，正如妇女要加快自己的进化步伐一样。贝克与贝利说，两性之间的战争确实存在，而且，阴茎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而且，它与政治一点关联也没有。

## 睾丸素的发现与应用

如果说《人类精子竞争》一书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就是在夸大其词。生物学家 T·R·伯克黑德在他的《生态学与进化的趋势》一书中写道，“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新思想的产生，特别是在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说，贝克与贝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是“科学进步只有当观点得到完全证实才能实现……”。贝克与贝利要做的就

是清楚明白地表明他们的断言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如果不能说清，“他们就是在极大程度地误导公众。”

《新共和报》的前编辑安德鲁·沙利文也遭到了同样的指责。他把自己用雄性激素治疗的经历，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一部分，以“为什么男人各不相同：睾丸素的特有力量”为题



沙利文

写进了《纽约时报杂志》周刊的封面故事。对于沙利文来说，注射睾丸素不亚于给火箭加燃料，超限度地增加他的性欲、增强他的肌肉力度、增高他的能量水平，增强他的自信心、竞争力、冲动性以及偏爱暴力冲突的倾向。这最后一点，他写道，使他与一位同是牵狗散步的人发生了冲突。沙利文因不满他的狗吃了华盛顿街上被人丢弃的鸡骨而打了他的狗，那位牵狗人冒失的责备了他几句，于是引得他血液沸腾，怒气冲天。在受到指责的几秒钟后，在刚刚注射了睾素的几分钟之后，沙利文冲到那人面前，威胁说要揍他，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首次在公共场合打架。”

这样的攻击力足以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sup>①</sup>会是雄性激素注射的虔诚信徒。事实上，元首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接

---

<sup>①</sup> 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法西斯德国元首（1934—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著有《我的奋斗》、《希特勒的第二本书》，宣扬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等。——编注

受这种注射的人之一。虽然大约 9000 年以前人类就知道通过切掉公牛的睾丸就可以使原先性情暴躁的公牛变得平静安稳, (几千年以后, 人类经过此番手术所引起的变化同样使人大为惊讶), 直到 1935 年, 科学家们才完全明了其中的原因。这些科学家分属几个受不同的相互竞争的药业公司资助的研究小组(其中一家公司在希特勒控制的柏林)。这个过程始于 1931 年受舍林-卡尔鲍姆公司(现在的先灵葆雅公司)资助的德国化学家阿道夫·布特南特从采集到的德国警察的 15000 升精炼的尿液中提取出少量的雄酮, 这是一种不是来自睾丸的男性荷尔蒙。1935 年 5 月, 由奥尔加农资助的一个使用磨碎的小家鼠的睾丸做实验的荷兰小组, 首次描述了其分子结构, 并为我们现在叫作睾丸素的物质命名。同年 8 月, 即希特勒建立“千年德意志帝国”2 年之时, 布特南特告知一家德国科学刊物, 可能还有元首, 他已经找到了从胆固醇中提取睾丸素的方法。一周以后, 另一家刊物收到了一篇几乎与之相同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受西瓦公司赞助、在苏黎世工作的克罗地亚籍科学家利奥波德·卢卡奇。1939 年, 布特南特和卢卡奇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沙利文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承认文化与社会化对男性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 他把大部分的功劳归为睾丸素。这种荷尔蒙有助于肌肉生长, 有助于红血球的产生, 而且把信息传递给大脑, 大脑中的特殊感受器再对它们进行处理。这些信息要对很多我们认为是属于男性的态度和行为负责, 如: 进攻性、自信心、冲动性、控制欲、冒险精神、恐吓威胁、暴力倾向, 还包括强奸和谋杀。沙利文指出, 来自城市中心的男性占据了我国监狱的大部分囚室, 我们国家的很多“私



生子”事例也都因他们而起。说城市男子的睾丸素水平一般都比没有被监禁过的郊区年青男性高,是不会让人惊讶的。

如果女性信心十足、敢于冒险、做事冲动以及实施暴力犯罪,我们就会想到她们体内也存在睾丸素。女人的肾上腺及卵巢生产这种物质;男性体内几乎所有的睾丸素都是由睾丸产生的。无论在男人体内还是女人体内,这种物质都只有少量存在。普通男子体内在任何时候都有大约一盎司的百万分之六十的量。这个水平在一天之内上下浮动,早晨比晚上要高——而且在40岁以后开始逐步降低。男人一过80岁,他的血清睾丸素水平可能会下降到其原来一半的水平。妇女体内有大约一盎司的6%的睾丸素,而且其水平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女人也产生睾丸素的事实让那些原以为睾丸素的发现意味着科学家最终找到了男性刚阳之气的纯粹的、生物的本质的人们吃惊非小。毕竟,在20世纪初阶段,在现代生物学界,这种假设曾经风光无限。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欧洲生化学家发现了不容争辩的证据,证明了健康、正常的男性体内有“女性”分泌素,健康、正常的女性体内有“男性”分泌素。1929年,《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登出的一篇文章称这些发现“令人忧虑不安”。然而,任何人都可能比维也纳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欧根·施泰纳赫更焦虑。



身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施泰纳赫

的朋友及同事的施泰纳赫自 1895 年起，为了证明他的“性荷尔蒙对抗”理论，即男性与女性的性腺分泌完全不同、是互相对抗的物质，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奇怪的转性实验，这些实验持续进行了几十年。为了证实他的观点，施泰纳赫把雄性器官移植到雌性实验用动物身上，又把雌性器官移植到雄性动物身上。在一次实验中，施泰纳赫把一只老鼠的睾丸切除换上卵巢。然后，他将这只老鼠的阴茎生长率与另一只只是切除了睾丸的老鼠相比较。1912 年，他在报告中写道：第一只老鼠在雌性器官的影响下，其阴茎收缩的程度比去除睾丸的老鼠的阴茎还要小。然而，20 年以后的陆续发现表明“性荷尔蒙对抗”理论是靠不住的。

然而，在那之前，施泰纳赫利用老鼠做的“成功的”实验促使他又开始了治愈同性恋的实验。由于确信同性恋者的睾丸是因为有“雌性细胞”的存在才出现问题的，施泰纳赫让一位外科医生从 7 名同性恋男子的身上每人切除一个睾丸，在将从 7 名异性恋男子身上取得的睾丸移植到他们体内。后来，施泰纳赫报告说，这些“经过治疗”的同性恋者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女性所吸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施泰纳赫方法”的效果同样被证明是一种假象，它惟一可取的一点就是它的安慰效果。1923 年，施泰纳赫放弃了他的性别身份实验。<sup>①</sup>

《时报杂志》对睾丸素决定男子刚阳之气的赞美之辞以及因此而招致的批评之声同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化”的阴茎话题

---

① 施泰纳赫还错误地认为输精管切除术可以重新焕发男人的性欲和性能力。在很多做过“施泰纳赫手术”的人中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姆·巴特勒·叶芝。——译注

密切相关，因为文章中有关男性行为的很多结论，正是女权主义者总结的观点。这些妇女用性交中支配-服从，进入者-被进入者的模式来说明、强调她们的观点：私人问题即是政治问题。一些更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而是病态的一种表现。安德烈娅·德沃金对男人病态的研究集中在勃起的阴茎上。安德鲁·沙利文的文章建议她要是把眼光再放低点儿，研究睾丸，她的收获会更丰富。

女权主义者真的可能通过研究睾丸素，这种本身不会引起阴茎勃起却能增强性欲的物质，而这两者在男人身上，终归是一回事，了解她们需要知道的由男性行使的性政治的一切吗？《脆弱的男性》一书的作者，生物学家本·格林斯坦认为对此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男人行使着支配女人生活的表面上看似绝对的权力……甚至一些妇女要对男人会引起极大伤害的暴力行为忍气吞声……。什么东西赋予了男人这种优势？他们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保有对女人控制的绝对权力？答案不在有关权力结构、政治、或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理论的论证中，而是在人体中。女人沦落到这步田地的原因要归结于一种化学物质，…… 睾丸素。

如果真是这样，男人和女人就没有理由再满怀希望地进行较量了。然而睾丸素与男性的侵犯行为，特别是侵犯妇女的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否如格林斯坦·沙利文，甚至还有阿道夫·希特勒认为的那样明白无误吗？

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犯罪学家就刊物上内容深刻的文章进行研究,对此问题反而得出相互抵触的结论。在这个领域里,詹姆斯·M·达布斯是一位发表文章最多的研究家之一。他是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是《英雄、无赖及情人:睾丸素和行为》的合著者之一(另一著者是他的妻子玛丽)。他还是几十篇有关荷尔蒙的学术文章的主要审查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事业中,因而,《纽约时报》对他的评价是:“达布斯教授对待睾丸素就象奥利弗·萨克斯对待精神失常。他是一位斗士,一位打破传统观念的勇士,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朋友。”

不错,达布斯说,那些体格健壮、积极进取、具有强烈竞争欲望的男人,即所谓的“男子汉”型的男人,体内的睾丸素普遍高于其他的人。但是,经过20年的努力后,达布斯报告说,没有人能根据睾丸素的水平把罪犯与非罪犯区分开。在他所做的“692名男性监狱犯人的睾丸素、犯罪及不轨行为”的研究中,达布斯与他的合作者发现佐治亚州感化院里的谋杀犯的睾丸素水平一般比贪污犯要高,睾丸素水平高的罪犯与看守或其他犯人发生争吵的次数也较多。对那些信服“睾丸素有毒”的理论的人们,以上这些研究结果还算合意。但是达布斯还发现测试所有重罪犯,无论他们使用暴力与否,仪器显示的数字表明他们的睾丸素水平都与事业有成、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同属一个正常值范围。如果睾丸素有毒的话,那么很多男人都具有抗毒免疫力。

20世纪80年代初,心理学家罗伯特·普伦特基得到了国家司法学会的资助,撰写以“性侵犯的神经化学与神经内分泌学”为题的文章。他的目的是要找到睾丸素与强奸之间的因

果关联,如果这种关系确实存在的话。他的报告早于达布斯后来发现的模棱两可的结果。的确,普伦特基测试的大多数暴力强奸犯的睾丸素水平都很高,含睾丸素最高者是惟一个将受害人杀死的强奸犯。但是,普伦特基调查的强奸犯的整体睾丸素水平,正如达布斯调查的监狱犯人一样,与美国的全体男性的水平相当。两年以后,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研究者报告了两个不同寻常的罪犯,这让认为高水平睾丸素与暴力犯罪有关的观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令很多对此深信不疑的人大吃一惊。一个在他犯罪的几年以前就被摘除了睾丸;另一个有克兰费尔特氏综合症症状,这种遗传基因缺陷的症状包括睾丸过小以及相应的雄性激素生产水平低下。然而,这两个睾丸素贫乏的人却因性方面的动机而实施谋杀,并因此被监禁。

沙利文有关睾丸素的文章刊出后几天,就受到了一家网络杂志《石板》的挑战,称其对睾丸素的描述在两个方面言过其实。无论多么真实,沙利文自己的经历只是他个人的事例,朱迪思·舒列维茨写道,他的经历不能证明这种荷尔蒙对其他人也有如此影响。她还批评了沙利文对证据的解释。对沙利文来说,这些证据表明了睾丸素与暴力行为的关系。即便数字表明了这些联系,舒列维茨补充道,也只是一些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舒列维茨的观点与斯坦福大学的生物与神经科学教授罗伯特·M·萨波尔斯基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位1987年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金”的获得者,在他的有关人类困顿的生物学书籍《睾丸素带来的麻烦》中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假如你注意到普通男性的侵犯行为与其体内的睾丸素水平有关联的话,”萨波尔斯基写道。则可能是因为……

(a) 睾丸素增强侵犯性；(b) 侵犯行为增加睾丸素分泌；(c) 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大多数人倾向于 a，然而 b 才是正确答案。一次又一次的实验表明刚刚步入社会的男性的睾丸素水平相差无几，你无法预测谁将来会更有进取心，更具侵犯性。他们后来的行为差异导致他们体内荷尔蒙的变化，而不是相反。

城市男性的睾丸素水平不是促使他们在生活中使用暴力的原因。而是暴力引起他们体内的睾丸素水平升高。睾丸素的下降不是使一位男子安分守己的原因，或者，就这件事来说，使得他在家门口的遛狗过程中与陌生人吵架的原因。如果沙利文确实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萨波尔斯基会劝说他照照镜子。“睾丸素不会引发侵犯行为，”他写道。“它只是加强了原本就存在的侵犯倾向。”

## 睾丸素作用

所以我们不能说男人的睾丸素导致产生暴力。然而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会自相矛盾地这样说：睾丸素创造了很多男人认为是男性标志的器官，很多女性则把这个器官比作攻击的武器。当然，这指的是阴茎。

受孕后的前 8 周，人类的胚胎分不出男女。它有被称作生殖脊的性腺与组织，但是他们没有性别差异，只是一个“细胞团”，科普作家德博拉·布卢姆称它们“具有无限的潜力”。胚胎还有两个管，沃尔弗管(男性)和苗勒氏管(女性)处于定性前的

待命状态。如果胚胎有 Y 型染色体 (XX = 女性, XY = 男性), 当建筑工地开始工作时, 基因就会发出产生睾丸素的信号。性腺团转变成睾丸, 睾丸中被称为莱迪氏细胞的细胞开始制造起工地工头作用的睾丸素。睾丸素使产生附睾、输精管、精囊的沃尔弗管膨胀。一旦胚胎中一些睾丸素转变成一种, 有密切关系甚至有更特殊作用的, 被称为二羟基丙酮的荷尔蒙, ①就会在沃尔弗管的端部, 从生殖脊长出阴茎杆及橡树果形的阴茎头。

同时, 睾丸中的其他细胞塞尔托利细胞释放出一种被称为苗勒氏抑制因子的排斥女性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使旁边的女性管逐步消失。在这个工地上, 没有分工合作的保证。但是如果女权主义者知道当胚胎有 XX 染色体, 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沃尔弗管的时候, 她们会感到欣慰的。事实上, 如果没有发出要求生产睾丸素的信号, 在第 8 个星期, 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睾丸产生男性荷尔蒙, 性腺在 5 周之后自动发育成卵巢, 生殖脊成为阴蒂及阴唇, 苗勒氏管成为子宫、输卵管及阴道上部。沃尔弗管则消失了。借用数字领域的一个词来说, 就是, 人类胚胎的不作为状态是女性。

以上知识告诉我们子宫的荷尔蒙环境, 在决定胚胎性别方面甚至比染色体起的作用还大。在动物王国里, 它还以一种有时相当怪异的方式决定着人类称为性“态度”的东西。

---

① 似乎正是因为这种孕期睾丸素持久的影响力, 才使得大卫·赖默这个自从做了拙劣的包皮环切手术又在手术中被切除了阴茎的男孩, 虽然象女孩一样被抚养, 但终不能成功地像女孩一样生活——无论给他多少女孩的衣服或是娃娃。约翰·科拉平托所著的《自然造就他》里讲述了赖默的故事。——译注

最为著名的例子当然要属雌性斑点袋狼。打个比方，这是那种只要一跟在你身旁，你就想把它藏在隐蔽处的袋狼。在非洲，看到一只还不如一只大狗大的袋狼进攻比它还要大4倍的野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一群袋狼在一个小时之内能把一只羚羊吃的只剩羊蹄和羊角。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最大最具侵犯性的斑点袋狼，那种带头掀起猎杀分食狂潮的袋狼是雌性袋狼。

袋狼这种奇怪的性别情况表明了进化与睾丸素协同作用产生的力量。雌性袋狼的血液里含有大量的雄烯二酮。1998年棒球运动员马克·麦圭尔就是吃了这种物质打破了单赛季本垒打记录。在袋狼怀孕期间，胎盘将这种麦圭尔称作“雄性”的雄烯二酮转化为睾丸素（在他的体内除了不是由胎盘转化，其他过程都相同）。因此，每一个袋狼胎儿，无论雌性雌性，在孕育期间都要接触那种荷尔蒙。结果就产生了“科学界所知的最具侵犯性的幼兽”，罗伯特·普尔在《夏娃的肋骨》中写道，这种幼兽经常残害杀戮他们的同胞，显然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因为雄性袋狼在将近2岁的时候要离开它的宗族，所以袋狼宗族是由雌性支配的。雌性袋狼为了争夺在宗族中的优势地位会互相争斗。感谢进化，这种争斗使得雌性袋狼比不参加地位之争的雄性袋狼还高大、强壮。因此，任何雌性袋狼，无论她们在宗族中的地位如何，都能支配回来交配的雄性袋狼。

在袋狼世界里真正令人称奇的是袋狼的交配过程。由于袋狼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接受了长期的睾丸素洗浴，雌性袋狼的雌性器官不是那种会被叫作雌性的器官。它是一个长在体外的中空圆柱体，与雄性袋狼的阴茎长度、宽度、形状都一



样。因而，袋狼的交配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雌性必须利用专司此职的肌肉回缩她的“阴茎”，把它吸到体内，就像我们把袜子的里面翻到外面一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阴道，幸运的雄性可以在里面驾驭他的阴茎，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曾经观察过没有经验的雄性袋狼交配的动物学家们说。雌性袋狼也通过她们的“阴茎”产子，她们的“阴茎”要伸展得相当长以容纳即将出生的小袋狼。令人称奇的是，曾经支配、恐吓狼群中的雄性袋狼，甚至还可能杀害过同胞兄弟姐妹的母袋狼，竟然会细心呵护喂养自己的袋狼幼子。

## 回春剂

母袋狼的生活方式不太会使安德鲁·沙利文感到震惊。毕竟，他本人注射睾丸素的经验已经使他对这种物质能激发人类的侵犯、进取精神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深信不疑。有趣的是，一个世纪以前，医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人物，分析脊髓生理机能的第一人，现代内分泌学的奠基人之一，犯了同样的出于好心的错误。

他就是查尔斯·布朗·塞夸尔。1899年6月1日，这位已经从哈佛医学院转到法兰西学院教书的72岁的学者，在巴黎为生物学协会的成员做有关他近期所作的实验的讲座。据一份对当晚讲座的描述说，布朗·塞夸尔把他的讲稿推到一边，绘声绘色的对大部分与他年龄相仿的听众娓娓道来。这位高大、蓄胡子的科学家告诉他的听众说他注射一种奇异的针剂已经有10次了。用纸过滤过的这种物质，他说，含有“少量的水以及……”

首先, 睾丸静脉的血; 其次, 精液; 再次, 从……健康年轻的狗身上摘取睾丸后马上碾碎榨成的汁液。睾丸静脉与精子也来源于此。”


毫无疑问, 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令他的听众瞠目结舌了。然而, 像任何一位出色的表演主持人一样, 布朗·塞夸尔还准备了高潮性的结尾。他说, 这种针刺使他工作的精力更加旺盛。他又能跑着上楼梯了。他不再受便秘之苦。甚至连尿流的弧线、力量也有显著的提高。不过, 最大的收益是, 布朗·塞夸尔说, 注射了 10 针碾碎的狗睾丸后, 已经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妻子, 非自愿的禁欲有 10 年之久的教授, 在那天早晨, 又重新找回了自己作全职丈夫的位置。在床上。

一般说来, 法国新闻界不大会关注有关协会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意义重大, 不能忽视。《晨报》登出这则报道后, 法兰西学院布朗·塞夸尔的实验室门前一下子聚集了“大批老年人”, 要求他赐给他们一些神奇的回春妙药。如果说公众与教授本人都对发现了永葆性青春的源泉这件事深信不疑的话, 那么教授的同仁却对此大为怀疑。一家维也纳的科学学报称布朗·塞夸尔的声明“证明了活到 70 岁、即将退休的教授所需要的东西”。

其他科学家试着重新得到布朗·塞夸尔的结果, 但是没有成功。100 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原因。即使狗睾丸中的物质, 睾丸素, 真有布朗·塞夸尔所说的神奇的回春之功 (其实没有), 他也无法体验这种效力。这种说法不会引起争议, 因为科学家们在 1935 年分离出睾丸素时发现这种物质不溶于水。

布朗·塞夸尔的错误提醒了我们，信念具有可以引导身体做出相应反应的力量。此外，以自身进行实验，特别是给自己注射的做法在医学界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就在 20 年以前，一次著名的自我注射迎来了可能是男人与阴茎关系历史上的最后篇章。经过了 5000 年对这个问题“谁是主宰者，它还是我？”的答案的追寻，男人借助化学药品最终找到了回答“我是”的力量。





## 第六章

---

## 防刺气球



## 勃起产业的兴起

在拉斯韦加斯斯特里普世界名胜缩微景区的远端，西格弗里德和罗伊正在让一只老虎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小萨米·戴维斯在拖长声调说“我就要成为我自己了”，两个高空杂技演员，一个坐在另一个的肩膀上，已经走过了50码不带保护网的钢丝绳。然而，就是在韦加斯，人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下面的一幕。

那是在1983年，表演者完全是个生手。可是这不是“开放迈克夜”。台上的人是个名叫贾尔斯·布林德利的英国人，一位专家——事实上是一位医生。当时，内华达沙漠聚满了会议代表。在城里，布林德利大夫正对着几千名美国泌尿协会的成员讲话。会议厅里都是以检查前列腺为生的男人。在韦加斯，他们把这个地方叫作冷酷的房间。即便如此，布林德利丝毫不紧张。他曾经在欧洲的科学会议上像这次一样宣读过很多篇论文。在欧洲，他独创性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使他的声望极富传奇色彩。1964年，布林德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可见假体。他曾把三对电子眼装在自愿者的体内。不久，这个项目由于费用高、效率低而被终止。然而



布林德利

布林德利的创新思想还是给他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把他的创新看作是一次理论上的重要突破，或许还看成天才之作。不同寻常的生理问题总能激发布林德利的好奇心。有一次，坐在汽车里，每当汽车急转弯时，他就把一只兔子从车顶向下扔。他想看看离心力是如何影响这个动物从空中落地的能力。应该说明一下，这辆汽车当时是以每小时接近 80 英里的速度行驶的。

在内华达州那个特殊的夜晚，布林德利静静地站在讲台后面。他最近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男性的生理问题。伦敦传来的有关他的传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几个月以前，他因为研究任务紧迫婉言谢绝了在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做报告。据传，他当时正在进行药物实验，而这些药物产生的结果会令人瞠目结舌：当阴茎注射了这些药物，会持续勃起几个小时。据说这种情况发生在患了几十年阳痿的病人身上，甚至还有瘫痪的病人。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布林德利就是解决了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无法破译的生理学之谜。然而其全部意义还不只于此。如果确有其事，布林德利的功绩则不仅仅只是拓展了作为医学人员的极限，而是拓展了作为人的极限。

阳痿只是最近才成为泌尿科专家认真探究的问题。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争夺男性性功能领域的霸主地位，泌尿科专家向精神病学专家发起了攻势。但是，由于泌尿科专家三心二意，最终在争斗中失败。继弗洛伊德以后，大多数病人和医生都把阳痿看成心理问题。对此，大部分只满足于做清除结石、治疗失禁、收缩肥大前列腺等专项治疗的泌尿科专家是求之不得的。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技术的进步为这些外科医生带来了治疗阳痿的新方法。这些虽然走极端的方



法实际上确很有效。一种方法是移植可膨胀的阴茎。另一种是血管再造，一个与心脏搭桥手术相仿的、重新配装动脉以使血液进入阴茎的过程。

1983年，有关布林德利药物实验的传闻令那些致力于新的治疗方法的医生们大为怀疑。在拉斯韦加斯的大会上，一位泌尿专家走到布林德利面前公然挑战，提议他不能只用图表证明他的药物的效力。这与布林德利这位昔日争强好胜的运动员的决定正好不谋而合。结果出现了或许是整个现代医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公开场景。布林德利先是在讲台后平静的列举了数字证据，而后，他跨步到了讲台前面，脱下了他的裤子。你知道，他刚刚去了卫生间秘密地为自己进行了注射。现在，当着一屋子的陌生人，他举出了：“证据”。

听众们倒抽了一口冷气。布林德利不想让泌尿专家们认为他在用硅制假体糊弄他们，于是他走到人群中，手拿着证据，要求他们进行检查。“我刚才还在想为什么布林德利要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子，”当时在场的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泌尿学科主任阿诺德·梅尔曼说，“一下子我就明白了。”一些泌尿专家接受了布林德利的邀请，他们戴上了眼镜进行了仔细的查看。以前从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医生观看另一位男子勃起的阴茎的先例。就是在这—刻，人类的性行为、治疗性功能的专业、以及男人与阴茎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结果影响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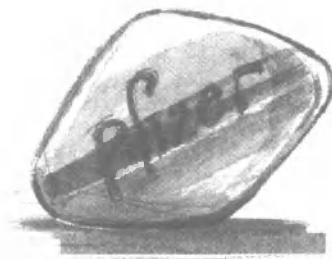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布林德利不仅仅赋予了“科学展示”这个术语以新意，他还提出了有关阴茎的最先进的思想：阴茎是一个不含心灵意义及心灵神秘性的可以完全用医学方法治疗的器官，是一个由血管、神经传递素、平滑的脱肉组织组成的小型网络

系统。当时只有他这位取得了文凭证书的科学家才对阴茎有如此的认识。这位穿白大褂的专家还制定了这个器官勃起时标准的尺寸及硬度, 按此标准测量, 出现的任何偏差都被看作疾症。这个器官天生的难以达到标准的特点, 人类历史的常量, 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仅用药物或手术就可以治疗的病状。

这个阴茎不受宗教说教、弗洛伊德的见解、种族陈规、女权主义者批评的影响。它不再是人类对话的一部分。它是一件东西, 一个实际上可以被随心所欲反复充气的防刺气球, 无论以前它瘪下去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瘪下去的次数有多么频繁。男人与他特有器官的紧张关系已经通过药物被和平解决了。在所有的男人生活中持续最长久的力量之争宣告结束, 桀傲不驯的对手已经被降服得俯首贴耳, 男人的最遥不可及的奇思幻想终于成为现实: 阴茎可以随要随硬, 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保持坚硬状态, 其坚硬程度绝对可以满足最苛求的女人, 或许还能满足一群这样的女人。

如今泌尿学家们见惯了勃起的阴茎。在办公室里, 他们使病人的阴茎勃起, 然后再教授病人如何使用由布林德利及

其他人首创的药物治疗法在家里如法炮制。现在, 不用打针, 小小的经由尿道的药丸就能收到同样的效果。1998年3月27日,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正式准许使用伟哥, 这是首例被批准使用的有效治疗勃起机



伟哥

能障碍的口服药。辉瑞制药公司的小药丸伟哥已经被 700 万人服用,创造的年收入估计在 10 亿美元。伟哥在医药、社会、商业方面创造的令世人惊讶的成就带动了“勃起”产业迅速蓬勃的发展。<sup>①</sup>现在,研究勃起机能障碍的专家和制药商们已经结成商业同盟(后者聘用前者为顾问并为此领域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他们在寻求见效更快、效力持续更长、带来利润更多的药物。心理学家兼社会评论家莉奥诺·蒂费称这种举动为“对完美阴茎的追求”。

由辉瑞及其他公司开发、推向市场并带来滚滚财源的新式治疗方法被媒体报道成大约 3000 万受勃起机能障碍困扰的美国人最新个人保健方式。这个数字恰恰是由因把那些男人确定为病人而大发其财的勃起产业提供的(有评论家称这个数字是“捏造”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些治疗勃起的药物确实帮助了上百万的男人还没有算上那些持有药品公司股票的上百万人,这是伟哥的效力。然而这样的报道还是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勃起产业不仅仅只是一个有关健康、商业的故事。它还是有关男人与其阴茎关系的故事中最新的,或许还是最后的一个章节。

## 阳痿疗法

有关治疗阳痿的史料记载几乎与人类历史的文字记载同样古老。古代医学文献表明男人在发现他的阴茎能够变硬后

---

<sup>①</sup> 2001 年初的这些数字不包括未经过医生处方而得到药的人和美国境外的使用者。——译注

不久就开始对其松软状态产生焦虑。人们对阴茎挺直状态的推崇以及对其松软状态的恐惧导致了大量治疗方法的出现。其中很多方法都是直接对此器官进行处理。大约公元前 1700 年的一份埃及的古写本文稿中有以下制作泥敷剂的记载：“一份枣树叶子；一份洋槐叶子；一份蜂蜜。将叶子在蜂蜜中碾碎，然后将它敷到阴茎上。”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谷发现的泥制刻写板（公元前 9 世纪）上写着：亚述的医生让他们虚弱的病人吃干蜥蜴和干斑蝥粉。由压碎的昆虫制作而成的第二种物质使人的泌尿生殖系统产生红肿发炎，因此古代人，还有距离现代不那么远的人们，都把这种症状错当成精力重新焕发 的征兆。（很多世纪以后，欧洲人把这种物质叫作斑蝥。）那些给人治病的亚述术士还极力劝说患阳痿的人让一个妇女用一种掺有铁屑的特殊油摩擦他的阴茎。要想达到最好的效果，还得让她同时唱着“让这个阴茎变成一根棍子，让这个粗大之物与我做爱。”显而易见，在治疗中借助积极的意念以及出自女性之口的恭维，确实有着悠远的历史。

印度的《Sambita of Susbruta》（大约公元前 1000 年）提到好几种治疗阳痿的方法，大多数疗法都是使用口服药。“一个男人吃了在从搅拌的牛奶里提取的纯净的黄油中炸过……的公山羊的睾丸后，”Sambita 称，“就能连续不断的造访 100 个女人。”在早期的西方文化中，人们同样进食动物的睾丸以恢复、增进性能力。希腊的医生尼坎德（公元前 2 世纪）曾建议使用河马的睾丸，这个药方毫无疑问是为那些有钱的患者开的。在我们古代的祖先中似乎有许多勤奋的以治疗勃起机能障碍为事业的企业家，然而现代勃起产业真正的鼻祖出现在 19 世纪。当时西方一些泌尿专家发明的治疗方法在今天看来

既(往好处说)滑稽可笑又(往坏处说)野蛮无知。那个时期对于阳痿患者来说是生不逢时，而对江湖庸医来说确是行骗的绝佳时期。

这是因为在当时，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对勃起的生理机能也不甚明了。有关勃起是由血液的冲击力产生的知识还要归功于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安布罗斯·帕雷、雷尼耶·德·格拉夫等前辈精英。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血液如何到达那里以及使血液持续呆在那里的原因。16世纪的解剖学家科斯坦索·瓦罗利奥认为阴茎的勃起是凭靠“勃起肌”。3个世纪以后，大多数医生依然对此深信不疑，虽然对这些勃起肌的机能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论证说明。直到1863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埃克哈德才指出神经系统在勃起机能中的作用。他使电流通过一条狗的骨盆神经，这条狗的反应是阴茎勃起。“勃起过程中有神经因素的参与在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常识，”琼斯·霍普金斯大学男科诊所所长阿瑟·L·伯内特医生说，“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对勃起机能的了解经过了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曾经一度认为精神控制着勃起，认为阴茎充满了气体。我们有关勃起的很多科学的知识都是近20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许多认识还是近20年以来的成果。”

19世纪，有关勃起的认识鱼龙混杂，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大多数都是错误的理解，于是出现了稀奇古怪、令人痛苦的阳痿治疗方法。当时在美国有一位名叫塞缪尔·W·格罗斯的倍受推崇的医生。他在1881年出版了《关于阳痿、不育及其他男性性器官的相关病症的实用论文专著》。象他父亲塞缪尔·D·格罗斯一样，格罗斯也是费城的杰斐逊医学

院的外科教授。(艺术家托马斯·埃金斯在他 1875 年画的名  
为“格罗斯诊所”的画中将两位父子医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  
在了人间,这幅画主要突出了父亲,画家曾经上过老格罗斯  
讲的一堂解剖课。)①

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小格罗斯坚信勃起功能障碍与手  
淫有关。他还特别强调阳痿是因为阴茎底部的“狭窄区”造成  
的,尿道即在此处被前列腺所环绕。这些“狭窄区”,格罗斯说,  
是因为前列腺所在的尿道的发炎、肿胀形成的,他把这种因手  
淫或非自愿夜间“遗精”而引起的症状叫作“前列腺感觉过  
敏”。格罗斯是通过把一种被称作“探条”的细长、镀镍的器具  
伸入病人的尿道进行诊疗判断的。正如他自己在《实用论文专  
著》的第 34 页上描述的那样,这种疗法对于病人来说并不总  
是一种愉快的经历。

第 13 例:一名机修工人,23 岁……。用 25 号探条检  
查,结果发现其整个尿道有严重的感觉过敏症状,特别  
是其前列腺所在部位……。检查器械一进入到尿道,睾丸  
就开始一阵阵的抽搐、收缩。当到达前列腺所在位置时,  
病人由于极度的痛苦退缩了一下,他的眼睑、鼻子、嘴部  
的肌肉因痛苦而阵阵抽搐着。把器械退出来时,探条顶

---

① 格罗斯:(1805—1884)美国外科医师、医学教育家。1839 年  
完成名著《病理解剖学原理》。还写过许多论文论及膀胱疾病、小肠疾  
病与气道异物,均以分析透彻而为人称道。他的《从病理学、诊断学、  
治疗学及手术学着眼的外科体系》一书,对外科思潮产生了深刻影  
响。随后又发明了许多外科器械。他善于用幽默使严肃的医学课程变  
得生动有趣而著称。——编注

部的球状物带出来大量的前列腺排泄物。后来病人乘街车回到家。大约2个小时以后，病人排尿后感到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慢慢爬遍他的胳膊和双腿，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后来他的朋友发现他躺在地板上，脸色苍白。

奇怪的是，这位病人又找到格斯医生对他的病情进行诊治。这就意味着病人又经历了好几次对其身体内部进行的检查。热水、冷水被分别灌进他的尿道，热橡皮塞堵住了他的直肠，在腐蚀性化学药品中浸泡过的探头又被重新插入尿道。

对那些用此法一直没有疗效的病人，很多泌尿学专家使用一种受16世纪瓦罗利奥的解剖学思想及埃克哈德最近在狗身上所作的实验的启发而发明的方法：他们把电流通到阴茎内部的(神秘的)勃起肌肉上。这个程序的第一步是医生把一把形如小音叉的有两个同样小叉的金属器械，叉柄在前插入我们这些泌尿学的门外汉称作“洞”的阴茎的通道。叉子与一台可以随时开关的小发动机相连。当代泌尿学教科书里的插图表明这种治疗方法与我们用跨接线重新发动汽车的操作规程类似。很多吹捧电流疗法的医生都在推销能为丧失功能的阴茎提供电流的机器，或者在写书赞美这种疗法的优点。他们谁也没有因此而赔钱。

## 睾丸移植

你可能会想，对阳痿的其他治疗方法不可能比电击阴茎，或是使用沾满化学药品、带小刺的探条，能更深入地进入到人体

内部。可是，你要这样想就错了。在 20 世纪初期，医生们就开始进行了睾丸移植的手术。

追根溯源，我们听来如天方夜谭的事实是古老的迷信传说及新近的科学发展共同孕育而成的。在罗马帝国尼禄皇帝统治时期，狂欢歌舞酒会常常要借助古罗马的伟哥——山羊或狼的睾丸碾碎后制成的液体，来保持激扬的情绪、热烈的气氛。如此准备其实没有一点实际效力，只能证明安慰剂确实有控制人思想的效用。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安慰剂效用持久的特点解释了为什么在 8 世纪以后，中世纪的医生老约翰内斯·梅休还在给病人开出睾丸榨汁的药方，或者为什么，又经过了 8 个世纪，英国的医学参考书《萨蒙药典》对服用从几十种动物身上提取的睾丸汁液还采取认同的态度。

野猪：睾丸与阴茎放在一起晾干，磨成粉末，可治疗体弱与不育。犬属，狗：睾丸及其分泌物可激发情欲……。鸮，鸮：其睾丸可治疗生殖机能虚弱。

直到 1848 年德国生理学家阿诺德·贝特霍尔德对 6 只刚被阉割的公鸡做了如下的实验，人们才了解了由睾丸产生的雄性激素的真正的作用（即表现为如络腮胡子等的第二性征）：其中有 2 只鸡，它们的一个睾丸被放回腹腔中；另两只鸡在实验中通过移植获得了另外一只鸡的睾丸；剩下的 2 只被阉割的鸡作为对照物保持原状。贝特霍尔德发现被阉割的鸡的肉冠及喉头下方的肉垂在手术以后很快就萎缩了，而那些经过“重植睾丸”手术的鸡又恢复了原貌。他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睾丸的生产机能，即睾丸先是对体内流动的血液起作



用,血液的相应反应又作用于整个有机体。”他的看法是正确无误的。

现在,人们把贝特霍尔德所作的这个实验看作是现代内分泌学史上的一个具有奠基意义的实验。遗憾的是,做完实验后的50年中,其意义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结果导致人们对睾丸的真正作用继续视而不见,继续迷信服用睾丸可以恢复性能力的说法。因此,当最受世人尊重的医生查尔斯·布朗·塞夸尔在1889年宣称他通过为自己注射由碾碎的狗睾丸制成的针剂而重新获得性能力的时刻,治疗阴茎病症的历史正好完成了其回溯古代时期的一个轮回。而此时一个新的轮回又即将开始,谢天谢地这一循环所历经的时间比上一次要短得多。在他“重获青春”的几周以后,布朗·塞夸尔把装着他研制的睾丸液体(得自狗与豚鼠)的小瓶邮寄给想要进行亲身体验的医生们。当这些医生感受不到预期的效果时,他们推断问题不是出在指导思想上,而是出在药品上:睾丸汁的药力太弱了。他们认为应该以真正的睾丸取而代之。

事实上,医学文献记载的第一例睾丸移植手术与性并没有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11月在费城接受列维·哈蒙德和霍华德·萨顿医生治疗的是一个19岁的男孩。他的阴囊被踢中后,一侧的睾丸肿胀起来,比正常情况大出10英寸多。医生最初主要出于审美角度考虑的计划是用绵羊的一颗睾丸替换这个孩子的睾丸。但是,就在手术的前一天,他们得知可以使用一颗人的睾丸,这是一个因失血过多而致死亡的男青年的睾丸。两位医生一时冲动,决定使用这颗睾丸。他们从捐献者体内摘除这颗睾丸,将其在华氏40度的玻璃罐里存放一宿,然后,第二天早晨,把它移植到他们病人的体



莱斯皮纳斯

内。(根据医学文献史料的记载,这例手术似乎是人类器官移植的首例。)然而,一个月以后,医生们失望地发现他们移植的器官已经萎缩得非常小了。哈蒙德与萨顿再没有发表什么后续报导。就我们现在所知,可以有把握地说。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对移植器官的排斥(排异作用)。

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对人体组织排斥反应的实际情况——其实恰恰就是人体免疫系统的概念——还不甚明了,所以睾丸移植手术还在继续进行。芝加哥的泌尿科专家维克多·莱斯皮纳斯宣称在哈蒙德和萨顿做移植手术的几个月之前,他就完成了一次移植手术。几年以后,他将手术的结果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和《芝加哥医学报导》上。与哈蒙德和萨顿不同的是,莱斯皮纳斯非常明确的目标是要增强病人的性功能。他的做法不像费城的医生那样移植整个睾丸,而是将捐献者的睾丸切成片,然后将其嫁接到接受者的阴囊中和其周边的肌肉组织中。以下是莱斯皮纳斯 1914 年对此过程进行的描述:

一位 38 岁的男子于 1911 年 1 月向我咨询是否有什么办法对他失去 2 个睾丸的病症进行治疗。他的一个睾丸在一次治疗疝气的手术中被切除;在一次事故中又丧失了另一个睾丸……。他无法性交,这就是他来求医问药的主要原因……。

很容易地就从一个正常人那里搞到一个睾丸……。

两个患者被同时打上麻药，为受捐者所做的准备工作如下：其阴囊靠上的部分被切开，准备了一张与接受异体睾丸手术者使用的同样的床……。使直肌的肌肉纤维露出并分开……然后切下将被移植的睾丸。这颗睾丸上的附睾被摘除……然后对着其长轴将其横向切成大约1厘米厚的小片。取出中间的一片及其旁边的一片放到直肌的肌肉纤维里。另一片放到阴囊中。

莱斯皮纳斯写道他“对可供移植的睾丸的数目感到惊讶”。然而，他没有说明那些健在的捐献者是否会得到回报以及能得到多少回报。

4天以后，莱斯皮纳斯的病人就开始“出现强健的勃起，并伴有明显的性欲。他坚持离开医院，满足自己的欲望”。莱斯皮纳斯报导说，病人这样做了，而且在后来的2年中，病人一直如此。后来，就没有再与病人联系。即便如此，莱斯皮纳斯还是不愿意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结于手术的治疗。“性功能十有八九与精神感应有关，”他写道，“到底有多少功劳要归结于手术产生的强烈的精神刺激，有多少要归结于嫁接的睾丸细胞产生的实际作用，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妨碍莱斯皮纳斯继续做更多的移植手术。1922年，他做的一例性腺移植手术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毋庸置疑，原因是其病人哈里·F·麦考密克的国际哈尔韦斯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该公司的地位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IBM公司。时年51岁的麦考密克与约翰·D·洛克菲勒的女儿伊迪丝结婚，使他富上加富，二度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与欧洲漂亮的歌剧明星闹出的满城风雨的绯闻

更使他具有新闻看点。《时报》的标题与副标题是“H·F·麦考密克秘密接受手术治疗，家人拒绝说出他住院是否因为性腺移植手术。永葆青春是他的爱好，他的外科医生莱斯皮纳斯，一位掌握回春术的领袖，同样对此事保持沉默。”据传，捐献者是一位来自伊利诺斯州的铁匠。无论真实与否，受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诗歌所启发而创作的小调不久传遍了全美国的酒馆、客栈：

栗树的枝叶繁茂展伸，  
下面站着村里的打铁汉；  
铁匠成了一个说郁的人，  
麦考密克占有了他的分泌腺。

莱斯皮纳斯当然因为工作出色而蜚声遐迩，然而他在芝加哥的同事比他的名声更响。1920年G·弗兰克·利德斯頓向新闻界宣称他把一颗睾丸移植到自己的体内。利德斯頓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还描写了另外9次移植手术。其中8例是由他亲自为自愿者做的，另一例则是由加利福尼亚圣·昆廷监狱的外科主任医生列奥·L·斯坦利所为。斯坦利医生丝毫不缺刚刚死去的捐献者——在他的工作场所经常有犯人被处以极刑。利德斯頓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斯坦利所做的一例手术的报导是基于监狱医生对他讲述的实情。这则报导堪称是一篇融乐观精神和傲慢情绪为一体的稀世佳作：

第9例——一个25岁的男子，显而易见他是个白

痴，犯有夜间盗窃罪，5年以前曾被踢中睾丸……。在接受手术治疗时，他的睾丸像橄榄果核那么大。病人又高又瘦、面无血色、无精打采、冷淡漠然……。捐献者是一个被绞死的黑人谋杀犯。他死后15分钟……腺体被取下来……冷冻……几个小时以后，被移植……。手术7周后，医生报告说坚硬的睾丸……“完好地躺在阴囊里。”病人体重增加了15磅，已经变得积极主动、活泼敏捷。事实上，他的进步表现在所有的方面——在性方面，他已经变得非常积极……。斯坦利医生说：“现在他夜间和白天都有勃起，这是他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①

在文章的评论部分，利德斯頓特别注明了斯坦利治疗过程中的跨种族情结。利德斯頓热衷于研究捐赠者的种族及接受捐赠者改进的性生活（这可是在一个清一色的男性监狱里！）表明了他对自己事业的乐此不疲的态度。1893年他与人合写了“科学地认识南方黑人的性犯罪”一文。这篇文章呼吁对任何因强奸白种女人而定罪的黑人所采取的惟一有效的惩罚措施就是完全实施“东方式”的阉割——睾丸与阴茎一并摘除。显然，利德斯頓花费了很多时间思考黑人的生殖器。

利德斯頓将他为自己进行手术的事实公布于众是因为随着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的推移，世界上最著名的睾丸移植专家锁定在一位在俄罗斯出生、在巴黎工作、名叫塞尔日·沃罗

---

① 斯坦利对其病人生活的关心还不止于睾丸移植。因为他深信犯罪行为常常是因犯人外貌的丑陋而引起的心理上的痛苦而造成的，所以他还为圣·昆廷监狱的好几个犯人做了隆鼻手术和面部拉皮手术。——译注

诺夫的追逐名气的人。充满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利德斯顿想要世人记住性腺移植起源于经验丰富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国度，曾经有几十位外科医生做着这项工作并且对所有的求助者保证要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以上事实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在阻止沃罗诺夫医生成为公众崇拜偶像的这件事情上却显得无能为力。这并不是因为沃罗诺夫医生比别人做的睾丸移植手术多，而是因为他不愿找麻烦使用人的睾丸。

### 移植类人猿睾丸

1925年一部法文写成的书籍被翻译成英语。书中开篇的第一段也许是所有医学文献中最惊世骇俗的文字。“在1920年6月12日到1923年10月15日这段时间里，我为人类男性做了52例睾丸移植手术”，塞尔日·沃罗诺夫在他的《移植使人青春焕发》一书中写道。“在所有的手术中（一例除外），移植的器官都来自类人猿。”



沃罗诺夫

人们读到这些文字后表现出了无以复加的震惊和兴趣。虽然沃罗诺夫并不是做睾丸移植手术的第一人，但是他却一下子成了最著名的睾丸移植专家。在此以前，沃罗诺夫也不是完全默默无闻；在法国沃罗诺夫曾把年轻公羊的睾丸移植到年老的公羊体内。之后，他对新闻界称，接受睾丸的公羊表现出明显的返老还童征象。1922年，

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何时能为人做移植手术，他说，“很快。”“移植只能同类物种之间进行，”俄国人说，“因而，对于人来说移植就比较困难，因为你不能为了使一位老人变得年青而摘除一个年青人的精力源泉。”（显然，芝加哥的莱斯皮纳斯医生的想法与此不同）。“但是，”沃罗诺夫说，“可以利用猴子，因为它们与人类相近。”这个答案是《时报》记者始料未及的。

“但是如果你把猴子的性腺移植到人体内，他不会变成一只猴子吧？”记者问道。

“根本不可能。”沃罗诺夫保证道。

就这一点，而不是其他的很多方面，沃罗诺夫是说对了。1922年6月20日，《时报》又引用沃罗诺夫的话，说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沃罗诺夫已经为好几个人做了睾丸移植，结果这些人的人的特征丝毫没有变化，与以前的状态相比，反而有了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在性方面。沃罗诺夫说，为移植手术提供器官者全部是非洲黑猩猩。

早在1898年沃罗诺夫在埃及行医之时，就已经对睾丸与返老还童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他为好几个阉人做过检查。他们臃肿的体态、无须的面部及隆起的胸部，令他感到震惊。然而，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看上去的老态。“年纪轻轻，头发就变成白色，而且他们很少会活到老年……。是否丧失睾丸直接导致了这些毁灭性后果的发生？”后来，在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且，正常人的逐渐衰老难道不是因为睾丸在衰老、在变弱吗？

沃罗诺夫深信他后来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证明了他当时在埃及的想法是有先见之明的。实际上，那些实验并没有对此

做出什么证明，尽管错误的责任应该与一位巴黎的病理学家爱德华·雷特尔共同分担。在法国沃罗诺夫对他一年以前第一批接受手术治疗的一位患者——12号老公羊——进行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手术是摘取被移植的器官，进行检查。因为沃罗诺夫不是个有经验的显微镜专家，所以他把这个组织交给显微镜专家雷特尔观察。遗憾的是，雷特尔错把老公羊的免疫系统侵入到移植器官上的细胞看成是器官本身存活的迹象。

当他开始给人做移植时，也像莱斯皮纳斯一样，把睾丸切成薄片移植到病人体内。然而，与莱斯皮纳斯不同的是，沃罗诺夫把猴子身上取下的睾丸薄片直接缝合到薄薄的、盛装睾丸、充满血清的囊袋状睾丸鞘膜上，而不是把它镶嵌在阴囊中的肌肉组织里。移植前，沃罗诺夫还用个尖利的手术器具轻轻的刮擦鞘膜的表面。刮出的凹槽是为了放猴子的睾丸；沃罗诺夫相信，同样重要的是，因擦破而流出的血浆可以滋养被移植的睾丸，使其存活。他所进行的首批实验中就曾刮擦过公羊的鞘膜。几年以后雷特尔称这些移植的睾丸依然发挥着作用，于是使沃罗诺夫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移植使人青春焕发》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纪实文献。其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使它更具诱人的魅力。“不可能在类人猿清醒的时候将它放到手术台，因为即使是最温和的动物也会在被强行捆绑四肢的时候进行拼死的反抗，”沃罗诺夫写道。“这些类人猿异常多疑，要想麻醉他们，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沃罗诺夫的一位同事设计了起关键作用的装有双层活板门的笼子。

为了使笼子里的空气流通，活板门的一扇格子门，另一扇是实心门。在往笼子里灌输麻醉气体以前，把这扇实心门



关上。

这个“麻醉箱”有一个小窗户，供沃罗诺夫观察类人猿何时晕厥。这个时候“刻不容缓”，他提醒道。类人猿“必须马上被拖出笼子，放到手术台。否则，它醒过来就会咬拖它的人的手。”

把类人猿放到手术台后，马上就对它进行麻醉，随后它的四肢被展开、绑上。然后开始进行耗时的手术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类人猿的卫生习惯不好，所以要仔仔细细地”剃掉“其阴囊、下腹中部下面、大腿之间上部的毛；这些部位必须用肥皂、热水好好刮擦，用大量的乙醚或酒精冲洗，再小心地涂上碘酒。”沃罗诺夫写道。在距此几英尺远的手术台上，受捐的病人接受着与此相似的术前准备。想来他该不会被关进“麻醉盒子”的侮辱，而且不会需要如此复杂的擦洗与剃毛程序。

然后，沃罗诺夫的同事从类人猿的体内取出一颗睾丸，将其切成两半，每一半再切成三片。同时，沃罗诺夫切开病人的阴囊，露出里面的睾丸鞘膜。沃罗诺夫先刮擦一个鞘膜，加快了血浆流动的速度。然后把他同事准备好的3片睾丸切片缝进刚刮出的凹槽中，还要保证每片都不能与另一片相触。接着，他又如法炮制，对另一个睾丸进行移植。在《移植使人青春焕发》一书中，手术过程中所有的步骤都配有生动如实的插图加以说明。

然而，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大众媒体了解到沃罗诺夫的手术治疗。好几位接受猴子性腺的人在手术前就是纯熟老道的花花公子，手术后，各家报纸纷纷以赞许的口吻报导说，他们沾花惹草的成功率更是突飞猛进。德国的一家幽默杂志《痴儿西木传》登出了一幅漫画：一位怀孕的妇女和她几十个孩子挤

满了沃罗诺夫的手术室，很多孩子伸出手做祈求状，恳求医生不要给手术台的类人猿或是给他们躺在旁边的父亲做手术。漫画的文字说明是：“教授，求求你了，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父亲提前变老？”

不久，在美国大陆上，人们就效仿起沃罗诺夫的手术方法。德高望重的医生马克斯·托雷克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的很长时间里为病人移植猴子睾丸。后来，他写成了《人类的睾丸》一书。他在一家芝加哥医院的房顶上为提供睾丸的猴子们建了一个小型动物园。一个星期日的早晨，这些猴子四散奔逃，几分钟之后这些猴子又莫名其妙地聚集到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堂，当时满屋子正在做礼拜的教徒们都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异乎寻常的景象。托雷克在他的回忆录里拒绝描述这些猴子的“亵圣行为”。在堪萨斯州的郊区同样发生了动物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在那里约翰·R·布林克利“大夫”因给病人移植山羊睾丸而发财致富。但是，与沃罗诺夫和托雷克不同的是，布林克利的文凭引起人们极大的怀疑。事实上，是他花钱买的文凭。

在英格兰，出版过 P·G·沃德豪斯作品的出版社发行了 一本受沃罗诺夫手术启发而创作的小说《偷盗性腺者》。“爷爷今年 95 岁，拥有 100,000 英镑，想象力丰富，体格健壮，”这是印在小说护封上的宣传文字的第一句话。“他从报纸上读到有关沃罗诺夫教授通过性腺移植使人返老还童理论的报道。于是，他一心希望自己能接受同样的手术实验……。

他获得了一只大猩猩，那种又高又壮、残忍野蛮的兽类，而且手术很成功。这还仅仅是开始……。重新焕发的青春唤起了爷爷的仁慈爱心，他决定带领大约 100 名老人到非洲，捕捉

数量相近的大猩猩,然后借用它们的性腺……。

这个故事虚构的情节反映了现实:由于沃罗诺夫的手术风靡一时,法国政府感到必须下令禁止在其非洲殖民地捕猎猴子的行为。

媒体对沃罗诺夫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深表惊讶。他与妻子还有一班仆人住在香榭里舍大道上的一个大型的旅馆套房里,他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套度假别墅,拥有漂亮的汽车,举办豪华的晚会,如此等等。沃罗诺夫当然能支付这么庞大的开销。他做每例手术要收取 5,000 美金,在 80 年以前这可是个惊人的数目。截止到 1926 年末,沃罗诺夫说他已经做了 1,000 例这样的手术。

沃罗诺夫大获成功的一个原因当然要属安慰剂效力的持久性。当时蓬勃发展的优生学运动也有力的推动了这位外科医生的事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身强体壮的精壮青年,而剩下的是日渐衰微的老弱病残,”戴维·汉密尔顿在《猴子性腺事件》一书中写道,“所以沃罗诺夫为使日趋变老的富人们重新焕发青春所做的努力,好比向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同时,新近在整形外科手术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使得很多人像英国科学家朱利安·赫胥黎<sup>①</sup>一样相信“生物学知识使人类增长了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机体发展过程的能力。”就像人们所认为的任何东西到了科学家的手上都可以被改造

---

<sup>①</sup> 朱利安·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者。毕生从事动物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人类学和进化论等的研究。他大力支持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捍卫了达尔文学说,为此学说的普及做出了贡献。著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动物分类学导论》等。——编注

一样,人类的睾丸为什么不能被改造呢?

最终,因为证明了沃罗诺夫的手术起不了作用,人们便希望由沃罗诺夫的一位医学同事,经过对沃罗诺夫的论断进行严格的科学审查,来终结这段另人遗憾的插曲。但是,并没有完全如愿以偿。事实上,几乎没有医生对沃罗诺夫的观点提出异议。最终证明沃罗诺夫睾丸移植手术无效的科学家是在摩洛哥工作、名叫亨利·韦吕的法国兽医。20世纪20年代末期,韦吕重新做了沃罗诺夫早期利用公羊做过的实验。做过实验的几个月后,韦吕把移植的睾丸取下放在显微镜下亲自进行观察。随后,他得出正确的结论,“移植的器官”实际上是疤痕及一些发炎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成功抵制被移植睾丸的“进攻大军”的残兵败将。睾丸移植,韦吕在1929年写道,是“一个莫大的错觉。”

最后,人们越来越怀疑沃罗诺夫的工作,而且后来的医学进步也证实了韦吕结论的正确性。1935年睾丸激素被分离出后,科学家们声明单凭睾丸素的力量,不可能改变人类衰老的进程或者使一个患有机能障碍而无其他病症的人恢复性能力。在接下来的10年中,生物学家彼得·梅达瓦尔在免疫系统方面的研究证实了任何沃罗诺夫的移植睾丸都会被受体很快摧毁。(梅达瓦尔教授后来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沃罗诺夫于1951年去世,享年85岁。对他临终前的境况有各不相同的报导。在“医学大错”一文中,罗伯特·杨森与伊恩·肖特写道“沃罗诺夫在世时受人嘲笑,然而面对嘲笑他却不失尊严。”然而,帕特里克·麦格拉迪在“年青的医生”中却引用一位了解沃罗诺夫的瑞士医生的话说沃罗诺夫在临终前极度忧郁。瑞士人说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境遇,而是因为由于他

自己的错误为病人造成的后果。显然，沃罗诺夫害怕他使用的一些类人猿的睾丸会使人类受体传染上梅毒。沃罗诺夫的这种想法使自己感到恐惧，瑞士人说，为此他在忧郁与孤独中度过了临终前的大部分时间。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其情绪是否忧郁，这位名叫塞尔日·沃罗诺夫的勃起产业先驱死时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富翁。

## 阳痿的心理

1934年，在一次于纽约召开的由初级保健护理医生参加的会议上，一位精神病学家起身发言，呼吁在座医生不要把他们的患阳痿的病人打发到泌尿学家那里去，或者推到其他的外科医生那里，以免对他们的病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这场为扩大自己的领地，在精神病学家和泌尿学家之间发生的冲突早在7年以前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打响了。在《男性阳痿》一书中，精神病学家威廉·斯特克尔宣称除了有5%的情况是生殖器损伤或有病症，根本就没有如“器质性阳痿”的情况。这是斯特克尔根据亲身体验而得出的结论：他本人的阳痿症就是在维也纳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长沙发上治好的。（有趣的是，后来弗洛伊德开始藐视斯特克尔，并不再视其为自己的心腹密友。）

斯特克尔与弗洛伊德的个人矛盾丝毫没有减弱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热情。斯特克尔坚持认为余下的95%阳痿情况完全是心理原因，包括由尚未解决的恋母情结引起的自我憎恨，由于童年时期的性滋扰而产生的下意识的恐惧和焦虑，以及受宗教或世俗的道德观念强化的情感抑制。男性勃起的生理

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斯特克尔写道，而且会“保持一生”。

很快，斯特克尔提出的 95% 的数字就被当成了事实，虽然既没有病理方面的证据，也没有可靠的数据表明心理分析采用的谈话分析疗法在治疗阳痿病症中有持久的疗效。医学文献中的许多病例报告现在看起来似乎荒谬可笑、或者是厌女症的、或二者兼而有之。下而文字摘自 B·S·塔尔梅医生在《纽约医学杂志》发表的文章：

某位先生，30 岁，在少年时代经常被带到蒂罗尔山区度假。在 15 岁那年……他与父母住在阿尔卑斯山区乳牛场附近，整日徜徉在奶牛之间，并且喜欢上了 20 岁漂亮的挤奶女工。这个漂亮的男孩也使这位女工春心荡漾。

一天，这个男孩在吃草的奶牛附近晒太阳的时候，她走近他，教他做爱的技巧。她每天重复，一直到假期结束。后来，这位先生结婚后发现只有在她妻子身着蒂罗尔地区农妇装束、做出如几年前漂亮的挤奶工一样的姿势，他才能和妻子交欢……。刚结婚时，妻子还满足他的要求。勃起完全正常，而且还生了两个孩子。最近，妻子拒绝再穿这种农妇服饰，所以他便出现了严重的阳痿症状。他到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妓院里寻求补偿，面对装扮如阿尔卑斯山区挤奶女工的妓女，他却能狂热地勃起。

塔尔梅医生的反应是指责这位夫人患有“假装纯洁的性冷淡”，他说，这种情况在上流社会的为人妻者中很普遍。这些妇女认为在性交中她们“惟一要采取的姿势是仰卧、分开大腿。”为了治疗她丈夫的阳痿，塔尔梅说，这位夫人必须改变她

的态度,穿上讨厌的农妇服装。否则,她就会因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丈夫推向妓院而毁掉他,逛妓院的结果会加重阳痿的症状。“长期禁欲后的极度兴奋,”塔尔梅写道,会引起严重的勃起功能障碍。

对最终实现目标的渴望和欢乐会使抑制神经中枢过度兴奋而导致严重的神经紊乱,在关键时刻出现勃起失败,阴茎变得松软,收缩到正常体积的一半大小。

### 泌尿学家的观点

1936年,纽约的泌尿学家马克斯·于内对此已经忍无可忍。他向卡尔·门宁格,堪萨斯州著名的门宁格心理分析诊所的所长提出挑战,倡议在《泌尿学学报》上进行有关治疗阳痿病症的辩论。在辩论中,门宁格首先登场,他指出即使在如前列腺附近的尿道麻木的情况下,也能出现勃起状态,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唯一的原因是心理作用的结果。“病人认为他们的生殖器官出了毛病,”门宁格写道。泌尿学家“知道这不是事实,或者至少知道对器官进行治疗不如进行心理治疗那么有效,然而经验告诉他们对生殖器进行局部治疗的有效性,通过治疗产生的心理暗示可以消除病人的焦虑、从而治愈病人的阳痿症状。”真实的情况是,门宁格说,阳痿是因焦虑造成的,而治疗焦虑的最佳方法是心理分析法。谈话分析法使病人意识到“那些在潜意识中经常(总是?)压抑性机能发生作用的情绪。”这些消极情绪,门宁格写道,包括“恐惧,特别是对惩罚或伤害的恐惧;对性爱器官产生的敌意;以及引

起内心矛盾冲突的爱情，特别是父母对孩子固执型偏爱和同性恋。”

于内医生以驳斥心理分析所做出的 95% 的阳痿病例都是心理原因的声明予以回击，他说这种说法的科学真实性还不如哲学上的一句断言。于内并不排除心理因素产生阳痿的可能性。他强调说泌尿学家能把因心理原因产生的阳痿和因器官病症产生的阳痿区分开来，因为他们要对病人进行医学检查，而心理分析学家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人们会怎样想，他问道，

如果一位阴茎过小的病人问诊一位医生并诉苦说自己无法进行性行为，而医生在没有观察他的器官的情况下，告诉他这纯粹是心理问题，是由于童年时期产生、至今尚未解决的心理情结造成的？这种情况看起来当然滑稽可笑，……可是这正是心理分析学家每天执行的诊疗程序。

于内还写道，他不“怀疑心理分析家有关阳痿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尚未解决的恋母情结的发现”，可是他怀疑他们为得出结论所使用的方法。

正如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分支一样，同样应该建立一个实验对照物以确定不患阳痿病症的男性是否存在尚未解决的恋母情结……。在医学实验的其他任何分支领域中，建立这样的对照物体系是常识性规则。

于内有充分的理由提出以上两点质疑。遗憾的是，从今



天我们的角度观之，由于他坚持强调手淫与阳痿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以及坚信用电流震击阴茎治疗阳痿的有效性，从而削弱了自己的观点。（显而易见，当然，他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同样令现代人感到痛苦的是于内对圣·昆廷监狱的医生斯坦利以及猴子性腺先生沃罗诺夫的“诊疗观察”的有保留的支持。他写道，他们两个人都科学地确立了勃起生理学的“内分泌行为”。

两位医生都暂时成功地唤起阳痿病人的性欲望，使他们产生勃起。……然而，心理分析学家却不愿现代医学对性荷尔蒙影响所做出的观察，依然相信有关性的一切都源于大脑。我们人类不仅拥有大脑还拥有性器官这个事实却被他们完全忽略了。

在1936年，即法国人亨利·韦吕证实了睾丸移植手术其实是“一个莫大的错觉”的几年以后，于内医生，这位严肃认真的科学家撰写以上这些文字的做法实际是在自找麻烦。这也是泌尿学家在争夺治疗勃起机能障碍的领地的早期战役中输给心理治疗学家的又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泌尿学家在威廉·H·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撰写的《人类性缺陷》于1970年出版的几年以后，输给性治疗专家的原因。然而，泌尿学家是不会输掉这场战争的。

## 阴茎再造术

一场真正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他们引上了



弗鲁姆金

通往胜利的道路。1944年《苏联医学的美国评论》杂志翻译了一年以前用俄语发表的文章。“在当前战争中，新式武器的使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创伤，……这种伤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闻所未闻。”A·P·弗鲁姆金写道。“自动武器的连续速射、地雷及炮弹爆炸产生的连续引爆，以及随之四

处飞溅的炮弹碎片，使……人的器官整个遭到了毁坏。因此，外生殖器官完全丧失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了。”

在“重建男性生殖器官”的过程中，弗鲁姆金大夫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极端的问题。他取出病人肋骨的一部分，然后在病人的腹壁上切出两条平行的刀口。把两道刀口之间的皮拉起，向里弯成管状，再把取下的肋软骨插到里面。然后，把装有肋软骨的“悬垂管”缝合。弗鲁姆金写道，缝完后的“悬垂管”状如“一个手提箱的提手”。经过了几周的愈合过程后，这个提手被千分小心地从病人的身体上取下，再万分小心的与阴茎剩余的任何部分粘合在一起。由阴囊皮制成的一条新的尿道沿着新造的阴茎的底部被缝在了外边。（弗鲁姆金的文章还附有一张装有再造阴茎的病人将尿尿到玻璃烧杯的照片。）

尽管对于不是科学家的普通人来说，这种手术听起来怪异离奇，然而弗鲁姆金用肋骨做实验的做法却并不是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大多数哺乳动物，包括与我们人类相近的

很多灵长类动物，在阴茎里天生就有一颗被称为阴茎骨的骨头。2400 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对狐狸的“小棍”进行过描述。更近一些时候，英国动物学家 W·R·贝特记述道：“鲸鱼的阴茎骨长 2 米，底部周长有 40 厘米，海象的阴茎骨底部周长有 55 厘米。”当雄性水獭动武时，他们会咬住对手的阴茎，把中间的骨头咬成两段。要想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去参观雷克雅未克的冰岛生殖器博物馆。在那里有 80 多块阴茎骨，来自 16 种陆地哺乳动物，12 种不同的鲸类动物，7 种海豹及海象，以及一头劣种北极熊，保存并陈列在墙上的饰板上。

动物王国展示给人类的这些例证说明为人类移植阴茎骨的观念从生物学角度考虑不无道理。即便如此，其结果却令人失望。移植的阴茎骨大多数在 18 个月以内出现明显的弯曲；后来，几乎所有的阴茎骨都被吸收到受者的体内。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泌尿学家对人工材料进行实验。这项研究标志着人类在用医学方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事业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48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威拉德·E·古德温医生成为第一位用合成材料为人类制作阴茎骨的外科医生。他取下病人体内已经变弯曲的肋软骨，换上一根坚硬的丙烯酸棒。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并发症的缘故，他不得不从病人的体内取出小棒。1973 年，迈阿密大学的迈克尔·P·斯莫尔和埃尔南·M·卡里翁医生发明了配有成对的由海绵填充的硅棒的装置。他把这两个灵活的、半硬的小棒顺着阴茎海绵体，功能正常的阴茎内充满血液的两个松软的体，插在白膜的下面。这样就造出一个比单棒阴茎骨更“自然”的外观。或许用“超自然”来形容它更贴切。做过斯莫尔-卡里翁移植手术后，

病人的阴茎不是总处于一种抬高的状态，可是却总保持着一种膨胀的状态。有些病人，但不是全部，觉得这种状态实在令人尴尬。

同年，稍后一段时期，明尼苏达大学的F·布兰特利·斯科特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他带领他的研究小组造出了第一例可充气的假体。这个同样装有硅棒的装置由装在阴囊里的小泵控制，可以上下摆动。几乎所有目前使用的假体都是美国医学系统或门托公司制作由斯科特博士设计的最新改进型。

然而，斯科特实现医学突破的6年以前，在加利福尼亚州恩西诺行医的个体医生罗伯特·O·皮尔曼就发明了单棒硅制假体，他将其放在顶部，阴茎海绵体之间、膜的下方。这个位置使病人感到疼痛难忍。尽管如此，皮尔曼堪称医学治疗勃起功能障碍事业中的重量级人物——不是因为他技术上的失误（不久他就不再使用这种技术），而是因为他发表在《泌尿学学报》上的文章为勃起功能障碍下的定义。

皮尔曼将勃起功能障碍定义为“因神经系统、脉管系统的病变，或者阴茎的畸形、缺失而无法产生并保持功能性勃起的症状。”他丝毫没有提及心理原因。这个定义使其他泌尿学家对自己亲眼目睹的现象更加深信不疑。“任何做过移植手术的医生都会发现阳痿病人的阴茎组织都有疤痕，”《国际阳痿研究杂志》的合作编辑阿诺德·梅尔曼说。“从心理学角度你又做何解释呢？”

另一位撰文颇多的研究员，波士顿大学的欧文·戈尔茨坦博士同样对皮尔曼敬佩有加。尽管如此，戈尔茨坦还是把斯科特的可充气的假体看成是一次重大的突破。“终于我们找到

了能造出可靠的、逼真的勃起的疗法。以前我们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方法,所以就把这个治疗领域拱手让给了心理学家。”大多数医生都是“轻信者”,戈尔茨坦说。“如果他们读到95%的阳痿病症是心理原因造成的,他们就会相信。”戈尔茨坦不是这样的医生。“我本科学的专业是工程。工程师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观点。他们会把还能运转的机器拆了,再努力让机器运转得更好。”斯科特假体的皮下小泵启发了戈尔茨坦以及与他见解相同的泌尿学家。“它提醒我们阴茎就如轮胎一样。勃起时需要充气,当然是充血而不是气体。但是当它瘪了的时候,就像轮胎一样,你得找找漏气的地方或是检查一下气泵。”

20世纪70年代,捷克外科医生瓦茨拉夫·米哈尔对男性糖尿病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其中很多人生前患有阳痿症。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小泵上出现了问题,海绵体动脉堵塞。在名为“动脉疾患是阳痿一大诱因”的文章中,米哈尔强调勃起机能障碍往往是由这方面的缺陷造成的。米哈尔对健在的糖尿病患者做了血管再造的实验,通过外科手术加强动脉的供血能力,结果疗效良好。1978年,阿德里安·佐尔尼奥特蒂医生召集欧洲和美国的泌尿学家到纽约开会讨论米哈尔的工作。当时出席会议的哥本哈根大学的戈姆·韦格纳医生说:“那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阳痿是绝对的心理问题的错误的观念。”1980年在摩纳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在1982年哥本哈根召开的会议上,与会者同意在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世界阳痿研讨会上交流科学信息,并且正式建立了他们的组织“国际阳痿研究协会”,这是世界上在此领域建立的第一个组织。

1981年,米哈尔将他的血管再造术传授给已经成了他热

情支持者的欧文·戈尔茨坦。两年以后,贾尔斯·布林德利做出了医学史上最令人惊异的科学展示。如此一来,不仅仅启动了勃起产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帮助科学家们最终明白了使勃起成为可能的神秘的血液动力过程。

## 阳痿的药物治疗

布林德利在第二点上获得的赞誉应该与另一位欧洲人共同分享。1982年10月,法国外科医生罗纳德·维拉格发表了一篇短文。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多少泌尿学家注意到这篇文章。就在布林德利在拉斯韦加斯进行展示的几个月以前(对布林德利的展示,每个与会者都有目共睹),维拉格医生在他的巴黎诊所里进行着惯常的手术操作,他错把能使人体组织放松的化学品罂粟碱注入与病人阴茎相连的动脉中,而不是他原本要注入的附近的一条动脉中。令维拉格大为惊讶的是,还处于麻醉状态的病人随即出现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勃起。



维拉格

后来,维拉格试着在30位阳痿病人身上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次,是在病人清醒时,结果很成功。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名为“为治疗勃起性障碍在阴茎海绵体部位注射罂粟碱”的文章。第二年春天在拉斯韦加斯,布林德利公开了他的研究结果。后来布林德利发表了“对注射到人体阴茎海绵

体的药物疗效所进行的小规模实验”。这篇文章报导了 33 次药物注射,引发的勃起持续时间从几秒钟到 44 小时不等。仔细阅读会发现布林德利的所有实验都是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的。

在维拉格和布林德利进行实验以前,泌尿学家对勃起机能的了解还不很清楚。“过去,人们忌讳对男性性生理进行仔细的研究,”戈尔茨坦说。“如果你研究心脏,大家会拍手赞成。但是,如果你要研究阴茎?人们会把你当成性变态者。”即便如此,泌尿学家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了解了它的大部分基本原理。比如,他们知道神经发出的信号会引起这个器官充血。他们知道血液从海绵体动脉流进来,通过更小的动脉血管流到周围的阴茎海绵体。一旦血液流到这两个被称作阴茎海绵体的海绵状的部位,它们就会膨胀。他们知道阴茎体包括平滑肌组织、布满血管的薄片、以及体内大部分中空的器官。在阴茎体内他们看到这块平滑肌形成了被称为窦状隙的连锁空隙的网状系统。他们也知道阴茎体是装在一层叫作白膜的又薄又韧的膜里。

他们还确实不太明白的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一旦血液涌向阴茎就会被滞留在那里的机理。维拉格与布林德利的实验证实了一些科学家以前做出的猜测:平滑肌放松的重要性。维拉格使用的罂粟碱和布林德利在拉斯韦加斯注射的苯氧苄胺都是药力强大的平滑肌弛缓剂。当两种药物被注射到阴茎中时,都能使阴茎仿效自然勃起的方式呈现出勃起状态,从而使泌尿学家可以观察阴茎内部运行的机制

“我们了解到过去我们在医学院学的有关血液滞留的知识是错误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的亚瑟·L·伯内特

说。而且，这个错误持续了很长时间。1900年，一位名叫冯·埃伯纳的德国解剖学家发现了他称作“垫（pads）”的东西布满了将血液送入阴茎的动脉血管。他得出结论：那些垫能使动脉自身控制流到阴茎的血——开放使血液流进阴茎，然后关闭使血液滞留在那里，导致勃起。1952年以前，冯·埃伯纳的理论一直是人们普遍的认识。1952年以后，一位名叫孔蒂的法国泌尿学家进一步更新了埃伯纳的观点。孔蒂说他发现了在白膜外面、将血液带出阴茎体的静脉里有分流装置，不久这种分流装置就被命名为“孔蒂小膨出（Conti's polsters）”。孔蒂得出结论，这些小膨出就是泌尿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找寻的神秘的关闭阀门。血液进入阴茎，阴茎体膨胀，同时，膜外的小膨出关闭了静脉，孔蒂说，血液无处可流。结果导致勃起。

罂粟碱证明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发现血液被滞留的关键原因是阴茎体内的平滑肌组织迅速放松，”伯内特说。“一旦那块组织放松，其抑制血液内流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因而血液流进来，阴茎体便像两块饥渴的海绵一样吸进血液，因为这块组织迅速膨胀，所以膜壁上的出血静脉都平扁下去。”<sup>①</sup>

那些处于阴茎内部的出血静脉也有其存在的原因：勃起状态不会永久存在。在高潮过后，血液是经由这些静脉流出阴茎体的，或是由于夜间电话铃响，而使勃起的阴茎恢复原状。

---

<sup>①</sup> 后来，泌尿学家确定冯·埃伯纳的“垫”和孔蒂的“小膨出”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残片，非常象患有心脏病的病人胸部出现的残片。——译注



出现第二种阴茎收缩的原因是因为人受到电话铃的惊吓会释放出一种能引起组织绷紧的平滑肌收缩物质：肾上腺素。这种反应使血液流向突然之间不再扁平的出血静脉，也就是说，流了出去。这就是有时被称作情绪冲动的“战斗或逃逸”反应的一部分。这种在性事中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是由进化决定的，因为现代的男人都是从穴居的先人演化而来。我们的祖先能成功逃脱尖牙利齿的虎口，其原因正是因为勃起不会给他们造成脱险的障碍。那些不能迅速放弃勃起的人会被抓住、吃掉。

平滑肌放松之时，“进到阴茎的血液就被滞留在那里，因而内部产生的压力会增长大约 10 倍，”伯内特说。泌尿学家将这一过程叫作“静脉闭塞”。我们称其为变硬的过程。其需求的血量倒不多：不到 2 盎司，阳痿研究协会的司库詹姆斯·H·巴拉达说。然而，这就足以使一般的人类阴茎——放松时大约 3.5 英寸长、1.25 英寸粗厚——长度增加 2 英寸，圆度增加 0.5 英寸，整个体积增加 300%。这种膨胀和硬挺是真正的勃起与被泌尿学家称作“肿胀”的阴茎积存过量血液的不同之处。很多阳痿病人的问题不是血液不能进到阴茎里，而是平滑肌组织不能正常放松，而使血液在流入阴茎后又马上流出去。

布林德利在拉斯韦加斯做出展示的几天以后（亦即维拉格在《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的几个月以后），全世界的医生开始使用注射疗法。维拉格的罂粟碱比布林德利的苯氧苄胺更受医生们的青睐，因为人们发现苯氧苄胺会诱发癌症，还会经常引发阴茎异常勃起现象——勃起会长达 4 个小时以上，会对阴茎组织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这可完全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当打电话向在伦敦的布林德利询问时，他说 90 年代里他

所做的“上百次”注射实验没有让他的身体感到有“任何不良后果”。可是随后他又补充道：“不过，这样说并不太确切。我确实有轻微的佩罗尼氏病症状，”这是一种能导致阳痿的由阴茎内伤引起的阴茎弯曲症状。“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的实验造成的，”如今已是伦敦大学生理学荣誉退休教授的布林德利说。“可是，谁知道呢？”

罂粟碱也会偶尔引起阴茎异常勃起，所以泌尿学家便尝试着用其他的平滑肌松弛剂如：前列腺素 E-1，或者罂粟碱与前列腺素 E-1 及芬妥拉明的混合剂作为他们注射的药剂。这些药物中没有一种是经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允许使用治疗勃起机能障碍的药品。然而，这些药因可以治疗其他方面的病症而被允许使用，所以几乎所有大夫都会毫不犹豫的使用这些药剂。这种不遵照说明用药，正如人们所知，是医学上的普遍做法。1995 年，厄普约翰制药（Pharmacia & Upjohn）公司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批准生产第一种专门治疗阳痿的药剂——凯弗杰替（Caverject），一种注射到阴茎海绵体的前列腺素 E-1 的合成药。两年以后，维沃斯（Vivus）公司被获准生产同样的经由尿道的治疗阳痿的药丸。1998 年，因伟哥的出现，这两种药剂都失去了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

无论是否被批准，这些第一代勃起药物肯定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比最初的设备治疗要有效得多。注射了平滑肌松弛剂的阴茎能坚挺数小时，而且性高潮过后依然保持坚硬，一些男人认为这种诱惑力很难抗拒。通俗电影杂志报导过好莱坞的春药黑市，称这些药是那些要“被迫”取悦刚刚崭露头角的年青女星、却已日渐苍老的制片人的珍爱之

物。“女孩子们喜欢注射，”在1996年召开的世界阳痿研讨会上，贝弗·希尔斯的勃起功能障碍治疗专家尤里·佩莱什如是说。“她们不一定非要壮男，但是她们需要男人阳壮。”有些看似可笑的事情有时会变成悲剧。据戈尔茨坦说，有好几位好莱坞的代表性人物因患有严重的疾症，问过他的波士顿诊所。“一位病人与一个较他年轻的女人相好。他的健康状况极佳，但还是想要‘表现得更出色’一些。他为自己注射了40微克的前列腺素，这个量对患阳痿的男子是合适的，但是却大约超出了他能轻松忍受的剂量的4倍。”结果是，戈尔茨坦说，“48小时持续勃起。好像在下面装了止血带。”

维布林德利和维拉格之后，泌尿学家们不仅开始为病人开出在家使用的平滑肌松弛剂，还出于研究原因在医院或诊室为病人进行注射。如果医学疗法如药品、手术是新兴的勃起产业的主要产物，那么其不很重要的产物就是为了发现使用这些疗法的血管问题而进行的耗资巨大的试验。20世纪90年代，泌尿学家为了检测病人的勃起功能，经常给病人的阴茎注射平滑肌松弛剂，然后通过超声波扫描器测量动脉的血流量。超声波扫描器把声波传送到利用药物勃起的阴茎内，再将返回的声波转换成电子图像呈现在显示器上。如果注射后的血流量降低，医生说，则表明存在动脉供血问题，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另一个涉及范围更广、耗费资金更大的试验是动态输注海绵体测量及记录，或者使用其缩写称 DICC（读作“dick”）。这个试验的创始人欧文·戈尔茨坦告诉我，“就像对待轮胎，它瘪了的时候，你不可能总能找出漏洞。你必须先给它充气，再把它放到水里。我们用药物使阴茎膨胀，然后用我们的方式

做水下测试。”

在 DICG 研究中，戈尔茨坦首先记录注射平滑肌松弛剂后阴茎体内部血压的反应。其目的是要弄清楚阴茎内的血压到底与病人胳膊中动脉的平均血压的接近程度。其次，他通过给阴茎体不断注射盐水溶液，直到病人的阴茎内达到规定的血压，以测试病人的储血机制。戈尔茨坦再绘出图表显示勃起时的血压在结束盐水输注时会以多快的速度降低。在一个正常人的体内，为保持血压所需的盐水流量值，和输注停止后引起的血压降低值，都很低。而在患有勃起机能障碍症的病人体内，这两项数值都很高。在 DICG 研究的第三阶段，超声波图表显示出阴茎动脉的血压。最后，拍下勃起阴茎的 X 光片，从而为医生提供一项解剖学方面的数据。

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人们感到进行这样的试验既没有必要又缺乏准确性。“我有好几年没有做 DICG 试验了”，巴拉达大夫说。“在学术领域中，这项试验还有些意义，你可以收集数据，试着把病人分类”，顺便提一句，戈尔茨坦的工作确实包含这些内容。“可是我去过波士顿”，巴拉达说，“在我看来，如果你心里暗暗希望能找出病症，试验装置很可能会显示这种病症。病人躺在又冷又硬的桌子上。陌生的人们进进出出。没有隔音设备。附近的屏幕上显示着图像，医生们在一种完全反常的情况下，为了使病人恢复正常的平滑肌松弛状况而公开为病人进行检查。”

## 伟哥的出现

伟哥的出现使这种辩论失去了其存在的实际意义。现今，

泌尿学家很少或根本不对患勃起机能障碍症的病人做测试。他们看看病人的病历,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出处方。“一旦我通过问询判断病人可以服用伟哥,”旧金山的泌尿学家,阳痿研究协会的会长艾拉·沙利普说,“我会说,‘你很可能得了器质性疾病。你需要了解你的病是65%的动脉问题、35%的静脉问题还是65%的静脉问题、35%的动脉问题吗?或者,你想吃个可能帮助你勃起得能够插入的药丸吗?’你能猜到病人的回答。”

这就是为什么有上百万的伟哥使用者,不管他们知不知道曾经参与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监控(或几乎非监控)的一项药物试验的原因。在90年代中期,只有几千人参加了辉瑞公司开展的伟哥测试活动。在1998年3月,即伟哥获准使用的几个月后,使用伟哥的人数以千倍的数字窜升——那些病人很少或根本没有经过测试判断是否确实患了勃起疾病,还是只不过可能有危险的发病前兆。

这样一来,似乎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1998年11月,辉瑞公司同意将贴在所有伟哥药瓶上的警告标签增加内容,扩大版面,提醒使用者和医生注意同时使用伟哥和含硝酸盐的治疗心脏病药物的危险。从1998年3月底至11月中旬,有100多美国人在服用伟哥后的几小时或几天之内死亡。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报告,有一半的死亡与心脏病有关。(其他的死亡原因,有很多不能明确判定。)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参加辉瑞诊疗测试的病人在服药的6个月之内,没有一例得过心脏病、中风、或者危及生命危险的心律失常。表面看来,一些得了这些病的美国人可能是因为吃了伟哥——这就使人们认为这种药具有最持久性的副作用。

辉瑞公司及泌尿研究机构坚持认为伟哥对于那些不服用硝酸盐的男人是安全的。而且这种说法目前看来,似乎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泌尿学家和制药公司之间的金融纽带关系,一些批评家担心大夫实话实说的态度是否被打折了折扣。生产商付给泌尿专家的酬金是每介绍一个病人参加阳痿药物诊疗测试得到大约 5000 美金。有些大夫,如欧文·戈尔茨坦拥有成百上千的病人同时参与好几种测试。很多泌尿学家拥有由他们测试产品的公司的股票。还有人受雇于那些公司作带薪顾问,有时他们还要与公司签署非公开协议,以防止他们泄露可能会与公司关于新产品的销售说明发生矛盾的数据信息。最近,杰里米·希顿医生对《财富》杂志说,“现在你不可能从在这个领域里谋事的任何人嘴里听到不偏不倚的观点。”(希顿是座落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的女王大学的受人尊重的阳痿研究员,他还是一家试图将一种新型勃起药物推向市场的药业公司的带薪顾问。)

这样说并不是影射戈尔茨坦医生、希顿医生、或任何其他勃起机能障碍的研究人员涉足这个领域只是为了发财致富。如果他们放弃所有的学术研究,封上他们耗资巨大的实验室,去开展纯粹的私人行医业务,他们挣的钱会比现在还要多得多。也没有人暗指他们是财富 500 强企业为了进入前 5 强而被雇佣来的骗子,或是暗指他们会置他们有偿测试的药物的危险副作用于不顾。帮助患者,无论通过药物、手术、还是同情的聆听。毫无疑问,正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领域的每一位医生的最高原则。(我亲眼所见戈尔茨坦悉心聆听病人陈述的态度,堪称整个医学界的楷模。)事实上,正是由于戈尔茨坦、阿诺德·梅尔曼、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其他医生对医学事业的高

涨热情，才使得医药公司，经常是非情愿地，对勃起功能障碍这种需要认真对待的严重病症有了清醒的认识。

但是医生们如果与勃起产业分道扬镳，就会产生经济后果。佐治亚医学院的罗纳德·路易斯医生就是在对正被测试的一种阳痿药物的药效表示怀疑以后，被医药公司解雇的。“他们知道了我怀疑的态度，认为我不会为这种药做推销，”路易斯说，“所以，我被赶了出来。”我们知道，在伟哥的测试过程中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伟哥给大约九百万服用硝酸盐的美国男人造成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了。然而，《箴言》、《详情》以及其他一些面向年轻、性活跃的男子的浮华杂志。这个读者群产生对心脏功能的严重焦虑还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报道伟哥已经成了他们那成群成群的读者所选择的药物，经常与“灵魂出窍”迷幻药一起服用，这种迷幻药是一种在晚会上服用的药，可以增强性欲，但能抑制性行为。伟哥因为解决了注射药物会引起阴茎异常勃起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那些热衷于参加晚会的及时行乐分子的常规用品。然而，对于这些未经医生同意、未经医疗测试便使用伟哥的人群的长期疗效我们还不得而知。

伟哥被获准使用的几周以后，著名性研究人员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以前的同事，康涅狄格州新迦南行为医学研究所的罗伯特·科洛德尼对《纽约时报》说，“每当推出新药品，药业公司便吹捧其具有非同寻常的效果，而且绝没有副作用。”但是“几年以后……以前没被注意到的副作用出现了。伟哥与其他药品使用会相互作用……。人们可能使用的剂量过大……。而且毫无疑问，很多人使用伟哥但并不是所有使用它的人都适合使用这种药，这些人也不是全部都经过

了事前适当的测试。”科洛德尼的话具有先见之明。旧金山的检察官、药物政策智囊团林德史密斯中心的法律顾问迈克尔·里舍提出了一组不同的问题。“在恢复精力方面，伟哥与诸如促蛋白合成类固醇及镇静剂等药物有惊人的相似性，”他写道。“纯粹为了使自己显得阳刚而注射类固醇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滥用毒品。那么，为什么为了变得阳壮而服食药片的行为不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呢？”

伟哥对某些人的诱惑力之强以及它对人们所造成的危害性之大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女权运动使美国的男性变得虚弱无力，”《屋檐》的创始人鲍伯·古乔内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而且这种虚弱致使他们身体上出现了问题。而这种药片减去了男人的压力……而且破坏了女权主义的规划安排。”休·赫夫纳在接受各方媒体的采访时对伟哥都是大加赞扬。在大多数采访中，他都是由3位体态优美的女人陪伴，每个女子都年轻得可以做他的孙女，据说，他与她们同时约会。

## 伟哥的药理

2000年9月，克利夫兰诊所的米尔顿·莱金医生迎来了到他的家乡城市参加阳痿研究学会（SSI）2000年秋季研讨会的几百位科学家和少数科学报告人。他提醒他们几十年以前他曾预言说在开发出真正有疗效的阳痿药物以前人们都可能在月球上做爱了。然后，他邀请听众听了几篇“不得不听”的老生常谈。当笑声停止，莱金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们这间屋子里的很多研究人员为了治疗勃起机能障碍而研究出新型的治疗方法，这种研究能力是现代医学的一个伟大成就，”



他说。毋庸置疑,如果在20年以前布林德利和维拉格做出奠基性的工作以后大家没有继续进行研究,那么令莱金和媒体极为震惊的治疗方法——伟哥,将永远也不会被发现。

泌尿学家了解了平滑肌放松的重要性后,马上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引发平滑肌放松过程的主要神经传递素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着非常有利的条件。各自进行独立研究的三位科学家罗伯特·F·富尔戈特、路易斯·J·伊格纳罗和费里德·穆拉德已经肯定了 在脉管系统中一氧化氮使平滑肌细胞放松的作用。泌尿学家们于是着手检验这种分子在阴茎中的作用,结果他们证实了三位科学家的研究结论。(1998年,富尔戈特、伊格纳罗和穆拉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因一氧化氮的作用而产生的勃起与伟哥(sildenafil citrate)之间的关系是被偶然发现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辉瑞制药公司开发了一种新型化合物,指望它能成为治疗心绞痛的有效药剂,这种严重的胸部疼痛病症是由心脏肌肉的氧化功能失常造成的。这种药就是能抑制产生磷酸二酯酶(也叫PDE-5的一种酶)的伟哥(sildenafil citrate)。从1990年开始,伊恩·奥斯特洛医生负责主持对这种药的疗效进行研究。2年以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既令人大失所望又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服用了此药的男性说他们的心绞痛依如从前,但是其副作用却并不令人讨厌……。

起初,奥斯特洛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员认为这是一次侥幸获得的成功。但是近期有关一氧化氮作用的论文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只是偶然碰上了重要的发现。(这样说可能有点咬文嚼字,但请耐心听我解释。)科学家们现在明白了阴茎海绵体内一氧化氮的出现会引起一种叫作环鸟苷单磷脂

(cGMP)的物质水平增高。正是这种 cGMP 的直接作用,使得海绵体内的平滑肌放松,从而使勃起成为可能。

但是科学家们还注意到海绵体内另有一种物质——PDE-5,通过破坏 cGMP 而使这一过程逆转。由于伟哥是 PDE-5 的抑制剂,所以能阻止 PDE-5 的产生。伟哥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造成了勃起,而是避免勃起会出现早泄。正如那些排送血液的静脉,PDE-5 有其存在于阴茎的合理原因。因为处于文明世界中,此器官的平时状态必须是松弛的。考虑到存在于某些场合人们未意料到的情欲刺激,比如,在电梯间,勃起抑制剂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只有当男人做爱时,当阴茎海绵体出现的放松-膨胀信号的强度超过紧张-收缩的信号时,勃起抑制剂的存在才会另当别论。(至少这种情况对于功能正常的男性是真实的。)纽约大学的泌尿学家安德鲁·麦卡洛医生说,“伟哥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通过降低男人的正常抑制性刺激能力,增强男人对性刺激的本能反应。”在两种信号之间进行的使阴茎勃起或变软的交流在每个男人体内形成了一种恒定的静态状况。阴茎不只有一种意向,它兼有两种意向。

## 阴茎的构造

1998年3月27日,对第一种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口服药伟哥的批准通过是勃起产业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事件。除了增强了几百万男人的性行为,这个产业和造就这个产业的研究还做出了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成就,使泌尿学家对阴茎的态度较之从前更是敬畏有加。“阴茎是解剖学上的一个奇特之物,”阿瑟·L·伯内特说。“它的大小形状可以变化,还可

以变硬、变软，可以使精液和尿液通过同一个可伸缩的管道排出。其他哪个器官会有这么多的变化，或者有这么多的功能？显而易见，它是人体中设计最精巧的器官之一。”

从里到外，这种精妙的设计表现得淋漓尽致。阴茎杆上的皮比人体几乎任何部位的皮肤都更薄、更松、更富有弹性。没有毛发的龟头直接接触到任何与它触碰的物体。1986年在《脑部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已经在龟头、其冠状部位（龟头外部的肉唇）、及包皮系带（龟头下方的细小、折皱的皮肤纹道）发现了阴茎特有的感觉感受器。当情欲被撩拨起来时，这三个区域都会膨起，其表面积会增加，而且情欲会变得更强烈。

结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神经热区。这是又一个说明了质量强过数量的事例。感觉灵敏度是以神经的密集程度为标准来衡量的，克莱尔·扬医生说。她是“人类龟头的神经分布”（发表在《泌尿学杂志》）一文的作者之一，医学界稀有的一类医生——一位女性神经泌尿学家。阴茎的神经相当密集，扬说，但是在脸部、手部的神经密集程度要大的多，在脑部还有较大的神经区域处理来自其他部位的神经信号。考虑到我们是由四肢行走、整日在雨林里觅食的类人猿演变而来，扬的说法不无道理。可是没有人认为来自其他部位，比如说，手掌的信号比来自阴茎的信号更活跃。事实上，来自男性阴茎的信息非常强大，以至扬都认为它们能完成人体其他任何部位都无法完成的事情：暂时左右人的大脑。“源于阴茎的刺激似乎能扩大增加大脑处理这种刺激的能力，”她说。扬，这位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还没有证实这个观点，但是她正着手做这件事。

尿道是阴茎的内部通道。从尿道口到膀胱的距离大约有6英寸，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体内。而且，当阴茎勃起时，尿

道也随之伸长。它的周围示阴茎海绵体。松质体的上方左右有两个更大、更松软的海绵体。所有这些体都由一层被称为白膜的衬层包着。当勃起时，充血的阴茎海绵体沿着阴茎杆伸到体内，由韧带将其与耻骨连接起来。做阴茎延长手术，要把病人的韧带切断。这样，重力会向下拉伸阴茎，使其变“长”，而且变得更加摇摆不定，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泌尿学家既不鼓励也不实施这种手术的原因。

包住阴茎内部组织的白膜，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人体结构的又一个奇迹。“它厚如杂志的封面，”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梅奥诊所的阿贾伊·内尔勒医生说。“它非常坚固，但却缺乏灵活性，”它的这些特点增强了阴茎勃起时的坚硬度，但是却有可能造成一种被称为阴茎骨折挫伤的严重伤害。实际上，这种受伤更像肌肉拉伤，而不太像骨骼碎裂。其原因通常是性交行为过度激烈，特别是当妇女在上面时。这种挫伤很少发生，如果在24小时之内治疗，白膜通常都会被修复。如果没能及时治疗，大多数情况就需要使用注射针剂。严重的撕裂可能需要置入阴茎假体。

在射精与性高潮两种现象中，只有射精发生在阴茎内。性高潮出现在大脑。然而射精毕竟是由接受了阴茎的愉悦刺激的大脑引发的，正如妇女所熟知的，射精仅仅持续1、2分钟，直到它达到某种阈限。当大脑迸发出性高潮时，它还有余力将信号发送到生殖器。这时，睾丸已经生产出精子细胞，将它们送入附睾中。输精管将附睾与尿道连接起来并将精子传送到尿道。（这就是为什么做输精管切除手术是将这些管道结扎，从而使男人不育的原因。）被称作精囊的性腺恰好在进入尿道的时候与输精管相遇。这些性腺能提供精子存活于体外所需

的果糖和其他分泌物。像甜面圈一样环绕在尿道底部的前列腺也会提供一些使精子完成旅程所需的化学物质。

在“交战时刻”，精子被移出附睾，经由输精管，到达前列腺附近的尿道底部。同时，精囊与前列腺触碰，生发出液体。这些分泌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底部附近环绕尿道的球状尿道肌肉的连续收缩动作而被排出体外。（就像是你手里握着一袋一端开口的酱油，然后用力挤压。）“精子在2—5秒钟完成了如马拉松一样艰辛的旅程，”哈佛医学院的泌尿学家亚伯拉罕·摩根塔勒说。男人在做爱后不久很快便进入梦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 蒂费的主张

如果你去请教莉奥诺·蒂费这个问题，你会得到不同的解释。蒂费是一位泌尿学家、女性、性学家、性治疗专家、曾经任报纸的性专栏作家、也是在1995年出版的名为《性不是自然行为及其他论文》的论文集的作者。（是的，她对性思考得很多。）蒂费是个严肃的人，但还没有严肃到不会尽情大笑的程度。她只是认为由泌尿学家接管处理男性的性活动，她将这种治疗叫作“对完美阴茎的追求，”并不奇怪。

蒂费反对这种追求的原因有很多：因为她认为诱发它



蒂 费

的动机更多的是获得金钱而非发展医学；因为它利用可疑的证据排除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因为它把性神秘简化到对神经敏感度、平滑肌松弛、血流量认知的一般水平；因为它所遵循的观点是造出勃起即是造出性觉醒；因为它不是像泌尿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在永无止境的科学进步征程上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而是 20 世纪末期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一种生育高峰期出生的男性认为自己有权享有永久勃起权力的信念所鼓舞的反对女权运动的行为。

“勃起不仅仅表现为‘目的’，”她说，“而且可以在独立于人或人际关系的情况下加以认识。”蒂费并不很崇拜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他们在《人类性缺陷》一书中给性交下的定义“一种有关血管堵塞和肌强直的现象（即充血组织的肿胀和非自愿的肌肉收缩）”更是不以为然。但是至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有足够的智慧能意识到患性机能障碍的病人是夫妻二人。“现在，”蒂费说，“惟一的患者是阴茎。”

根据她的观点，这样就把妇女由参与者转变为旁观者。“当然我知道很多妇女都喜欢更坚硬、历时更长的勃起。但是她们中的一些人会被强迫和由药物引发的勃起打交道，不管她们是否愿意。而且医学机构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同样的机构，她说，还将男人从实行性行为所要履行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泌尿学家们是男人。他们知道男人不想谈论他们的肉体关系，或者透露任何令人尴尬的隐私。所以，泌尿学家告诉他们的病人：“你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你的性问题不是你的错误。你没有技术上的问题或是关系上的问题。你的阴茎血管出现了问题。我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有关勃起功能障碍的医学观点是基于对性到底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的问题的误

解,蒂费说。“性不是象呼吸一样的自然的行为。它也不是整齐化一的行为。秘鲁的性特征就与皮奥里亚的性特征不同。如跳舞一样,性是一种天赋。有些人擅长此道,而另一些人在此方面却显得笨拙。但是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学习取得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性心理治疗能够取得药物治疗无法达到的疗效。”

这些观点发人深思。但是你不大可能在阳痿研究协会,或是任何泌尿学家主宰的团体中听到这些言论。蒂费坚持认为那些专家是凭借着不充分的病理上的证据才不友善地取代了神经病学家的地位,赢得了治疗勃起机能障碍领域的主控权。她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泌尿学家们为了证明自己在此领域的主导地位通常引用的调查分析是由无处不在的戈尔茨坦和一位新英格兰研究所的人员合写的“马萨诸塞男性衰老问题研究”。在1987年至1989年间,他们对1290名40岁到70岁的男性进行了医学检查。并且还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试,并就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抽烟、饮食、锻炼等方面,进行分析。然后通过一份自行拟定的性行为调查问卷来评估他们的勃起能力。最后的报告不仅仅肯定了几乎所有的勃起机能障碍病症中存在的血管病因,而且得出了一些有关这种病症普遍存在的令人震惊的结论。“马萨诸塞男性衰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40岁至70岁年龄段的男性患勃起机能障碍的比例从5%增长至15%,攀升了3倍。新闻界对此大肆渲染。但是更具新闻价值的是40岁以上大多数男性都患有某种形式的阳痿的断言。因而全国卫生研究所做出推断说3000万美国男人患有勃起机能障碍,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数字都高出3倍。

这些数字是通过问卷分析得出的。“马萨诸塞男性衰老问题研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对自己的性生活满意吗?”结

果，推断出任何没有回答“完全满意”的人都患有轻微的勃起功能障碍症。以往，勃起功能障碍被定义为“经常性无法产生并保持具有足够硬度的勃起以达到性交进入的目的。”（注意斜体字。）继“马萨诸塞男性衰老问题研究”之后，即使偶尔被松软先生造访一次，也会被当作是一种病态。“为什么人们要受坚硬度的问题所困扰？”蒂费问道。“岩石般坚硬的勃起并不是满意的性生活所必需。”

蒂费的评论令泌尿学家对她做出评价：她并不像她自己想象的那样了解男性和性。对蒂费观点极其了解的人是阿诺德·梅尔曼，他是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蒙蒂菲奥里医学中心的泌尿科主任，他聘任蒂费为勃起功能障碍的病人做检查。“我让她来是因为她作为心理学家所表现的智慧及技能令我尊重，”梅尔曼说。“另外，她在这里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不管怎么说，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的。20世纪90年代末，梅尔曼与蒂费分道扬镳：他留下，而她离开。

“任何认为男人不需要有坚硬的勃起的人都不了解男人，”梅尔曼说。“在行医过程中，我见过很多为市政服务的工人。我们和纽约市健康计划定了一份合同。这些人都是身强体壮的小伙子：公共汽车司机、地铁火车司机、体力劳动者，等等。我已经看惯了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哭泣。事实上，他们要哭两次：第一次是他们向我诉说不能勃起的时候。第二次是经过治疗后，他们告诉我他们能勃起的时候。而且，不管莉奥诺怎么说，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位因丈夫的变化而不感到高兴的妻子。”

“我与莉奥诺观点一致的地方是有些男人有肉体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使他们产生勃起并不能使这些问题消失。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对病人进行心理方面的检查以做出正确的转诊决定。然而，我对性心理治疗又持有怀疑态度。我调查过我们送去做心理治疗的病人康复的结果。基本上，40个病人中有一位能够痊愈。我曾经应邀任《性与婚姻治疗学报》的客座编辑。我想对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所有方法，包括医学方法及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我找了好几位性心理治疗专家，包括世界上治疗病人最多的海伦·辛格·卡普兰<sup>①</sup>，要求他们提供数据。他们都拒绝了。我不是说他们是庸医骗子，但是他们不愿意公布他们的数据。泌尿学家们正相反，因为我们的疗法效果显而易见。病人要的是结果勃起，而且希望马上见效。这是人性。如果不是人性，肯定是男人的本性。”

现在医生甚至更容易对这种本性做出反应。（或者至少更迅速。）“马萨诸塞男性衰老问题研究”拟出的性调查问卷有9个问题。如今，辉瑞公司的推销员留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的，他们称之为“男性性健康调查”的问卷只有5个问题。问卷的满分为25分。任何答题结果不足22分的人都会得到通知，“您可能需要找医生谈谈了。”辉瑞公司对勃起功能障碍的理解是低于得分率88%的分数就算不及格，就可以服用伟哥进行治疗。甚至连一些泌尿学家对此也表示不安。“勃起功能障碍与勃起焦虑有所不同，前者是真正的疾病，后者是一种模糊的不满足感，”詹姆斯·H·巴拉达说。“我担心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了。”蒂费对此完全同意。

然而，蒂费的一位崇拜者、在性医学上有着40年经验的

---

<sup>①</sup> 卡普兰，已故，曾是纽约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创立人类性学研究项目的主任。她著有很多书籍，其中代表作为《新式性疗法与性欲障碍》。——译注



班克罗夫特

英国心理学家、金西研究所所长约翰·班克罗夫特还会提醒她，要证明心理治疗学家的勃起功能障碍几乎完全由心理原因造成的断言，同样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走出了一个神话，又进入了另一个神话，”班克罗夫特在2000年的阳痿研究协会召开的大会上对我说。

“科学家们不该与神话有什么联系，他们也不会向这个方向努力，然而他们偶尔会接受一些使他们工作进展顺利的东西。当泌尿学家们对勃起功能障碍无能为力时，他们愿意相信这种病症常常是心理问题。一旦他们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他们又愿意相信‘它总是血管出了问题’的神话。这样说并不是要说明泌尿学家是邪恶的，”班克罗夫特说。“也许可以说是讲求实效，但绝不是邪恶。”

## 制药业的热门

如果说泌尿学家是讲求实用，那么制药公司就是讲求实用的最高级别的代表。有文字报道，辉瑞正利用动物测试伟哥吸入器，希望能在不久将这种快速传递药物的系统适用于人。（一粒伟哥药丸需要一个小时才会见效。）由于服用伟哥引发冠状动脉心脏病而死亡的事件使伟哥遭到媒体的恶评以后，辉瑞制药公司将5000多万美元投入到扩大消费者范围的促销活动中，在全国汽车比赛协会举办的自动赛车比赛中赞

助一辆汽车，并且开展了新一轮针对年轻顾客的市场营销运动。2000年秋季，美国的电视观众开始看到这样的广告：画面中40多岁的英俊男子正在精心打扮，显然是为赴约会做准备，此时，响起用低鼾声演奏的勃鲁斯舞曲配唱的话外音，“我准备好了，像任何其他男人一样。”然后，男子跑下楼梯，跳进他的汽车，开车去找医生要一份免费的伟哥样品。这些促销活动花费虽大，但费有所值：2000年2月份，福布斯报道辉瑞公司的伟哥利润率占其全部利润率的90%，并预计其年销售额不久会突破10亿美元。促销活动还有一种消遣公众记忆的效果：最后一次听说伟哥致人死亡是在什么时候？

辉瑞公司的幸运成功引得其他公司纷纷效仿。生产阿司匹林的拜耳公司正研制自己的PDE-5抑制剂——瓦迪纳菲尔（Vardenafil）。埃利-利利（Eli Lilly）公司与伊科斯（ICOS）公司也在联合开发一种被称为恰利斯（Cialis）的药丸。使这些药物有可能成为勃起产业迄今为止最具开拓性的产品的原因是它们的半排出期，药物损失一半效力的时间，因为每种药物的半排出期都比伟哥的4个小时高出4倍。这就意味着在中午服药的男人可以在这一天后面的时间中就性事而言处于完全准备就绪状态。一篇呈交给在克利夫兰举行的2000年阳痿研究协会大会的论文报道了服用恰利斯的欧洲自愿者。他们每天服用一次后，勃起有了显著的改善，而且没有不良副作用。这篇报道令人们欢欣鼓舞。听众中的几位医生称其为可与人类登月相媲美的泌尿学上的突破性进展。

有关恰利斯的报告激起了班克罗夫特极大的兴趣，但是也使他对药业公司的真诚产生了怀疑。“我认为这些药不像他们的生产商所说的那样对勃起仅仅起协助作用，”他说。“辉瑞

的立场是伟哥在没有性刺激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效用。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的律师不想让人们认为伟哥是一种增强性欲的药。如果伟哥被当成一种催欲剂，它的销售势头会比现在还要好，但是也会因而引发严重的法律问题。强奸犯会说，‘这不能怨我。应该怨伟哥。’既然各家公司都在测试能使勃起保持 24 小时的药剂，这种可能性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根据我的诊病经验，”班克罗夫特说，“我怀疑伟哥确实有催欲剂的某些特性。或者，更确切的说，有某种无需外部刺激就能增强性欲的力量。心理刺激似乎就足以产生性欲。”

班克罗夫特并不是惟一个对这些问题怀有疑问的人。辉瑞公司聘任阿瑟·卡普兰专门对他们提出一些假设的问题。卡普兰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经常作为主要发言人出席电视节目“晚间在线”。如果一个强奸犯使用了伟哥，辉瑞公司将做何反应？“这是辉瑞公司无法控制的，”卡普兰向他们建议说。公司还与梵蒂冈罗马教廷针对此药进行过商讨，向教皇的科学顾问保证伟哥不是催欲剂。不管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一些显要人物打赌这些如伟哥、恰利斯、及瓦迪纳菲尔的药物的金融前景将肯定会一片光明。其中一位对抢占市场份额小有经验的人物比尔·盖茨<sup>①</sup>买了伊科斯公司 13% 的股份。这家公司在它的伯瑟尔华盛顿实验室制造恰利斯。

---

① 比尔·盖茨：(1955—)美国计算机程序员和商人。他与别人共同创办了微软公司——世界上第一个个人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董事长、总经理和最大的股东，盖茨始终强有力地控制着微软公司；到 1993 年，该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制造厂商。——编注

然而，盖茨开始点数他的下一个10亿以前，应该了解以下的事情：另一位不是泌尿学家的富翁罗斯·佩罗很早就投资了德克萨斯的勃起产业佐纳根(Zonagen)公司。这家公司与先灵葆雅公司合作，要将口服药芬妥胺(商品名为瓦索马克斯(Vasomax))作为一种与伟哥抗衡的药物推向市场。令佐纳根公司的投资者感到不幸的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99年5月发给了该公司一封否决信，因为在服食该药物的老鼠体内发现了“肩胛间腺扩散现象”。后来，出于同样的考虑，经过修改的申请也没有通过批准。在2000年10月，公司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同意资助一项新的研究。1997年底卖到每股40美元的佐纳根公司的股票，在公司宣布这项决定后，每股降至不到4美元。

另一家更大的勃起产业的参与者在2000年也引火上身。泰普(TAP)是一家由伊利诺斯州的艾伯特实验室与日本的武田企业组成的合资企业。它在投资了好几百万美元以后，收回了为优普里马(Uprima)所做的新药申请。优普里马是一种放在舌下面的阿朴吗啡糖锭(阿朴吗啡与吗啡无关)。与PDE-5抑制剂和注射药剂不同，它不直接对阴茎发生作用，而是作用于大脑。在大脑中它能起到多巴胺作用。多巴胺是一种能使神经细胞相互交流的化学物质。基本上，优普里马能使大脑把更强的信号通过脊髓传递给阴茎，这些信号能使阴茎产生勃起。

由于优普里马要在舌下被融化，所以在服用后20分钟或更少的时间内就会见效。于是，媒体对它的报道充满了希望，投资者对它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两者都希望优普里马能从伟哥占有的市场份额中分得大部分数额。对于泰普公司来说

不幸的是，优普里马同样产生包括呕吐、失去知觉等副作用。事实上，呕吐曾经被当作阿朴吗啡的一种良性副作用。据神经学家西蒙·莱维说，此药在30年前曾在“治愈”男性同性恋者的厌恶疗法中使用。病人被注射5毫克的阿朴吗啡，然后给病人看迷人的裸体男性的照片。“经过反复治疗，”莱维在 *Nerve.com* 网页上写道，“病人应该会在潜意识中将裸男与呕吐联系起来，从而消除病人同性恋的欲望。”

我们不敢肯定泰普公司或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知道，用莱维的话说，优普里马的这段“密史”。但是这种化学药品会导致晕厥的可能性似乎足以使其在美国遭遇毁灭之灾。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知道在泰普公司的药物测试中一位病人在服用优普里马后，驾车时发生晕厥，另一位在其医生的诊室里昏倒，磕在地板上，致使颅骨骨折。由于害怕被拒，泰普公司撤回了它的申请。

优普里马遭遇的起落浮沉经历反映了医生与药品公司默契关系的阴暗面。据一位接受了TAP公司的佣金、参加该公司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申请以前进行的一场模拟的决定药物是否通过的听证会的泌尿学家说，公司应该清楚即将遇到的麻烦。在那场“演习”听证会上，好几位医生都不看好优普里马的明显低于伟哥（接近80%）的54%的治愈率。“几位小组成员说，‘这种糟糕的药会产生烦人的副作用，我们不应该让它通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泌尿学家说。“可是，最后，小组还是经过投票让它‘通过’了，大家的基本观点是‘为什么不让它通过呢？’”做出这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决定或许是考虑到泰普公司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研究经费与咨询酬金。也许不是这样。人们愿意认为这些事情与整个过程本身根本没

有关系。

泌尿学家欢迎得到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认可的药物方面的突破，即使是无需通过泌尿学家就可以得到的药物，如：伟哥，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次进步都会给泌尿学家带来需要服务的病人。伟哥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在最近召开的阳痿研究协会的大会上，有一篇名为“服用伟哥无效者”的论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接待这类病人似乎成了文章作者乔治·A·布罗德里克医生的专项工作。他在报告中说，大部分没有反应的人都是患有严重的动脉病症、年过60岁的老人。几乎所以这些人，他说，都选择由他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梅奥诊疗室检测或实施的注射疗法、血管再造手术、或者移植手术。布罗德里克没有提到，他也不需要提到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再过几年就会年逾60岁。布罗德里克敦促他的同行，为了确定病人是否适合这些以泌尿学手段治疗的方式，应该重新恢复他们大多数人在伟哥出现以后已经放弃进行的确诊测试。有意思的是，布罗德里克做论文所需要的研究经费部分是由其中一家生产诊疗仪器的生产商资助的。

### 未结束的故事的结尾

向手术室回归的趋势使泌尿学家有利可图，但是病人们是否也从中受益呢？许多有勃起机能障碍的人确实通过做外科手术得到帮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些人因为做手术受到伤害，而且就发生在近些年。20世纪80年代，很多知名的泌尿学家施行了被称为静脉结扎的治疗法，也就是系住静脉

血管、阻止血液从病人阴茎海绵体腔流出。它的理论依据是，病人不能保持勃起状态是由于静脉血管泄漏，不能保存血液，而不是因为不能将血液充入阴茎。最初，这个治疗法的成功率达80%。但是随后坏消息接踵而来。那就是病人术后几乎仍然存在勃起功能障碍；甚至更糟的是，手术还常常使病人阴茎麻木，而且是终生麻木。

诸如此类的失败的手术促使约翰·班克罗夫特发出了警报。1989年，他写了题为“人与自身阴茎受到威胁的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提出的问题，特别突出了他的忧虑。身为精神病专家（他是接受过解剖学和生理学培训的内科医生），班克罗夫特虽然不可能像莉奥诺·蒂费和其他那些没受过解剖学和生理学培训的心理学家一样，完全拒绝泌尿学治疗法，但是他对泌尿学家们的治疗法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在治疗中人为地忽略了阳痿的心理原因或结果。他说，血管再造、可膨胀聚丙烯移植和阴茎注射这类疗法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药物和外科手术把问题搞得“混淆、难办”。

班克罗夫特写道，“我把这篇论文的题目定为‘人与自身阴茎受到威胁的关系？’，是因为我断定男性的性能力在本质上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此外，对男人与其性器官关系的种种误解也影响了男性性能力。……”

阴茎的大小变化关系到解剖构造，它同时也是心理变化的结果。勃起的阳具常常使某种场合非常性感，但是它的主人不一定会认识到，或者不准备承认这种异样的气氛；很多时候，阴茎又会毅然决然地拒绝支持它主人的性活动，它好像在说，“你无权这样做你想把我排除在外？”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阴茎都是人身体上最诚实的器官。班



克罗夫特提醒他的读者，不管它的“主人”想不想听，它讲的是事实。（盖依·塔利斯在《你邻居的妻子》这本畅销书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书中，塔利斯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性革命做了一些极其个人化的报道。）班克罗夫特写道，“后来我在工作中，以及个人生活中，认识到了理解男人与其阴茎的关系的重要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时候，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医疗保障，似乎拒绝正视这层关系。”

班克罗夫特在完成这篇论文 11 年以后说，尽管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担忧了，但是他不会收回自己的这些言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口服药解决问题，外科手术一时失去了市场。当然，这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不认为泌尿科手术即将过时。多数泌尿学家还在讲，‘我们要注意阴茎，没有必要考虑与它相连接的人。’就好像你能把阴茎和人分开似的。”

但是，勃起产业和创立这项事业的泌尿学家们，很可能比批评他们的人们更能理解人与自己阴茎的关系。他们对自己疗法的优越当然感到信心十足，但是，他们这种自傲由来已久，而且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的事业可以追溯到 500 多年前。当时莱奥纳多·达·芬奇和雷尼耶·德·格拉夫用科学的态度反复实验，着力解决有关性和阳刚之气的难题。阴茎不再像从前那样负载着神灵或者恶魔的形象。这个进步带来了人与其阳具之间的新型关系。现在在人们眼中阴茎似一个虽然复杂、但是可以认知的器官机械。人不但能够了解大自然，还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并且改变它。很多人对这种进步感到欣慰。

有鉴于此，泌尿学家们把试用于临床、日服一片的勃起药丸恰利斯比作把人送上月球，也就算不上是没有分寸的表现了，尽管他们用的是效果滑稽的混合暗喻。把一小粒药丸放进

嘴里就结束性无能的痛苦,对不起了,阿姆斯特朗中校<sup>①</sup>——真是人类的巨大飞跃。由此,有关阴茎的思想发生了至今为止最具戏剧性的演变:只要每个男人获得一张处方,就有了一个不错的打气筒,那么阴茎就变成每天都可以膨胀的轮胎。甚至一个泌尿学家,都可以认识到这个变革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

纽约的J·弗朗索瓦·艾德医生是一个勃起功能障碍治疗专家,他提到通过自己的职业,他意识到丧失性功能的人就像丧失了部分理智。艾德说,“我的意思不是说病人发疯了,但是他确实因此而丧失去了一部分身份。”恰恰因为男人可以控制男根,所以他需要它强壮有为,有人说现在男人这种需要比以往更为迫切。原因是,现代技术几乎使以前所有对阳刚气的定义变得过时,男人不再以体力——他为家庭修建屋舍的能力,在肉搏战中的战斗力,或者是从井里汲水的力气来衡量,机器可以替他完成那些工作。肌肉的象征意义超出了实用意义。于是,勃起的阴茎变成所有肌肉中最具有象征性的“肌肉”。

艾德的一个病人告诉他,性无能剥夺了他所珍视的一切:自尊心,婚姻生活的亲密融洽,对孩子们的耐心,甚至幽默感。艾德说,“每次这个病人听到与性有关的笑话,都把脑袋缩进肩膀。他的自尊心好像患上了癌症。”蒂费和与她志同道合的批评家会说,这种阳具中心主义并不是生理事实,而

---

<sup>①</sup>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走下来,踏上积满尘土的月球表面。并说,“对一个人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对全人类来说,这却是巨大的飞跃。”——译注

是人们习得的思想。所以,人们可以、也应该不去习得它。他们说,阳具中心主义是社会作出的一种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书写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脚本,它的特点被多数男性的第一次性行为——手淫加以突出。这一次性行为对于书写个人“性脚本”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创造“性脚本”这个术语的约翰·H·加尼翁和威廉·西蒙说。

他们在《性行为》中写道,手淫“宣告了男人的独立”,它“把男人的性欲集中在阴茎上,在肉体 and 象征领域里把生殖器置于中心位置。……勃起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对于多数男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阳刚之气和支配能力”。

性脚本这个概念包含着另一个电影方面的暗喻,反映出作者对勃起产业、及其改变人与其阴茎间关系的方式的认识。这个关系史具备气势磅礴的好莱坞电影的所有元素:性,冲突,神秘性,宗教,英雄,恶人,成堆的金钱,高科技水平的机械,甚至死亡。现在,由于勃起产业的出现,这部关系史又有了每部电影史诗都需要的环节,一个结局。

因为当你要回答支配问题时,这个结局就是你所得到的答案。从前人们为了回答“谁是主宰者?”这个问题,创造了无数个透镜,用以研究他们生命中最古老的秘密。阴茎史就是有关它的思想的演变史。从古至今,它被人类进行过神化,妖魔化,世俗化,种族化,心理分析化,政治化,最后被现代的勃起产业医学化。这些透镜,每一个都表明人类曾经从理性和感情的角度、努力地理解和其性具的关系;很明显,有些透镜比其它透镜更敏锐犀利。奥古斯丁和弗洛伊德的重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医学化的透镜在所有透镜中似乎影响最巨

大。

我们的故事有了结尾，但是并没有结束。人与他阴茎间的契约还在继续发生着根本的改变。尽管它的核心秘密已经被破译，但是其它的秘密仍有待探明。被医学化的阴茎只有20年的历史，勃起药丸发展的时间更短。虽然二者都解答了一些重大的问题，但是它们也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科学帮助了有勃起机能障碍的人们，所以被医学化的阴茎当然要比被妖魔化的好。但是，PDE-5抑制剂对阴茎的长远影响仍然需要搞清，不定期的服用它们，身体会不会发生PDE-5含量过高的不正常情况？（这类反映并非没有先例，甚至还在意料之中。）另外，这会对人体内脏复杂的生理过程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对人的行为产生哪些影响？将来人类将会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有些人来说，这些答案可能来得太迟了。

有些批评者事实上从形而上学而不是医学的角度出发，担忧勃起产业已经用相反的观点取代了正确的阴茎观，担心这个身体的一部位被视作一件东西，忧虑阳刚之气的标志被当成防刺气球。不管今天勃起产业的企业家们，是否真正把握了人与其阴茎关系的心理内涵，他们治疗方法上取得的突破已经永远地改变了这种心理契约，这是因为他们从化学方面解决了它最令人迷惑的部分。这个部分当然涉及主宰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人与其阴茎的关系，不管是好是坏，汇成了一段历史。现在，男人可以控制着自己的男根，自信地知道谁是主宰者。当男人使用勃起产业的产品时，他的阴茎为他效劳。

这不仅是力量平衡时暂时出现的波动。它是模式的转变，是对阳刚奥秘的重新构建。这个奥秘以及使其变得混淆

紧迫的内在态度、才能与期望方面的精神飞跃，迫使男人将他们的意志施诸世间。但是男人并不是总是能够将他的意志施之于自己的阴茎——这个有血有肉的奥秘象征。阴茎习惯于有它自己的意向。但是今后已不再如此。勃起产业已经改造了这个器官，将那个难以取悦的旧物用更可靠的新款式代替。但是这个新动力工具的价格标签隐藏着，我们最终将会知晓我们能否支付这笔费用。

在《我行我素》中，戴维·M·弗里德曼表明了阴茎不只是人体的一个部位的观点。它是一个观念，是衡量男性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理性的却又肉体的量尺。男人拥有阴茎是科学的事实，但是如何看待、欣赏、使用这个器官却幽怨一个非科学的事实。因为有关阴茎的新思潮会涉及人类与阴茎的关系这个更为难解的谜题，而且还会彻底改变人类看待及使用这个器官的方式，因而可以据此确定西方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我行我素》以凝练的笔法、卓绝的技巧描画出这个内容复杂、很少被人探究的故事。

阴茎在古代时期曾被异教文化奉为神明，早期的罗马基督教会将它视为恶魔，后来又被称为撒旦。达·芬奇等前辈解剖学家世俗化，为了达到抬高某些种族的地位而压制另一些种族的目的，这个器官还经受过“科学地”测量。随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它精神分析化。结果使得阴茎成了解开心理学领域各种情结的关键——无论是配备了这个器官的病人，还是对拥有这个器官的人抱有嫉妒心理的病人。经过了女权运动政治化的洗礼并被流行文化大肆利用之后，如今，阴茎又被医学化了。在弗里德曼之前还没有哪个人说明了诸如伟哥等勃起产业产品的出现为什么不仅仅只是有关健康的商业故事。伟哥出现的时期实际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传奇故事的最新——也许是最后的——一个章节：男人与其阴茎之间的关系的故事。

《我行我素》描绘了这种关系变幻无常的发展历程：时常引人发噁，偶尔令人担心，然而绝不惹人厌烦。戴维·弗里德曼凭借其理性的严谨作风及其积极的幽默讽刺文笔为我们写下了几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发人深省、意义非凡、可读性极强的文化作品。

责任编辑：李成志

人像绘画：冰雪工作室/李雪

